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

考古學專刊

丁種第九號

廟底溝與三里橋

（黃河水庫考古報告之二）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

考古學專刊

丁種第九號

廟底溝與三里橋

(黃河水庫考古報告之二)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9

內 容 提 要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配合三門峽水庫的修建工程，从1956—1957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新石器时代遺址进行了較大規模的发掘工作。

庙底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周时期的三层堆积。以仰韶层最为丰富，通过所发现的房子、灰坑和大量的文化遺物，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基本性質。龙山层具有新的特征，表现了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質，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收获。

三里桥也同样是三层堆积，但这里的仰韶层和龙山层的文化面貌和庙底沟的不同，可能是代表着比較进步的形态。

通过对上述两个遺址实物資料的分析，这本报告論述了仰韶和龙山的不同发展阶段，給分期問題提供了有力的綫索，同时也澄清了过去的某些錯誤概念。特别是指出仰韶和龙山之間有着相继承的关系，对于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性質和它的发展的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

考古學專刊

丁種第九號

廟底溝與三里橋

（黃河水庫考古報告之二）

編著者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9年9月第一版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京）道林：1—1,003
報紙：1—800

書號：1871
字數：165,000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8 1/2 插頁：52

定價：道林本5.00元
報紙本2.50元

目　　录

图版目录

插　图　目　录

壹 序 言

根治黄河水害与开发黄河水利的綜合工程是中国人民与自然作斗爭的伟大工程之一，它将彻底改变黄河流域的自然面貌，使滚滚数千里、为害数千年的浊浪轉化为造福人民的清流。这是党所領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之一。三門峽水庫是这个綜合規划中第一期計划的主要工程，是一座規模巨大的防洪、发电、灌漑的綜合工程。这座水庫已于1957年4月13日开始施工，这表示着根治黄河水害与开发黄河水利的伟大計划已在逐步实現，中国人民数千年来"黄河清"的美丽愿望变成事实已指日可待。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搖籃。三門峽水庫正处在中原地区黄河轉弯的三角地带，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交通的枢紐，在政治、經济以及文化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了解三門峽水庫区內的古代文化遺存，以便在蓄水以前采取保护措施和进行考古发掘，195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組成了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长担任队长，有領导有組織地进行了調查。調查中共发現了古代遺址211处，古墓葬73处，古代紀念物13处[1]。这里的古代文化遺存，不仅含量丰富，而且包括了不同的时期，甚至于可以被視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阶段的縮影。它們对說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継調查工作之后，从1956年起，以河南陝县为中心并配合三門峽市区基本建設工程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計有庙底沟和三里桥的新石器时代遺址，上村岭虢国墓地，后川东周、汉、唐墓地，刘家渠汉、唐墓地等，都有了丰富的收获[2-4]。从1959年起，又在水庫区內的豫、晉、陝三省进行广泛的試掘或发掘工作，也都获得了很重要的考古資料。以上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尙为空白地区的我国考古学的面貌，也提出了不少的問題。国家所进行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給考古工作开辟了寬闊的道路，三門峽水庫的建設便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些工作充分說明了唯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中国考古学才能得到眞正的发展，唯有配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工程，才可能扩大我們的眼界与积累更丰富的資料。

本报告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它包括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新石器时代遺址，为黄河水庫考古报告的第二种，其他的发掘工作也将陆續編写报告，作为专刊或单独发表。本报告由安志敏、郑乃武、謝端琚合写。报告的壹、貳之一和肆、伍部分由安志敏执笔，貳二之(二)2、(三)、四、五、六由謝端琚执笔，其余是郑乃武执笔，經安志敏整校一遍，最后由夏鼐先生校閱全文并加以指正。本报告的俄、英文提要由张軼东、王俊銘分別譯成；兽骨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賈兰坡先生鑑定。

在历次調查及发掘过程中，得到豫、晉、陝三省的省、市、县人民委員会以及黄河三門峽工程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使工作得以順利开展，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均此致謝。

貳　庙　底　沟

一　地理环境及工作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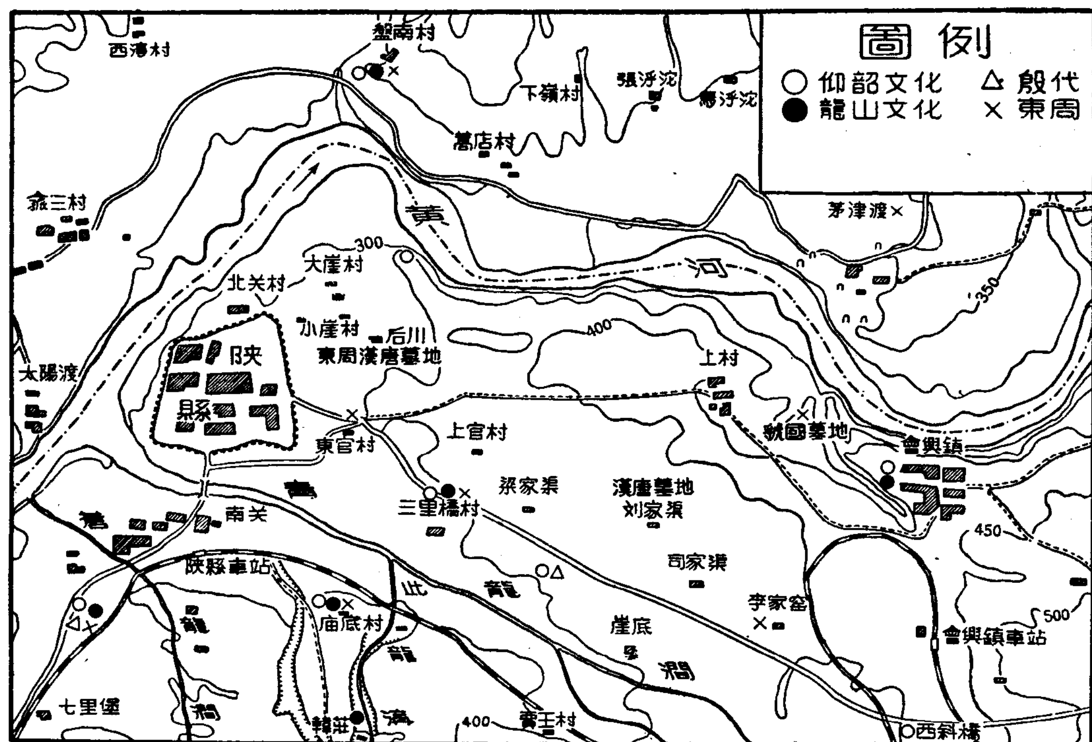
庙底沟遺址位于陝县南关的东南，在这一带有着比較丰富的古代遺存。这里首先介紹陝县的地理环境。陝县旧属陝州，在河南西部，北临黄河与山西平陆相对。著名的三門峽在县城东約50华里。随着三門峽水庫及水电站的兴建，在县城东的会兴鎮附近的原野上出現了一座新兴的三門峽市。

陝县境內河流交錯，除黃河外，最主要的有两条河流，一条是青龙澗，卽水經注上所謂的橐水："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其水又西北經陝县城西，西北入于河"。这条河横貫在陝县境內，将县城与南关截开，目前的城区繁荣中心及車站均在青龙澗南岸，而北岸的城区則較为冷落。另外一条是蒼龙澗，卽水經注上所謂的譙水："譙水导源于常丞之山，俗謂之干山，盖先后之异名也。山在陝县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源双导，同注一壑，西北流注于河"。这条河也是在县城的附近注入黃河的。此外尙有很多較小的河流，交錯流注于上述各水。无論大小河流的沿岸，都有新石器时代及早期文化的遺址。这是因为河流汇集，土地肥沃，适于古代人类生产和棲息。特别是陝县县城附近，北有黃河，汇納青龙、蒼龙两条澗水，从地理形势上来講，更是重要，因而許多时代复杂范围广大的遺址，皆集中在陝县的县城附近(图一)，如庙底沟(仰韶、龙山、东周)、三里桥(仰韶、龙山、东周)、七里堡(仰韶、龙山、殷、东周、汉)等是。而与陝县县城相对的平陆境內則有盘南村(仰韶、龙山、东周)。由于上述的情況，我們就以陝县县城为中心，首先选择了庙底沟和三里桥作为工作地点，其他遺址在1958年起，也陆續开展了发掘工作。

庙底沟位于青龙澗南岸、陝县車站的东边。在一块比較平坦的黃土原上，被两条南北向的深沟所切断。西边的俗称庙底沟，深約40多米。沟旁营造着許多窰洞，为庙底村的中心地区。东边的俗称此龙沟，深亦40多米。沟底有一条小河，它发源于40华里以外的窰头，由窰头至陈栋一段称为火烧阳沟，而陈栋以下則称为此龙沟。溪水由南向北流，經年不絕，注入青龙澗，疑卽水經注上所說的"南出近溪，北流注橐"的濱谷水。北边濒临着青龙澗，因受河水浸蝕，形成高約40米的峭壁，而隴海鉄路在澗河岸的附近东西穿过。南边的韓庄却是高出約20余米的黃土台地，边緣部分已闢成梯田。

从上述的地形来看，庙底沟是北临澗河，南傍韓庄，东西为两道深沟所夹住，形成了一个大体上是菱形的平原地带。新石器时代遺址主要分布在这块平原上，另外在此龙沟东岸靠近澗河的一角也有部分的遺址存在(图版玖叁)。这里适是此龙沟溪水汇流注入青龙澗的三角地带，当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与生产活动的良好場所。在东西两条沟旁断崖以及隴海鉄路路沟两側，均曝露着灰层或灰坑的痕迹。遺址的总面积約为240000平方米，

比陕县附近的大村落还要大得多。这里隔河与北岸的三里桥新石器时代遺址相对，中間隔着一条較寬的河谷，相距約 1400 米。



图一　河南陕县附近古代遺址分布图

遺址上面的絕大部分都是耕地，现在的村落是聚集在遺址的西部及沟旁穿凿窰洞，至于地面上的建筑仅有一座后土祠，现改为庙底沟小学。所謂"庙底"或"庙底沟"是指遺址西部的村落而言，为了便利起見，我們将整个遺址的所在地統称为庙底沟。按庙底名称的来源甚早，且与后土祠有着一定的关系。据后土祠明成化十八年（公元 1482 年）的碑文："州治南里許有庙曰后土，稽諸郡志，迺大定二年郡人高大建，俗因呼为高家庙。迨我朝洪武二十五年弘农卫指揮周鑑重修。庙之下有数姓，曰高姓者迨三之二。自始至今高族世奉其庙之香火"。另外我們在发掘中曾遇到一块明弘治十六年(公元 1503 年)的朱书买地券："河南陕州西樊二里人氏，現在庙底居住"。可知庙底的名称，至迟在明代便已經存在了。这个遺址是 1953 年秋季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調查队首先发現[5]，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在普查及复查时都做了重点的勘查。由于遺址范围广大，文化遺存丰富，我們便选择了这个地点，結合訓練干部在三門峽水庫区内进行第一次的大規模发掘，以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在这里共发掘了两次，第一次于 1956 年 9 月 31 日开始，至 12 月 6 日結束，先在遺址东端开了4 × 4米的探方 103 个，編号 T1—100(包括附号 3 个，簡称 T1 区，見图版玖肆)，継又在稍西的地方开了 53 个探方，編号 T100—150（包括附号 3 个，簡称

T100区)。第二次于1957年3月26日开始,至7月25日結束,継續向西发展开了40个探方,編号T203—285(編号不相連接,包括3个附方,簡称T 200区)。又向西約在遺址的中心部分开了72个探方,編号301—359,(包括附号11个,大小不等,簡称T300区。見图版玖伍)。至于遺址的較西部分仅开了3个探方,因附近有窰洞而中止发展,編号T401—T403(簡称T400区)。另外在此龙沟东岸的三角地带,发現了一块以龙山文化为主的遺存,当是在这个遺址的东部边緣,开了27个探方,編号T551—566(包括附号11个,大小不等,簡称T 500区)。通过两次工作,我們共发掘了280个探方,总面积达4480平方米。在这里共发現了仰韶灰坑168个,房子2座,龙山灰坑26个,房子1座,窰址1座,另外还发現了墓葬156座,絕大部分是属于龙山文化的。这里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为主,龙山文化次之,并有明确的地层交迭証据,此外也有較薄的东周文化层和少数汉唐墓葬。关于他們的分布及遺存情况,均詳見下节。

庙底沟遺址的发掘,是三門峽水庫区开始发掘工作以来集中干部人数最多与工作規模最大的一次。1956年度的工作人員达75人,除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以外,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以及各省文管会、博物館等单位所抽調的干部20人,和西北大学进修教师一人。在考古所的干部中有初次参加工作的41人,因而这次工作也起到訓練干部的作用。第二次工作人員共26人,虽然人数减少,但由于积累了經驗,在工作質量上皆有所提高。1956年秋季和1957年春季两次都参加的工作人員为安志敏、吳汝祚、洪晴玉、郑乃武、谢端琚、阳吉昌、郑笑梅、叶小燕、刘增堃、王兆燕、王玉福、任玉梅、董希箴、海棣华、宋瑞貞、时桂山、沈淑貞、温孟元、张长庆、武紀元、王兆瑩、白荣金、邓文章、支沉洪等同志;参加1956年工作的还有陈作良、王克林、高东陆、赵瑞亭、赵鴻德、鈡玲、张子明、王其騰、毕宝启、龔琼英、李进、徐殿魁、郑大成、施楚宝、王秀清、赵自洁、王极庆、蔣忠义、戴复汉、楊斌涛、张国輝、高洪岐、赵荣光、张青侠、邓德宝、关启生、刘永才、庞中威、許觉、唐士和、杜玉生、敖承隆、郭仁、程銘发、徐秉琨、张季、赵岐、云希正、张守中、罗少牧、张才俊、孙維錩、許清泉、包恩黎、黎忠义、祝志成、朱国忱、区泽、赵之祥、梁仁智、賈德耀等同志。参加1957年工作的还有张振邦、丁六龙同志。

二 文化堆积

(一) 地层情况

遺址的发掘分为六区进行,探方均为4×4米(附加方例外),方向正南北(T500区因地形关系不作正方向),編号由北到南,自东而西,計前后共发掘了4480平方米。各区的地层情况,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仰韶的,仰韶、龙山交迭的,仰韶、战国交迭的三种堆积。現分区說明如下:

1. T1区 发現仰韶文化灰坑36个,龙山文化陶窰1座,墓葬145座,唐墓1座,时代

不明者2座；另外在北边与东边各有近代壕沟1条，南边还有几个近代墓(图版玖肆)。这一区的地层堆积，主要是战国层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仅在西边龙山陶窰的附近，有一部分属于龙山文化层。龙山墓葬都打破了仰韶文化层和灰坑，或者压在仰韶灰坑的上面，排列甚整齐，当是一个氏族成員的公共墓地。现以8、18、28、38四个探方的南壁剖面为例，来加以說明：第1层，耕土，厚0.15—0.3米。出有仰韶、战国陶片，也夹有一些汉瓦及近代陶片。第2层，战国层，土呈黃褐色，質較硬，厚0.3—0.5米。包含物除了战国陶片外，还出有仰韶陶片及盘状器等物。在此层的东边被一条近代壕沟所打破，一直到了生黃土。第3层，仰韶文化层，已被五座龙山墓葬所打破。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小层：3A层，土呈灰色，質松軟，厚0.25—0.3米；3B层，土呈紅褐色，質較硬，含有少量薑石、厚0.35—0.56米，出有仰韶陶片、殘陶环及盘状器等物(图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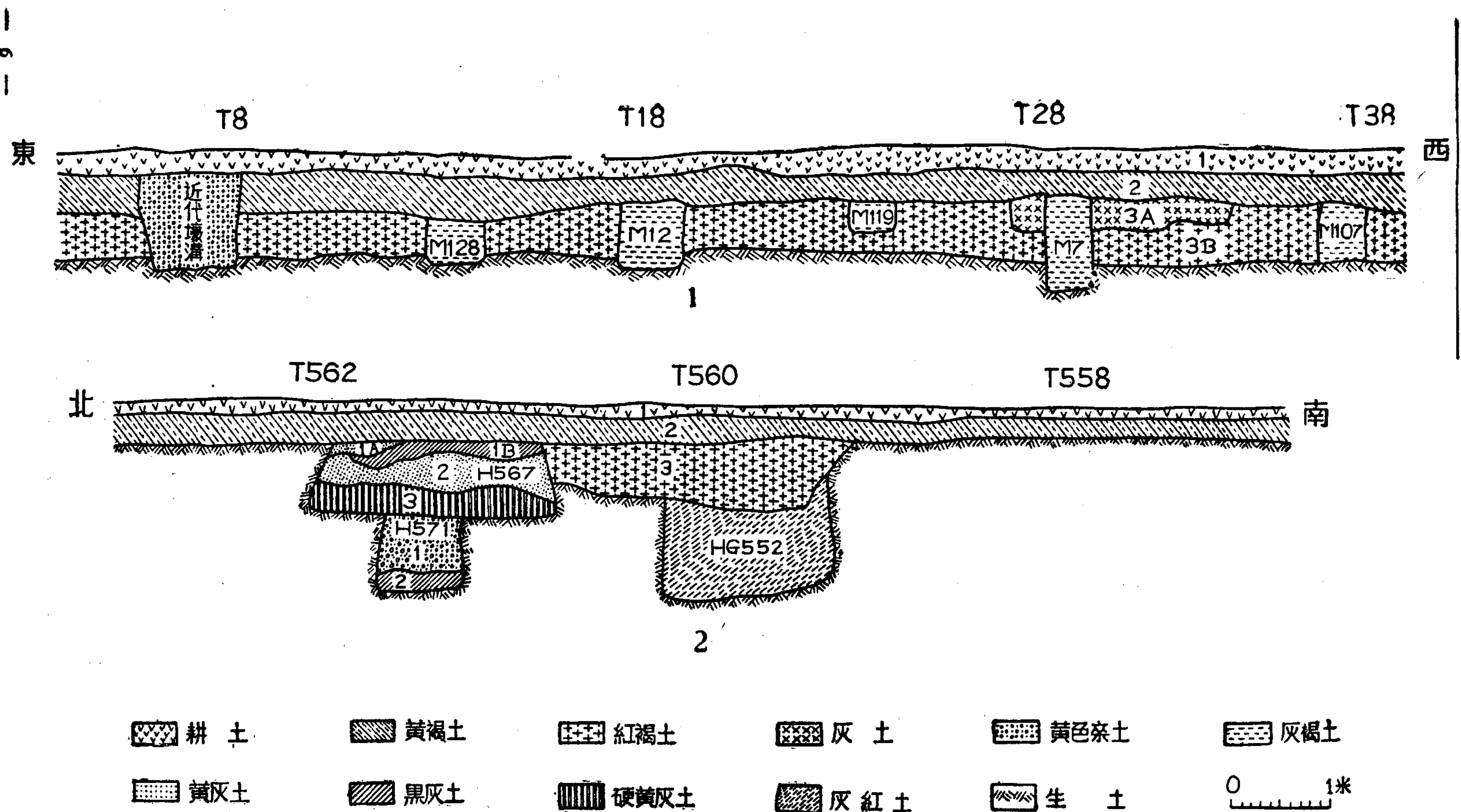
2. T100区 发現有仰韶文化灰坑42个，龙山文化灰坑2个，南部被一条东西曲折的近代壕沟穿过，另外在此区內也散布有几座近代墓。这一区的地层堆积，除了仰韶文化层外，在东边还发現有两个龙山灰坑(H27、35)打破了仰韶灰坑的現象。

3. T200区 发現有仰韶文化灰坑5个，圓形硬面1处，灰沟1条，路沟1条，龙山文化灰坑1个。仰韶文化灰沟(HG201)原是一条自然沟，自发掘区的东北曲折通往西南，沟口距地表2.35，口寬4.75—7，底寬3.5—5，深4.2米。沟內堆积可分为五大层，包括有灰褐土、黃褐土、紅褐土以及淤土等不同的土色，土質一般較松。从出土的遺物看来，系属于同一时期的。路沟(LG201)也是一条自然沟，自发掘区的南半部曲折通往东边，沟口距地表1.3—1.5，口寬3—4.6，底寬2.4—2.9，深2—3.4米。沟內路土多层，間杂有黃褐土、紅褐土、黑灰土等不同土色的堆积，所出遺物亦同属于一个时期的。这一区的地层堆积，除了仰韶文化层外，在南边还发現有龙山灰坑(H202)打破了仰韶路沟的現象。

4. T300区 发現有仰韶文化灰坑83个，房子2座，墓葬1座，汉代灰沟1条，甕棺3座，瓦棺1座，时代不明的墓葬2座，另外还有几座近代墓(图版玖伍)。这一区的地层堆积，除了北边有一小部分很薄的汉代层和一条南北貫穿的汉代灰沟外，都属于仰韶文化的。

5. T400区 发掘面积仅48平方米，地层自耕土以下系属于仰韶文化的堆积。

6. T500区 发現有仰韶文化灰坑2个，灰沟1条，龙山文化灰坑23个，灰沟2条，另外还有几座近代墓。这一区的地层堆积，主要是龙山文化的，但也发現有龙山文化层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以及龙山灰坑打破了仰韶灰坑的現象。现以558、560、562三个探方的东壁剖面为例，来加以說明：第1层，耕土，厚0.08—0.2米，出有近代陶片少許。第2层，龙山文化层，土呈黃褐色，質較松，厚0.24—0.35米，包含物除了龙山陶片外，也出有仰韶陶片少許。在此层的下面尙有两个灰坑相压着，上一个系龙山文化灰坑(H567)，分为三层：1层，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小层：1A层，土呈黃灰色，質松，厚0.15米；1B层，土呈黑灰色，質較上层更松，厚0.1—0.2米。2层，土呈黃灰色，質松，厚0.2—0.5



图二　庙底沟地层堆积图

1. T1 区探方 8、18、28、38 南壁剖面　2. T500 区探方 558、560、562 东壁剖面

米。3 层，土色与上层同，惟質較硬，厚 0.15—0.36 米。以上各层均出有龙山陶片，但也夹有少量的仰韶陶片。下一个为仰韶文化灰坑(H571)，分为两层：1 层，黄色杂土，質松，厚 0.51 米；2 层，土呈黑灰色，質松，厚 0.24 米，均出土仰韶陶片。第 3 层，仰韶文化层，土呈紅褐色，質松，厚 0.45—0.75 米，出有仰韶陶片。在此层的下面尙压着一条仰韶文化的灰沟(HG552)，內填微呈灰色紅土，質較硬，深 0.75—1 米，出有仰韶陶片少許(图二,2)。

（二）建筑遺存

1. 仰韶文化

(1) 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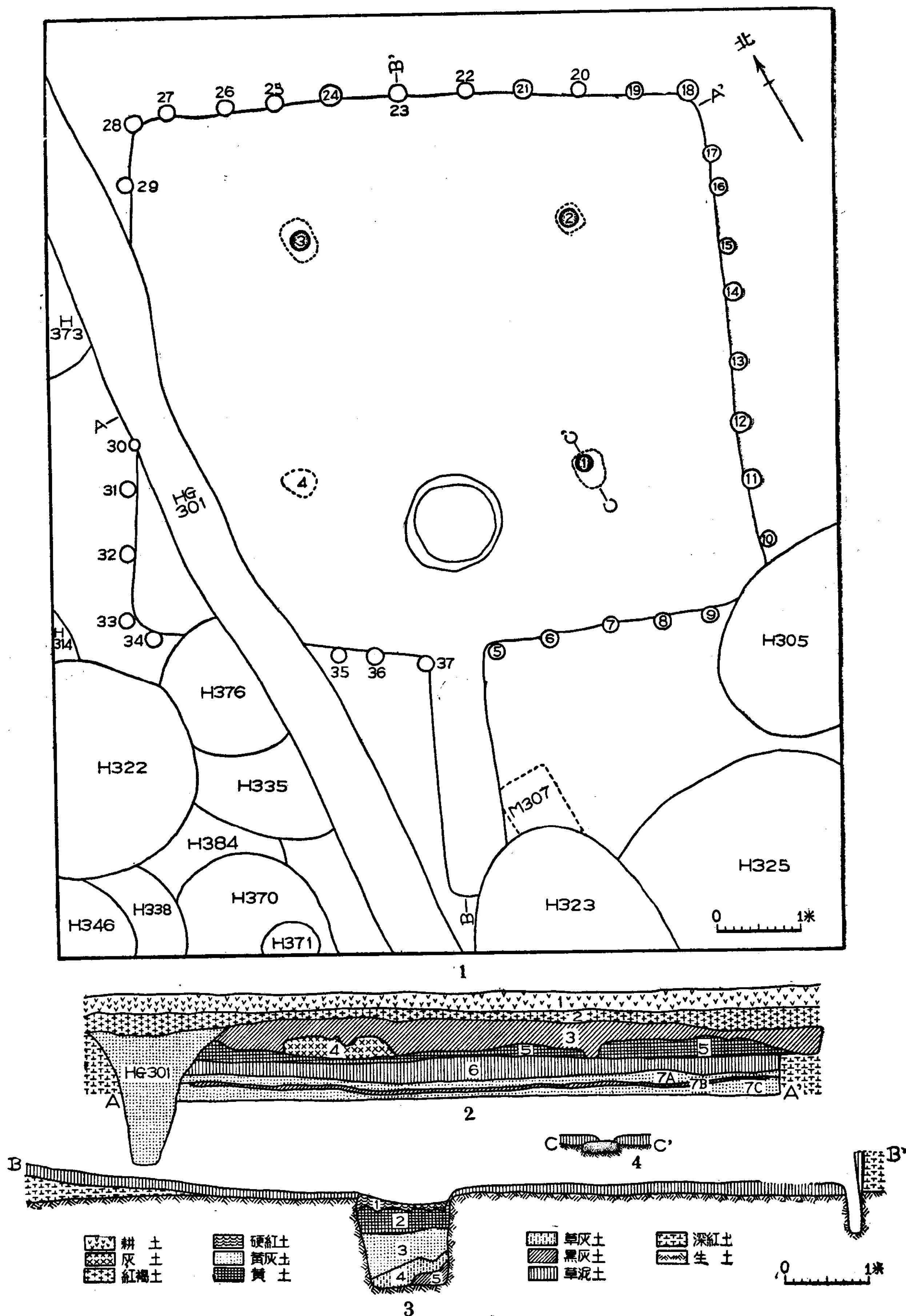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的房子共发現了 2 座，均在 T300 区內，都被一条南北貫穿的汉代灰沟(HG301)和几个仰韶灰坑所打破。这两座房子的結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从殘存的部分尙能看出其大体的輪廓；都是南北向的方形浅豎穴，在南面的正中，有一条窄长斜坡式的門道；屋內距門不远，有一个圓形的火塘，屋基中部有四个带石柱础的柱洞，在浅豎穴四周的坑壁上，敷有一层草泥土，并有排列整齐的柱洞，但两座房子所殘存的数量不同，而且都沒有石柱础；另外在浅豎穴的底部，敷有一层草泥土的居住面。現将两座房子分别說明如下：

301号房子，位于 T311A、321、321A、321B、331、331A、331B 七个探方內。該屋倒塌后的上部堆积，在距地表 0.36—0.53 米左右开始露出；其范围东西約6，南北約 7.86 米；經全面揭露后，始現出整个房子的輪廓。除屋內西南部被汉代灰沟穿过（浅豎穴坑壁、堆积以及居住面等均被破坏），南壁西边、东南角以及門道的东半角各被仰韶灰坑376、305、323打破外，其余保存尙完整(图三,1；图版貳,1)。

屋的方向 206 度，門道长 2.84，寬 0.6—0.72 米，作 11 度的斜坡，两壁殘高 0.43—0.76 米，与斜坡的路面均敷有一层厚7—14厘米的草泥土。进門便是居住面，略呈长方形，南边长 7.42，北边长 6.8，东边长 6.18，西边长 6.27 米，系用厚 7—14 厘米的草泥土敷成，呈灰白色，質极坚实(图三,3)。

浅豎穴的四壁，均敷有一层厚 6—8 厘米的草泥土，殘存坑壁最高为 0.68，最低为 0.34 米。柱洞殘存共 37 个，屋內中部 4 个，对称作方形，用以支撑屋頂，下面置有石柱础(其中 4 号柱洞已破坏，无柱础)，系用两面平整的天然砾石(图三,4)。四壁33个，排列甚整齐，有的露出于壁外，有的則隱存在壁內。洞有直立，也有傾斜的(南壁部分全为直立，其他三壁則直、斜都有)，斜度最大者为 16.5 度。洞径最大为 24，最小則仅 14 厘米。这些柱洞当木柱埋下时，均于空隙处填塞草泥土以使其稳固。从剖面上看，往往有的柱洞原系直的，而所埋置的木柱痕迹却成为傾斜的形状。在洞內填土中，常发現有少量木灰，当为木柱腐朽后的遺迹。另外在几个洞內还出有仰韶陶片及殘兽骨等物，这可能是房子废弃后才填进去的。現将各柱洞的位置、大小及深度等，見仰韶文化 301 号房子柱洞登記表。

火塘在屋內南部的正中，恰与門道相对。作圓形豎穴，口径 1.17，底径 0.91，深 1.24 米。口部留有烟燻痕迹，近处居住面亦呈青黑色。坑的內壁及底部有一层坚硬的紅烧土，



图三 庙底沟仰韶文化 301 号房子平面、剖面图

1 房子及其与周围遗跡关系平面图 2. 房子堆积剖面图 3. 居住面結构及火塘堆积剖面图 4. 第 1 号柱洞剖面图

厚3—6厘米，愈近底部則愈硬，当为长期經火烧烤的緣故。坑內堆积分为五层：第1层，土微呈紅色，质硬，厚5—15厘米，未見出土物。第2层，黃土，质較松，厚18—32厘米，上面有一小层由石头和草泥土排列成的堆积，当为火塘废弃后人們把它塡上的，出有5件大小不一的盘状器。第3层，黃灰土，质較松，厚0.26—0.51米，出有仰韶陶片。第4层，草

仰韶文化301号房子柱洞登記表　　（单位：米）

位置		編号	口径	底径	洞深		說明
					居住面上	居住面下	
屋內中部	东南	1	0.23	?	/	0.03—0.07	
	东北	2	0.23—0.25	?	/	0.035—0.065	
	西北	3	0.27	?	/	0.05—0.055	
	西南	4	?	?	/	?	已被破坏，无柱础。
南壁（东）		5	0.17	0.14	0.26	0.525	
		6	0.18	0.14	0.3	0.47	
		7	0.16	0.12	0.29	0.43	
		8	0.17	0.11	0.25	0.47	
		9	0.19	0.12	0.21	0.36	
东壁		10	0.18	0.14	0.44	0.35	洞微向內斜，出有残兽骨。
		11	0.21	0.18	0.4	0.72	洞向內斜6.5°，出有陶片。
		12	0.14	0.12	0.35	0.59	洞向內斜5°。
		13	0.16	0.15	0.3	0.49	洞微向內斜，出有陶片。
		14	0.17	0.16	0.3	0.62	
		15	0.16	0.13	0.25	0.67	
		16	0.17	0.13	0.31	0.51	洞微向內斜，出有陶片。*
		17	0.16	0.14	0.28	0.46	洞向內斜14.5°。
东北角		18	0.16—0.2	0.1—0.11	0.15	0.68	洞向內斜16°，出有陶片。
北壁		19	0.17	0.16	0.12	0.48	洞微向內斜。
		20	0.16	0.15	0.2	0.42	出有陶片。
		21	0.18	0.12	0.3	0.59	
		22	0.14	0.12	0.25	0.49	洞向內斜8°。
		23	0.18	0.105	0.35	0.6	洞微向內斜。
		24	0.2	0.15	0.38	0.34	洞向內斜16.5°。
		25	0.18	0.15	0.2	0.37	
		26	0.18	0.16	0.29	0.48	
		27	0.17	0.16	0.16	0.55	洞微向內斜。

續 上 表

位 置	編 号	口 径	底 径	洞深		說 明
				居住面上	居住面下	
西北角	28	0.18	0.17	0.2	0.48	洞向內斜8°。
西壁	29	0.19	?	0.12	0.48	洞微向內斜。
	30	?	0.14	0.45	0.46	洞微向內斜。
	31	0.18	0.15	0.46	0.5	洞略向外斜。
	32	0.19	0.13	0.46	0.3	洞略向外斜，出有陶片。
西南角	33	0.17	?	0.49	0.6	洞微向內斜。
南壁（西）	34	0.17	0.14	0.49	0.4	洞微向內斜。
	35	0.17	0.16	0.3	0.48	
	36	0.19	0.17	0.35	0.46	
	37	0.17	0.12	0.31	0.5	出有陶片。

灰土，質极松，厚0.17—0.3米，出有仰韶陶片少許，第5层，黑灰土，質松，厚0.1—0.28米，未見出土物(图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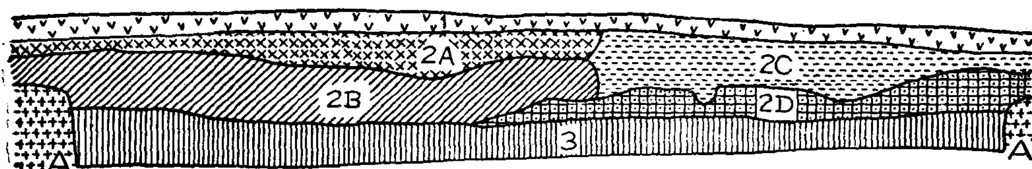
屋頂及墙壁均已塌陷，堆积于屋內及其周围，距地表約0.8米，厚18—37厘米，呈黃色，上部較松，下部較硬，內含有多量的草茎。从这些堆积的遺存看来，可以知道当时屋頂及墙壁上敷有草泥土。

房子的堆积可分为七层：除第1层耕土，第2层紅褐土(汉代层)外，以下皆为仰韶文化的堆积。第3层，黑灰土，內夹有黃色碎土及紅烧土碎块，質松，厚5—43厘米，堆积范围大体上与房子的面积相等，唯北部則有一部分跨出屋壁之外。第4层，灰色土，質松，厚5—23厘米，堆积在屋內。第5层，黃色土，質松，厚5—20厘米，堆积在屋內。以上三层系屋頂及墙壁倒塌后的堆积，均出有仰韶陶片，其中第3层还出有盘状器及骨鏃等物。第6层，草泥土，系屋頂及墙壁塌下的堆积(見前面屋頂及墙壁部分)。第7层，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又可分为三小层：7A层，厚8—30厘米，上部土色微紅，質較硬；下部土呈黃色，質較松，堆积在屋內，唯北部东边及門道处較高。7B层，黑灰土，質松，厚3—6厘米，堆积在屋內。7C层，厚10—20厘米，堆积情况与7A层大体相同，唯在此层开始露出屋內中部的四个柱洞，出有仰韶陶片及殘蚌笄(?)等。以上三小层都是在房子未塌之前形成的，可能是居住时期的堆积(图三，2)。

房子302，位于T347、348、349、357、358、359六个探方內，距301号約25.2米。該屋倒塌后的上部堆积，在距地表0.12—0.2米左右开始露出，其范围南北长約6.2米(东西不詳)。保存情況与301号房子大体相同，唯东边被汉代灰沟(浅竪穴坑壁、堆积以及居住面等均被破坏)，西边以及門道的前端各被仰韶灰坑383、391所打破，破坏程度較甚(图四，1；图版貳，2)。

H381
H328
HG301
H383
H379
H378
H391
M305
H361
北
0 1米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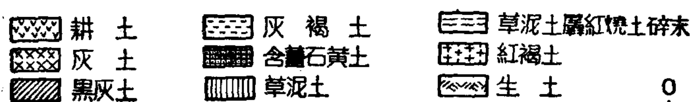
2



3



4



图四 庙底沟仰韶文化 302 号房子平面、剖面图

1. 房子及其与周围遺跡关系平面图 2. 房子堆积剖面图 3. 居住面結构剖面图 4. 第 2 号柱洞剖面图

屋的方向205度。門道殘長2，寬0.48—0.54米，原来的路面已破坏(見生黃土)，两壁殘高0.63米、敷有厚約15厘米的草泥土。居住面的結构与301号略有不同，除了草泥土之外，还羼有紅烧土碎末，呈棕紅色，厚2厘米，表面光滑，質极坚实。从殘存的部分看来，居住面的形状与301号房子相同，也是略呈长方形的，殘长南边6，北边3.4，西边4米。在門道至火塘間的一段，已被破坏，于近門口处出殘石刀一件。居住面之下至浅竪穴底部間，尙有一层草泥土堆积。質坚硬，厚10厘米，可能是在建屋时所塡筑的屋基，也許就是原来的居住面，而上面的棕紅色居住面是后来因原有的居住面損坏了，才第二次增筑的(图四，3)。

浅竪穴的坑壁，均敷有一层厚3—4厘米的草泥土，殘存坑壁最高为0.63，最低为0.34米。柱洞殘存共21个，屋內中部3个(原为4个，1个已被汉代灰沟打破)，下面均有扁平的礫石柱础(图四，4)。四壁18个，洞皆直立，其中大部分在木柱与洞壁空隙之間，也塡有草泥土。在四壁柱洞中，除了9号柱洞的下半部为灰土堆积，出1殘石斧外，其他洞中均未見灰土及出土物。各柱洞的位置、大小及深度等見仰韶文化302号房子柱洞登記表。

火塘的位置、形状与301号房子相同，口径1，底径0.76，深0.71米。坑的內壁及底部，曾用草泥土涂过(与301号房子的火塘略有不同)，經火烧后变成紅烧土，厚3—10厘米，口部留有烟熏痕迹。坑內堆积分为两层：第1层，草泥土，黃色，質較硬，厚5—46厘米，是屋頂塌下时的堆积，出有仰韶陶片少許。第2层，灰烬，質松軟，厚2—26厘米，是原来烧火时的堆积，仅出仰韶陶片3片。

屋頂及墻壁下塌后，堆积在居住面上，距地表0.7—0.78米，厚25—40厘米；另外在屋外西北角亦有小部分堆积，都是草泥土，呈黃色，出有仰韶陶片少許。

房子的堆积可分为三层：除第1层耕土外，以下都是仰韶文化的堆积。第2层，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又可分为四小层：2A层，灰土，質較細，厚10—38厘米；2B层，黑灰土，質細，厚3—5厘米，以上两层堆积在屋內南半部。2C层，灰褐土，質較粗，厚12—48厘米；2D层，含薑石黃土，質較粗，厚10—30厘米，以上两层堆积在屋內北半部。上述各层均出有仰韶陶片少許。第3层，草泥土，系屋頂及墻壁塌下的堆积(見前面屋頂及墻壁部分)。这座房子在草泥土层的下面卽为居住面，未見有其他的堆积(图四，2)。

上述两座房子，由于沒有保存較好的屋頂堆积，还难以复原他們的結构，不过根据亚洲其他国家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屋遺址或現存較原始的房屋結构，也可以得到若干启示，我們不妨根据这些綫索来加以复原。关于F301和F302的共同特点，是近方形的浅竪穴，屋基中部的四根木柱下面墊有石柱础，門南有斜坡式的門道，相似的房屋遺址在陕西西安半坡也有发現(但半坡不見石柱础)，或者可以說它是仰韶文化房屋的一种基本型式。首先，我們在亚洲北部的原始房屋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結构，如苏联庫頁島虾夷(Ainu)人房屋，也是一个方形的浅竪穴，屋基中部有四根木柱支撑着用木柱斜鋪成圓錐形的屋頂，屋頂外面涂以很厚的草泥土，由外观察成为一个圓錐形的房屋[6]。日本新石器时代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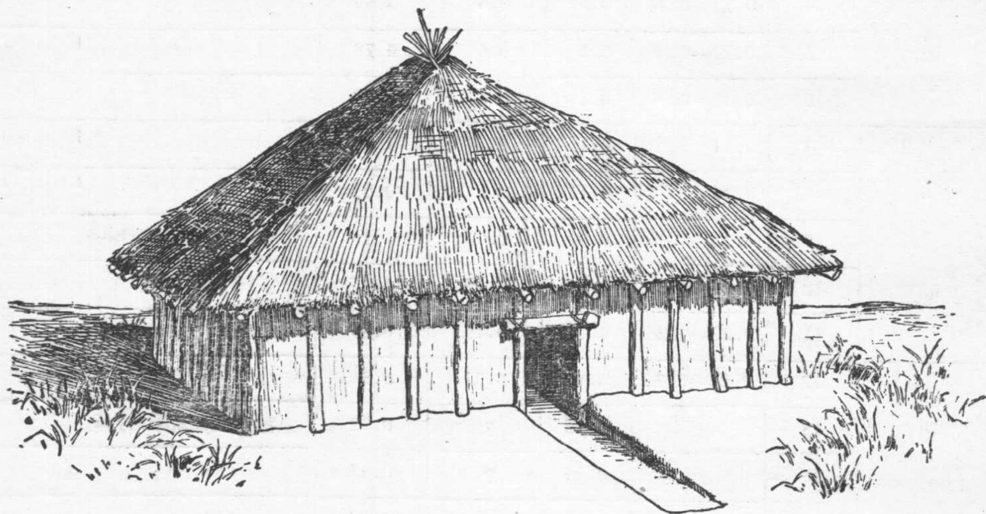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302号房子柱洞登記表 (单位:米)

位置		編号	口径	底径	洞深		說明
					居住面上	居住面下	
屋內中部	东南	1	0.22—0.27	?		0.19	
	西南	2	0.28—0.33	?	·	0.13	
	西北	3	0.23	?		0.12	
南壁(东)		4	0.22—0.24	0.07	0.4	0.62	
		5	0.22—0.26	0.1	0.4	0.78	
		6	0.28—0.3	0.1	0.43	0.58	
北壁		7	0.24	0.1	0.24	1.05	
		8	0.26	0.11	0.2	0.5	
		9	0.22—0.26	0.09	0.17	1	深0.6米处出残石斧一
		10	0.2—0.23	0.1	0.18	0.45	
		11	0.22—0.26	0.11	0.19	0.85	
西壁		12	0.22—0.26	0.12	0.21	0.5	
		13	?	0.16	?	0.92	上部巳被灰坑383打破。
		14	?	0.14	?	0.97	同上
		15	?	0.11	?	0.7	同上
		16	?	0.1	?	0.41	同上
西南角		17	0.24	0.12	0.5	0.75	
南壁(西)		18	0.23	0.13	0.58	0.76	
		19	0.18—0.23	0.08	0.4	0.76	
		20	0.16	0.1	0.4	0.87	
		21	0.19	0.08	0.44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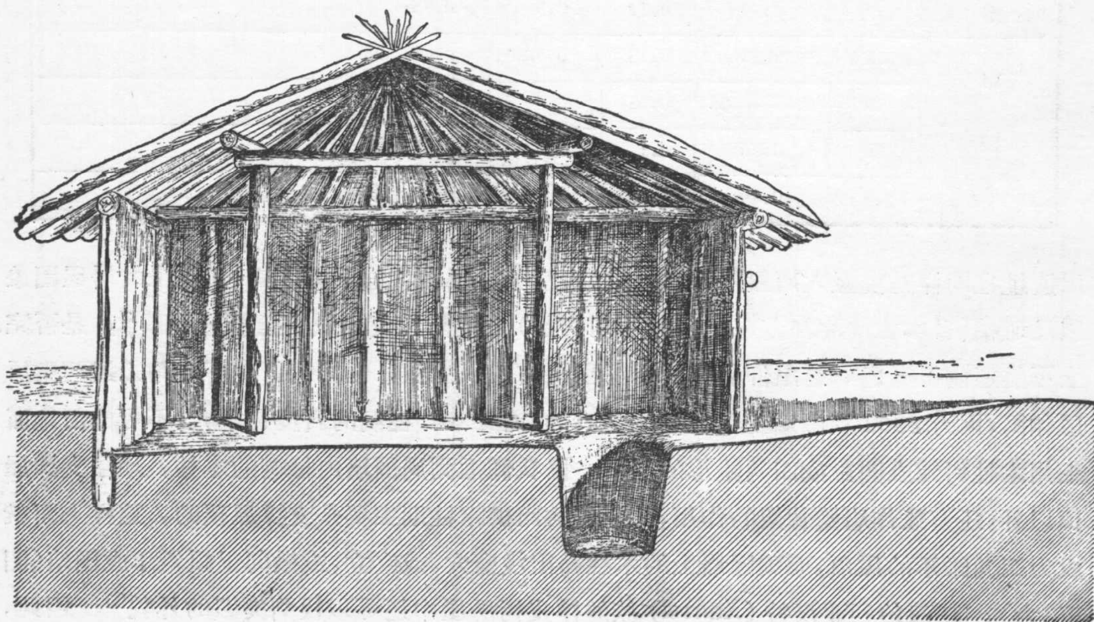
屋遺址也同样是浅竪穴而屋內有四根立柱，至于屋頂結构曾根据銅鐸、銅鏡上的房屋图象以及埴輪(日本古代立在墓塚周围的陶制明器)中的陶屋复原成有重簷的屋頂[7]，是否完全可信还值得考虑。这里仰韶文化的房屋虽有四根立柱，但結构上却不会与上述两类房屋相同，因为F302周围墻上的柱洞都是直的，而F301柱洞的斜度也不大，不可能由地面上用木柱斜鋪成圓錐或四角錐形的屋頂。据我們推測周围墻內柱洞的木柱，除了支撑屋頂以外，还有兼作墻壁骨架的作用，而屋內的四根木柱則主要是支撑屋頂的。这样上面就成为四角錐形的屋頂，而周围墻上的木柱高出浅竪穴，或直立，或微向里傾斜形成围墻(图五、六)。在西伯利亚汉特(Ханты)族的樺皮树房屋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外貌[8]。因此，我們相信上述的复原是可能比較接近于眞实情况的。当时在屋頂和墻壁上涂有較厚的草

泥土，在屋內所发現的草泥土堆积，便可能是它們的遺存。

除了两座房子外，在T227探方內，尙发現有圓形硬面一处(F207)。距地表2.2，直径1.5—1.65米，厚6.5—13厘米，面呈黃褐色，中心略偏东南处有一个柱洞，口径21—23，底径11，深22厘米。洞內底部有厚約8厘米的草泥堆积，呈浅黃色，內含草成分甚多，上部塡土皆为灰褐色。在此硬面的南边略偏西处，尙有殘路土一段，自北向南稍作斜坡。面上及其周围均有零散的草泥土堆积，可能是上部塌下的遺迹。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这个建筑遺存面积旣小，結构也很簡单，可能是一个圓錐形的棚子，中央用一根木柱支撑着，当属



图五　庙底沟仰韶文化301号房子复原图



图六　庙底沟仰韶文化301号房子复原半剖图

于儲存什物的地方，并不适于住人。此外，在硬面的东边，有一条仰韶文化的路沟（LG201），西北边还有一条仰韶文化的灰沟（HG201），而小棚正座落于两沟中的一个小土墩上。

（2）灰坑

仰韶文化灰坑共发現了168个，有圓形和橢圓形两种，前者居多，計103个，后者較少，計65个。灰坑的分布，几乎遍于整个遺址（T400区因发掘面积仅48平方米，未发現灰坑），而以T300区的分布較密，如在F301仰韶文化房子的西边，約100平方米的范围內卽发現有20多个灰坑，其中打破关系甚为复杂，多者竟有17个互相套在一起。灰坑保存得完整者甚少，仅42个，占本遺址中已发掘的仰韶文化灰坑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絕大部分的灰坑都有打破关系，其中少者两个，多者如上述达17个。这些灰坑除了相互打破外，有一部分是被仰韶文化的灰沟（HG201）、路沟（LG201）和汉代灰沟（HG301）打破的，另外还有几个是被近代墓或后期扰乱坑打破的。

灰坑的大小不一，一般口径多在2—3米間，但个别大者亦有达到5.7米，小者仅0.54米，深度多在1—2.5米左右，最深者3.9米，最浅者0.45米，但都属于少数。灰坑的內壁多不整齐，按斜度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口大底小、直壁、口小底大三种类型；其中以口大底小如斗状者占最大多数，直壁如筒状者次之，而口小底大如袋状者最少。其比例如下表：

仰韶文化灰坑类型統計表（一）

类别 形状	口大底小	直壁	口小底大	共計
圓形	74	18	11	103
百分比	71.85	17.48	10.68	100%

仰韶文化灰坑类型統計表（二）

类别 形状	口大底小	直壁	口小底大	共計
橢圓形	51	11	3	65
百分比	78.47	16.93	4.62	100%

灰坑的底部一般較平坦，但也有少数不甚平整的。在所发現的灰坑中，曾有四个坑壁及底部敷有一层草泥土，厚10—20厘米，有的底部还有許多不規則的浅小洞。这种現象因发現得不多，还无法了解其原来的用途。

坑內堆积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多者可以分为十余层，少者则仅一层。出土遺物除少数較小或較浅的灰坑外，一般均甚丰富，其中以陶片为最多，另外还有石器、骨器、角器以及自然遺物等出土。

在上述灰坑中,有9个除了一般的文化遺物出土外，还发現有人和家畜的骨架遺存，这可能是利用当时废弃的灰坑来作为埋葬之所;其中有4个灰坑出人骨架，3个灰坑出狗骨架,两个灰坑出豬骨架(內一个还兼出狗骨架)。骨架的保存情况,絕大部分不完整。現将各灰坑的出土骨架数目,列表如下:

仰韶文化灰坑出土骨架登記表

灰坑号	人骨架	豬骨架	狗骨架	保存情况
12			1	不完整
22		1	3	不完整
25	2			一具完整 一具不完整
40		1		不完整
41			1	不完整
44			4	不完整
49	1			不完整
51	1			不完整
62	1			不完整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凡出有人骨架的灰坑，皆未見家畜骨架(是否因发現較少或另有意义,則尙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察)。現举两例說明如下:

22号灰坑,位于T128、133两个探方內,坑口距地表1,口径2.4,底径3,深1.75米,系一圓形口小底大的袋状灰坑。坑的北边被另一仰韶灰坑(H44)打破少許。坑內堆积分为两层:第1层，紅土，厚1.5米,出有仰韶陶片及殘兽骨等物。在此层底部(即第2层的上面)的东边,距坑口1.5米处,发現有不甚完整的狗骨架一具。第2层,黑灰土,厚0.25米,出土物与上层同。在此层的底部中央，发現有不完整的豬骨架一具；另外在南边及西南边,也发現有零乱的狗骨架两具(图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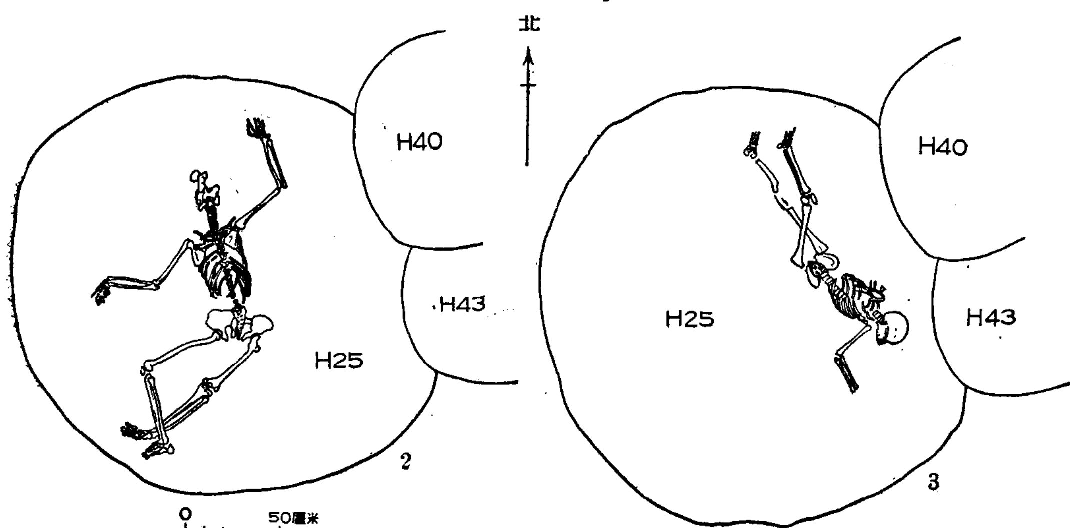
25号灰坑,位于T123探方內,坑口距地表1.85,口径1.4,底径2.2,深0.75米,也是圓形口小底大的袋状灰坑。坑的东北部被另外两个仰韶灰坑(H40、43)打破少許。坑內堆积仅一层,土呈黃灰色,厚0.75—1米,出有仰韶陶片及殘兽骨等物。在距坑口0.4米处出人骨架一具,位于坑的中央,头向北,俯身,右手向上高举,手心向下,左手側曲举，两腿向左側斜，两足跟交叉,左边压在右边上(图七,2)。另外在距坑口0.8米处，也发現有人骨架一具,位于靠近坑的东北边,头向东,足朝西,仰身,左手向上曲伸,右手不存,两腿交叉,左股骨压在右股骨上(图七,3),身下卽到生黃土。

此外,还有三个灰坑中所出的人骨架,姿势亦各不相同，有的仰身伸直，有的側身屈肢。其中在灰坑49出的一具人骨架(已零乱不全)，左手的无名指上，还戴有一个完整的蚌制精美的指环(H49:01)。

北

0 10 20 30 40 50厘米

1



图七 庙底沟仰韶文化灰坑骨架平面图

1. 灰坑22 2、3. 灰坑25

在所发現的168个仰韶文化灰坑中，絕大部分是有打破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灰坑中是否有着早晚不同的差别呢？关于这个問題，我們曾选择了20多个打破关系較清楚的圓形和椭圓形的灰坑，以及一条仰韶文化的灰沟(HG201)，作了一些初步的比較。所得的結果是：这些相互打破的灰坑，似乎在器形与紋飾上还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因此，它們在时間上可能相距不会太久的。

2. 龙山文化

(1) 房子

在T500区內发現龙山文化房子一座。它打破了仰韶灰坑(H552)，本身又被龙山灰层及晚期墓葬打破了一部分，但保存尙完整。它是一个圓形的袋形豎穴，底部有白灰面，东面有阶梯式的門道，豎穴的周围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图八；图版叁，1)。

房子的底径2.7，墙高1.24米，口小底大，系在生土中挖成，先就底部鋪一层厚0.4厘米的草泥土，然后再鋪上一层厚0.3—0.5厘米的石灰質作为居住面，表面光滑平整。西半部的白灰面已經剝落，露出草泥土。中央偏北处有一直径0.08，深0.15米的柱洞。柱洞的周围填有碎陶片和草泥土，用以加固木柱。墙壁光滑整齐，部分經火烧过呈灰白色的硬烧面。由居住面至墙根高6厘米处涂有一层薄厚約0.1厘米的白灰面。在西边偏南的墙上高出居住面8厘米处有一个半圓形的土龕深入墙中，高0.45，寬0.4，深0.5米，附近被火烧成紅烧土，在它附近的白灰面上也遺有零星的紅烧土块，可能这里是当时的灶址。

房子的东面有一个长方形的窄門道，方向为330°，长0.74，寬0.56米，并有一个高0.28米的台阶，在台阶上也鋪有草泥土和白灰面。

豎穴周围距坑口約0.2米处，环繞着一周柱洞，因被后期破坏仅殘存10个。柱洞在生土中，深达0.38米，呈圓錐形，直径0.09米，稍向里傾斜，斜度为8°，內填灰褐土，不見木質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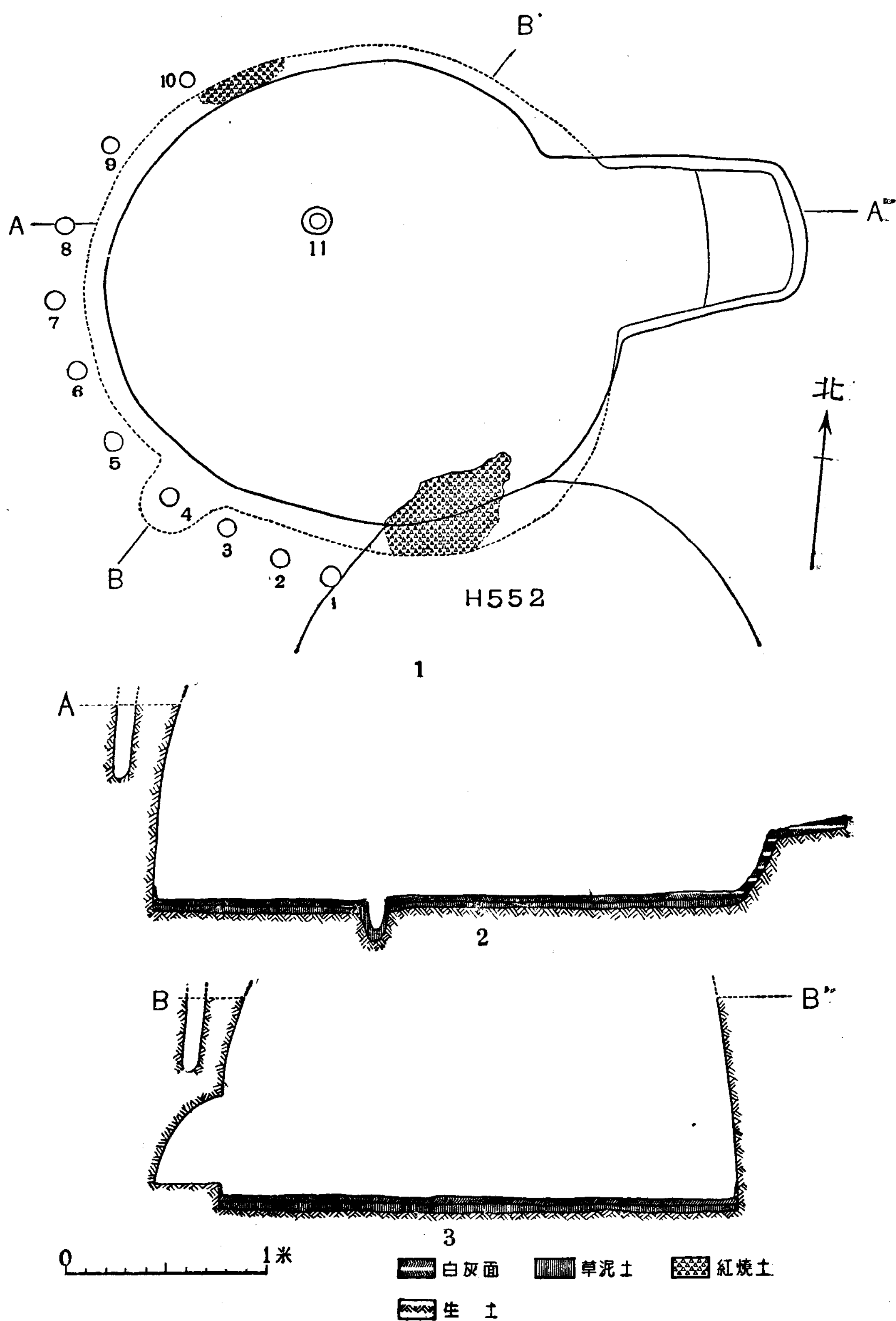
房屋的內部滿填灰土，可以分为三层：第1层，灰褐土，質地松，厚0.41米。第2层，黄灰土，質地較硬，厚0.27—0.34米。第3层，灰土，質地較松，杂有部分草泥土，厚0.11—0.14米。文化层所包含的全系龙山文化的遺物。

从这座房子的結构情况来看，它可以复原成一座尖錐頂状的房屋。由居住面中央的粗木柱支撑着屋頂的中心，周围的木柱除了支撑屋頂以外，还起着墙壁骨架的作用，由于房屋周围柱洞的斜度不大，它們可能还是豎立的。屋頂及墙壁上当时可能均涂有草泥土(图九、一〇)。

(2) 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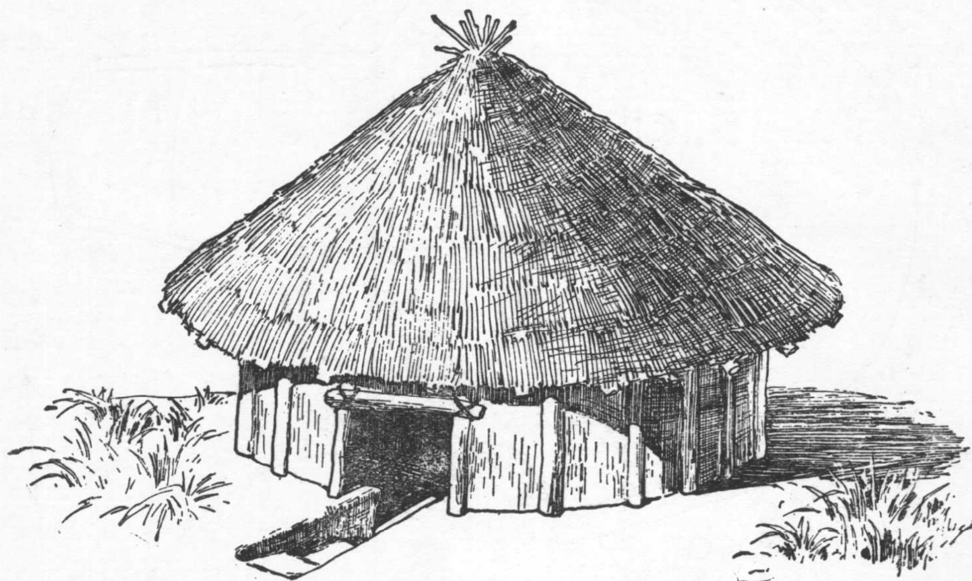
仅在T94內发現一座，保存还比較完整。窰的构造是由窰室、火口、火膛、火道及窰箅等构成。火口、火膛及火道均就生土挖成輪廓，然后涂一层草泥土，窰箅等部分也是用草泥土所作成，因經火烧烤变为堅硬的紅烧土(图一一；图版叁，2)。

窰室呈圓形，距地表深2米，南北直径0.93，东西直径0.78米，窰壁已殘缺，东壁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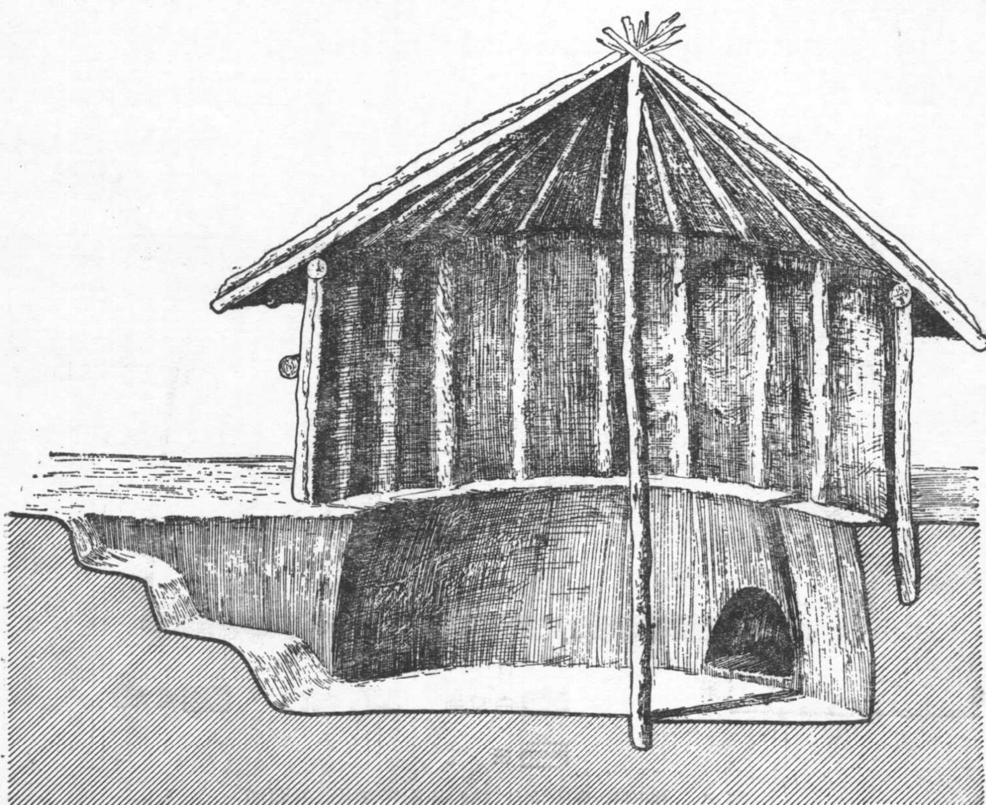


图八 庙底沟龙山文化 551 号房子平面、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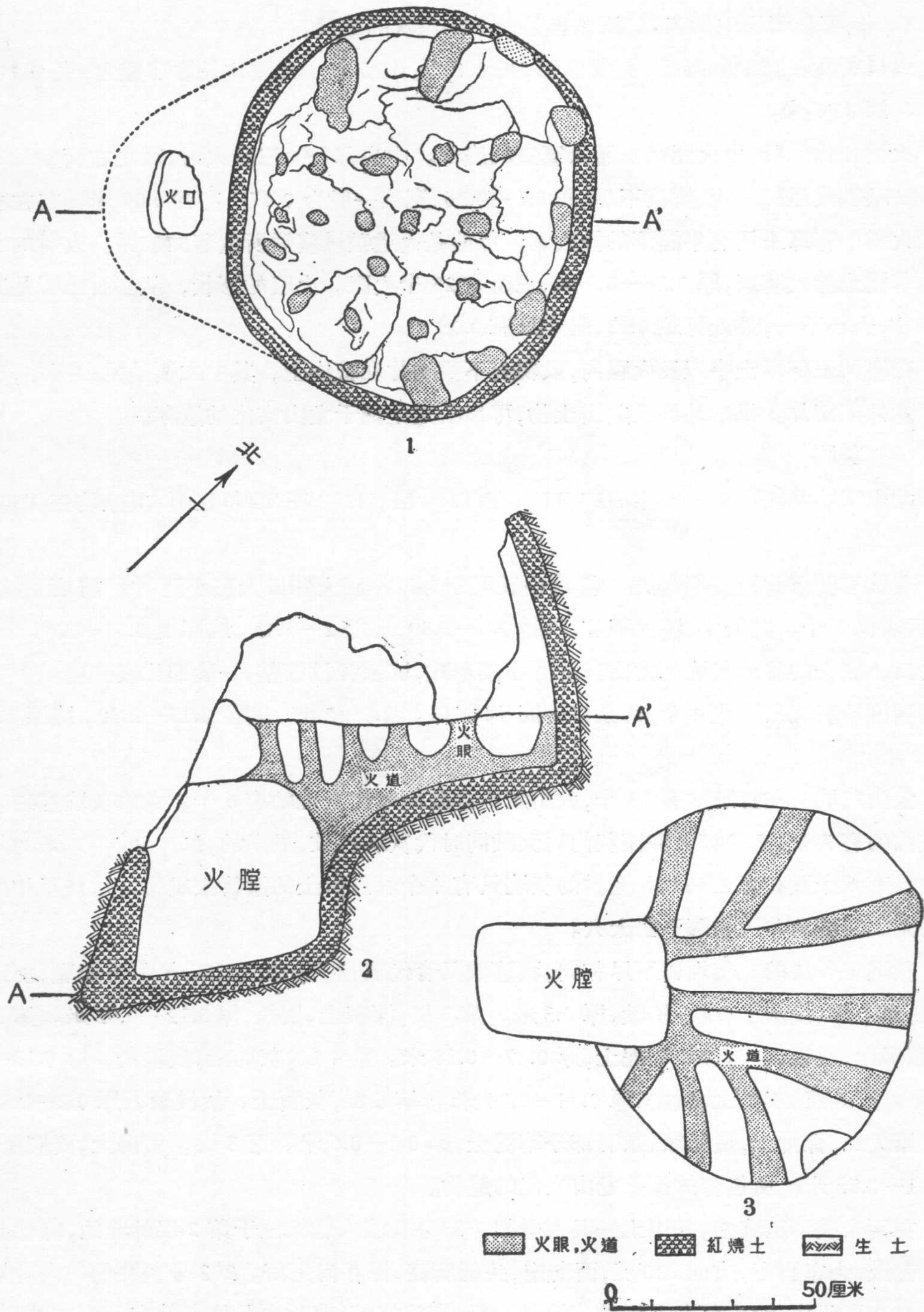
1. 房子及其与周围遺跡关系平面图 2、3. 居住面結构及柱洞剖面图



图九　庙底沟龙山文化551号房子复原图



图一〇　庙底沟龙山文化551号房子复原半剖图



图一一　庙底沟龙山文化1号窰平面、剖面图
1. 窰箅平面图　2. 窰内結构剖面图　3. 火道平面图

达 0.48 米，可以看出乜的弧度，原来当是一个半球状的窰頂。

火口紧靠在窰室的西面，近椭圓形，长 0.4，寬 0.26 米。火膛作长方形豎穴，长 0.94，寬 0.6，深 0.96 米。

火道分作八股，由火膛向上通入窰室的底部。中央部分有三股火道，而左右两股又分成 3—4 股，火道的长短、寬度不等，长 0.1—0.36，寬度一般为 0.07，高約 0.08 米。在左右两股火道的窰箅上还有半圓形的浅穴洞，可能是火道被填塞后所遺留的痕跡。火道的上面用草泥土涂成窰箅，厚 0.16—0.3 米，上面有 25 个火眼。火眼的形状，从剖面上看是底大口小，大小不一，最大可达 0.23，最小只有 0.03 米。

在窰的上部塡土中以及火膛內，发現有不少陶片和紅燒土，其中主要是龙山陶片，也有少量仰韶陶片。根据地层及其出土物，可以断定是属于龙山文化的遺存。

(3) 灰坑

龙山灰坑共发現 26 个，除 H27、H35 在 T100 区，H202 在 T200 区外，其余均在 T500 区。

灰坑有圓形与椭圓形两类。圓形中又可分为口小底大和口大底小两种，前者共 17 个，后者仅 5 个。其大小、深度不等，口径 1.6—3.39，底径 2—4.42，坑深度 0.31—2.61 米。这种口小底大的袋形灰坑是龙山灰坑的主要形式，坑壁經过修整，一般都比較齐整。

椭圓形灰坑只发現 4 个，都是口大底小的，口径 2.5—2.65，底径 2.15—2.32，坑深 1.1—2.7 米。

龙山灰坑互相打破的有 13 个，龙山灰沟打破同时代灰坑的有 6 个，龙山灰坑打破仰韶灰沟的有 7 个，有的打破仰韶灰沟后又被同时代灰坑打破，最多的，仅在 96 平方米的范围內就有 6 个互相套在一起。完整的灰坑只有 4 个。从出土的遺物来观察，这些互相打破的龙山灰坑的年代相隔不会太久。

灰坑里各层的文化堆积不尽相同，現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灰坑 (H563) 做为典型，加以說明：第 1 层，浅灰土，质地松軟，厚 0.3 米。第 2 层，深灰土，质松，厚 0.12—0.32 米。第 3 层，黃褐土，质硬，含有部分草泥土，厚 0.17—0.18 米。第 4 层，灰褐土，质較松，厚 0.13—0.6 米。第 5 层，灰黑土，质松，厚 0.04—0.24 米。第 6 层，灰黃土，质較硬，厚 0.2—0.32 米。第 7 层，棕褐土，质坚硬，杂有部分草泥土，厚 0.2—0.6 米。第 8 层，黃褐土，质較松，厚 0.1—0.53 米。所包含的都是龙山文化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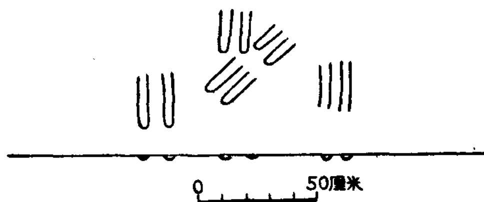
在两个袋形灰坑中，各出土一具人骨架。35号灰坑人骨架位于第 2 层的北边，葬法是仰身直肢，头东脚西，方向 120 度，面向南，头低脚高，保存尙完好。202 号灰坑內的人骨架位于第 2 层北边，除头部和左指骨殘缺外，余保存尙完好，葬法也是仰身伸直，头东脚西，面向上，方向 95 度。均无随葬品。

这两具人骨的葬法、方向皆相同。可能是利用废弃的窖穴来葬死人，但排列比較整齐，不象仰韶文化的那样杂乱无規律。

此外在 HG553 的北壁发現了許多当时人們的工具痕跡，大部分是交叉密集的条痕。經我們仔細观察，发現是用双齿形的工具作成的。每齿的直径是 4 厘米，两齿之間的距离也是 4 厘米，有的寬达 6 厘米的。长度不甚清楚，約在 20 厘米左右。我們选择了五組比較清楚的痕跡画了下来（图一二）；此外并用石膏将清楚的痕迹翻成模型（图版玖貳）。它的器形可能和殷周时期的木耒近似。

（三）墓葬

共发現墓葬 156 座，其中包括了仰韶墓1座（M307），龙山墓 145 座，汉墓 4 座（M301，302，303，305），唐墓 1 座（M100），另外时代不明者有 5 座（M34、136、142、149、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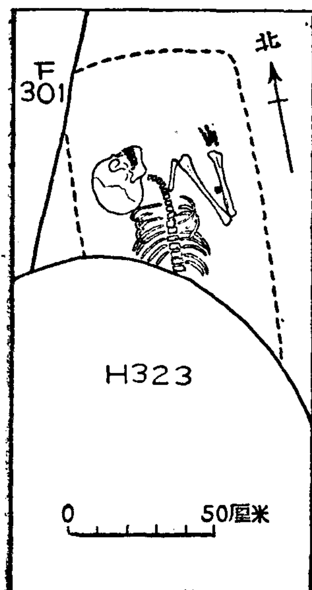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庙底沟龙山文化灰沟 553 木耒痕跡

墓地位于庙底沟遺址的东部和中部，也就是分布在 T100 区和 T300 区中。T100 区墓号从 1 号起，有龙山墓 145 座，唐墓 1 座，时代不明的 3 座，共 149 座。这里是龙山文化的葬地，分布密集，排列整齐。T300 区墓号从 301 起，有仰韶墓葬 1 座，汉墓 4 座，时代不明的 2 座，共 7 座。

在 156 座墓葬中，除了汉墓 4 座、仰韶墓 1 座和龙山墓 18 座遭到破坏外，其余 127 座的龙山墓葬中，人架保存大体完好，这对研究龙山文化的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現按墓葬的时代順序，分别叙述。

1. 仰韶墓葬



图一三 庙底沟仰韶文化307号墓平面图

仰韶墓葬仅有 1 座（M307），位于 F301 門道的东側。为长方形豎穴墓，距地面深 1.24 米。因被仰韶灰坑（H323）及房子（F301）門道所打破，墓壙不甚清楚。

人骨只保存了上半身的头骨、肋骨和右臂骨。人架仰卧，头北，面向东，方向180°，无葬具的痕跡。值得提出的是这一座墓人架較为特别，昂头，曲頸，屈右上肢，其他部分均殘缺，骨架的放置稍成傾斜（图一三）。

墓葬中虽沒有随葬品，但被仰韶文化的房子及灰坑（H323）所打破，其时代不会晚于仰韶文化。

2. 龙山墓葬

龙山墓葬共发現 145 座。都是长方形豎穴墓。墓壙比較清楚，一般的长度为 1.8—1.9，寬度为 0.41—0.51 米，墓的深度距地表一般在 1—2 米左右。由于有的墓葬被近代壕沟打破，也有的被东周时代的路土所踏毁，現存的墓口深度并不足以說明原来的深浅。

人骨大部分保存尙好，計有 127 座可以看出人骨的完整輪廓，其余 18 座經后来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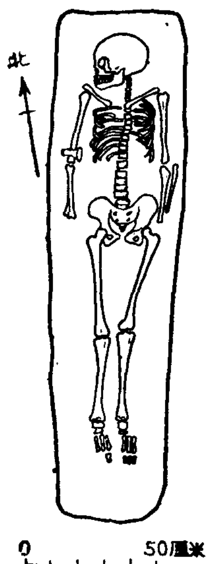
人骨殘缺,都沒有发現葬具的痕跡。

这里的墓都是单身葬,南北向,头南,脚北,方向都在175°—190°之間。可見在当时的墓葬已有固定制度。在葬法上可分为直身和屈肢葬两种，直身葬的有138座，屈肢葬的有2座,其余因經扰动葬法不詳的有5座。

仰臥伸直葬的面向无一定的規律,两臂放置的姿势也有不同。右臂伸直、左臂斜放在盆骨上的有6座,两手相迭放在盆骨上的有2座,其余两臂都是垂直身旁。

屈肢葬的人架被破坏或腐朽較甚,头向南,面向东或向西，两臂垂直于身旁或肘骨向內折手放在盆骨上。腿骨屈度不同,墓19的腿骨向东側微屈作110°。墓143的腿骨也向东側微屈,右腿骨屈度为150°,左腿骨屈度为160°。

一般的墓葬均无随葬品,仅在两座墓葬中(M72、99)各出土小陶杯一件。72号墓的放置在臂骨与肋骨之間,99号墓放置在右臂骨旁(图一四)。



图一四 庙底沟龙山文化99号墓平面图

这些墓葬全部打破了仰韶文化层而深入生土中(图二,1),有的还压在仰韶灰坑的上面,因而在填土中除了龙山陶片外，也混有不少仰韶陶片。墓口的上面则被东周文化层所压住,甚至有的路土层把龙山墓葬人骨都踏毁,这很清楚地說明了它們时代的上下限。72和99号墓出土的小陶杯,在龙山灰坑中也有出土，根据它們的地层关系和随葬品可以断定这批墓葬是属于龙山文化的遺存。

3. 汉代墓葬

共发現3个甕棺葬和1个瓦棺葬(M301)。瓦棺葬是用两块繩紋板瓦对合在一起。人骨已腐朽成粉末，甕棺葬的墓壙作不規則的长方形竪穴,墓的大小深度不同。302号墓,长2.7,寬0.7—1.14,深1.55米。303号墓,方向268°,长1.7,寬0.97,深2.18米。

甕棺及瓦棺內均无随葬品，可能是西汉时期用以埋葬儿童的。

三 仰韶文化遺物

(一) 陶器

仰韶文化陶器經复原者有690多件。按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容器、炊器、工具、装飾品和玩具等几种。

1. 容器、炊器 都是当时的日常用具。陶质可以分为細泥紅陶、泥质灰陶、細泥黑陶和夹砂粗紅陶四个陶系。紋飾除素面或磨光者外,有彩繪、綫紋、籃紋、划紋、弦紋、布紋、席紋、附加堆紋以及鏤孔等。这些紋飾除单独使用外,有的还两、三种同时并用。器形可識別

者，有杯、盘、碗、盆、罐、盂、瓶、甑、鼎、釜、灶、器盖、器座等。現在先以四个出土陶片較多的灰坑作为代表，将其陶質、紋飾和器形加以統計，列表如下：

仰韶文化（灰坑5、10、363、387）陶系及紋飾統計表

陶系	細泥紅陶					泥質灰陶		細泥黑陶	夹砂粗紅陶					总計
数量	9169					1663		4	5246					16082
百分比	57.02					10.34		0.03	32.62					100%
紋飾	彩繪	綫紋	籃紋加綫紋	布紋	素面	附加堆紋	素面	素面	綫紋	綫紋加划紋	弦紋	附加堆紋	素面	
数量	2254	4741	76	3	2095	12	1651	4	3441	168	23	146	1468	16082
百分比	14.02	29.48	0.48	0.02	13.03	0.08	10.27	0.03	21.4	1.05	0.15	0.91	9.13	100%

仰韶文化（灰坑5、10、363、387）陶器器形統計表（以能看出器形者为限）

陶系	細泥紅陶						泥質灰陶				細泥黑陶	夹砂粗紅陶							总計
器形	碗	盆	罐	瓶	甑	器盖	碗	盆	罐	器座	罐	杯	碗	盆	罐	釜	灶	器盖	
数量	521	3126	1089	3125	3	11	92	924	119	2	4	12	87	1027	3754	3	3	4	13906
百分比	3.75	22.48	7.84	22.48	0.03	0.08	0.67	6.65	0.86	0.02	0.03	0.09	0.63	7.39	27	0.03	0.03	0.03	100%

A.細泥紅陶系　陶質細膩，可能絕大部分陶土經过淘洗的手續，仅小部分似未經过精細淘洗，間或含有較細的砂粒。

制法全部是手制的，除小陶杯、器盖等用揑塑法以外，其余全部采用泥条筑成法，个別器物的內部尙遺有明显的痕迹，口沿多經慢輪修整，因而器口整齐并遺有輪紋。制成以后，表面予以精細打磨，有的还拍印綫紋或籃紋。

陶質堅硬，一般作紅色或橙黃色，也有个別的标本在烧制过程中，因未能全部氧化而部分作灰褐色或有灰斑。此外，尙有一小部分近似白陶者，皆施彩繪，現暫收入本陶系內，質料可能是采用高岭土，唯尙有待于化驗来証明。

素面陶器多經过精緻磨光，有的打磨較粗糙，甚至于遺有压磨的痕迹。在少数的碗、盆上，还施有深紅色或白色的陶衣，前者有光泽，多仅施陶衣，加繪彩紋者較少；后者絕少，多在口沿及器腹上仅涂一段白衣，然后在上面繪彩，兼用紅、黑两种彩紋的，也多見于这种白衣彩陶。

陶器的紋飾，計有彩繪、綫紋、籃紋、划紋、布紋、蓆紋、附加堆紋、鏤孔等。彩繪的顏色主要采用黑色，紅色的很少見，兼用两种顏色的更少。彩紋主要繪在器腹上，也有繪在折沿盆的口沿上，但器內繪彩者却絕无存在。图案的組織比較复杂，而且也富于变化，基本上是用条紋、渦紋、三角渦紋、圓点紋、方格紋等所組成（图版肆一捌）。从結构上大体可以

分为两組：一組是用对称的几个单元构成整体图案，間或用不同或不对称的单元插在里面。这种情况往往是开始繪画以前沒有很好的計划，以致画到最后还缺一小段，因而不得不插入其他的单元来填补。当然也有故意插入其他的单元以增加变化的。另外一組是用流丽連續的花紋构成整体图案，每个单元是形态变化互相交插，常常无从断开(图一五、一六)。前者多見于碗，而少見于盆、罐，后者多見于盆，而少見于罐，但不見于碗。至于动物紋，仅有蛙形紋一种，都見于斂口盆的殘片上；一片比較完整，另外两片是头部及前爪和股部及后肢的殘片(图版玖，1—3)，形态生动，在彩陶图案中尙属少見。此外，还有彩繪与綫紋或划紋并用的，見于盆与罐的口部殘片上，(图版柒，5、6)，也有抹平綫紋的一段，施以白色陶衣并加繪彩紋的，仅見于小口瓶的腹片上，但很少見(图版柒，9、11)。綫紋斜行排列，多見于瓶与罐上。籃紋橫行或斜行，常与綫紋交互应用，单独使用者較少，多見于瓶与甑上。划紋皆平行排列，多施于盆与罐上。附加堆紋多为凹凸的波浪形泥条，也有作圓餅形的，前者除作装飾外，附在盆腹两旁还起着耳的作用。布紋見于瓶耳及附加堆紋上，系制作陶器时垫布压成的痕迹(图版捌，11)。席紋見于瓶耳上，系制作附件时放在蓆子上印成的(图版捌，12、13)。鏤孔仅見于器盖的鈕上。后三种可能无装飾上的作用。至于陶器的附件，除了瓶耳和盖鈕以外，尙发現有鳥头形的器耳(图版玖，4—6)，但不知属于何种器形。器形經复原者，有杯、盘、碗、盆、罐、盂、瓶、甑、器盖、器座等。

(1) 圜底罐(A1；图一七；图版拾，1) 仅1件。斂口，深腹，圜底。周身綫紋，腹部附有九个凸鈕。

(2) 盘(A2；图一七；图版拾，2) 仅发現1件殘片。大口，浅腹直壁，平底。腹上有彩繪。

(3) 浅腹碗(A3；图一七；图版拾，3—7；图版拾壹，1、2；图版拾貳，2—7) 共22件。大口，浅腹，腹壁弧形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有素面和彩繪两种。

(4) 深腹碗 大口，深腹，平底。都有彩繪，一般仅在口沿上繪簡单花紋，个别的在腹部繪有彩紋。可分两式：

A4a (图一七；图版拾壹，3—5) 共4件。腹壁弧形向下往里收縮。*H327:06* 一件系紅彩繪。

A4b (图一七；图版拾壹，6) 仅1件。腹壁成反弧形向下往里收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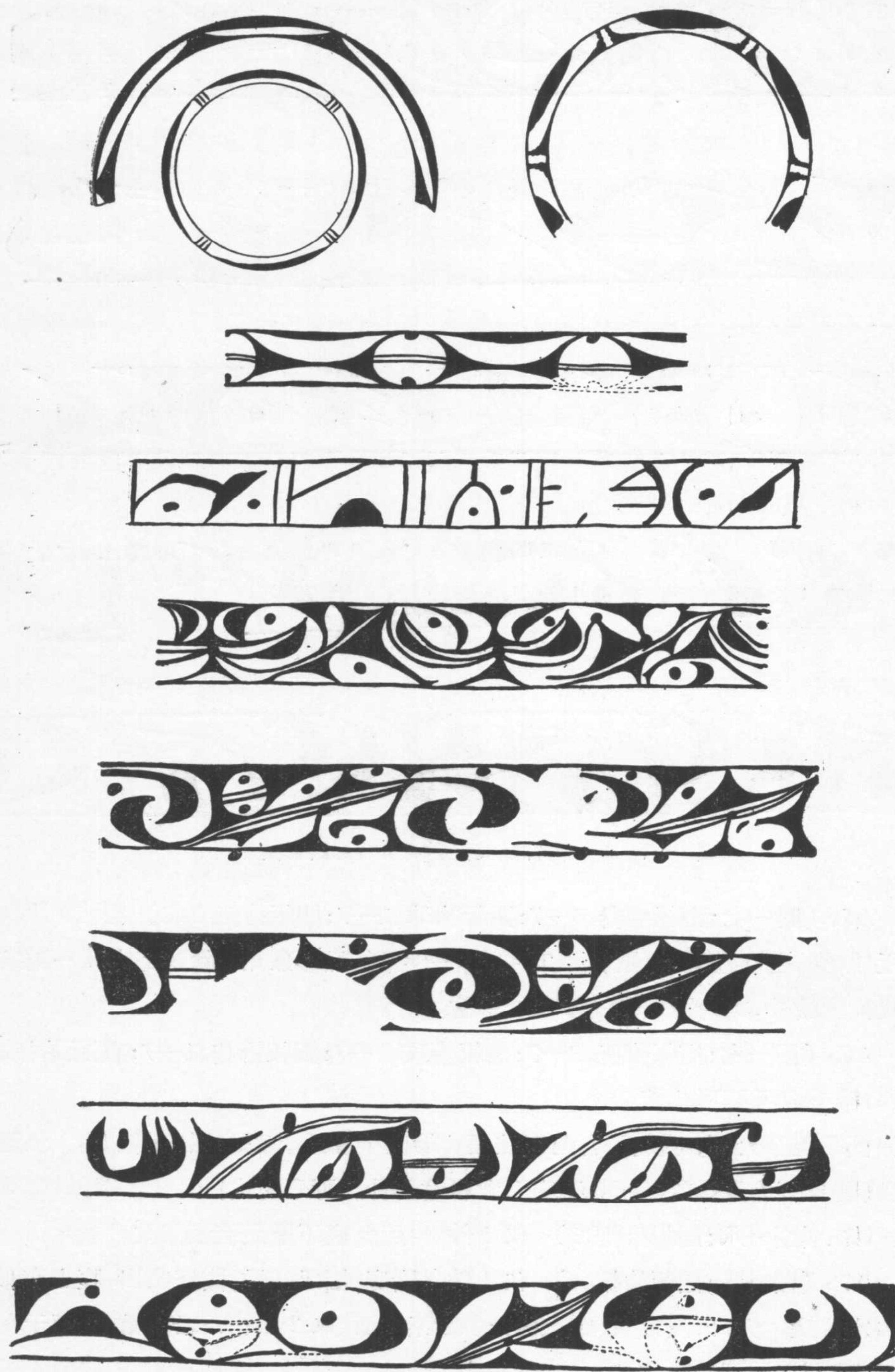
(5) 敞口碗 敞口，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有素面和彩繪两种。素面者外表多未經精緻打磨，甚至在腹壁还遺有明显的压磨痕迹。可分三式：

A5a (图一七；图版拾貳，1) 共6件。腹壁向下略往里收縮，底部較大，約占口径的四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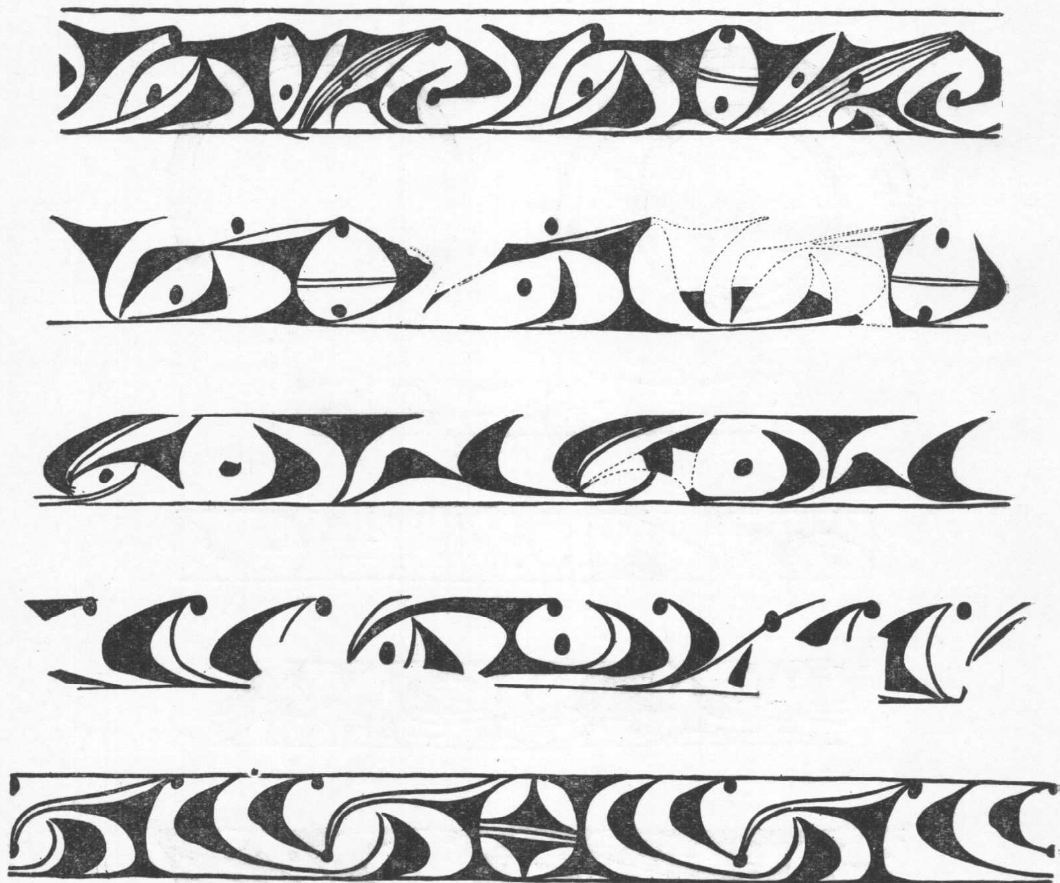
A5b (图一七；图版拾叁，2) 共5件。腹壁弧形收縮，底部外张，如假圈足。

A5c (图一七；图版拾叁，3、4) 共3件。腹壁微有弧度。

(6) 曲腹碗 大口，腹壁曲向往里收縮成平底。有素面和彩繪两种。可分两式：



图一五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盆口沿与腹部图案展开图



图一六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盆腹部图案展开图

A6a（图一七；图版拾叁，5—7；图版拾肆，1—7；图版拾伍，1、2） 共29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曲度較为显著。T24:12一件系紅黑彩兼用，除腹部中間一道条紋及圓点紋用黑彩繪外，其余两道条紋都是紅彩繪。

A6b（图一七；图版拾伍，3—7；图版拾陆，1—7；图版拾柒，1—7；图版拾捌，1、2） 共95件。腹壁成反弧形收縮。

（7）圈足碗 大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或圜底，底部带圈足。从器形上看，这类陶器也可能做器蓋使用。有素面和彩繪两种。可分两式：

A7a（图一八；图版拾捌，3） 仅1件。平底，底下圈足有压印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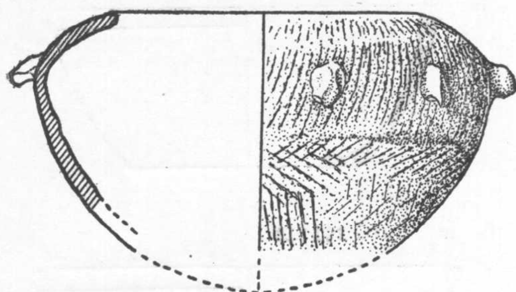
A7b（图一八；图版拾捌，4） 仅1件。圜底，圈足甚矮，圜底凸出，腹上有彩繪。

（8）浅腹盆 大口，浅腹，平底。絕大多数系素面，仅少数在口沿上繪彩，至于在腹部繪彩者，仅属个别。可分四式：

A8a（图一八；图版拾捌，5） 共6件。口沿外折，除素面外，有的也在口沿上繪彩。

A8b（图一八；图版拾叁，1） 共3件。与前式相似，唇部外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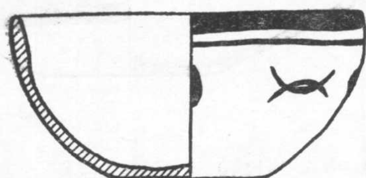
A 1 H 12: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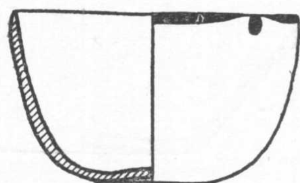
A 2 H 33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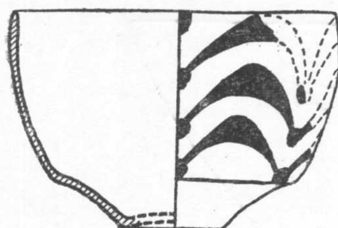
A 3 H 1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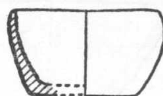
A 4a H 32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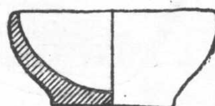
A 4b H 30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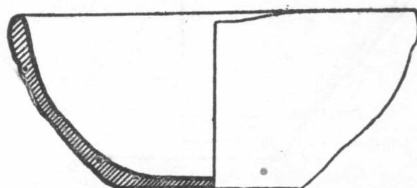
A 5a HG 2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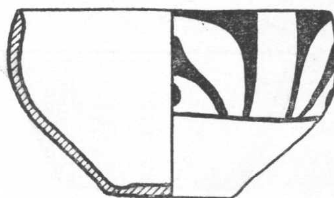
A 5b H 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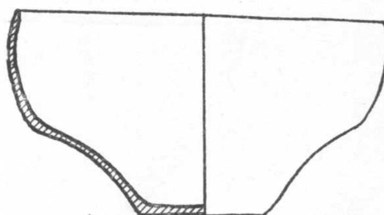
A 5c H 20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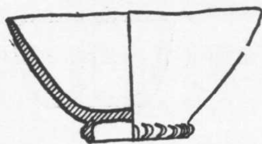
A 6a H 38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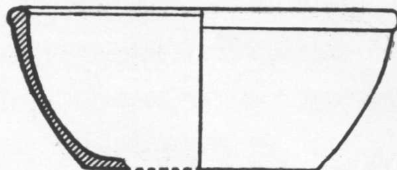


A 6b T 2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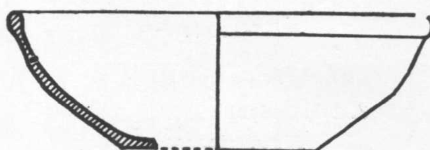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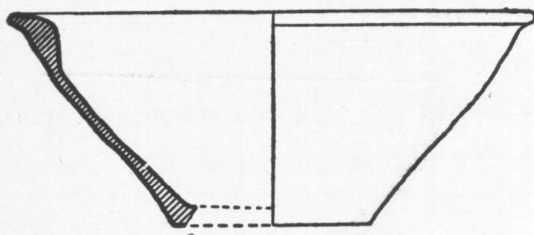
图一七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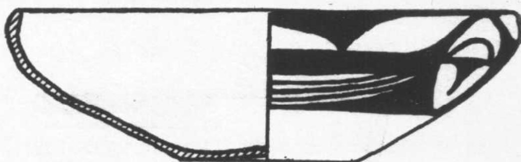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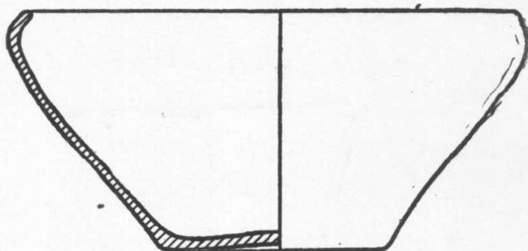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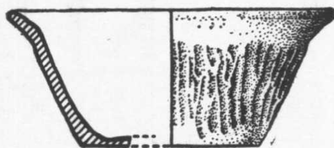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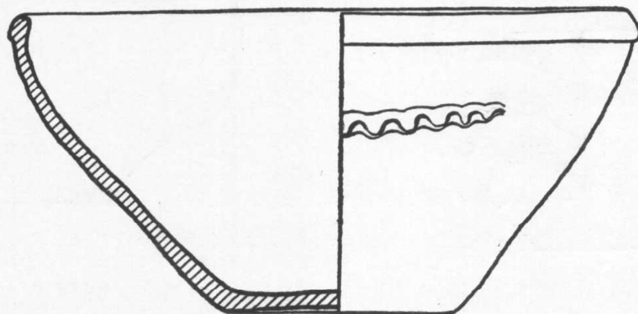












图一八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盆(1/4)

A8c（图一八;图版拾玖,1）　仅1件。口沿外捲,腹壁略成弧形收縮。

A8d（图一八;图版拾玖,2）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收縮較甚。

（9）歛口盆　歛口,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除素面和彩繪两种外,有的在近口部或腹部还加飾几道划紋,或在腹部两旁各飾一附加堆紋。可分九式:

A9a（图一八;图版拾玖,3、4）　共3件。口部微歛,浅腹。除素面外,有的在腹部繪彩。

A9b（图一八;图版拾玖,5、6;图版贰拾,1）　共9件。口略內歛,腹壁斜行收縮。

A9c（图一八;图版贰拾,4）　共4件。器形与前式相似,唯口沿外捲。

A9d（图一八;图版贰拾,2、3）　共2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沿收歛較甚。

A9e（图一九;图版贰壹,1）　共4件。口沿略向外捲,腹部較深。

A9f（图一九;图版贰壹,2）　共3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底部的收縮程度較小。

A9g（图二〇;图版贰壹,3）　仅1件。腹壁成反弧形收縮。

A9h（图二〇;图版贰壹,4）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部收歛較甚。

A9j（图二〇;图版贰贰,1）　仅1件。鼓腹,向下往里收縮成小平底。

（10）深腹盆　折沿,深腹,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除素面和彩繪两种外,有的在近口部或腹部还加飾几道划紋,或在腹部两旁各飾一附加堆紋,个别的在腹部下折处,还飾有整齐的压印紋。可分九式:

A10a（图二〇;图版贰贰,2）　共3件。大口,腹壁斜行收縮。

A10b（图二〇;图版贰贰,3）　共3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曲向往里收縮。

A10c（图二〇;图版贰贰,4）　仅1件。大口,鼓腹,向下折成稜角往里收縮。

A10d（图二〇;图版拾捌,6;图版贰贰,5;图版贰叁,1—3）　共30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成弧形收縮。

A10e（图二一;图版贰叁,4、5）　共11件。器形与A10c式近似,唯腹壁下折处稜角不显著。

A10f（图二一;图版贰肆,1—4）　共17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微向外鼓。

A10g（图二一;图版贰肆,5、6;图版贰伍,1—5;图版贰陆,1、2;图版贰柒,1）　共15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鼓。

A10h（图二一;图版贰柒,2）　仅1件。腹部显著鼓出。

A10j（图二一;图版贰柒,3）　共2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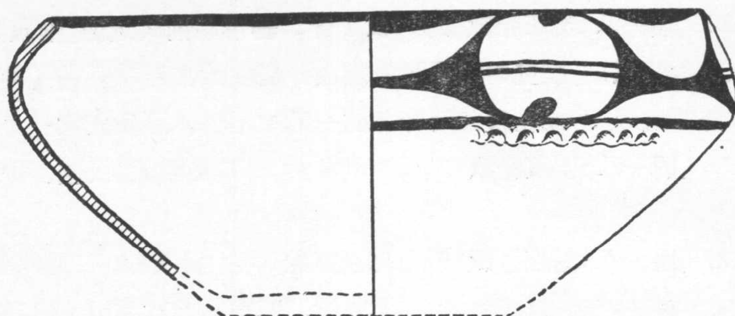
（11）椭圆盆　椭圆形,直壁或斜壁,平底。皆为素面。可分两式:

A11a（图二一;图版贰柒,4）　仅1件。平沿,直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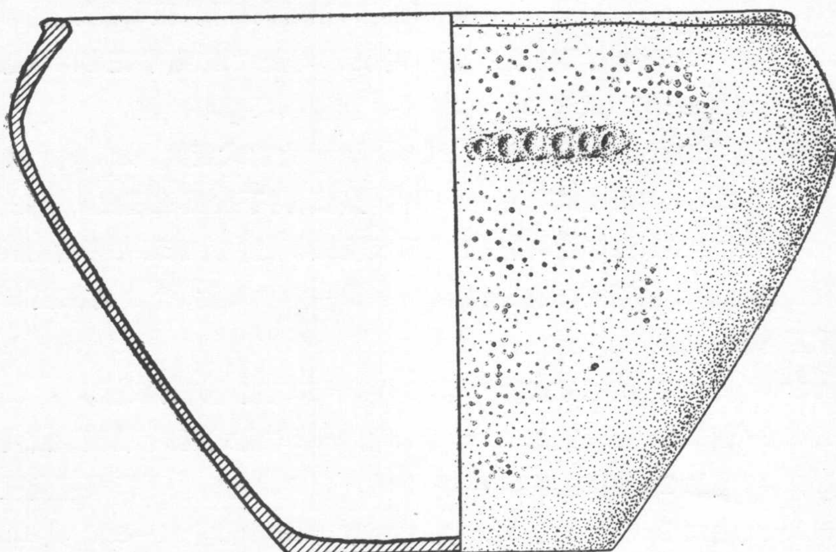
A11b（图二一;图版贰柒,5）　仅1件。口沿外折,腹壁向下略往外扩张成大平底。

（12）筒状盆　筒状,深腹,平底。皆为素面。可分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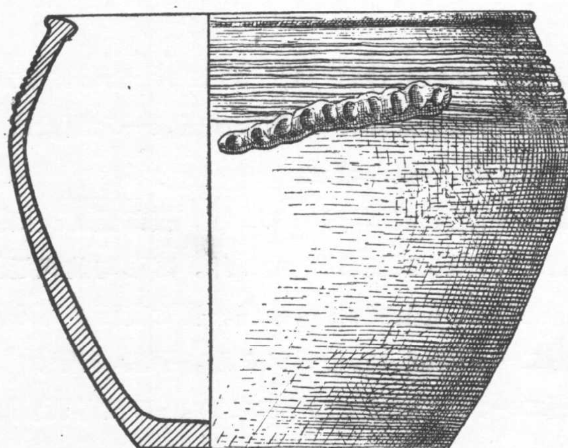
A 9d T 32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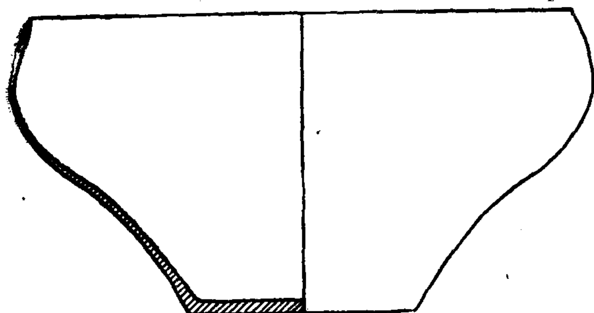
A 9e H 33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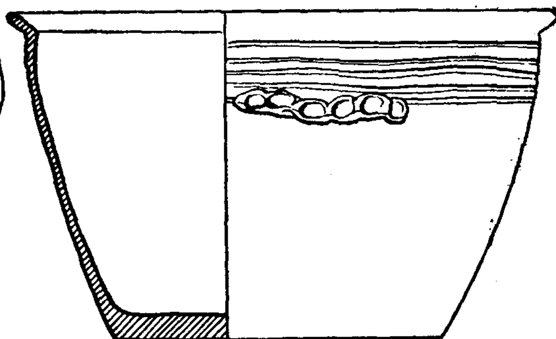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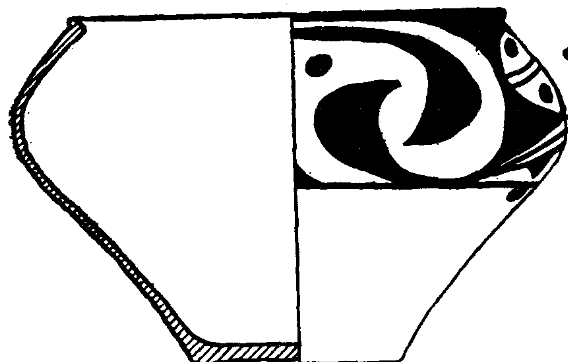
A 9f H 6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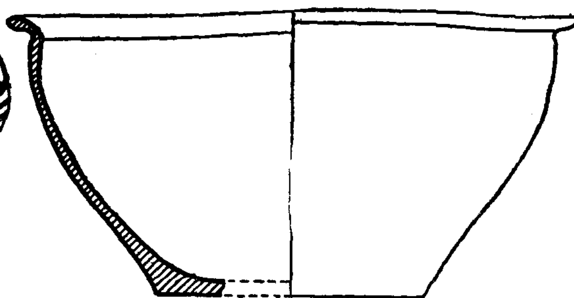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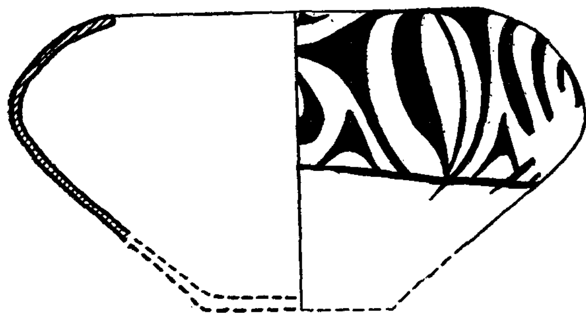
图一九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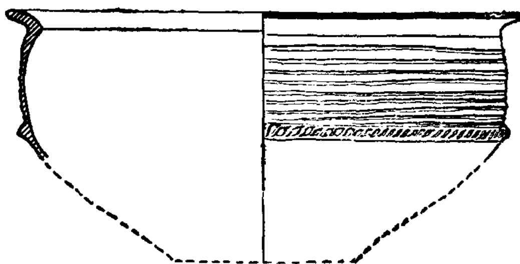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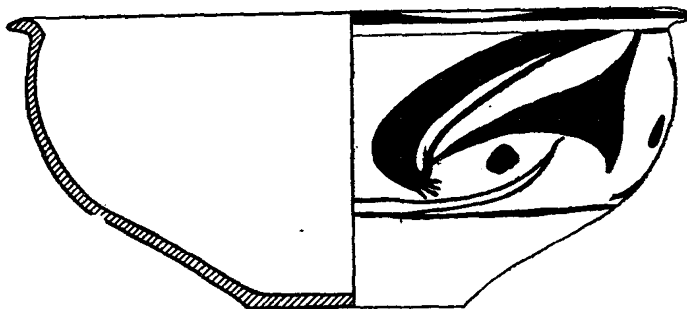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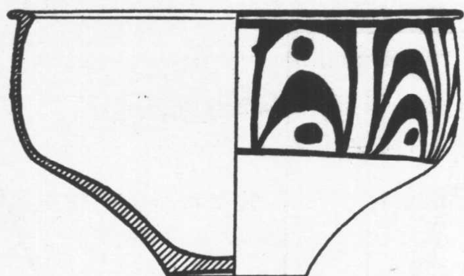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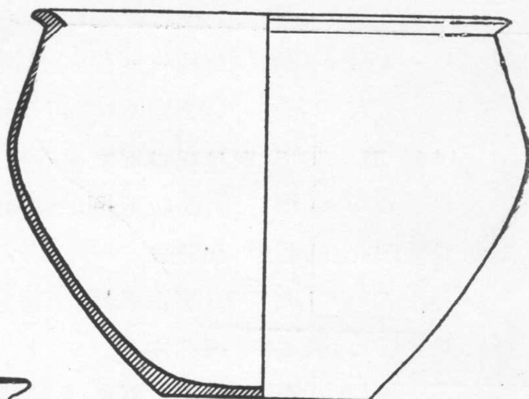


圖二〇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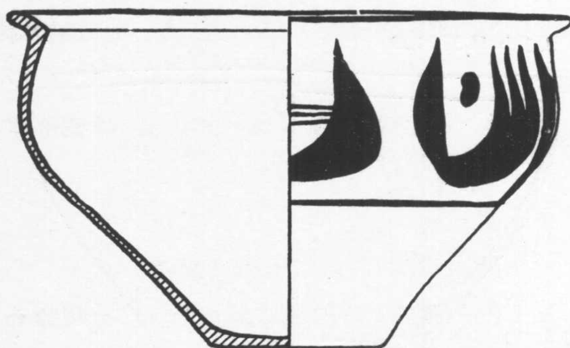
A 10e H 4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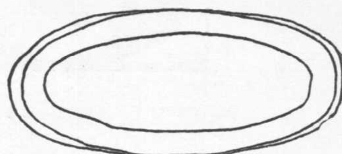
A 10j H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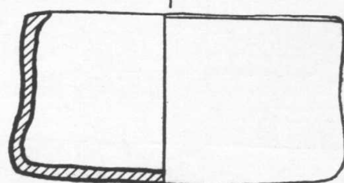


A 10f H 5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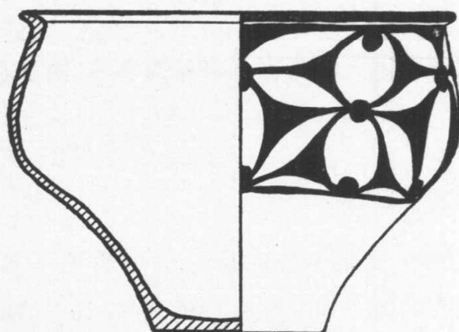


A 11a H 5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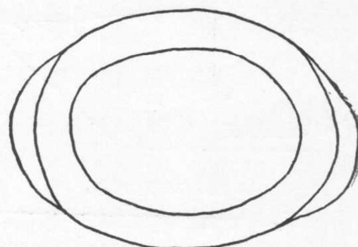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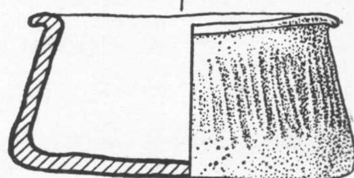


A 10g H 1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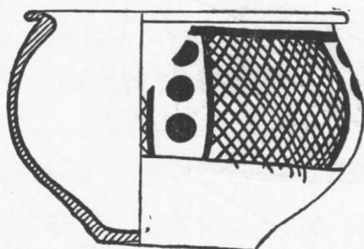


A 11b H 322:07





A 10h H 32:30



图二一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1/4）

A 12 a（图二二；图版貳捌，1） 共 2 件。大口，腹壁斜行收縮。

A 12 b（图二二；图版貳捌，2） 仅 1 件。厚唇，近直壁。

A 12 c（图二二；图版貳捌 3） 仅 1 件。口沿外捲，近直壁。

A 12 d（图二二；图版貳捌，4） 仅 1 件。唇微外侈，腹部微鼓。

（13）甑　盆形，素面或腹部飾有籃紋。可分四式：

A 13 a（图二三；图版貳捌，5 a、b） 仅 1 件。大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底穿四孔，椭圓形，相对称。

A 13 b（图二三；图版貳玖，1 a、b） 仅 1 件。大口捲沿，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底穿四孔，椭圓形，相对称。

A 13 c（图二三；图版貳玖，2 a、b） 仅 1 件。器形与 A 13 a 式近似，唯口沿外捲，底穿七孔。

A 13 d（图二三；图版叁拾，1 a、b） 仅 1 件。器形与 A 13 b 式近似，唯底部穿八孔，圓形。

（14）杯　大口，直壁或斜壁，平底。可分两式：

A 14 a（图二二；图版叁拾，2） 仅 1 件。浅腹，近底部有划紋数道。

A 14 b（图二二；图版叁拾，3） 共 2 件。深腹，口沿压成鋸齿形，口部两旁各有一个耳，周腹綫紋。

（15）盂（A 15；图二二；图版叁拾，4） 仅 1 件。斂口，凸腹，平底。器內壁两旁各有一个横置的短耳。

（16）斂口罐　斂口，鼓腹，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除素面和彩繪两种外，有的在腹部还飾有划紋及附加堆紋。可分三式：

A 16 a（图二二；图版叁拾，5） 仅 1 件。口沿外捲。

A 16 b（图二二；图版叁壹，1） 仅 1 件。唇微外侈。

A 16 c（图二四；图版叁壹，2、3） 共 2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短頸，唇不向外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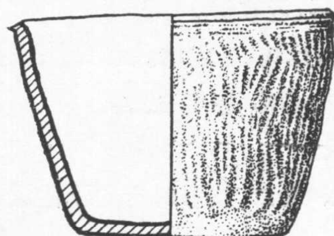
（17）长頸罐　长頸，凸腹，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有素面和彩繪两种，其中有的彩繪与划紋并用。可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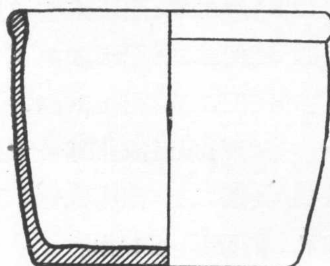
A 17 a（图二四；图版叁壹，4） 仅 1 件。侈口，外加深紅色陶衣，磨光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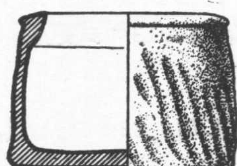
A 17 b（图二四；图版叁貳 1） 仅 1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頸部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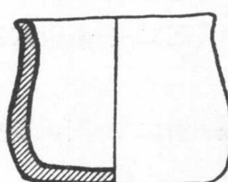
A 17 c（图二四；图版叁貳，2） 仅 1 件。口略向外侈，腹部成弧形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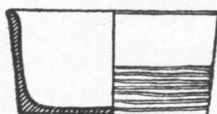
（18）瓶　有尖底和平底两种。皆小口，带耳者較少。紋飾多半是先在腹部拍印籃紋，然后通身再压印綫紋，有的在近底部將紋飾抹平，单独压印籃紋或綫紋者較少。除經复原为完整的器形外，尙有葫芦形、短頸重唇、长頸捲沿等口部殘片（图版叁貳，3—6）。但不知属于何种器形。內长頸捲沿一种系彩繪，有的还加有白色陶衣。此外，在一件殘底部的內外壁尙发現有紅色染料的粉末（图版叁貳，7），可能是赤鉄矿磨成的。可分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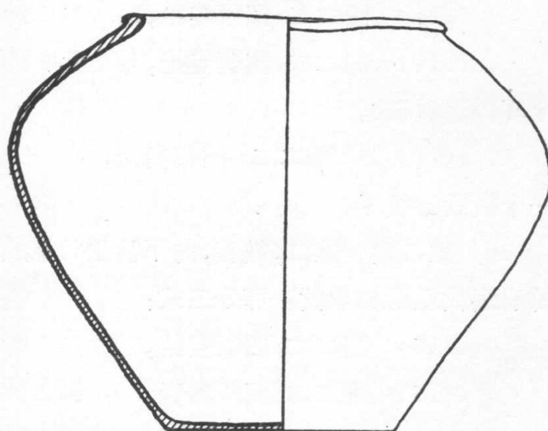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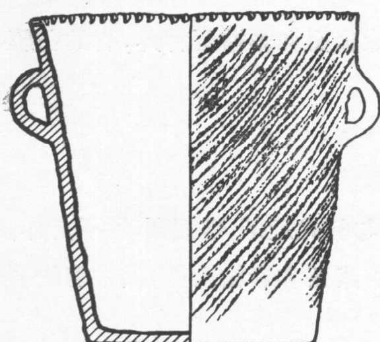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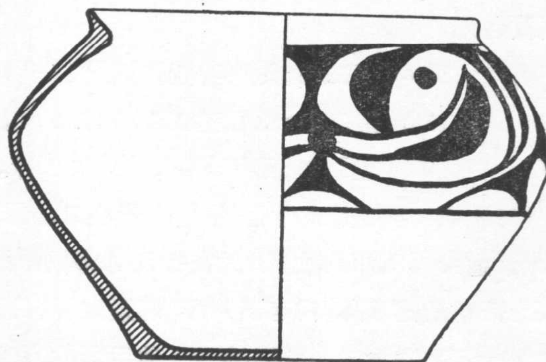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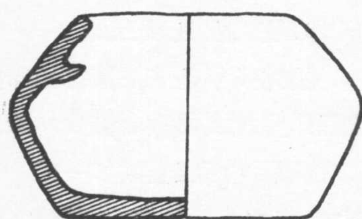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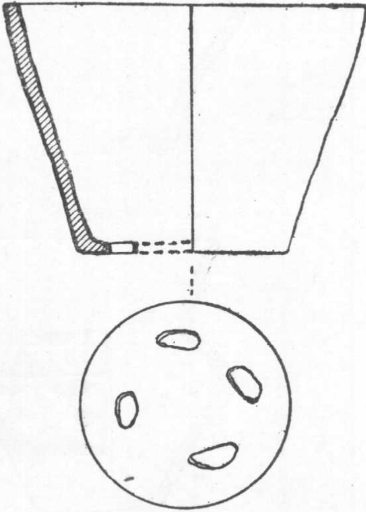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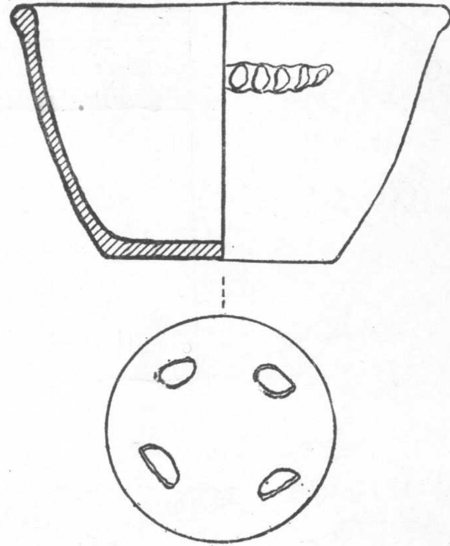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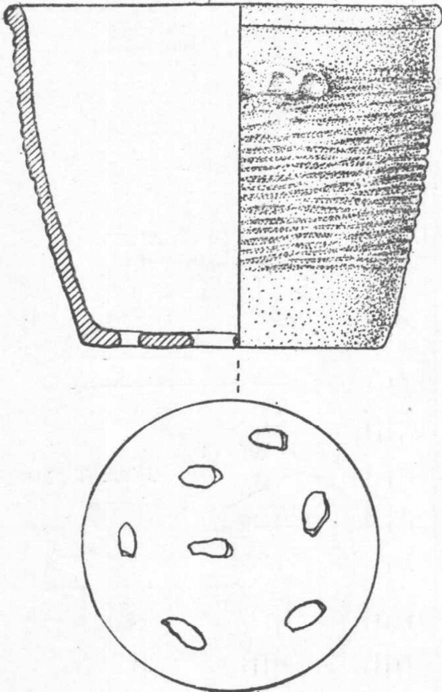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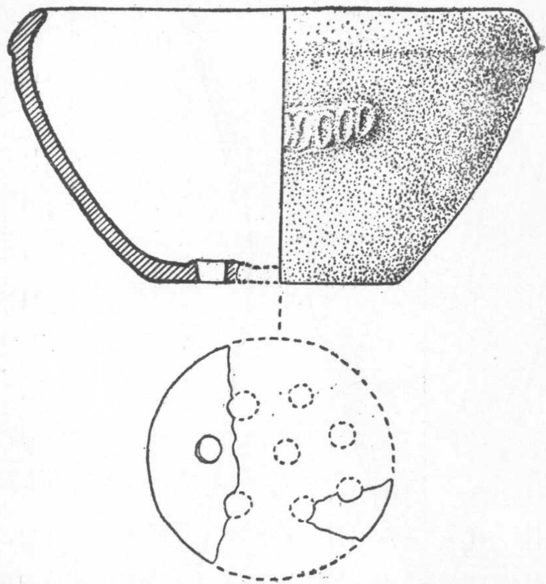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杯、盂、罐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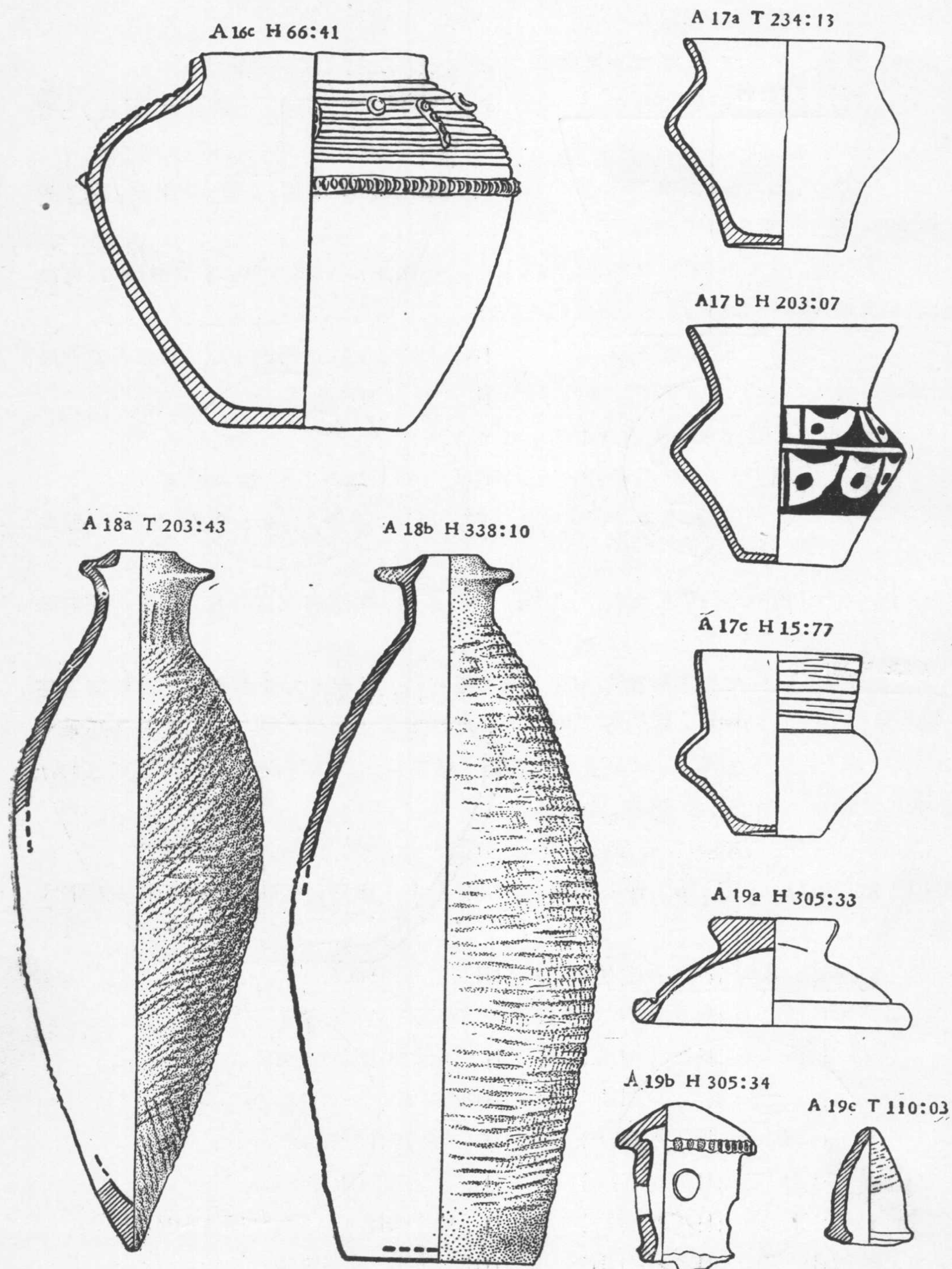








图二三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甑 (1/4)



图二四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罐、瓶、器盖(1/4)

A 18 a(图二四;图版叁貳,8、9) 共5件。尖底。

A 18 b(图二四;图版叁叁,1、2) 共5件。平底。

(19) 器盖 多为破片,能复原者极少,有的仅殘存鈕部。可分四式:

A 19 a(图二四;图版叁叁,3) 仅1件。盖背隆起如球面,口沿外捲,竪鈕,上寬下窄。

A 19 b(图二四;图版叁叁,4) 仅1件。殘存鈕部,圜頂,长頸,頸部穿四孔,圓形,相对称,頂边有整齐的压印紋。

A 19 c(图二四;图版叁叁,5) 仅1件。殘存鈕部,尖頂,下端断口有磨痕,可能此鈕断后复經加磨作为别的用途,頂部印有綫紋。

A 19 d(图二五;图版叁叁,6) 仅1件。大口,上端收縮成小孔,两旁各有一段附加堆紋。此件器盖若将其倒置过来,即成为漏斗,可能兼作两用。

(20) 器座 可能用来放置圜底器物。可分三式:

A 20 a(图二五;图版叁叁,7) 仅1件。口部两端皆平沿,腰部微束。

A 20 b(图二五;图版叁肆,1) 仅1件。侈口,束腰,口部一端較小,另一段略大。

A 20 c(图二五;图版叁肆,2) 共2件。斂口,腹壁向下往外张,无底。腹部飾有綫紋,穿四孔,椭圓形,斜行,相对称。

B. 泥質灰陶系 陶土未經精細淘洗,未加羼和料,外表多为素面磨光,加紋飾者甚少;有籃紋、划紋、附加堆紋、鏤孔等几种。附加堆紋皆見于盆腹的两旁,除装飾外还兼作器耳,划紋見于长頸罐的頸部,籃紋見于敞口碗,鏤孔見于器盖的鈕上。色泽有灰色和灰褐色两种。器形有盘、碗、罐、器盖、器座等。

(1) 盘(B 1;图二五;图版叁肆,3) 仅1件。大口,浅腹,平底。

(2) 敞口碗(B 2;图二五;图版叁肆,4) 仅1件。敞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

(3) 曲腹碗 大口,腹壁曲向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两式:

B 3 a(图二五;图版叁肆,5) 共6件,腹壁曲度不显著。

B 3 b(图二五;图版叁肆,6) 仅1件。腹壁成反弧形收縮。

(4) 浅腹盆 大口折沿,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三式:

B 4 a(图二五;图版叁肆,7) 共14件。腹壁略成弧形收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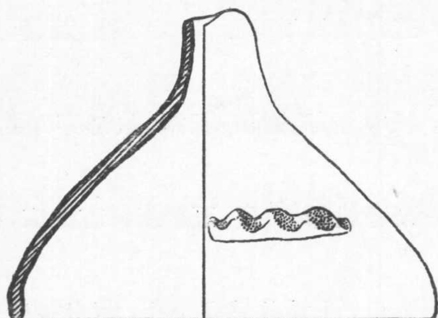
B 4 b(图二五;图版叁伍,1) 仅1件。腹壁折向往里收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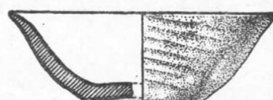
B 4 c(图二六;图版叁伍,2)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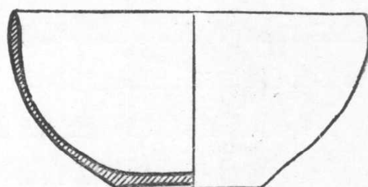
(5) 斂口盆 斂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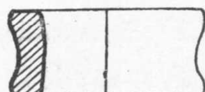
B 5 a(图二六;图版叁伍,3) 共2件。口部成弧形往里收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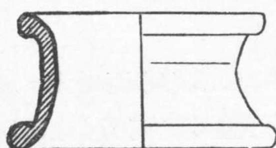
B 5 b(图二六;图版叁伍,4) 仅1件。口部略往里收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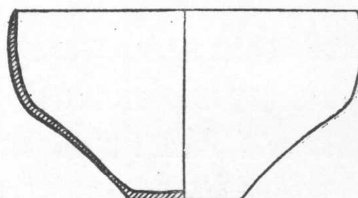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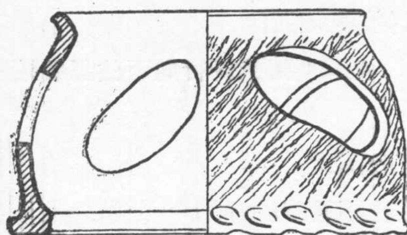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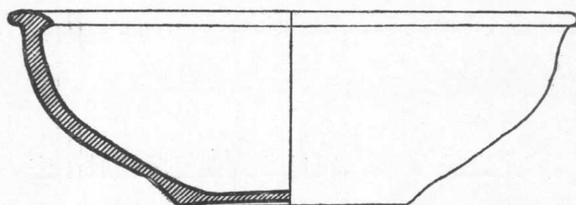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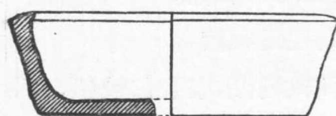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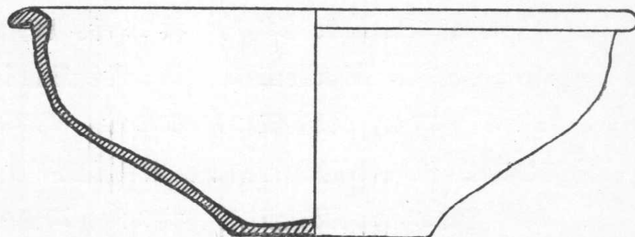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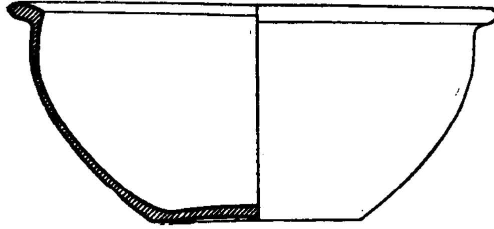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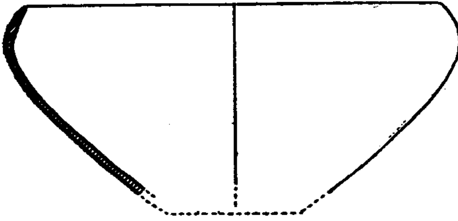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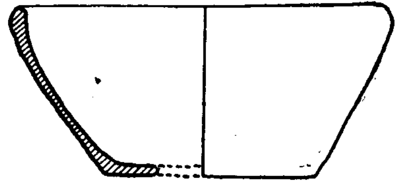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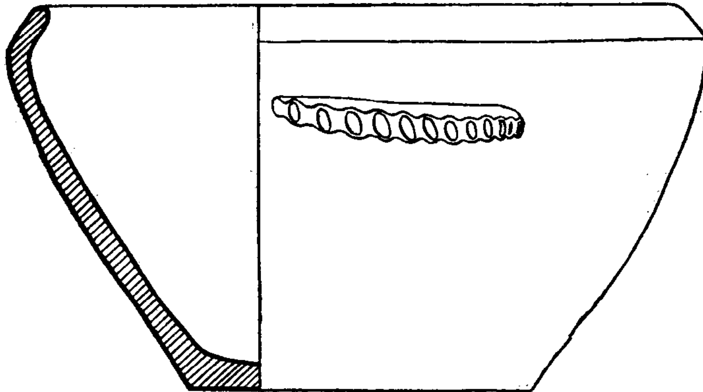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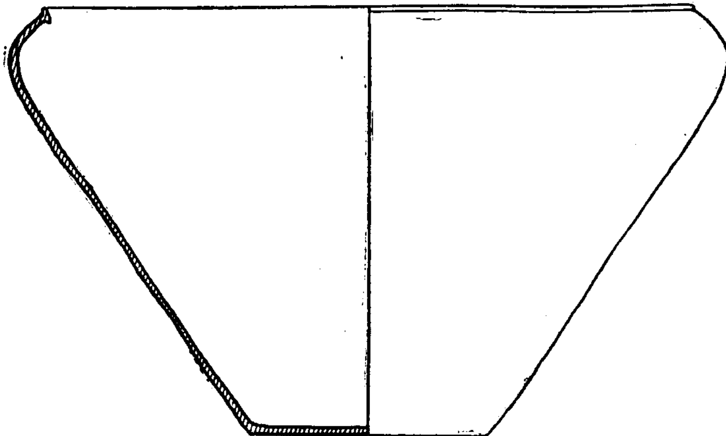
图二五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器盖、器座，泥質灰陶盘、碗、盆（1/4）











图二六　庙底沟仰韶文化泥质灰陶盆(B5d 1/8，余皆 1/4)

B 5 c（图二六；图版叁伍，5） 共 6 件。口部折成稜角往里收歛，腹部两旁各有一段附加堆紋。

B 5 d（图二六；图版叁陆，1） 共 2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器体特大，高 49，口径 70，底径 25，厚 1.2 厘米。

（6）歛口罐 歛口，鼓腹，平底。可分三式：

B 6 a（图二七；图版叁陆，2） 仅 1 件。口沿不向外捲。

B 6 b（图二七；图版叁陆，3） 仅 1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沿略向外捲，腹部更鼓。

B 6 c（图二七；图版叁陆，4） 仅 1 件。器形与 B 6 a 式近似，唯口沿略向外捲。

（7）长頸罐（B 7；图二八；图版叁柒，1） 仅发現殘口片 1 件。器形与 A 17 c 式近似，頸部有划紋。

（8）器盖 多为殘缺的鈕部，能复原者甚少。可分四式：

B 8 a（图二八；图版叁柒，2） 共 4 件。殘存鈕部，圜頂，短頸，頂边有整齐的压印紋一周。

B 8 b（图二八；图版叁柒，3） 共 2 件。殘存鈕部，圜頂，长頸。

B 8 c（图二八；图版叁柒，4） 共 5 件。殘存鈕部，頂如圓錐状，上有整齐的鏤孔，下端有压印紋一周。

B 8 d（图二八；图版叁柒，5） 共 5 件。盖作复碗形，鈕頂透空，鈕盖相接处有显著的接合痕迹。

（9）器座（B9；图二八；图版叁柒，6） 共 3 件。圓形束腰，如两个半圓錐对合状，口部上端較小，下端略大。

C. 細泥黑陶系 在仰韶文化中发現較少。表里黑色，胎呈灰色或紅褐色。器形經复原者仅有圜底罐一种。另外还发現一件殘口片，上有浮雕壁虎一只，生动逼眞，唯前半身已殘（图版叁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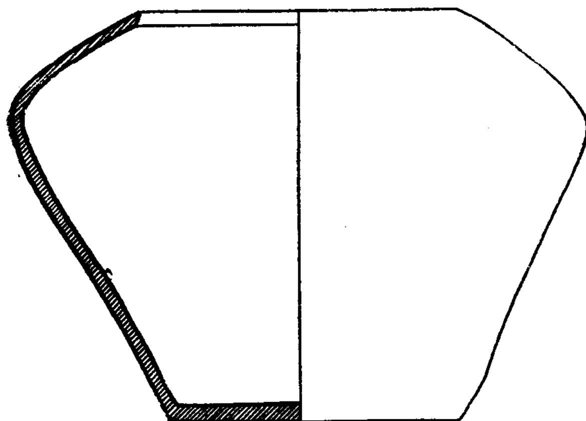
（1）圜底罐（C1；图二八；图版叁柒，7） 仅 1 件。直口，圓肩，鼓腹，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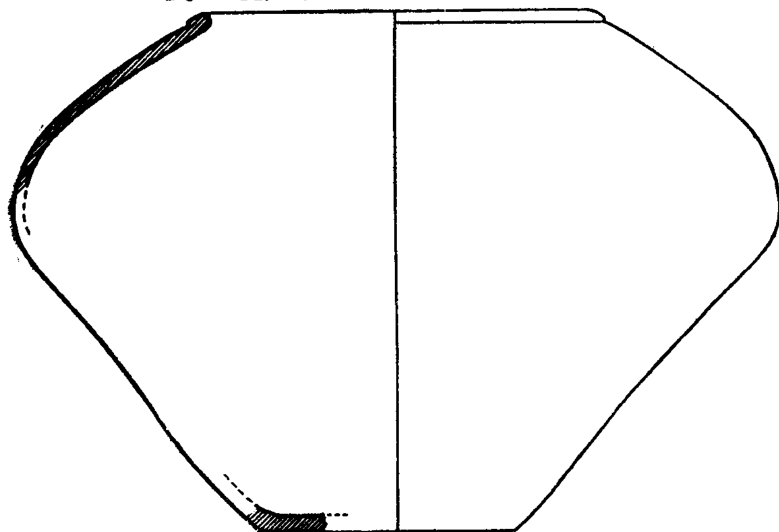
D. 夹砂粗紅陶系 陶質粗糙，含有大量細砂。紋飾以綫紋为主，皆斜行，多見于罐、釜；素面者次之，多属盆类；划紋、弦紋、附加堆紋所占的比例較少，其中划紋、附加堆紋常与綫紋相配合，弦紋仅見于个別的罐、鼎和釜上。在夹砂粗紅陶中还发現有一件外加深紅色陶衣的圜底罐，实为过去所罕見的标本。此外，也发現有两片浮雕壁虎的殘口片；一只較完整，一只尾部已殘（图版叁捌，2、3）。器形有杯、盘、碗、盆、罐、盂、鼎、釜、灶、器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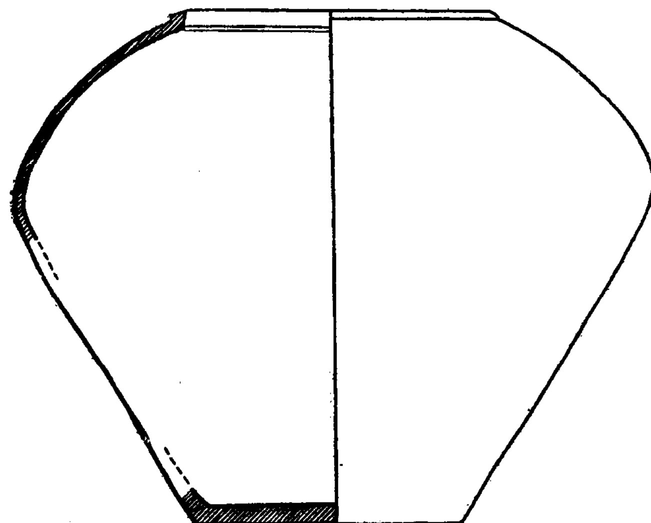
（1）圜底罐（D1；图二八；图版叁柒，8） 仅 1 件。口部已殘，深腹，圜底。外加深紅色陶衣。打磨甚光滑。

（2）釜 小口，平肩或斜肩，圜底。可分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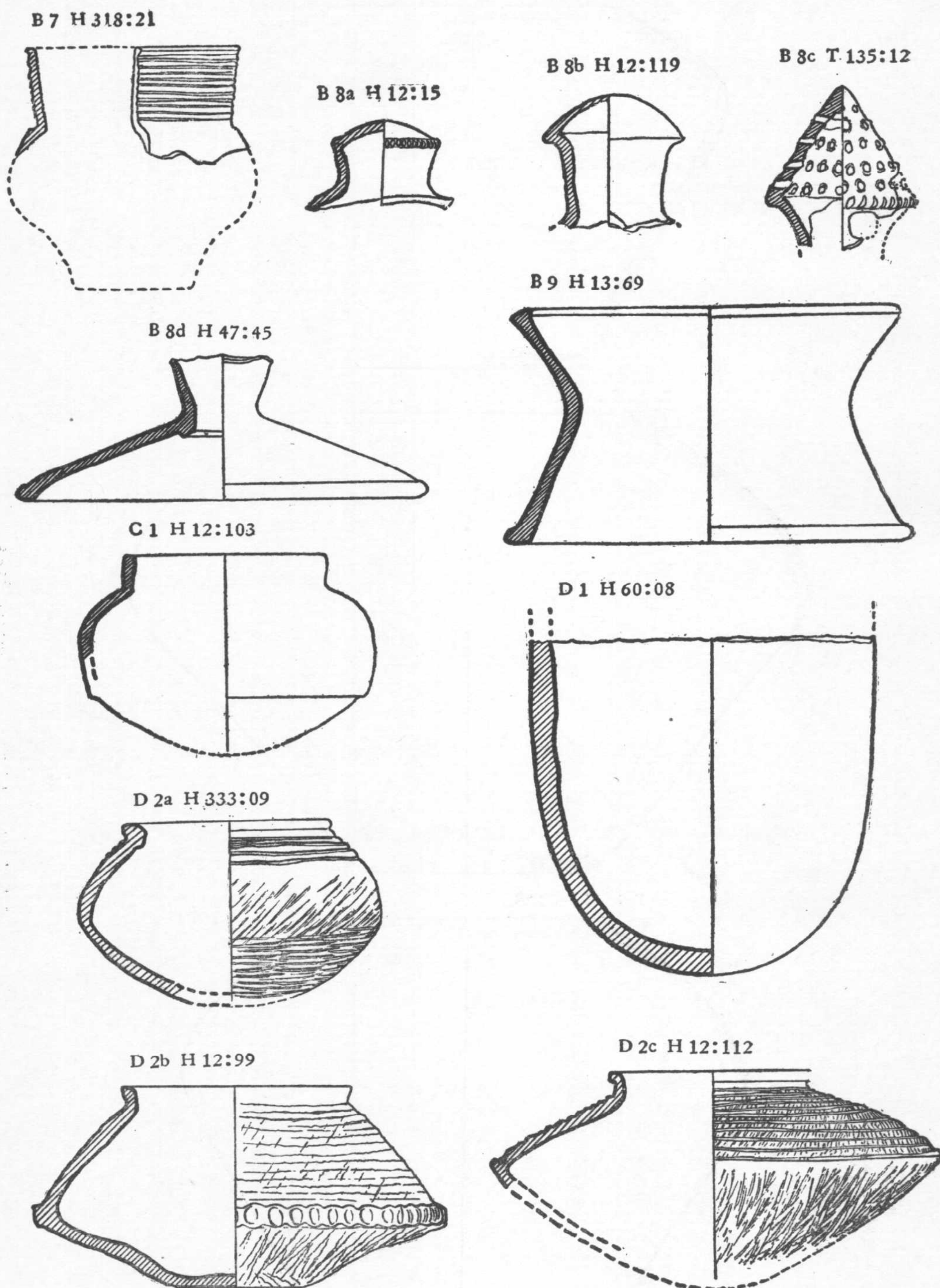
D 2 a（图二八；图版叁柒，9） 仅 1 件。斜肩，鼓腹。







图二七　庙底溝仰韶文化泥質灰陶盆、罐（1/4）



图二八　庙底沟仰韶文化泥质灰陶罐、器盖，細泥黑陶罐，夹砂粗紅陶罐、釜（1/4）

D2b（图二八；图版叁玖，1）　仅1件。斜肩，原为圜底，陶坯制成后复經压成小平底。

D2c（图二八；图版叁玖，2）　共4件。肩部斜度較前式小。

D2d（图二九；图版叁玖，3）　仅1件。平肩。

（3）鼎（D3；图二九；图版叁玖，4）　仅1件。系遺址附近采集，由D2c式釜附加三个扁足而成，足下端已殘。

（4）灶（D4；图二九；图版叁玖，5、6）　仅1件。器身如匜形，前有火門，下有三个矮足，另外在器內壁近口沿处尙有三个凸瘤。陶釜可置于上面使用。

（5）盘（D5；图二九；图版叁玖，7）　仅1件。大口，浅腹直壁，平底。

（6）斂口碗　斂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四式：

D6a（图二九；图版肆拾，1）　仅1件。浅腹。

D6b（图二九；图版肆拾，2）　共2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深。

D6c（图二九；图版肆拾，3）　共4件。腹壁略往里收縮，底部較大，約占口径的五分之三。

D6d（图二九；图版肆拾，4）　共2件。口微斂，腹壁收縮較甚，底部仅有口径的二分之一左右。

（7）浅腹盆　大口，浅腹，平底。可分三式：

D7a（图二九；图版肆拾，5）　共2件。口沿外折，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

D7b（图二九；图版肆拾，6）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的收縮程度較小。

D7c（图二九；图版肆拾，7）　仅1件。口沿外捲，腹壁略成弧形收縮。

（8）深腹盆　大口，深腹，平底。可分两式：

D8a（图三〇；图版肆拾，8）　仅1件。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

D8b（图三〇；图版肆壹，1）　共2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微鼓。

（9）杯　皆为小杯，絕大多数飾有綫紋，素面者甚少，出土数量較其他复原的陶器都多，其中有的还是完整的。可分四式：

D9a（图三〇；图版肆壹，2）　仅1件。大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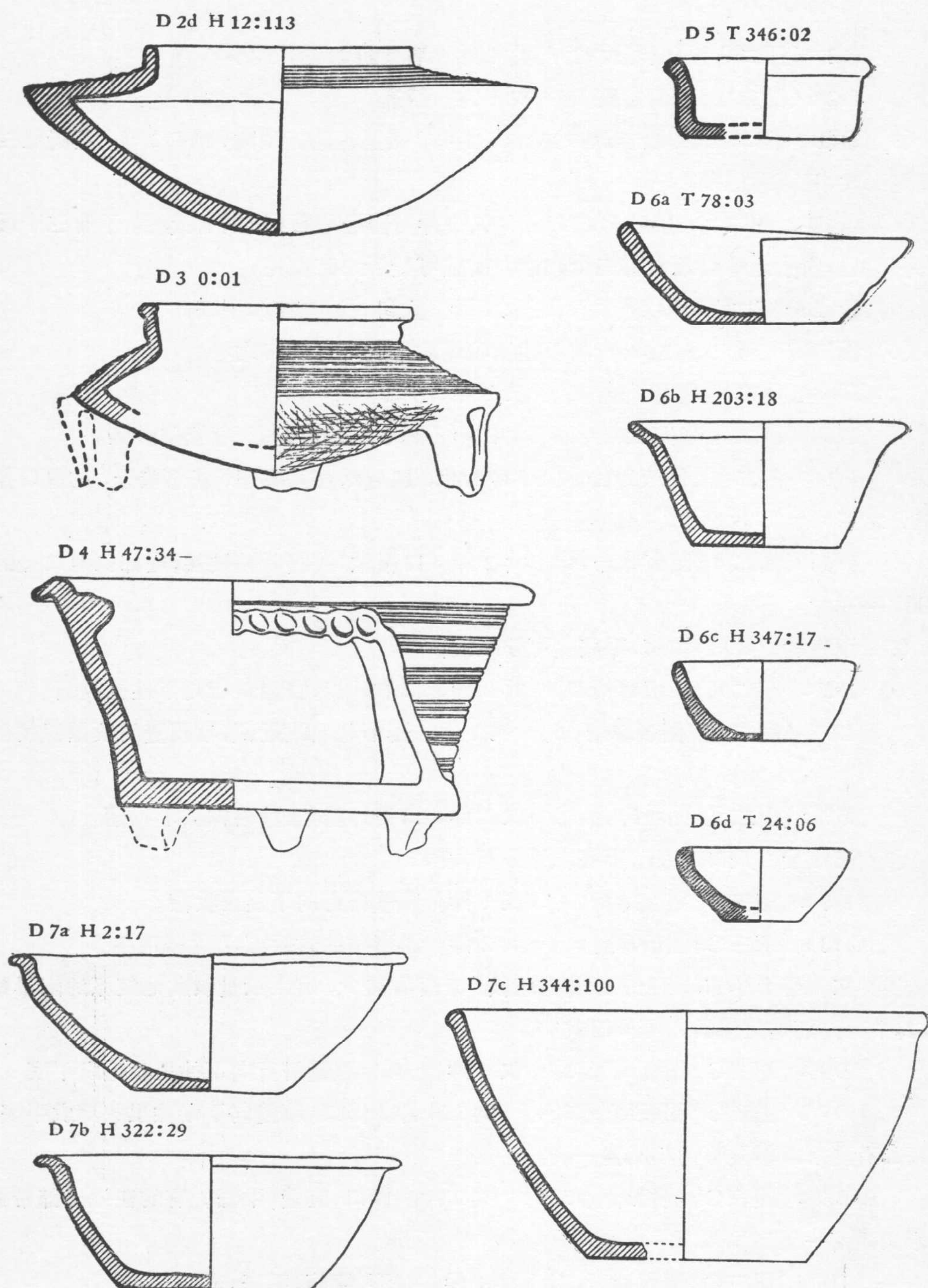
D9b（图三〇；图版肆壹，3、4）　共124件。侈口，腹壁向下略往里收縮成平底，近底部有圓形或橢圓形的小凹窝一周。

D9c（图三〇；图版肆壹，5、6）　共2件。侈口，直壁，平底。有的在近底部带橢圓形深凹窝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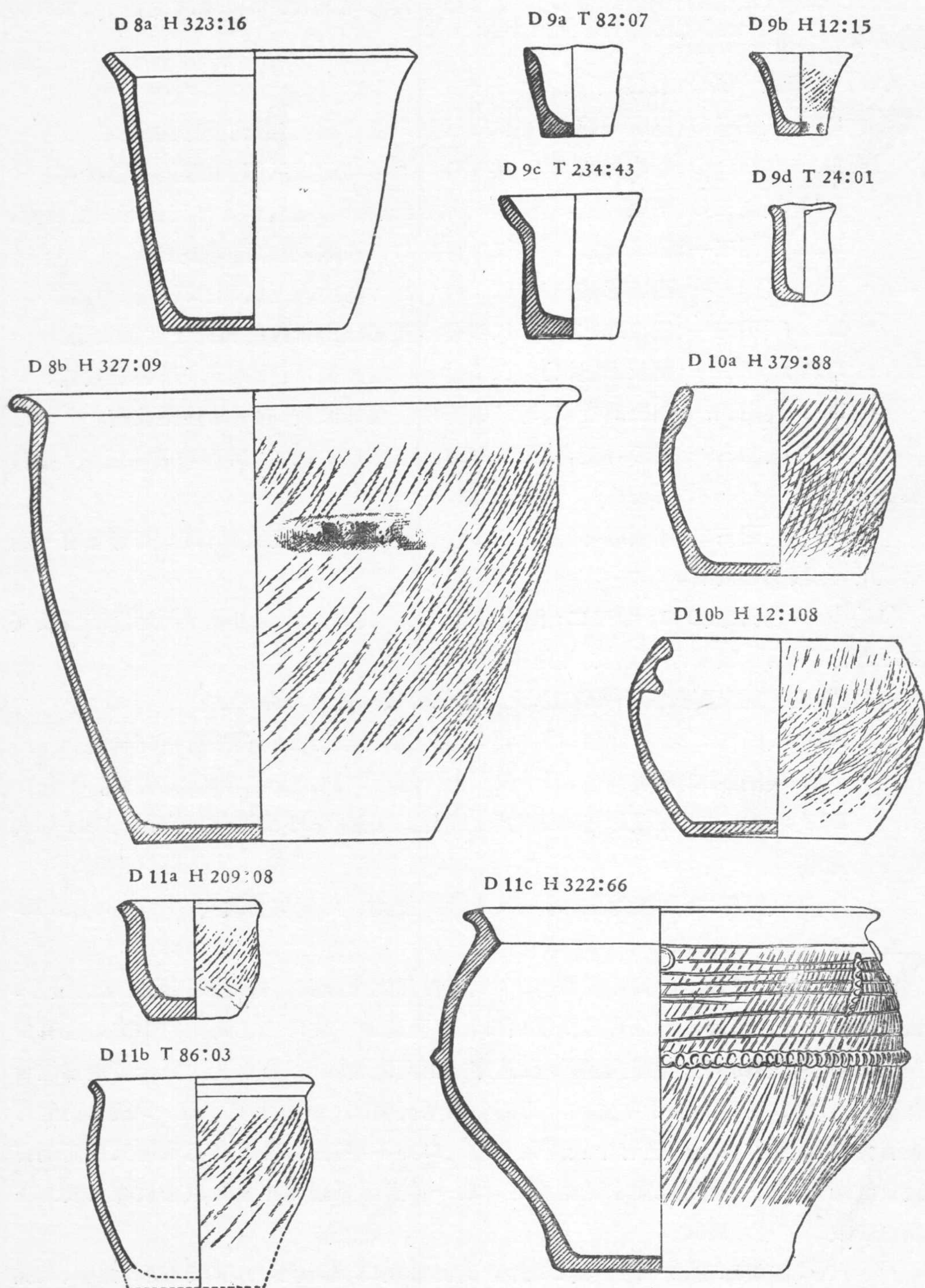
D9d（图三〇；图版肆壹，7）　共4件。筒形，深腹，平底。

（10）盂　斂口，鼓腹，平底。可分两式：

D10a（图三〇；图版肆壹，8）　仅1件。腹部微鼓。



图二九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釜、鼎、灶、盘、碗、盆 (1/4)



图三〇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盆、杯、盂（1/4）

D10 b（图三〇；图版肆壹，9）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更鼓，器內壁两旁各有一个横置的短耳。

（11）斂口罐 斂口，鼓腹，平底。可分十式：

D11 a（图三〇；图版肆貳，1） 仅1件。口微收斂，腹壁向下略往里收縮。

D11 b（图三〇；图版肆貳，2） 共4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收縮較甚。

D11 c（图三〇；图版肆貳，3） 共5件。腹部略向外鼓，然后作反弧形向里收縮。

D11 d（图三一；图版肆貳，4） 仅1件。口部較斂，腹部显著鼓出。

D11 e（图三一；图版肆貳，5）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沿不向外侈。

D11 f（图三一；图版肆貳，6） 仅1件。腹部凸出折成稜角向下往里收縮。

D11 g（图三一；图版肆叁，1） 仅1件。口略內斂，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

D11 h（图三一；图版肆叁，2、3） 共5件。腹部微鼓，向下略往里收縮。

D11 j（图三一；图版肆叁，4；图版肆肆，1、2） 共4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鼓。

D11 k（图三二；图版肆肆，3）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部两旁各有一附加堆紋的耳，腹部也較深。

（12）小口鏤孔罐（D12；图三二；图版肆肆，4） 共3件。口小底大，如圜形袋狀灰坑。近底部穿三孔，腹部印有籃紋，用途不詳。

（13）器盖 絕大多数系小陶杯盖，大器盖仅占极少数。可分四式：

D13 a（图三二；图版肆伍，1） 共2件。盖背隆起如球面，上有一环状鈕。

D13 b（图三二；图版肆伍，2）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盖背較高。

D13 c（图三二；图版肆伍，3） 共114件。短鈕，系小陶杯盖，可置于D9a-d式小陶杯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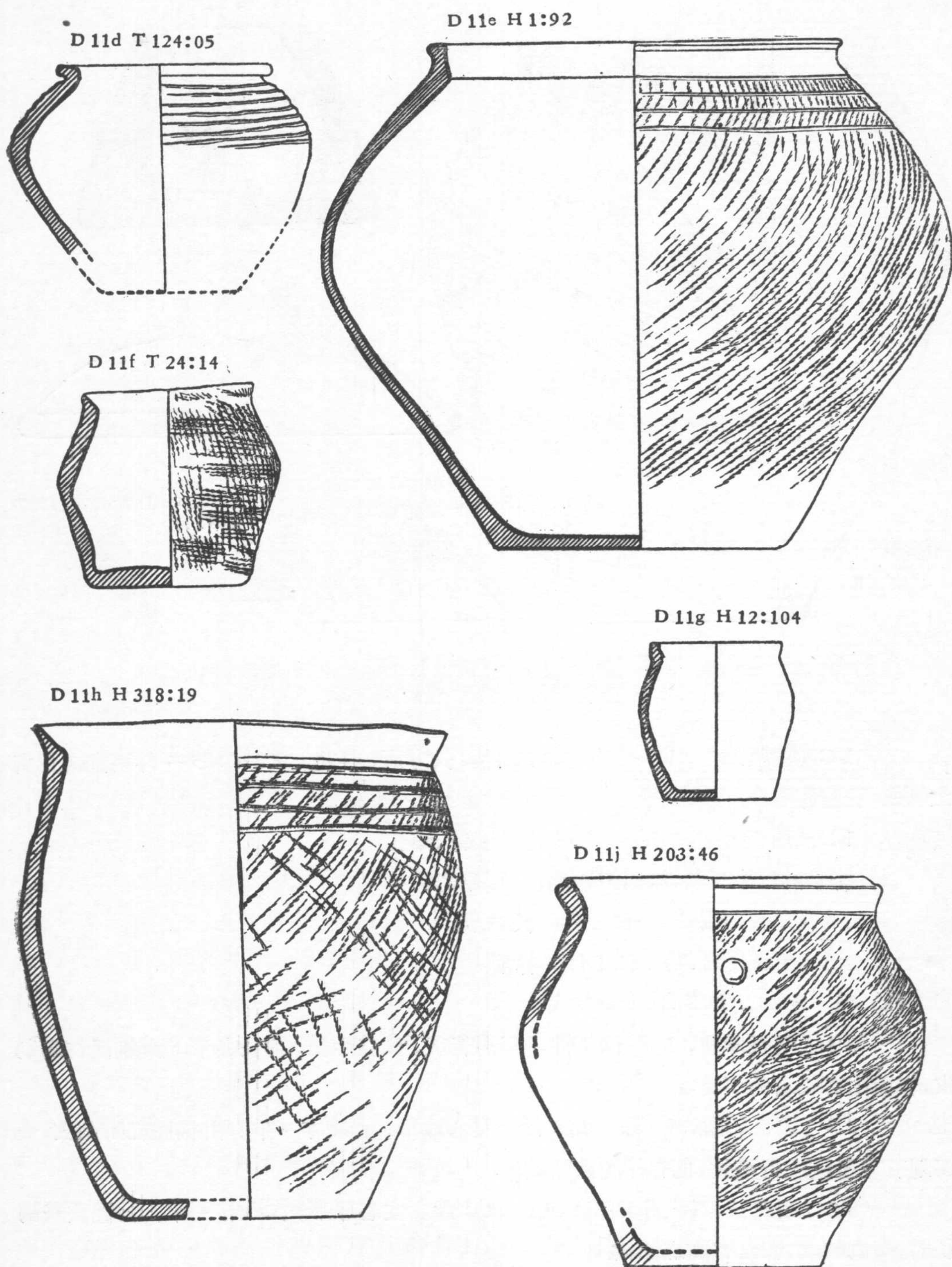
D13 d（图三二；图版肆伍，4） 共2件。长鈕。用途与前式同。

2. 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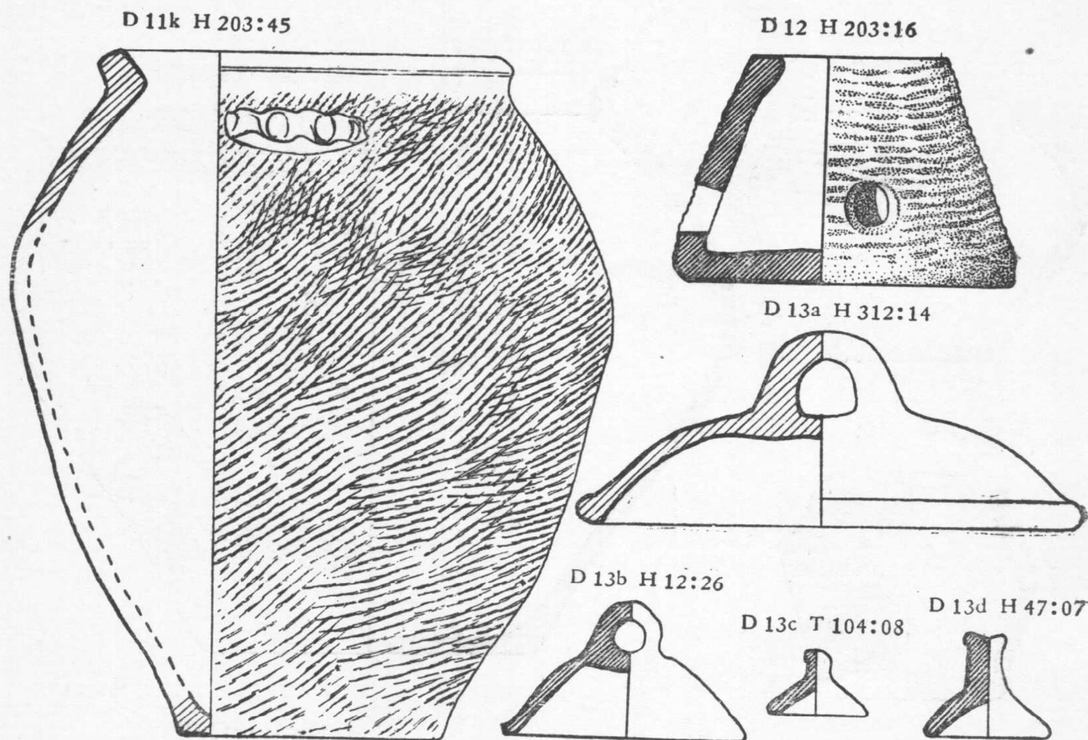
（1）刀 絕大多数系由陶片改制，仅个别直接用陶土制成。陶質以細泥紅陶为最多，泥質灰陶較少見。形制基本上有两側带缺口和穿孔两种。缺口多在两側的中部，也有少数在上部的。孔多由两面对穿，也有少数直穿或由两面挖成的，皆单孔。絕大多数都位于近背部的中間，仅有个别位于中央的。刃部多由两面磨成，单面者較少見，少数陶刀的刃部也有打制未磨的。此外，还有个别两側不带缺口亦不穿孔的，也有穿孔未透又在两側打成缺口的陶刀。前一种可能尙未完全制好，后一种当为原想用穿孔而后来放弃又改为在两側打成缺口。可分四式：

1 A（图版肆伍，5—8） 共28件。两側带缺口，形状不一，有长方形、梯形、反梯形、带肩形等几种。

1 B（图版肆伍，9、10） 共7件。无缺口及穿孔，有楕圓形与长方形两种。



图三一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罐（1/4）



图三二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罐、器盖(1/4)

1C(图版肆伍,11—14) 共52件。长方形,穿孔。T 237:15一件系直接用陶土制成,孔直穿。

1D(图版肆陆,1、2) 共13件。圓背,穿孔。

(2)锛 由陶片改制,单面刃,穿孔。可分两式:

2A(图版肆陆,3) 仅1件。长方形。

2B(图版肆陆,4) 仅1件。梯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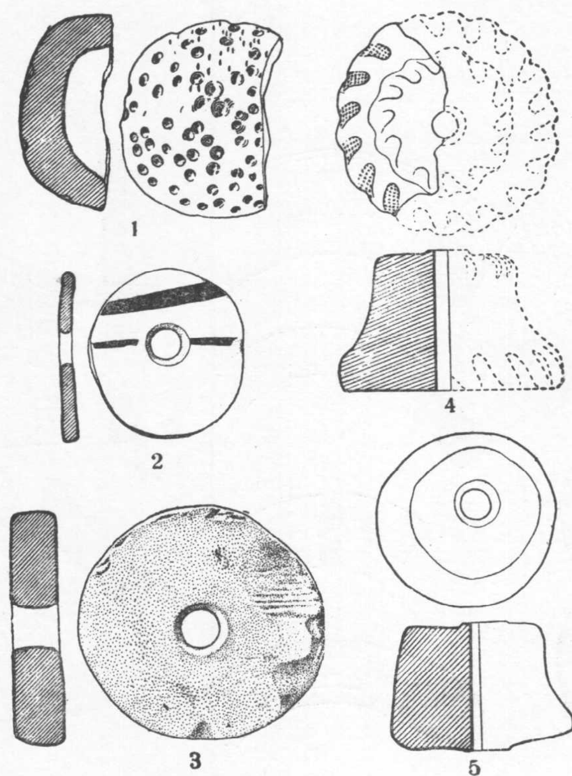
(3)甄 形制互有不同,可分三式:

3A(图版肆陆,5) 仅1件。两端皆殘,仅存中部,作长条形。由細泥紅陶制成,表面附有細密的刺孔。

3B(图版肆陆,6—8) 共8件。实心球形,皆殘存一半。由細泥紅陶制成,表面划有方格紋或指甲紋,也有作圓点凹紋的。

3C(图三三,1;图版肆陆,9) 仅1件。空心球形,仅殘存一半。由泥質灰陶制成,陶質較硬,表面有圓点凹紋。

以上各器的共同特点都是糙面,3A式常見于陝西境內的仰韶文化遺址中,曾被推测为搓洗手用具,也可作为刮治皮革的用具[9]。3B、C两式可能也具有同样的用途,过去



图三三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工具（1/2）
1. 3C 瓾(T204:23)　2. 4A 紡輪（T74:04）　3. 4B 紡輪（T243:03）　4、5. 4C 紡輪（H219:12,H319:19）

曾被推测为玩具，但在仰韶文化遺址中較为常見，当是一种日常用具，玩具的說法是难以解释的。

（4）紡輪　有两种：一种系由陶片改制；另一种則直接用陶土制成。可分三式：

4 A（图三三，2；图版肆陆，10、11）　共 68 件。由陶片改制，孔系两面对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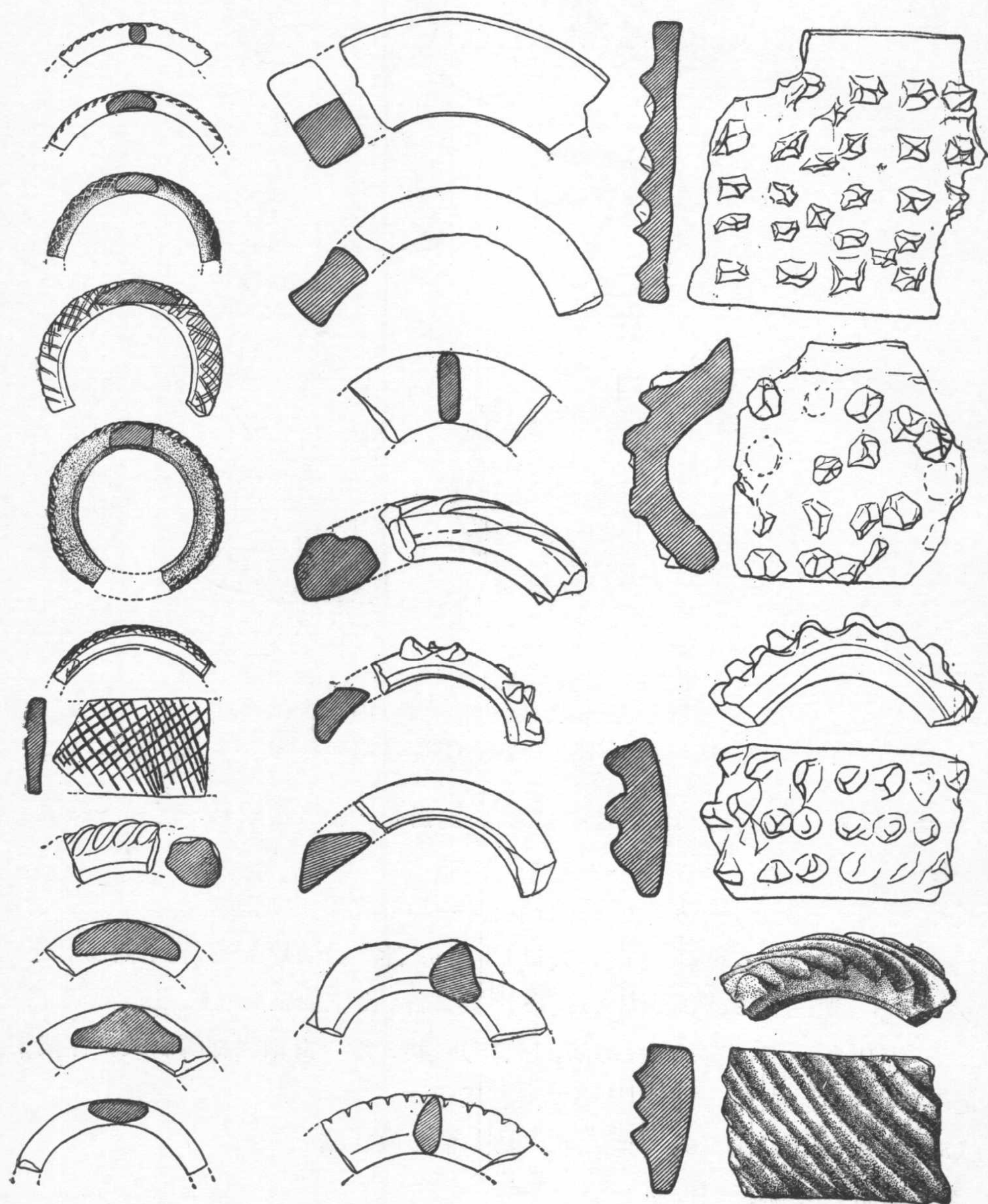
4 B（图三三，3；图版肆陆，12、13）　共15件。由細泥紅陶制成，孔直穿，边沿平整。

4 C（图三三，4、5；图版肆陆，14、15）　共 2 件。由細泥紅陶制成，作截尖圓錐形，但不甚整齐，孔直穿。素面或上下边沿有压印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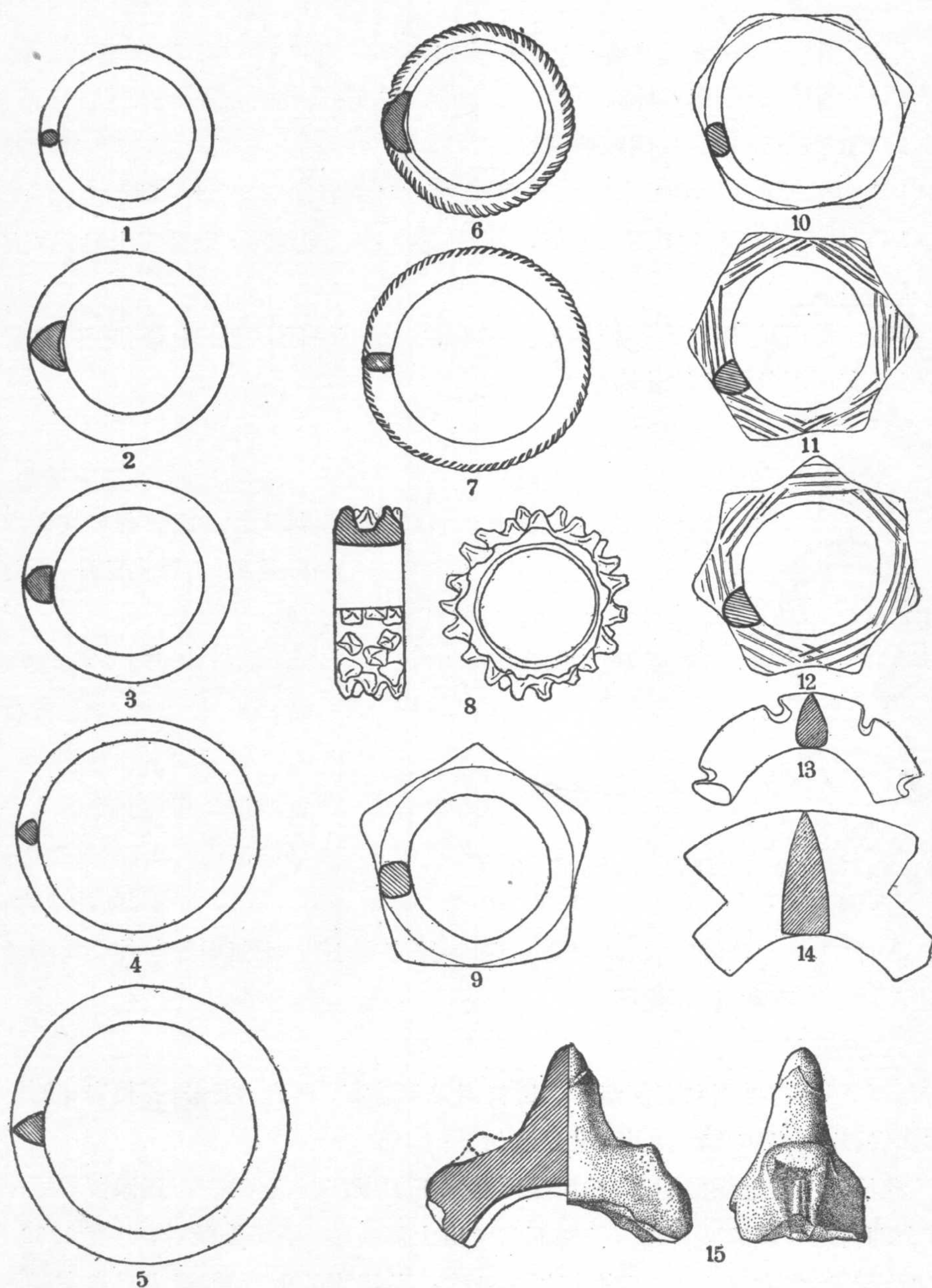
（5）弹丸（图版肆陆，16）　共 9 件。球形，制造較粗糙。

3. 裝飾品　仅陶环一种。

（1）环　以灰陶占最大多数，紅陶較少見，陶質都很細膩。器形完整者不多，有圓形、五角形、六角形、七角形、齿輪形等几种。剖面多呈圓形或椭圓形，也有少数呈三角形、半月形、长方形的。紋飾除素面磨光者外，有划紋、斜行方格紋、辮形紋以及乳丁紋等几种（图三四）。其中以素面与划紋占最大多数，余者皆不多見。此外，还有个别用紅黑两种顏色彩繪的。可分七式：



图三四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环剖面图（1/2）



图三五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环（1/2）

1—7. 1A环(H13:10, H59:07, H387:07, H323:48, H32:12, T207:56, T122A:05)　8. 1B环(H5:08)　9. 1C环(H47:11)　10、11. 1D环(H302:16, T122A:53)　12. 1E环(T81:04)　13、14. 1F环(H15:79, H43:28)　15. 1G环(H11:95)

1A（图三五，1—7；图版肆陆，17、18） 共33件。圆形，有素面、划紋、斜行方格紋、辦形紋等四种。

1B（图三五，8；图版肆陆，19；图版肆柒，5、7） 仅1件。圆形，周壁乳丁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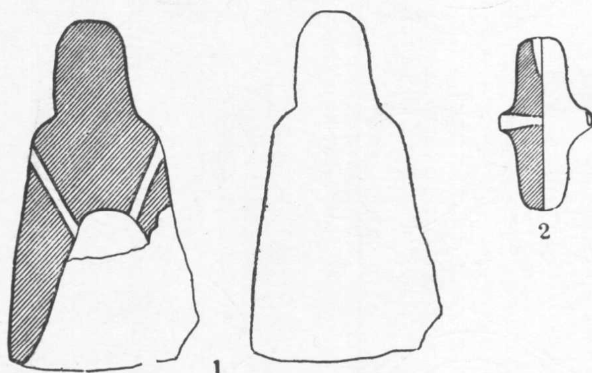
1C（图三五，9；图版肆陆，20） 共2件。五角形，仅有素面一种。

1D（图三五，10、11；图版肆陆，21、22） 共9件。六角形，有素面和划紋两种。

1E（图三五，12；图版肆柒，1） 共6件。七角形，仅有划紋一种。

1F（图三五，13、14；图版肆柒，2、3） 共8件。齿輪形，完整者未見，仅有素面一种。

1G（图三五，15；图版肆柒，4） 仅1件。殘存一段，边上中間有一尖錐状的凸起物，两旁各有用泥条圈成的裝飾。



图三六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玩具（1/2）
1. 鉀（H387:09） 2. 墜形器（HG201:09）

4. 其他

（1）鳥头（图版肆柒，6） 仅1件。由細泥紅陶制成。两眼甚大，上嘴尖已殘，頸部有弦紋。

（2）鉀（图三六，1；图版肆柒，8） 仅1件。由細泥紅陶制成。器壁向下往外张，中空，上部有柄，肩部两旁各有一小孔通向壁內。素面，外表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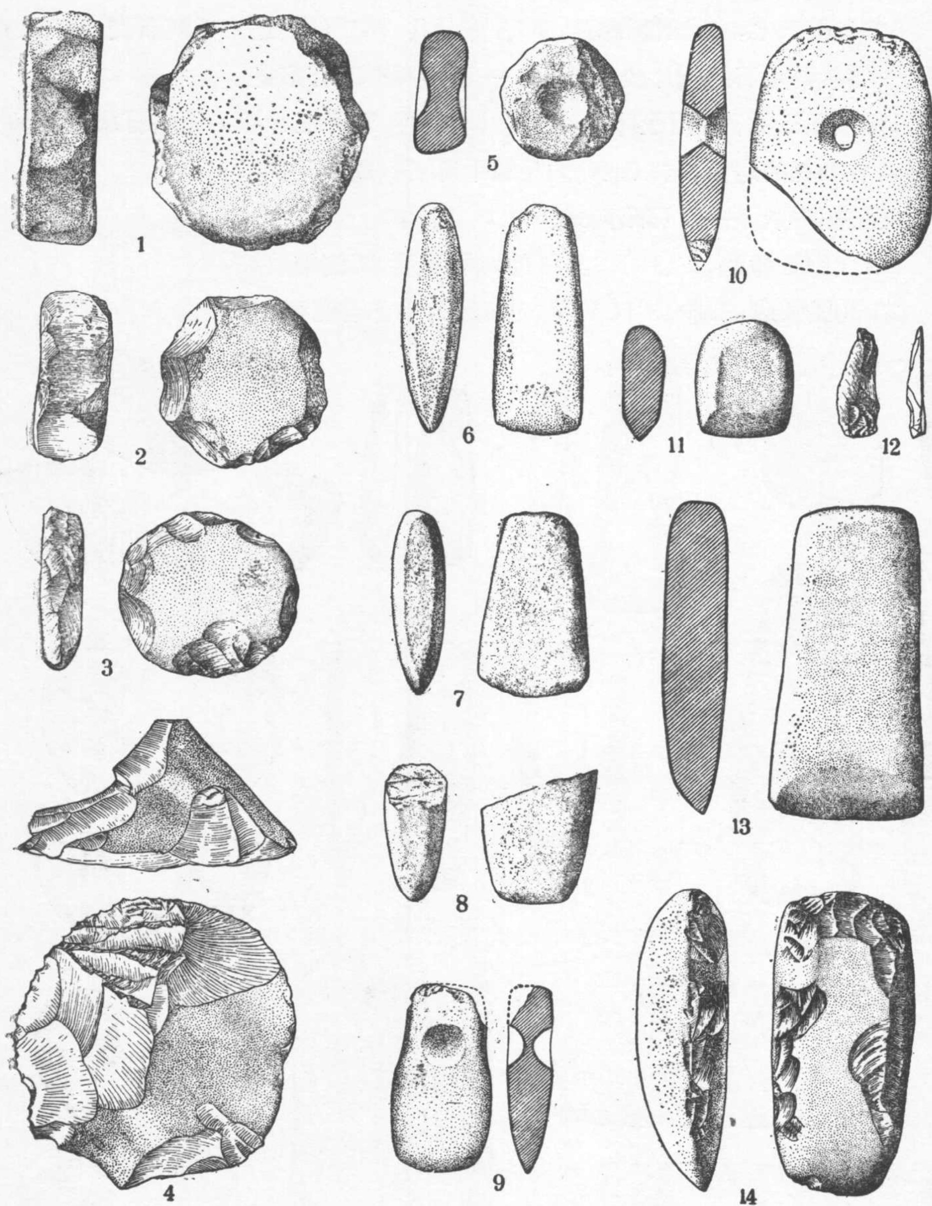
（3）墜形器（图三六，2；图版肆柒，9） 仅1件。如圓柱状，两端皆圓头，一端穿有小孔，中部周壁向外凸出两旁亦各穿有一小孔，对称，不相通，用途不詳。

（二）石器

1. 工具 制法有打制和磨制两种。質料系采用燧石、砂岩、板岩、石英岩、閃长岩、輝綠岩、玄武岩、片麻岩等几种。現按类分述如下：

（1）盘状器 圓形或橢圓形，多利用天然砾石加以打制，有的一面还保留着原来的岩面，也有个别利用石鏟的殘片加以改制而成。出土甚多，据不完全統計，共有2230多个。就灰坑的情況說，少者仅1个，多者竟达到74个。从出土的数量看，当为日常主要工具之一，但用途不詳，可能是作为敲砸器用，有鋒刃者可兼作刮削器用。按制法的不同，可分四式：

1A（图三七，1；图版肆柒，10、11） 共1496件。由一面垂直打下，边沿較平整而无鋒刃。H363:05一件系利用石鏟殘片改制，边沿一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石鏟的刃部。也有一件两面中央各有一个圓形凹坑，可能是准备改制石錘，鉆孔未透而中止（图三七，5；



图三七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器

1、5. 1A 盘状器(H11:25, T92:10) 2. 1B 盘状器(H11:24) 3.1C 盘状器(T301:15) 4. 1D 盘状器(T323:34) 6. 6A 斧(H302:17) 7. 6B 斧(H322:11) 8. 6C 斧(H344:87) 9. 6D 斧(0:03) 10. 6E 斧(T303:03) 11. 6F 斧(H48:65) 12. 小石片(H344:63) 13. 7A 磷(H12:64) 14. 7B 磷(H32:19) (1、4、11—14 为 1/2,余皆 1/4)

图版肆柒,16)。

1 B (图三七,2;图版肆柒,12) 共559件。边沿由一面斜行打成鋒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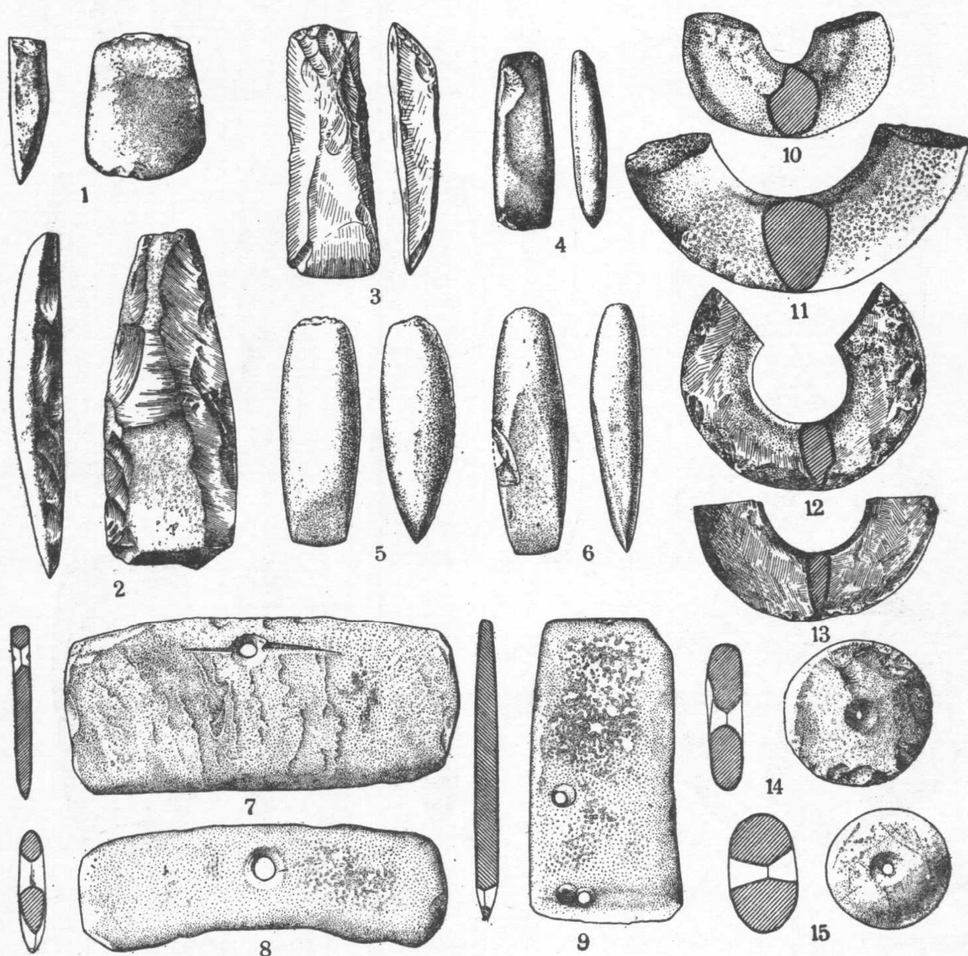
1 C (图三七, 3; 图版肆柒, 13、14) 共 183 件。边沿由两面交互打成 鋒 刃。T344:78 一件系利用石鏟殘片改制,已殘,一面中間有琢打痕迹。

1 D (图三七,4; 图版肆柒, 15) 仅 1 件。利用石片由一面斜打成銳利的鋒刃,部分仍保留着凸起的岩面,与以上各式用扁平砾石打成者不同。

(2) 网墜 形状不一。可分两式:

2 A (图版肆柒,17、18) 共 4 件。椭圓形,两側带缺口。

2 B (图版肆柒,19) 仅 1 件。长条形,中部有凹槽一周。



图三八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器

1. 7 C 碑 (H322:14) 2. 7 D 碑 (H 328:15) 3. 8 A 凿 (H10:43) 4. 8 B 凿 (H358:03) 5、6. 8 C 凿 (T 341:02, H 47:19) 7. 3 C 刀 (H 319:04) 8. 3 D 刀(H 46:94) 9. 3 H刀 (T39:01) 10. 5 A 磓 (H12:118) 11. 5 B 磓 (T325:01) 12. 5 C 磓(H 15:41) 13. 5 D 磓(H 344:47) 14. 紡輪(H 327:11) 15. 珠(T 329:01) (1、10、12—14 为 1/4,余皆 1/2)

（3）刀　有打制及磨制两种，前者比較粗糙，后者多鉆有单孔，仅有个别的标本是双孔的，也有少数先在两面划成一道長槽，然后再行穿孔，可分八式：

3 A（图版肆捌，1—3）　共23件。两側带缺口，一面保留原来的岩面，缺口多在两側的中部，也有个别靠近刃部的。

3 B（图版肆捌，4）　共6件。長方形，两側无缺口。

3 C（图三八，7；图版肆玖，9—11）　共53件。長方形，平刃或略成弧刃。

3 D（图三八，8；图版肆玖，12）　共3件。長方形，凹刃。

3 E（图版肆玖，13）　共4件。近橢圓形，平背，弧刃。

3 F（图版肆玖，14）　仅1件。殘存中部，穿双孔。

3 G（图版肆玖，15、16）　共8件。弧背，平刃。

3 H（图三八，9；图版肆玖，17、18）　共2件。系利用長方形石刀的殘片改制而成，刃在短边。

（4）小石片　（图三七，12；图版肆捌，5）　共2件。由燧石上打下的略呈長三角形石片。打击点、半錐体以及疤痕都比較清楚，但缺少第二步加工的痕迹。两側鋒刃銳利，可能打下石片后卽行使用，因而在两側的鋒刃上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5）錘　圓形，在中央由两面鉆孔。可分四式：

5 A（图三八，10；图版伍壹，1、2）　共5件。利用天然砾石鉆孔而成，皆殘缺一半。

5 B（图三八，11；图版伍壹，3）　共2件。殘存一段，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孔径較大。

5 C（图三八，12；图版伍壹，4）　共5件。皆殘缺一小段，系利用石鏟殘片改制，边沿自两面交互打成鋒刃。

5 D（图三八，13；图版伍壹，5）　共5件。皆殘存一半，磨光甚精細。

（6）斧　两面刃。制法系先将石料打成一定的形状（图版肆捌，6），然后再行磨光。仅有个别的穿孔。在磨制石斧中，有几件是利用天然的扁平小砾石磨成的。可分七式：

6 A（图三七，6；图版肆捌，7）　共4件。長方形，平刃，横剖面略呈長方形。

6 B（图三七，7；图版肆捌，8、9）　共7件。梯形，寬刃，横剖面略呈方形。

6 C（图三七，8；图版肆捌，10）　共4件。皆殘存下半段，窄刃，横剖面略呈橢圓形。

6 D（图三七，9；图版肆捌，11）　仅1件。近長方形，孔未穿透，两面形成圓凹窝，横剖面呈橢圓形。

6 E（图三七，10；图版肆捌，12）　仅1件。略呈長方形，刃部缺一大角，单孔，两面对穿，横剖面呈稜形。

6 F（图三七，11；图版肆捌，13—15）　共8件。　由天然砾石磨制，形状不一，橢

圆形或近椭圆形。其中 H 10:13 一件顶部甚厚,纵剖面呈三角形,余者皆扁平。

6G (图版肆捌,16、17) 共2件。 扁平小斧,单孔或双孔。T 335:01 一件孔未穿透。

(7) 锛 单面刃。可分四式:

7A (图三七,13;图版肆玖,1) 仅1件。长方形,平刃,横剖面呈长方形。

7B (图三七,14;图版肆玖,2) 共2件。近椭圆形,弧刃,横剖面呈椭圆形。

7C (图三八,1;图版肆玖,3) 仅1件。 残存下半段,梯形,宽刃,横剖面呈长方形。

7D (图三八,2;图版肆玖,4) 仅1件。顶部窄小,平刃,仅在一面略为磨光。

(8) 凿 可分三式:

8A (图三八,3;图版肆玖,5) 仅1件。长方形,单面刃,横剖面呈梯形。

8B (图三八,4;图版肆玖,6) 共2件。长方形,单面刃,横剖面呈长方形。

8C (图三八,5、6;图版肆玖,7、8) 共4件。 近长方形,单面刃或两面刃,横剖面呈椭圆形。

(9) 鏟 完整者极少,多为残片。 据不完全統計,灰坑与探方內共出有大小残片約130多件。从完整或已复原的器形看,小者长13.4厘米,大者长在29厘米以上。有的在近背部的中間,一面尙有琢打的痕迹,似为用来装柄的,至于如9c式鏟身上部两側,略加打制,可能是为了縛縄使木柄更加牢固。此外,还发現一件打制的残石鏟,相当粗厚,当为一种未成品(图版伍拾,1),也說明了石鏟的制法,系先将石料打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再进行磨光。可分四式:

9A (图三九,1;图版伍拾,2) 仅1件。 平背,鋒刃由两側向前聚成尖形,背上已残缺一角。

9B (图三九,2;图版伍拾,3)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器身較圓,一面近背部的中間有琢打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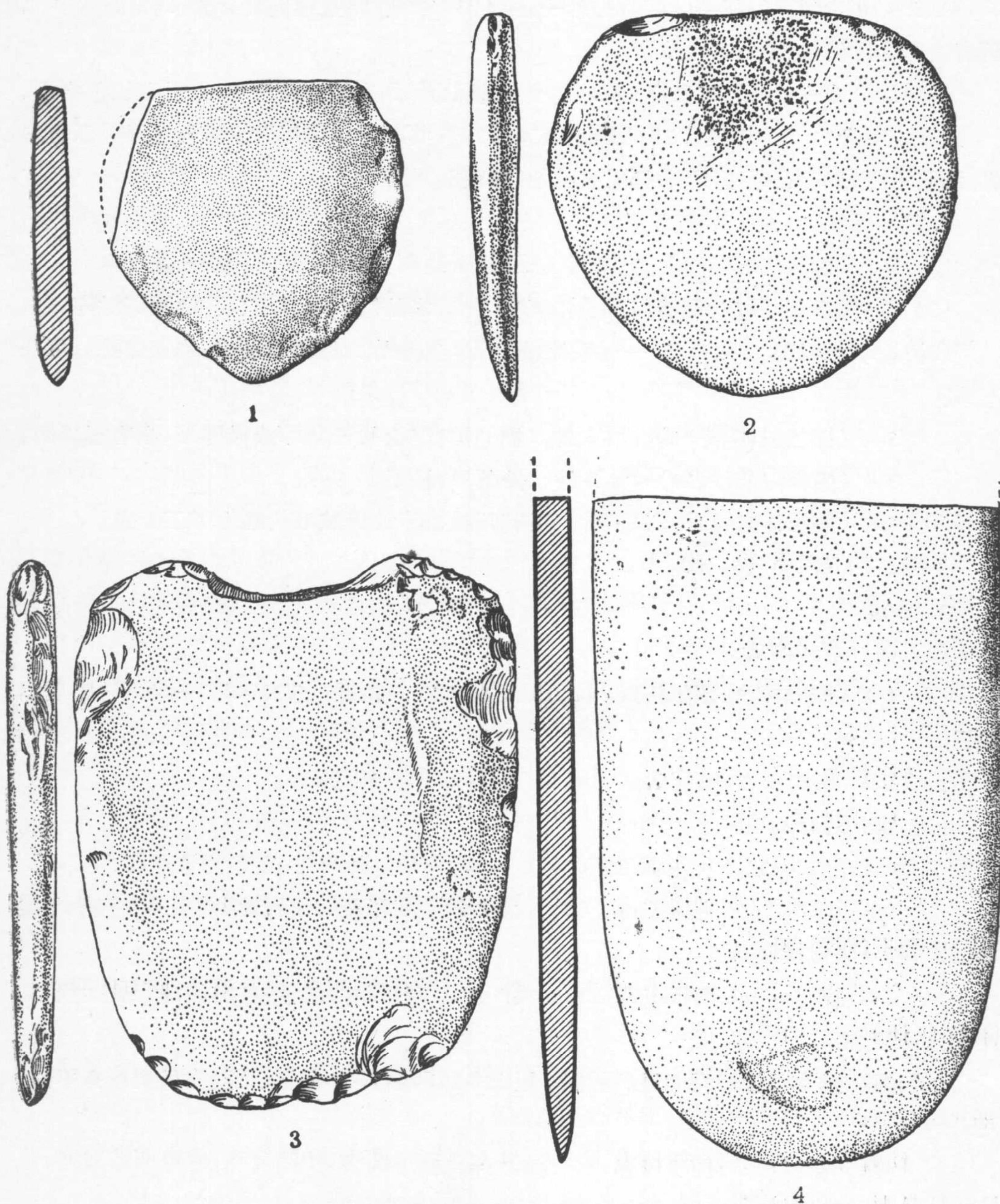
9C (图三九,3;图版伍拾,4) 仅1件。近椭圓形,凹背,鏟身較寬,两側向前磨成圓刃,在鏟身上部的两側,微行打成缺口。

9D (图三九,4;图版伍拾,5、6) 仅1件。上部已残,圓刃,原来器身相当长(残长29厘米),根据其他残片观察,頂部当作弧形。

(10) 紡輪(图三八,14;图版伍壹,6、7) 共15件。 圓形,中間穿孔,皆由两面对穿;边沿多作弧形,个别也有平直的。

(11) 球(图版伍壹,8、9) 共45件。大小不一,皆磨光。大者直径5.5厘米,小者仅3厘米,后一种可能兼作弹丸使用。

(12) 磨杵 与磨盘同系研磨赤鉄矿粉末的用具,无論杵面及盘面上均遺有赤鉄矿的紅色痕迹。可分两式:



图三九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鏟（1/3）

1. 9A鏟（T354:02）　2. 9B鏟（H203:51）

3. 9C鏟（T81:10）　4. 9D鏟（T351:04）

12 A（图版伍壹，10—12） 共3件。利用天然砾石作为磨杵，方柱形的两件(0:07，H 329:10)，磨面呈弧形凸起。另外一件（H 304:05）略呈椭圆形，两面均已磨平。凡研磨面都光滑潤整，附有紅色痕迹。

12 B（图版伍壹，13、14） 共2件。作束腰葫芦形，底端为研磨面，也附有紅色痕迹。

（13）磨盘 （图版伍壹，15；图版伍贰，1、2） 共3件。利用大块的天然扁平砾石制成，形状不一，表面磨平或凹入，都附有紅色的痕迹。

2. 装飾品

（1）环 （图版伍贰，3、4） 共2件。已殘，皆磨制，剖面呈长方形或椭圆形。

（2）珠 （图三八，15；图版伍贰，5） 仅1件。水晶制，形如算珠，孔由两面对穿。

（3）墜 质料除 T234:05 一件系流紋岩外，其余皆为綠松石制成，均有穿孔。可分三式：

3 A（图版伍贰，6—8） 共3件。椭圓形，剖面呈三角形或椭圓形，也有扁平的。

3 B（图版伍贰，9、10） 共2件。长条形，扁平。

3 C（图版伍贰，11） 仅1件。系利用綠松石的天然形状略为加工而成。

（三）骨、角、蚌、牙器

1. 骨器

（1）針 可分两式：

1 A（图四〇，1；图版伍贰，12、13） 共5件。粗短。T235:11 一件針孔距頂端較远。

1 B（图四〇，2；图版伍贰，14、15） 共12件。細长。

（2）錐 可分三式：

2 A（图四〇，3、4；图版伍貳，16、17） 共4件。骨片錐，系利用骨片磨成銳尖。

2 B（图四〇，5；图版伍貳，18） 共2件。利用豬的前肢骨劈去一半而磨成尖状，关节部分仍保持原状。

2 C（图四〇，6；图版伍貳，19） 共3件。利用狗的腓骨，将其細端磨成尖状，其余部分未經加工。

（3）鏃 鏃身与鋌部无明显的界限，絕大多数两端皆收縮成尖形，唯程度各有不同。可分六式：

3 A（图四〇，9；图版伍叁，1） 共7件。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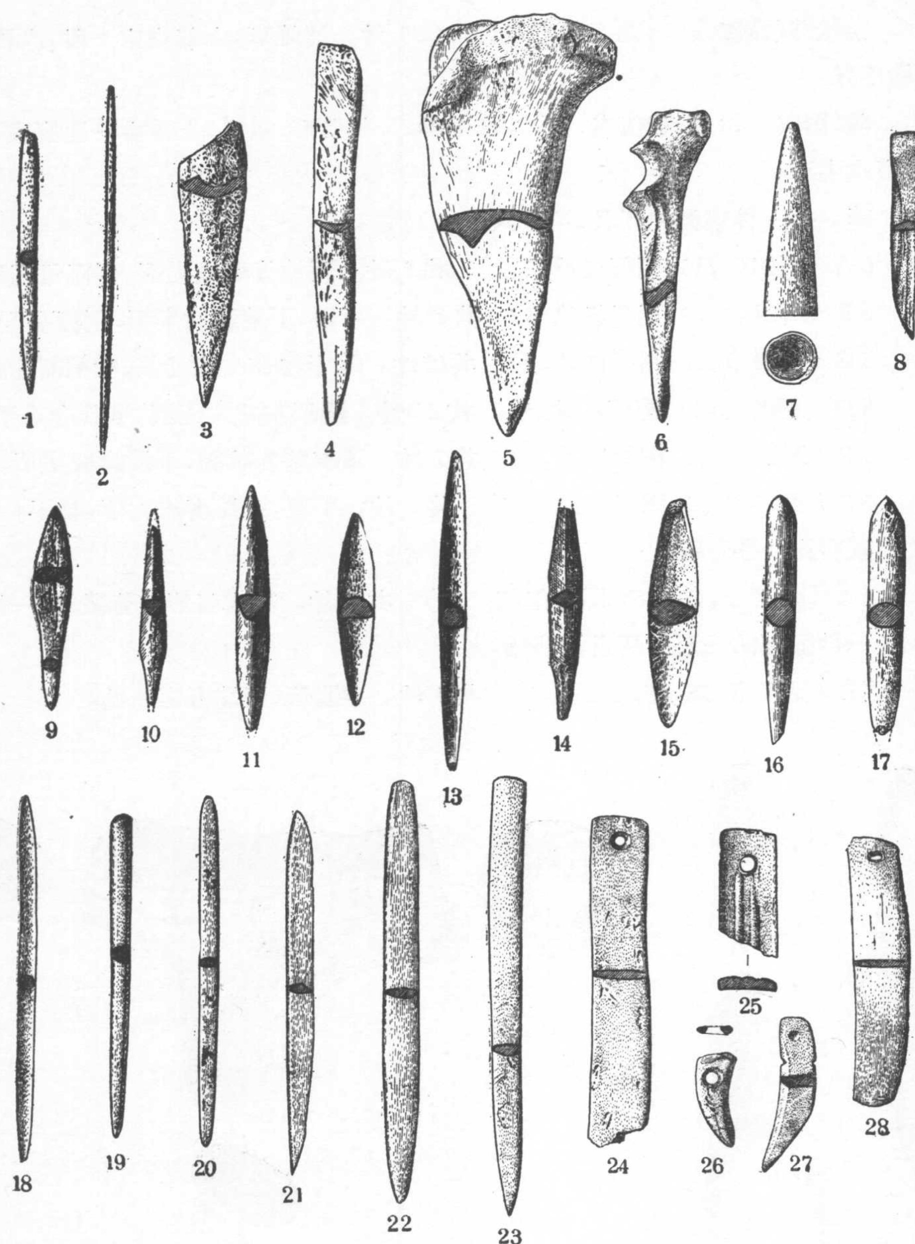
3 B（图四〇，10、11；图版伍叁，2、3） 共27件。剖面呈三角形。

3 C（图四〇，12、13；图版伍叁，4、5） 共15件。剖面呈半圓形。

3 D（图四〇，14、15；图版伍叁，6、7） 共3件。剖面呈菱形。

3 E（图四〇，16；图版伍叁，8） 共8件。剖面呈圓形。

3 F（图四〇，17；图版伍叁，9、10） 共1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剖面呈椭圓形。



图四〇　庙底沟仰韶文化骨器（1/2）

1. 1A針（T248:11）　2. 1B針（H12:81）　3、4. 2A錐（T209:04, H356:07）　5. 2B錐（H32:29）　6. 2C錐（H79:49）　7. 尖状器（H40:20）　8. 凿（T245:15）　9. 3A鏃（H323:39）　10、11. 3B鏃（H203:10, H7:51）　12、13. 3C鏃（T70A:09 H15:46）　14、15. 3D鏃（H203:12, F301:05）　16 3E鏃（H313:02）　17. 3F鏃（H328:08）　18. 6A笄（H393:01）　19. 6B笄（T207:11）　20. 6C笄（T34:03）　21. 6D笄（H12:42）　22. 6E笄（T124:04）　23. 6F笄（T87:04）　24、25. 7A弧形飾（T237:15, H203:13）　26、27. 牙形飾（F301:19, T204A:01）　28. 7B弧形飾（T236:09）

(4) 尖状器(图四〇,7;图版伍叁,11) 仅1件。圆錐形,上部中空一段,或可附在柄上,用途不詳。

(5) 凿(图四〇,8;图版伍叁,12) 仅1件。长条形,扁平,上端由一面磨成刃,下端自一边磨成尖形。

(6) 笄 是一种束髮的用具,可分六式:

6 A (图四〇,18;图版伍肆,1、2) 共8件。两端皆磨成尖形,剖面呈圓形。

6 B (图四〇,19;图版伍肆,3) 共3件。平頂,下端磨成尖形,剖面呈圓形。

6 C (图四〇,20;图版伍肆,4) 共15件。器形与I6A式近似,唯剖面呈椭圓形。

6 D (图四〇,21;图版伍肆,5) 共23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器身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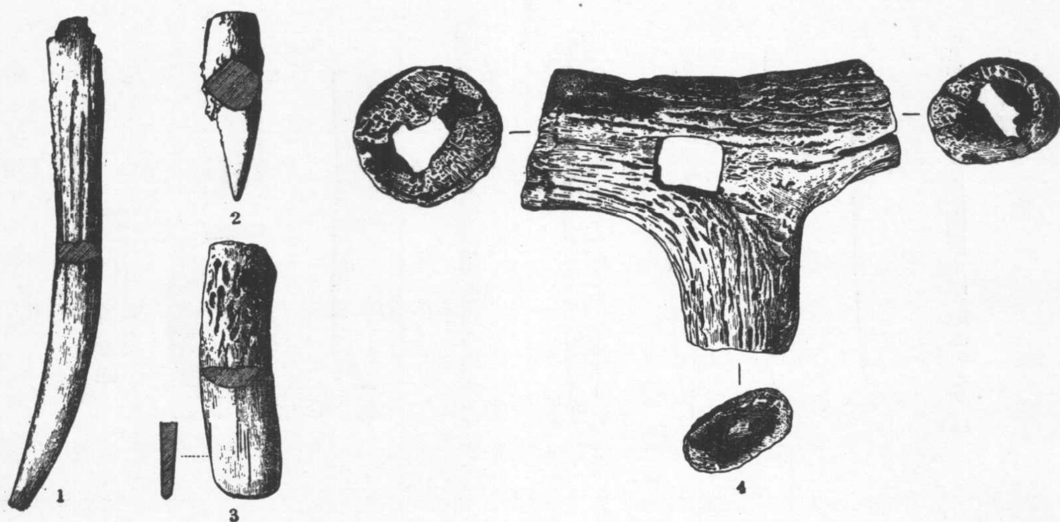
6 E (图四〇,22;图版伍肆,6) 共7件。頂部略为收縮,下端磨成尖形,扁平。

6 F (图四〇,23;图版伍肆,7、8) 共5件。平頂,下端磨成尖形,扁平。

(7) 弧形飾 可分两式:

7 A (图四〇,24、25;图版伍伍,1、2) 共6件。略成弧形。皆残缺,一端穿孔。T 203:13 一件弧起的一面有两道浅凹槽。

7 B (图四〇,28;图版伍伍,3) 共4件。半圓形,两端各穿一孔。



图四一 庙底沟仰韶文化角器(1/3)

1. 1A 錐 (H 348:05)　2. 1B 錐 (H 15:04)
3. 凿 (H 338:20)　4. 槌 (T 97:03)

(8) 牙形飾(图四〇,26、27;图版伍伍,4、5) 共4件。頂端穿孔。T 204 A:01 一件孔未穿透,两側有小缺口。

2. 角器

(1) 錐 可分两式:

1 A（图四一，1；图版伍伍，6、7）　共4件。利用鹿角劈成一半而成，角面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1 B（图四一，2；图版伍伍，8）　共2件。利用鹿角的頂部截下一段而成，上有使用痕迹。

（2）凿（图四一，3；图版伍伍，9）　共3件。长条形，系利用鹿角切成一片磨制，刃部光滑并有使用痕迹。

（3）槌（图四一，4；图版伍伍，10）　仅1件。利用鹿角的分叉截成T形，中央穿方孔，每端皆行挖空，可能利用它来嵌入石器，而角槌作柄便于把握。

3. 蚌器

（1）笄（？）（图版伍伍，11）　仅1件。近菱形，一端折断，形如蚌鏃，但边沿皆无鋒刃，可能是笄的头部。

（2）指环　（图版伍伍，12）　仅1件。圓形，出土（仰韶灰坑49内）时套在一具人骨架的左手的无名指上。

（3）墜　长条形，可分两式：

3 A（图版伍伍，13）　仅1件。一端穿孔。

3 B（图版伍伍，14）　共2件。两端各穿一孔。

（4）穿孔蚌壳　可分两式：

4 A（图版伍伍，15、16）　共2件。单扇，利用淡水产的珠蚌壳在尾部磨孔而成，可能作为装飾用品。

4 B（图版伍伍，18）　仅1件。单扇，利用蛤壳在尾部磨孔而成，用途与前式同。

4. 牙器　仅有牙飾一种。

穿孔牙飾（图版伍伍，17）　仅1件。利用豬的犬齿切成一半磨成，頂端穿孔，已殘。

（四）自然遺物　有赤鉄矿、家畜骨骼、鹿角、蚌壳等。

1. 赤鉄矿　仅发現一小块，根据磨杵、磨盘以及一件小口瓶底部所遺留的痕迹看来，赤鉄矿的粉末可能用之于装飾，因为彩陶中很少采用紅色的顏料，可能不是做彩繪用的。

2. 家畜骨骼　多出自灰坑中，总的数量不多，都破碎不堪，难于統計。可識别者有豬、狗两种，以豬骨最多，狗骨次之，此外也見到羚羊角可能是猎获来的，当不是家畜。和龙山文化层相比較，不仅数量少，种类也少，可証明仰韶文化的家畜还具有若干原始性。

3. 鹿角　有少量破碎的鹿角及零星的鹿骨，可能是当时猎获品。

4. 厚壳蚌　仅有少量破碎的殘片，从仰韶文化层中仅見蚌制的墜、笄、指环等，可見其尙未用之制造工具。

四 龙山文化遺物

(一) 陶器

龙山文化遺物中,以陶片为最多,有少部分可以复原。现在按器物用途的不同,分为容器和非容器两类,叙述如下:

1.容器

陶容器質料可分为夹砂粗灰陶、泥質灰陶、細泥紅陶、細泥黑陶等四种陶系。其中以夹砂粗灰陶占絕大多数,泥質灰陶次之,細泥紅陶又次之,細泥黑陶最少。紋飾有素面、籃紋、繩紋、划紋、弦紋、方格紋、附加堆紋和彩繪等。其中以籃紋为最多,素面、附加堆紋、繩紋等次之,弦紋方格紋和划紋最少。器形共复原60余件,計有碗、盆、杯、罐、瓶、灶、豆、鼎、斝等。

現在摘选三个灰坑(H 551、H 567、H 568),把它們的陶系、紋飾、器形的总数和百分比列表如下,并加以說明。

龙山文化(灰坑 551、567、568)陶系及紋飾統計表

陶系	夹砂粗灰陶						泥質灰陶					泥質紅陶			細泥黑陶		总計
数量	2617						1208					81			35		3941
百分比	66.45						30.62					2.05			0.88		100%
紋飾	籃紋	素面	繩紋	附加堆紋	方格紋	划紋	籃紋	素面	繩紋	附加堆紋	划紋	素面	彩繪	方格紋	素面	弦紋	
数量	1779	502	120	125	55	36	404	620	65	78	41	34	36	11	30	5	3941
百分比	45.14	12.72	3.05	3.17	1.39	0.91	10.31	15.73	1.65	1.97	1.04	0.87	0.91	0.26	0.76	0.12	100%

龙山文化(灰坑 551、567、568)陶器器形統計表(以能看出器形者为限)

陶系	夹砂粗灰陶							泥質灰陶						泥質紅陶		細泥黑陶			总計
器形	罐	盆	鼎	斝	灶	器耳	器蓋	罐	盆	碗	杯	豆	器蓋	盆	杯	罐	碗	器蓋	
数量	496	12	32	10	3	19	3	198	16	3	2	3	35	5	9	6	1	1	854
百分比	58.08	1.41	3.74	1.16	0.35	2.23	0.35	23.18	1.89	0.35	0.23	0.35	4.08	0.59	1.05	0.7	0.12	0.12	100%

A.夹砂粗灰陶系

陶土未經过淘洗,內羼入大量的細砂。制法全部是手制的,多采用泥条筑成法。平底的陶器是器壁与器底分別制成,然后由外面結合在一起,而用底部的边緣包在器壁上,痕跡非常明显,我們可以称之为"接底法"。表面压印籃紋或繩紋,主要是为了使陶質坚实。有的器形在压印紋飾以后,再在表面附加几条平行凹凸紋的带飾,除了加固器壁,兼有装

飾的作用。篮紋多为不相連接的竪条或斜条,排列不甚整齐,显然是用木制的拍子印上去的。繩紋概为垂直平行,排列比較整齐。方格紋則作稜形凸起的方格紋,也可能是用木制拍子印上去的。盆形器的內部常有密集的豎行划紋,用途不詳。陶質堅硬,表面作灰褐色,有的作黑灰色,有的作灰黃色或橙黃色。在同一陶器上顏色常不一致,而有深浅的变化,这是由于在烧窰过程中未能充分还原的緣故。这类陶質多用作炊器。器形可分为圜底罐、浅腹盆、深腹盆、大口罐、单耳罐、斂口罐、鼎、斝、灶、器盖等10种。玆依次分述如下:

(1) 圜底罐 (A1;图四二;图版伍陆,1) 仅发現一件,大口,唇外折,深腹圜底,似是置在陶灶上的炊器。

(2) 双耳盆 腹壁較浅,两側附加凹形或山字形的双耳。可分为三式:

A 2 a (图四二;图版伍陆,2) 仅发現一件。大口,作桶状,平底,腹部双耳已經脫落。

A 2 b (图四二,图版伍陆,3) 共2件。大口,直唇,腹壁向里斜行收縮成平底。

A 2 c (图四二;图版伍陆,4) 共3件。大口,腹部稍深作弧形,平底,器內壁滿布豎行划紋。

(3) 浅腹盆 大口外侈,浅腹,小平底如盘形,可分为两式:

A 3 a (图四二;图版伍陆,5) 仅1件,腹壁稍歪,不平整。

A 3 b (图四二;图版伍陆,6) 仅1件,底部微凹入。

(4) 深腹盆 大口,唇外侈,深腹,平底,可分为三式:

A 4 a (图四二;图版伍柒,1) 仅1件,腹部較他式稍浅。

A 4 b (图四二;图版伍柒,2、4) 共2件,唇沿划成或揑成鋸齿状。

A 4 c (图四三;图版伍柒;图版陆伍,3) 共2件。唇緣較寬,頸部微斂,腹壁作弧形。

(5) 大口罐 器身作筒状,大口,頸部或微斂,直唇或外侈,深腹平底,腹壁上有平行的带状附加堆紋,一般的器形較大,高21.5—43厘米。可分为两式:

A 5 a (图四三;图版伍柒,5;图版伍捌,1) 共2件,大口,直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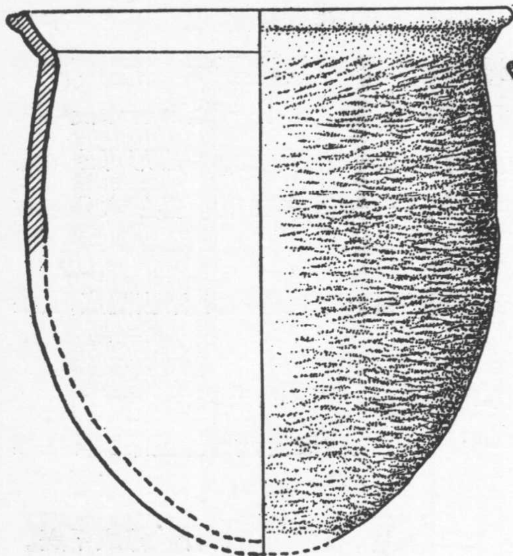
A 5 b (图四三;图版伍捌,2—4) 共3件,頸部微斂,唇外侈。个别标本的唇緣上压成不甚明显的鋸齿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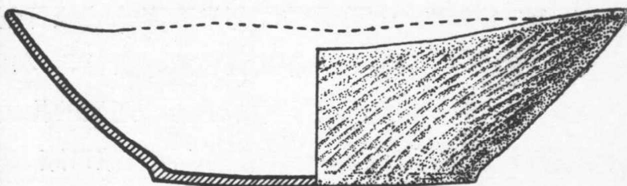
(6) 单耳罐(A6;图四三;图版伍玖,1;图版陆伍,5) 共2件。大口,唇外侈,頸部微斂,平底,器身作筒状,在頸与腹之間附有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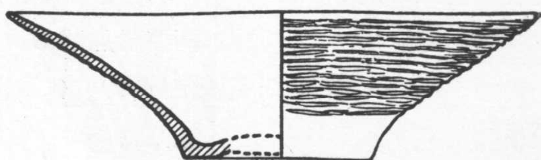
(7) 斂口罐 器形互有不同,一般都是小形的,可分为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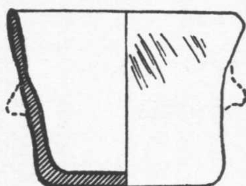
A 7 a (图四四;图版伍玖,2) 仅1件。作筒状,大口直唇,部分口緣向里收斂,直腹,平底,口緣下有对称的两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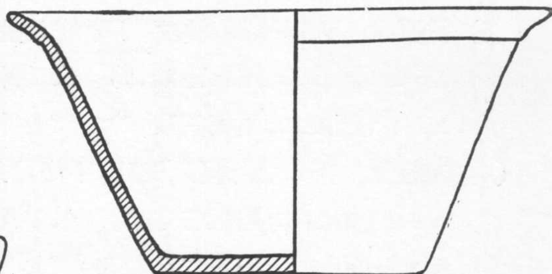
A 7 b (图四四;图版伍玖,3) 仅1件。唇微外侈,腹壁外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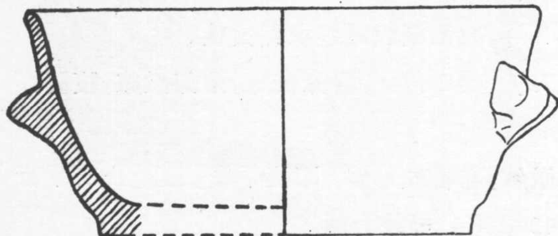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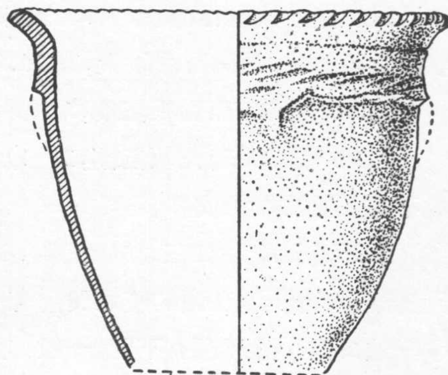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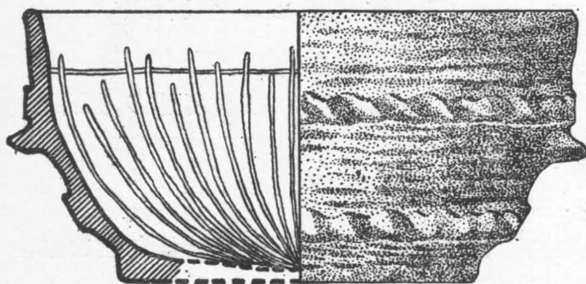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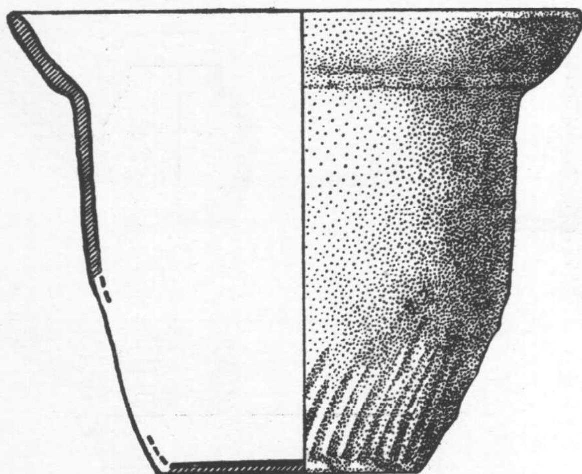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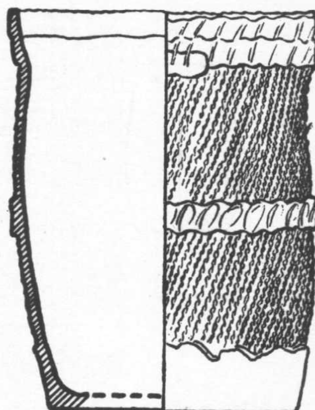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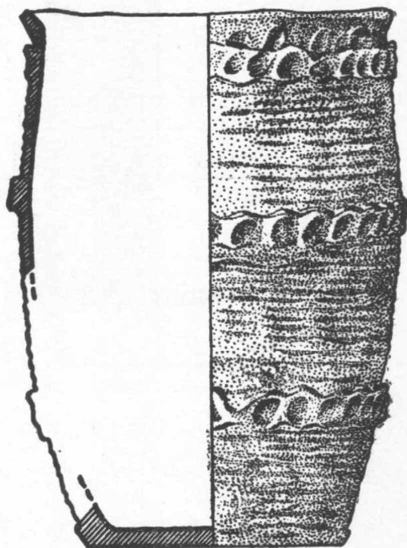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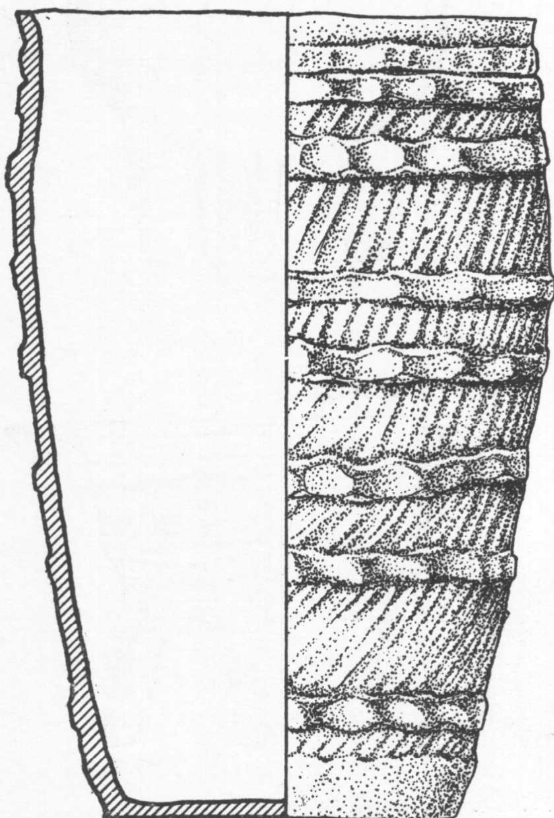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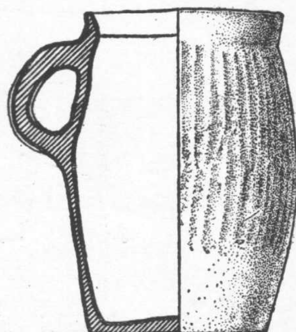
图四二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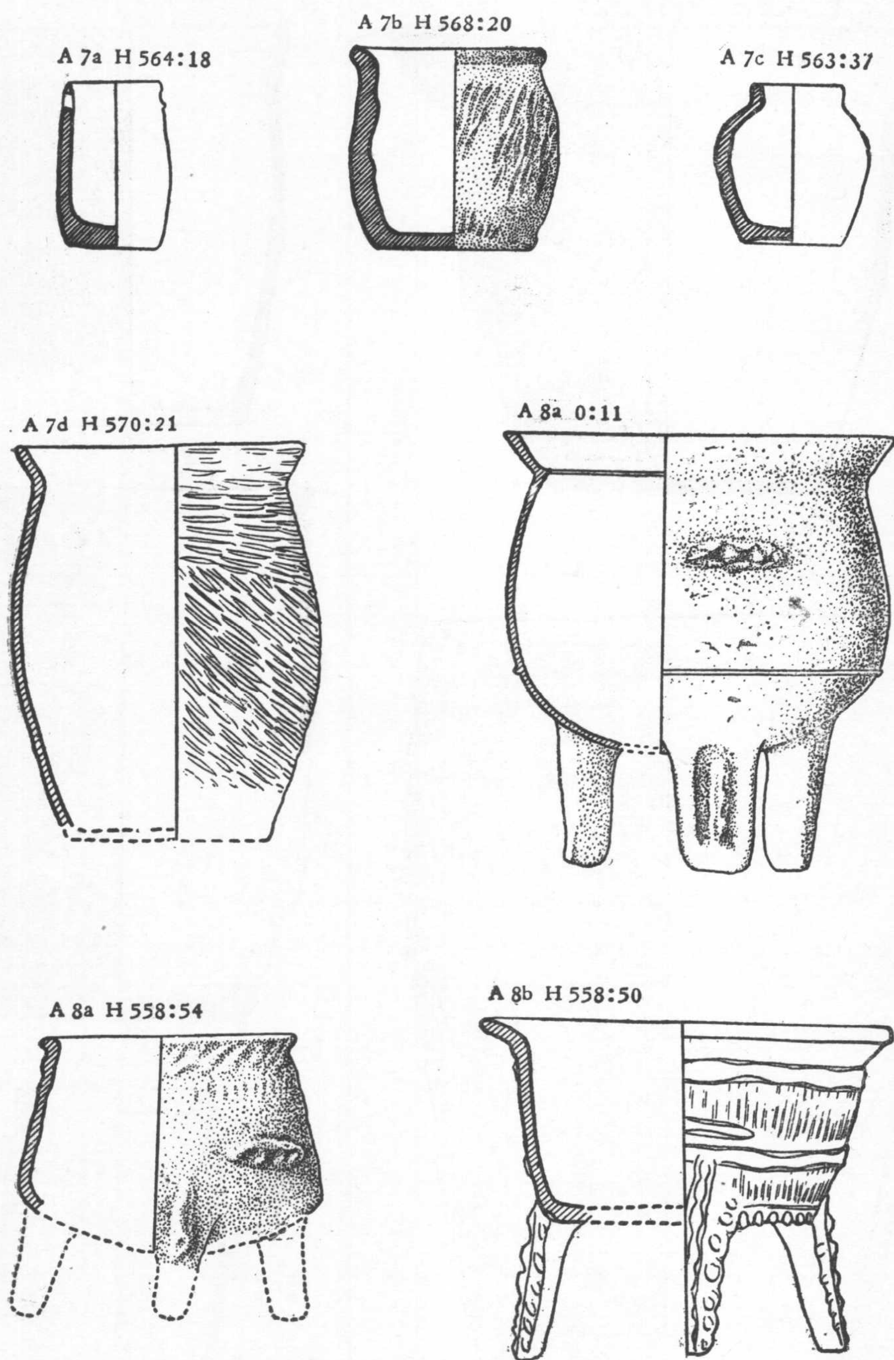








图四三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1/4）



图四四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鼎 (1/4)

A 7 c（图四四；图版伍玖，4、5） 共 2 件。直唇，肩腹无显著的分界，腹部凸出。

A 7 d（图四四；图版伍玖，6） 仅 1 件。 唇外侈，肩腹无显著的分界，最大寬度在肩部。

（8）鼎　都附有三个实心足。可分为二式：

A 8 a（图四四；图版伍玖，7、8；图版陆拾，1、2） 共 4 件。大口，直唇或微侈，鼓腹，圜底。

A 8 b（图四四；图版陆拾，3、4；图版陆壹，1） 共 3 件。大口，唇微外侈，平底。

除了以上可复原的 5 件外，还发現完整的或殘缺的鼎足 7 件，其大小不等，形状不同（图版陆壹，2—6）。

（9）斝　歛口，唇外侈，圜底，附三个圓錐形袋足。可分为两式：

A 9 a（图四五；图版陆貳，1、2） 共 2 件。唇沿上有一道折稜。

A 9 b（图四五；图版陆貳，3、4） 仅 2 件，唇外侈較显著，唇沿上有一道凹稜，腹部扁而向外凸出。

（10）灶（A 10；图四五；图版陆叁，1、2） 共 2 件。灶身呈圓筒状，近底部有一灶門，接近口緣有 4 个相对称的灶眼，成橢圓形或圓形，当是出烟和通风地方。

（11）器盖 （A 11；图四五；图版陆叁，3、4） 共 2 件。 均殘缺，仅存筒状的鈕部，犹可看出器身向外扩张的趋势，足見原器甚大。 其中的一件鈕身鏤孔，鈕頂划有十字划紋，边緣压成鋸齿形（图版陆叁，3）。

B. 泥质灰陶系

陶土似未經过精細淘洗，間或含有較粗的砂粒。制法也全部是手制的，器壁与器底分別制成，然后接合在一起，痕跡很明显。 口緣大多数經过慢輪修整，但不見輪制的痕跡。表面平整，少数表面磨光。 陶质堅硬，多作灰褐色或黑灰色，有的同一个器物而顏色不一致。器形有碗、浅腹盆、浅腹折緣盆、深腹盆、杯、单耳罐、小口罐、尖底瓶、豆、器盖等十种。

（1）碗　大口，外侈，浅腹收縮成小底。可分为三式。

B 1 a（图四六；图版陆肆，1、2） 共 3 件，底部稍微向外凸出，作假圈足的形状。

B 1 b（图四六；图版陆肆，3） 仅 1 件。腹部稍深。

B 1 c（图四六；图版陆肆，4） 共 2 件。皆殘缺，器形与 B 1 a 相似，底部附有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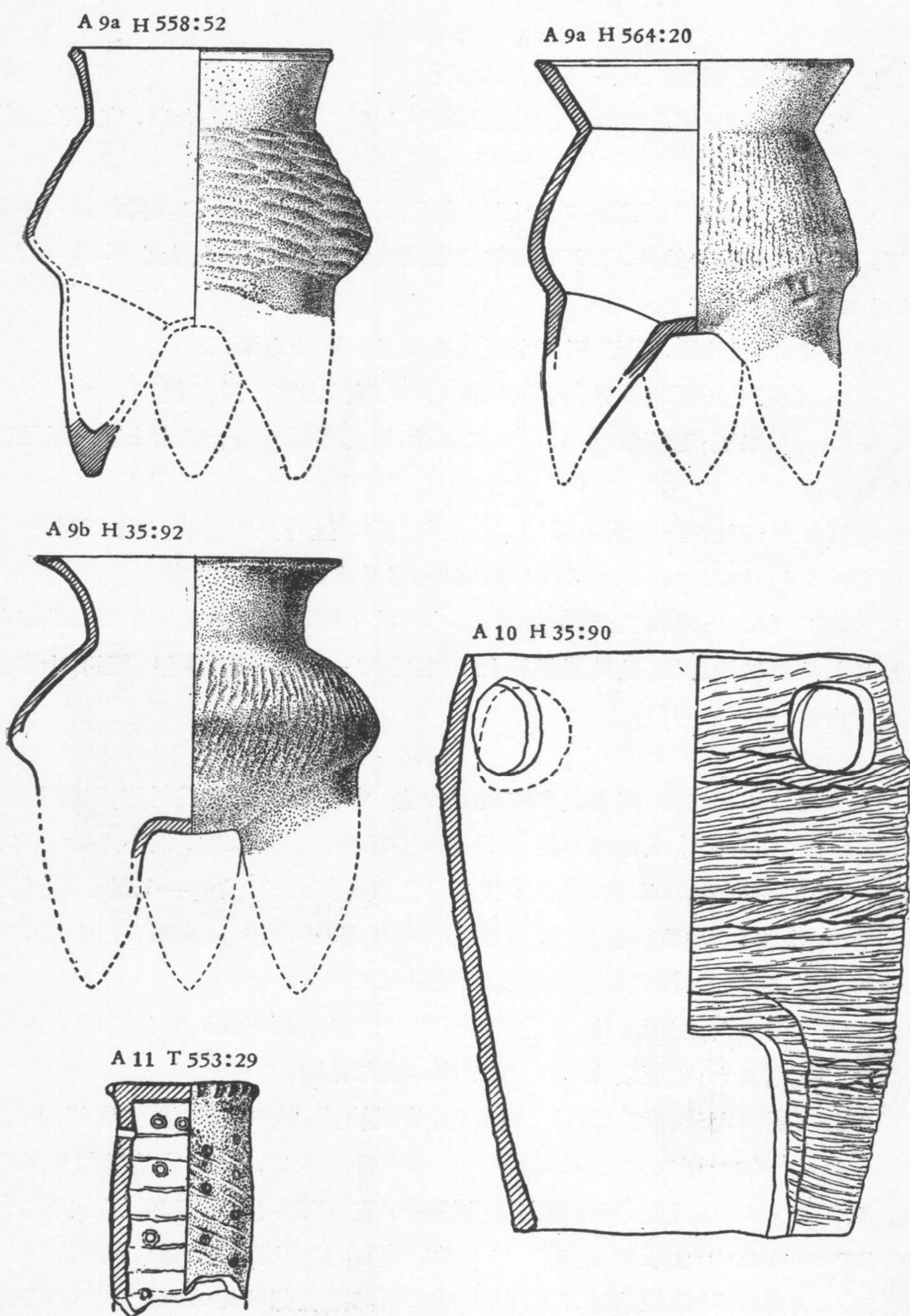
（2）浅腹盆 （B2；图四六；图版陆肆，5） 仅 1 件。大口，浅腹，器壁微向外侈。

（3）双耳盆　大口，浅腹，腹壁微向里收縮成平底，腹部两側附双耳，可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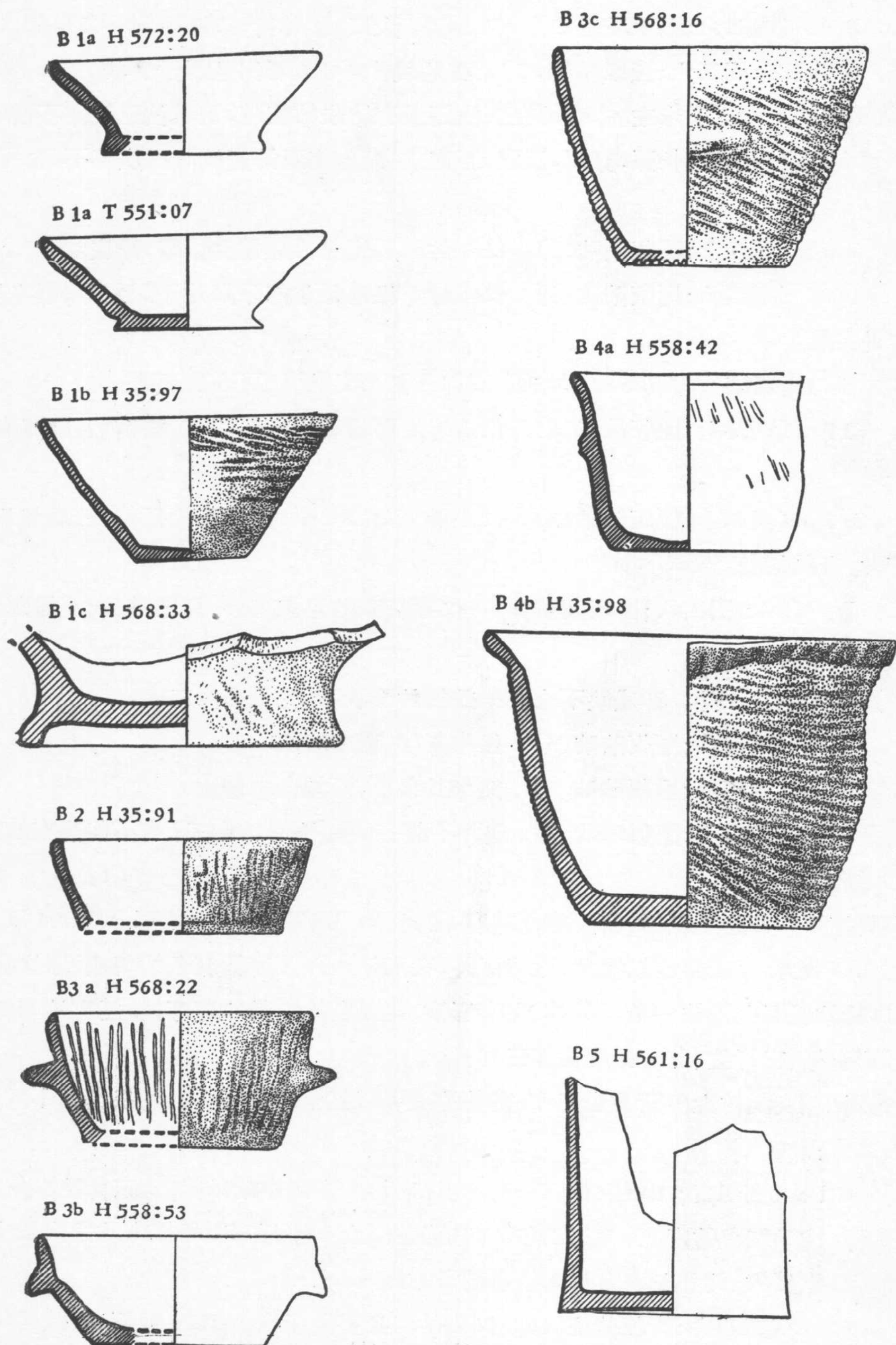
B 3 a（图四六；图版陆肆，6） 仅 1 件。浅腹，盆內有密集的豎行划紋。

B 3 b（图四六；图版陆肆，7） 仅 1 件。腹部向底部收縮的斜度較大，腹上部附两个向下斜伸的半圓形扁耳。

B 3 c（图四六；图版陆肆，8） 仅 1 件。深腹，腹壁弧形收縮成小平底，并在腹部附一对扁耳。



图四五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斝、灶、器盖（1/4）



图四六 庙底沟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碗、盆、杯（B 1 c、B 5 为 1/2；余皆 1/4）

(4) 深腹盆 大口,唇外侈或外折,深腹,平底。可分为三式:

B 4 a (图四六;图版陆伍,1) 仅 1 件。唇微外侈,表面不平整。

B 4 b (图四六;图版陆伍,2) 仅 1 件。大口,唇外折,口緣下附一条带飾。

(5) 杯 (B5;图四六;图版陆伍,3) 都是殘片,可以看出是属于筒状的杯。器壁較薄,一般都在 0.2—0.3 厘米左右,有的在表面还遺有繪朱的痕跡,但花紋已脫落不清晰。

(6) 小口罐 小口,长頸,寛肩,深腹,平底或尖底,表面飾籃紋。据底部不同,可分为两式:

B 6 a (图四七;图版陆陆,1) 仅 1 件。肩腹交界处稜角显著,平底。

B 6 b (图四八;图版陆陆,3) 仅 1 件。根据采集部分陶片予以复原,器身較长,底部作鈍尖状。

(7) 小口圓肩罐 与 B 6 a 式相似,肩部作弧形无棱角,可分为两式:

B 7 a (图四七;图版陆伍,6) 仅 1 件。唇緣有不明显凹稜,頸稍短,腹部有附加堆紋一道。

B 7 b (图四七;图版陆陆,2) 仅 1 件。与 B 1 b 式相似,但頸稍长,肩部最寛处向下移,器身較細长。

(8) 豆 (B 8; 图四八;图版陆陆,4) 仅存細高的豆把部分,豆已殘破,不能复原,有的豆柄上还有圓形鏤孔。

(9) 器盖 共 3 件。都殘缺不全。据盖鈕的形状不同,可分为三式:

B 9 a (图四八;图版陆陆,6) 鈕作菇状,頂部略凹入。

B 9 b (图四八;图版陆陆,5) 鈕作长条形,两端向上伸出。

B 9 c (图四八;图版陆陆,7) 鈕作不整齐的圓柱形,頂部印有不甚清晰的繩紋。

C. 細泥紅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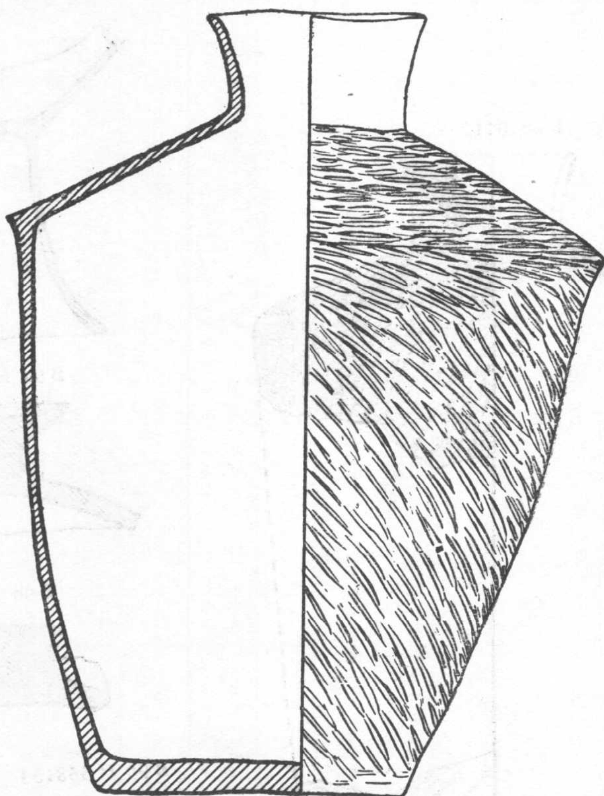
陶質細膩。都是手制的,表面經过精磨,有光泽。陶壁較薄,一般厚度为 0.4 厘米,最薄的达 0.15 厘米。表面作紅褐色,除素面外,在陶杯上还涂有紫紅色的陶衣,涂抹痕很清楚,在口緣的里面也涂抹一条。另外,也有彩繪,用黑色繪成带状菱形紋,还有拍印的方格紋。器形有杯、三耳盆、斂口深腹盆等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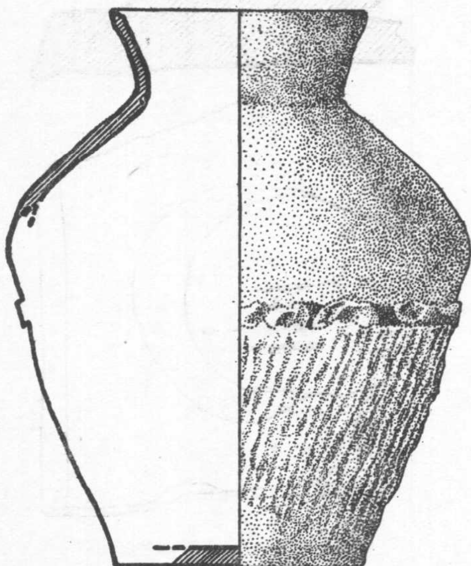
(1) 杯 发現的大多数是殘陶片,完整的或可以复原的只有 4 件。根据其不同形状,可分为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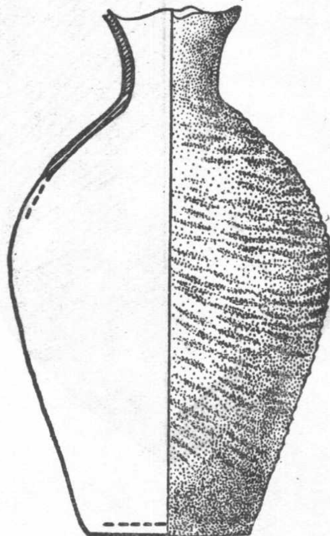
C 1 a (图四九;图版陆柒,1—3) 共 3 件。全体作喇叭状,大口,唇外侈,底微凹。表面涂抹紫紅色的陶衣。在 72 和 79 号墓各出土 1 件,在 71 号探方的龙山层中也发現 1 件可以复原的,此外在龙山灰坑中有較多的碎片。

C 1 b (图四九;图版陆柒,4) 仅 1 件。身呈圓筒状,大口,平唇,直壁,平底,器壁較厚,表面沒有陶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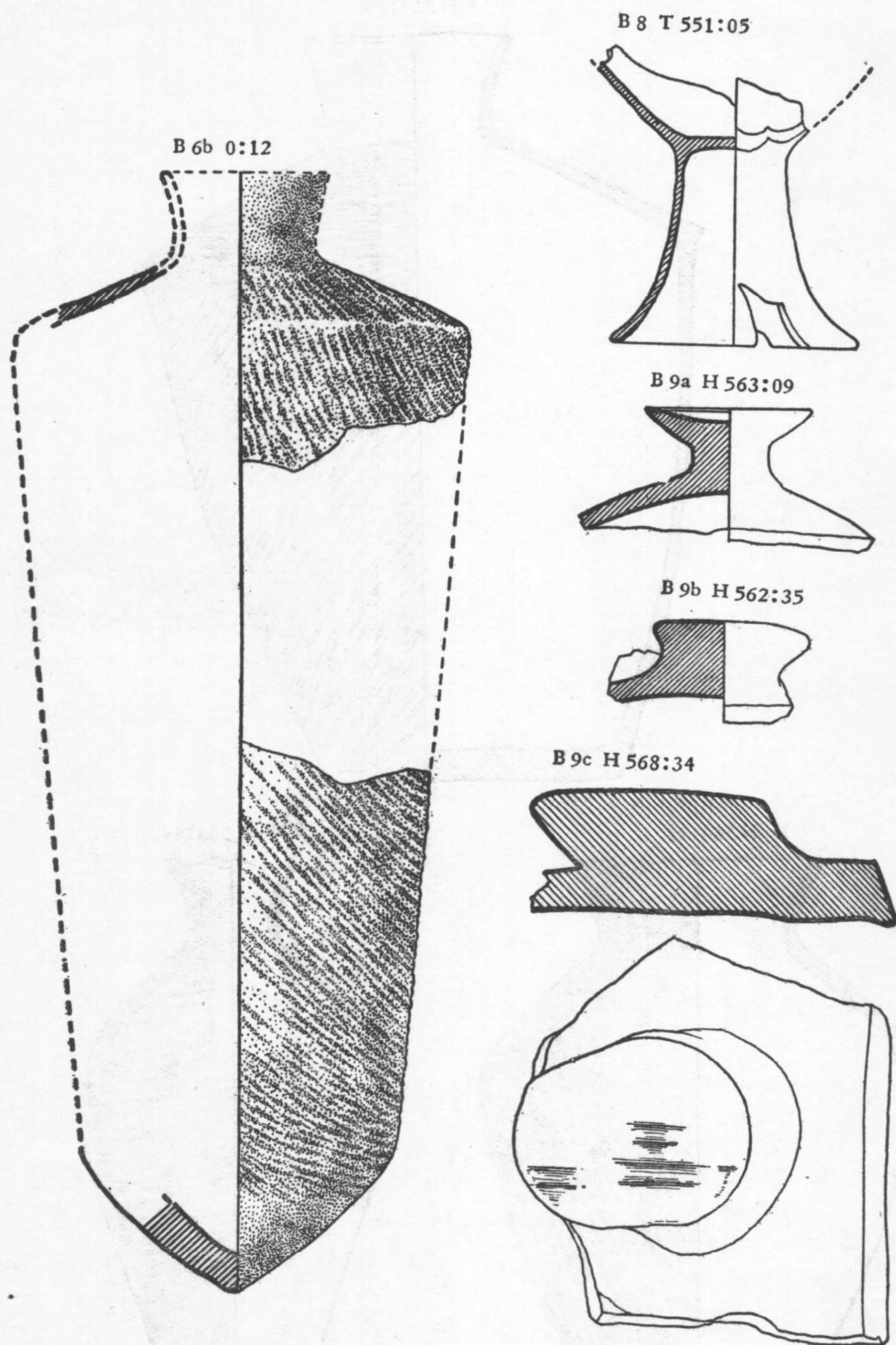
(2) 三耳盆(C 2;图四九;图版陆柒,5) 仅 1 件。直口,表面作凸稜的方格紋,在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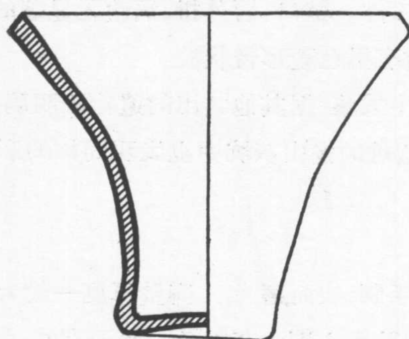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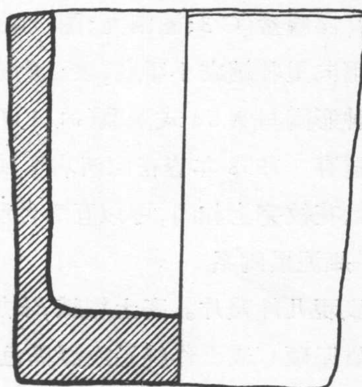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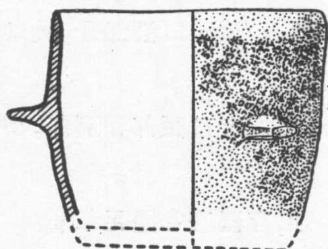
图四七　庙底沟龙山文化泥質灰陶罐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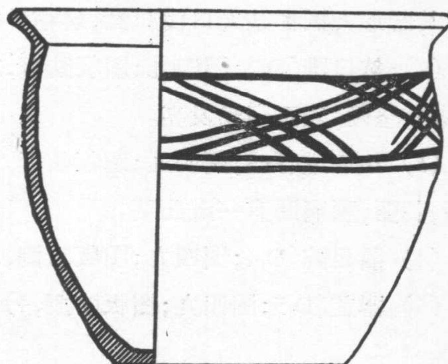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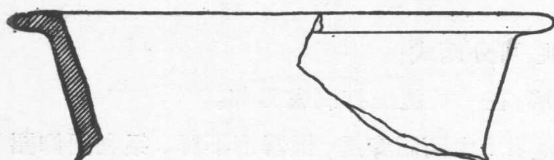
图四八　庙底沟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罐、豆、器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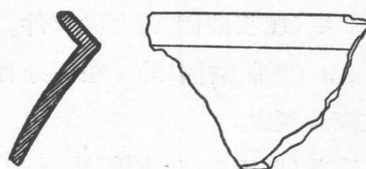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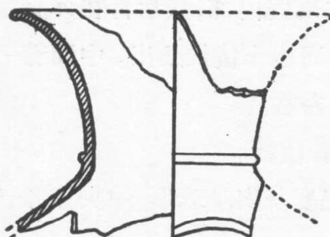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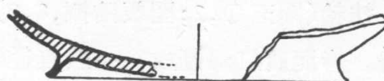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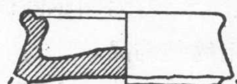












图四九　庙底沟龙山文化細泥紅陶杯、盆，細泥黑陶盆、罐

(C1a、C1b 为原大，C2、C3 为 1/3，余皆 1/2)

部飾有凸耳三个。

(3) 深腹盆(C 3;图四九;图版陆柒,6) 仅 1 件。歛口,唇外折,肩腹无显著的分界,腹壁弧形向里收縮成小平底,表面磨光,在肩部繪有黑色菱形带状紋。

这种彩陶与 A 8 a 式陶鼎(0:11)在同一灰坑中采集,据其他共出的遺物証明确系龙山时期的遺存。1958 年春在山西省平陆县盘南村遺址的龙山灰坑中也发現同样的彩陶盆 3 件,器形、花紋完全相同,可以互为佐証。

D. 細泥黑陶系

仅发現几件殘片。陶土細膩,未加羼和料。手制,表面磨光。陶壁厚度一般为 0.5 厘米。陶質堅硬。表面作純黑或漆黑色,有光泽,陶胎中心則为灰褐色。器形有盆、歛口罐、小口罐、圈足碗、器盖等五种:

(1) 盆(D 1;图四九;图版陆柒,7) 共 3 件殘片。皆存口緣部分,从口緣殘片的弧度上看其器形大抵都是大口浅腹盆,唇稍外捲,表面磨光,器壁較薄,約在 0.3 厘米左右。

(2) 歛口罐(D 2;图四九;图版陆捌,2) 仅殘片 1 件。 属于口沿部分,歛口,唇稍外捲,陶質堅硬,表面磨光发亮。

(3) 小口罐(D 3;图四九;图版陆捌,1) 仅殘片 1 件。 存口頸部和肩部,小口,唇稍外侈,长頸,頸肩間有一道凸稜。

(4) 圈足碗(D 4;图四九;图版陆捌,3) 仅殘片 1 件,存器底和圈足部分。

(5) 器盖(D 5;图四九;图版陆捌,4) 共殘片 2 件。仅殘存鈕部,圓鈕中央凹入如圈足状。

2. 非容器

(1) 陶刀 利用陶片加工而成,都已殘缺,可分两式:

1 A (图版陆捌,6) 共 2 件。长方形,在一长边上打制成刃部。

1 B (图版陆捌,5) 在刀身有一个圓孔,由两面穿透,惟器形不詳,系利用仰韶的細泥紅陶片制成。

(2) 陶墊(图五〇,1; 图版陆捌, 7) 仅 1 件。扁平长方形,横剖面作半圓形,中空。泥質灰陶,表面磨光。这是制陶工具,可插入木棒墊在陶器內部,然后再在外面拍印紋飾。

(3) 紡輪(图五〇,2;图版陆捌,8、9) 共 6 件。 周边作稜状凸出,中間有一圓孔,由两面穿透。皆泥質紅陶制成。一般直径都在 3.3 厘米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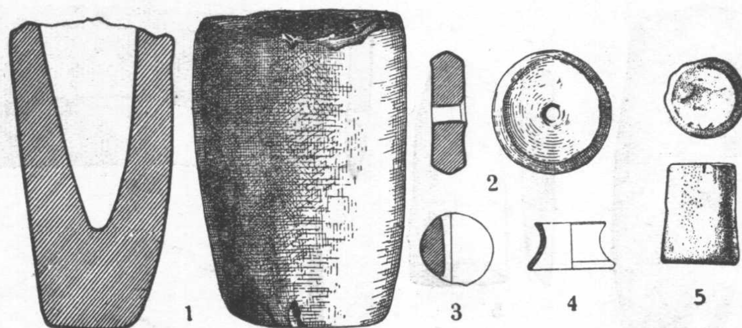
(4) 弹丸(图版陆捌,10) 共 2 件,火候較低,陶質稍軟。

(5) 陶珠(图五〇,3;图版陆捌,11) 仅 1 件。泥質灰陶。球形,中央穿孔,表面涂紅色。应是佩带用的装飾品。

(6) 陶管(图五〇,4;图版陆捌,12) 仅 1 件。 泥質黑陶,中腰凹入,如陶器的圈足状,当是佩带用的装飾品,其形很象后来的耳璫。

(7) 柱状器(图五〇,5;图版陆捌,13) 仅 1 件。泥質灰陶。作截尖圓錐形状。用途

不詳。



图五〇　庙底沟龙山文化陶器 (1/2)
1. 垫 (H 563:17)　2. 紡輪 (H 564:13)　3. 珠 (H 566:02)
4. 管 (H 570:16)　5. 柱状器 (H 553:02)

（二）石器

龙山文化中的石器，主要是磨制的，打制者仅有石刀一种。石質有板岩、砂岩、輝綠岩和閃长岩等。就用途和器形而言，生产工具有斧、碎、刀、鐮、磨盘、杵等，武器有鏃、叶形石片、弹丸，装飾品有石璜和石环等。現在分述如下：

1. 工具和武器

(1) 斧　都是长方形厚斧，横剖面作鈍角的长方形。可分四式：

1 A (图五一,1;图版陆捌,14)　共 3 件。斧身厚大，磨制稍粗，琢制的痕跡尙未完全磨去，刃部磨制較細緻。

1 B (图五一,2;图版陆捌,15)　共 6 件。斧身横剖面作椭圓形、长方形或鈍角长方形，頂端和刃部寬度相等。

1 C (图五一,3;图版陆捌,16)　仅1件。刃部較寬，頂部及刃部皆因砍击而崩裂。

1 D (图五一,4;图版陆捌,17)　仅 1 件。与 1C 式相似，磨制細緻，刃部对称与斧身有显著的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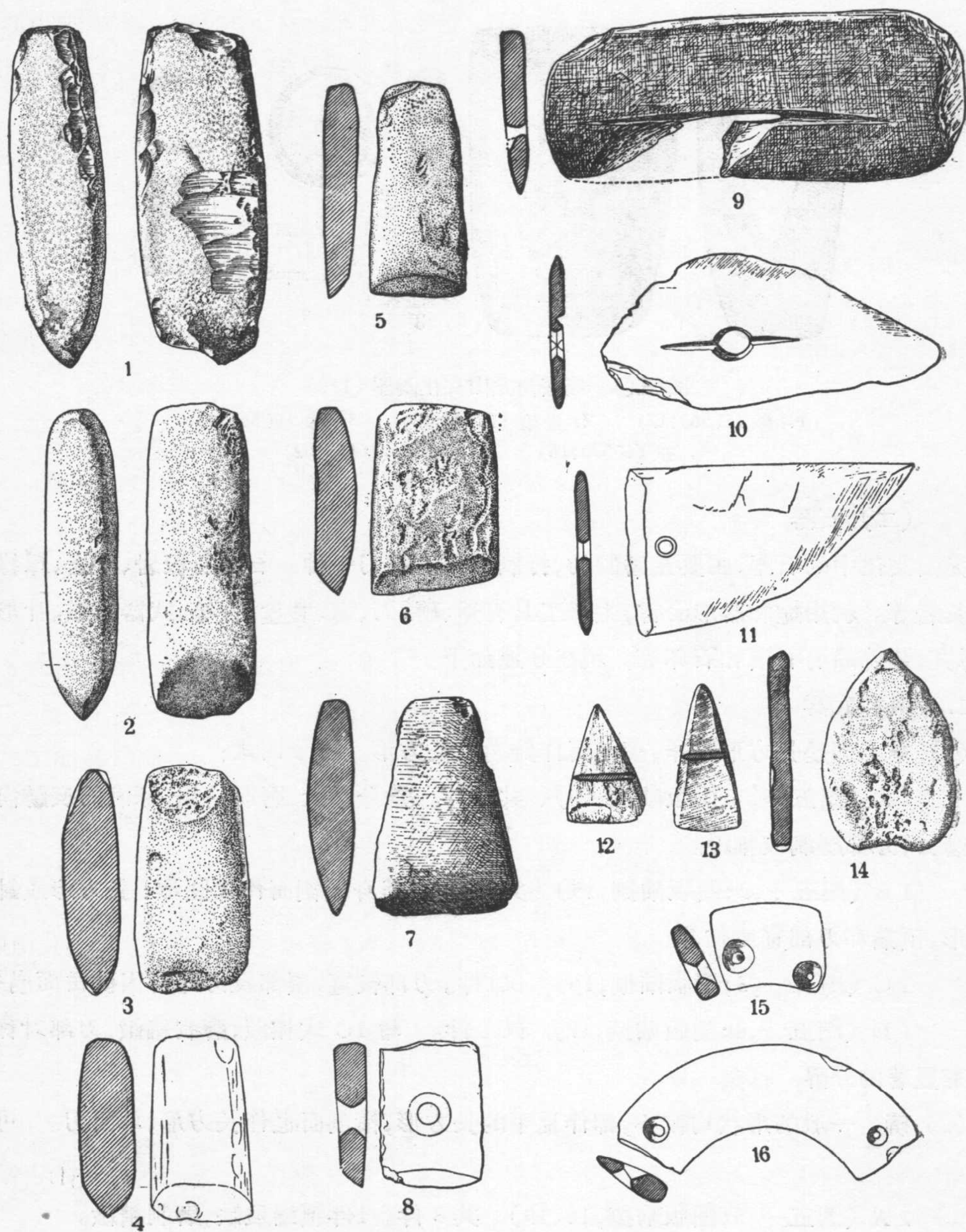
(2) 碎　一般的形状均較小，都作扁平的长方形，横剖面也作长方形，单面刃。可分四式。

2 A (图五一,5;图版陆捌,18、19)　共 3 件。1件頂端殘缺，磨制精緻。

2 B (图五一,6;图版陆捌,20;图版陆玖,1、2)　共 3 件。与 2A 式相似，但背部稍隆起，稜痕不甚清楚，有点象东南沿海的有段石碎。

2 C (图五一,7;图版陆玖,3)　共 2 件。頂端稍窄，刃部較寬，可能利用仰韶文化的石鏟改制而成的。

2 D (图五一,8;图版陆玖,4)　仅 1 件。頂殘缺，磨制精緻，单孔，可能是用有孔石斧改制成单面刃的，故暂列入碎类。



图五一　庙底沟龙山文化石器

1. 1A斧 (H563:26)　2. 1B斧 (H563:02)　3. 1C斧 (H559:08)　4. 1D斧 (H564:01)
5. 2A锛 (H558:08)　6. 2B锛 (H554:14)　7. 2C锛 (H35:56)　8. 2D锛 (HG553:02)
9. 3B刀 (H558:29)　10、11. 3C刀 (H564:03, H35:31)　12、13. 镞 (H564:05, T553:09)
14. 叶状石片 (H570:01)　15、16. 石璜 (H35:77, H561:07) (1—4、8、14为1/4, 余皆1/2)

(3) 刀　从制法上看有打制和磨制两种。可分三式:

3 A (图版陆玖,5—10)　共 10 件。利用由砾石上打下的石片,先修成矩形,再在两侧凿成缺口;也有不加修整,在椭圆形的石片上凿出缺口的。总的特点較仰韶文化的打制石刀在刃部及边緣上加工稍多。

3 B (图五一,9;图版陆玖,11—15)　共 18 件。完整的只有 2 件,其余都是殘缺不全的。呈鈍角长方形,单孔,刃在长边的一端。穿孔法有下列三种:①由单面鉆;②从两面对鉆;③两面用凹沟划透,或再在沟中穿孔。在 18 件标本中,以两面对鉆的占多数,共 10 件,两面用凹沟划透法次之,共 5 件,单面鉆的最少,仅 3 件。

3 C (图五一,10、11;图版陆玖,16、17)　共 2 件。已殘缺,作半月形,直背鋒刃外凸。

(4) 鐮(图版柒拾,1)　仅 1 件。已殘缺,作长条形,在一长边有刃。

(5) 磨盘(图版柒拾,2)　仅 1 件。磨盘扁平,两端殘破,正面因研磨而成凹槽。从形状較大、研磨面平整来看,和仰韶文化研磨赤鉄矿的磨盘不同。

(6) 磨杵(图版柒拾,3)　仅 1 件。利用天然砾石制成,在研磨面上附有赤鉄矿的痕跡,背面有供握手用的鼓起的凸柄。

(7) 鏃(图五一,12、13;图版柒拾,4、5)　共 19 件。完整的共 11 件,殘缺的有 8 件。皆呈三角形的薄片,其大小相差不多,一般长度都在3厘米左右。

(8) 叶状石片(图五一,14;图版柒拾,6)　仅 1 件。全体呈叶形,一側微經加工,可能是石矛的未成品。

(9) 弹丸(图版柒拾,10)　共 3 件。由天然砾石稍加磨制而成。

2. 装飾品

(1) 璜　(图五一,15、16;图版柒拾,7、8)　共 4 件。璜身两端各穿孔一个,孔由两面穿透,大部分两端犹保存折断的殘痕,可能是用碎石环改制的,磨制精緻。

(2) 环　(图版柒拾,9)　共 2 件。皆为殘片,环身扁平,磨制精緻,表面光滑。

(三)　骨、角、蚌、牙器

1. 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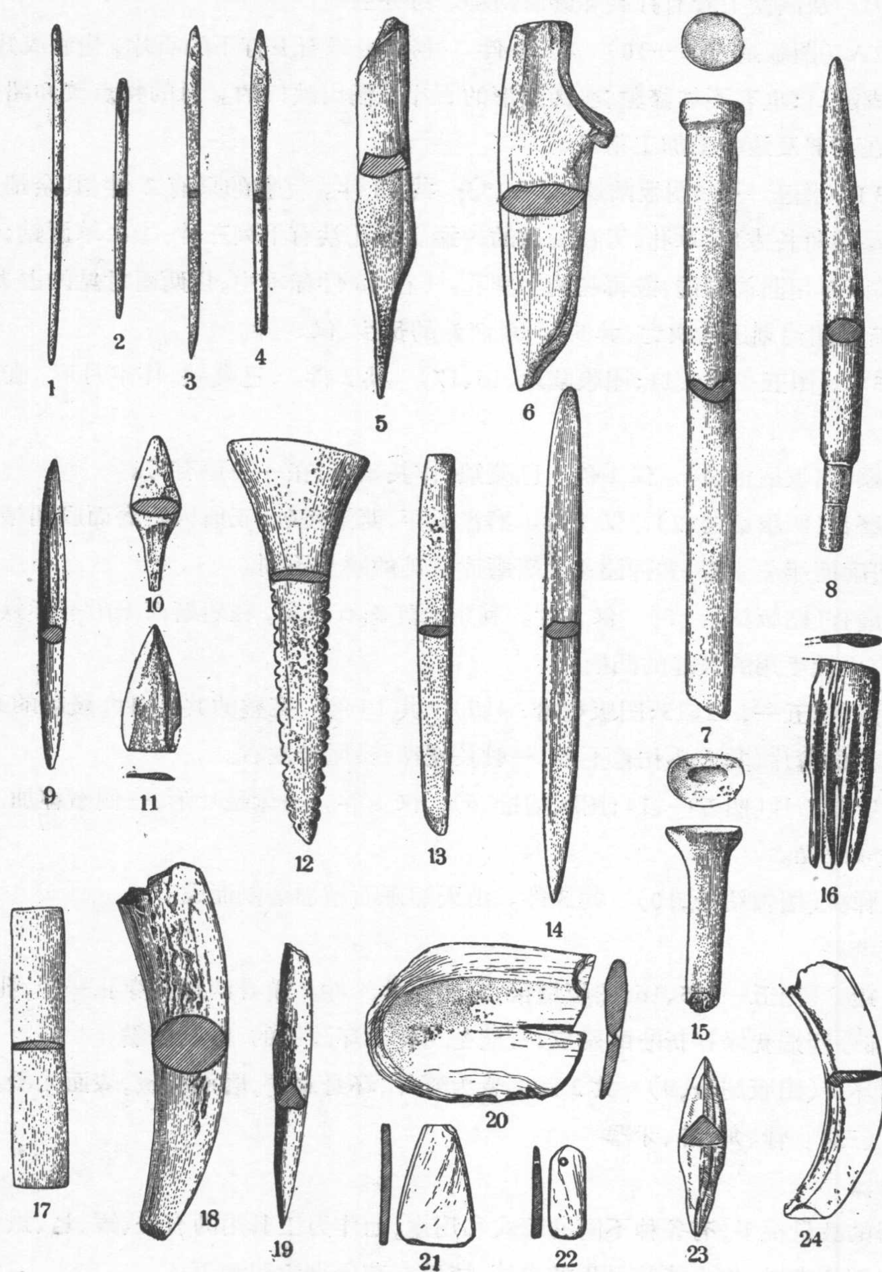
骨器的数量很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用途,如作为工具用的有針、錐、匕、鏃状骨片,作为武器用的有鏃,作为装飾品用的有笄、梳等。玆分別說明如下:

(1) 針　可分四式:

1 A (图五二,1;图版柒拾,16—18)　共 13 件。其中完整的有8件,单孔,有由一面鉆透的,也有由两面鉆透的,孔呈圓形,頂端有圓形、尖錐、平頂等三种形式,磨制精緻。

1 B (图五二,2;图版柒拾,21)　仅 1 件。与 1 A 式相似,惟穿孔法不同,由两面划沟法挖成椭圓形孔。

1 C (图五二,3;图版柒拾,19)　仅 1 件。横剖面呈长方形,只有尖部为圓形,单



图五二 庙底沟龙山文化骨、角、蚌、牙器(1/2)

1. 1A骨針(H563:09) 2. 1B骨針(H558:21) 3. 1C骨針(H570:13) 4. 1D骨針(H566:03) 5. 2A骨錐(H563:10) 6. 2B骨錐(H567:01) 7. 2C骨錐(H563:30) 8. 3D骨鏃(T553:23) 9. 3A骨鏃(T553:10) 10. 3B骨鏃(H35:10) 11. 3C骨鏃(T553:6) 12. 带鋸齿的骨片(H563:3) 13. 5A骨笄(H35:12) 14. 5B骨笄(H35:38) 15. 5C骨笄(H35:18) 16. 骨梳(H563:24) 17. 骨匕(H563:14) 18. 角凿(F551:01) 19. 角錐(H558:08) 20. 蚌刀(H35:36) 21. 蚌鏃(H558:04) 22. 蚌墜(H35:07) 23. 牙鏃(H562:10) 24. 牙片(H552:11)

孔，由一面穿透，除尖部磨光外，其余部分制作較粗糙。

1 D（图五二，4；图版柒拾，20） 仅1件。針身剖面成圓形，尖部成椭圓形，穿孔处扁平。

（2）錐　用家畜的骨片或肢骨磨制而成。可分三式：

2 A（图五二，5；图版柒壹，1—3） 共10件。用骨片刮成，其中完整的有4件，形状不固定，大小不一，除尖端磨制精緻外，錐身一般都未經磨制。

2 B（图五二，6；图版柒壹，4、5） 共3件。系利用豬的腓骨略加磨成尖端。

2 C（图五二，7；图版柒壹，6） 仅1件。尖部已殘缺，錐頂呈帽状如釘头形，虽然很象骨笄，但因形状过大，故暫归入錐类。

（3）鏃　可分四式：

3 A（图五二，9；图版柒壹，7—9） 共12件。完整的有9件。殘缺的3件。鏃身作柱状，横剖面皆作圓形或椭圓形，大小不等，从5.3—13厘米。

3 B （图五二，10；图版柒壹，10、11） 共3件。完整的2件。鏃身作扁平菱形，鋌部磨制稍粗糙。

3 C（图五二，11；图版柒壹，12） 仅1件。扁平三角形，无鋌。

3 D（图五二，8；图版柒壹，13） 仅1件。鏃身較长，鋌与鏃身有清楚的分界，鋌的横剖面呈圓形，鏃身横剖面成椭圓形。

（4）带鋸齿的骨片（4 A；图五二，12；图版柒壹，14） 仅1件。在三角形的骨片上两长边作鋸齿形，同时在表面有不規則的裂紋，用途不詳。

（5）笄　都是长条形，横剖面作圓形、椭圓形或扁平形，一端作尖状，頂端有变化。可分三式：

5 A（图五二，13；图版柒壹，15、16） 共6件。完整的5件。頂端齐头。磨制精緻。

5 B（图五二，14；图版柒壹，17、19） 共9件。完整的只有1件。頂端作尖状，横剖面作扁的长方形。一部分笄身弯曲成弧形。

5 C（图五二，15；图版柒壹，20） 共2件。均殘缺，頂端雕成如釘头的帽状，笄身扁平。

（6）梳　（图五二，16；图版柒壹，21） 仅1件。已殘缺，尙保存着4个梳齿，系用骨片制成，犹遺有刻划的沟痕。

（7）匕　（图五二，17；图版柒壹，22） 共3件。完整的1件，用骨片磨制呈扁平长方形的小骨板。

2. 角器

（1）凿　（图五二，18；图版柒壹，24） 仅1件。系利用天然鹿角在尖端磨成刃部而成，其他部未經加工。

(2) 錐(图五二,19) 仅1件。系用切开的鹿角片加以磨制而成。

3. 蚌器

(1) 刀(图五二,20;图版柒拾,11) 仅1件。已殘缺,中間有一孔,由两面凹沟法穿透。

(2) 鏃(图五二,21;图版柒拾,12) 共2件。尖端殘缺,鏃身作三角形,无鋌。

(3) 墜(图五二,22;图版柒拾,13) 共3件。墜成长方形或梯形,中間有一孔,由一面穿透,制造精緻。

4. 牙器 均系利用野豬的犬齿制成。

(1) 鏃(图五二,23;图版柒拾,14) 仅1件。鏃本鏃末都成三角形的銳尖,中脊剖面成三角形,磨制精緻。

(2) 加工牙片(图五二,24;图版柒拾,15) 共5件。皆殘缺,系用犬齿切成薄片,磨成鋒刃,或可作为刀类使用。

(四) 自然遺物 有家畜骨骼、兽骨、魚骨、蚌壳等。

(1) 家畜骨骼 在各灰坑中出土相当丰富,从数量上来講,26个龙山灰坑所出土的家畜骨骼,远远超过168个仰韶灰坑所出土的总和,可見家畜的数量比仰韶文化大有增加。由于骨骼过于破碎,无法进行統計。可鑑別的有豬、狗、山羊、牛等,仍以豬骨为最多,牛仅見到几块殘脛骨及尺骨,种別不詳,可能是家畜。这里家畜的种类加多,特别是大家畜的出現,說明較仰韶文化是大有进步的。

(2) 兽骨 野生动物的骨骼次于家畜,以鹿(*Cervus hortulorum* Swinhoe)为最多,可能是当时的主要狩猎对象,此外尙有少数的麝(*Moschus* sp.)、狐(*Vulpes vulpes* L.)、虎(*Felis tigris* L.)等殘骨,当都是猎获来的。

(3) 鸡骨 共4塊,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作新先生鑑定,係鸡的大小腿骨及前臂骨。

(4) 魚骨 在552号灰坑中曾发現两个黃顙魚(*Pelteobagrus fulvidraco*)的胸鰭刺,这种胸鰭刺在安阳小屯的殷代层中也曾发現过。是当时人类捕食魚类的有力証据。

(5) 厚壳蚌 有許多碎蚌片,可能是准备制作蚌器的原料。

五 东周文化遺物

东周时代的文化遺物发現很少,除7件銅鏃外,其余都是破碎的陶片。现在把这些仅有的文化遺物,簡述如下:

(一)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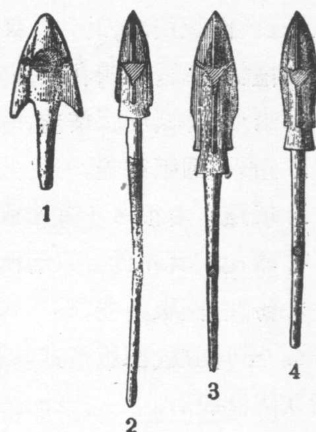
发現的都是殘陶片,陶质都是泥质灰陶。制法以輪制为主。表面作青灰色或灰褐色。

陶片上的紋飾有繩紋、弦紋和暗紋三种，其中以繩紋占絕大多数。器形都不能复原，但从陶片中的口沿和器底部分，可知其器形有盆、罐和豆形器等。

（二）銅鏃　可分为两式：

A. 双翼式（图五三，1）　仅1件。鏃中部有脊，分鏃身为左右两叶，后鋒构成倒刺形的双翼，脊下有鋌。

B. 三稜式　（图五三，2—4）　共6件。鏃身分三稜，向前聚成，鏃末向后形成倒刺，长鋌。



图五三　庙底沟东周銅鏃（1/2）
1. A式鏃（T 303:01）　2—4. B式鏃（T 34:01，39:01，36:01）

六　唐　墓



图五四　庙底沟100号唐墓平面图
1. 鉛人　2. 陶罐　3. 砚台　4、5. 瓷碟　6. 銅釵　7. 漆盒　8. 菱形花朵　9. 螺鈿花釵　10. 銀釵　11. 骨梳　12. 鉄剪　13. 玉飾　14. 漆盒　15. 項鍊　16. 鴛鴦形玉飾　17. 鉄条　18. 鉄鍋　19、20、21. 陶罐

在T1区内发現一座（图五四）。为南北向的洞室墓，南边有长方形的墓道。方向正南北。墓室作长方形，长2.7，寬0.7，高2.4米。墓道底部略为傾斜，呈阶梯状，长2.5，寬0.67，深6.7米。

棺已腐朽，据其木朽痕跡看，长1.9，寬0.61米。仅有一具人架，为仰卧伸直葬，头北，脚南。随葬品皆置于头上及足下，骨架的下面压有开元通宝43枚。現将随葬品說明如下：

1. 头飾　共14件。可併为一組，加以簡述。

銅釵（图版柒貳，1）　2件。用銅絲曲成。

銀釵（图版柒貳，2）　2件。用銀絲曲成。

螺鈿花釵（图版柒貳，3、5）　4件。在鏤孔的菱形銅花上嵌有螺鈿，共12朵，下面有銅絲纏繞的梗枝接在双齿的釵上。

骨梳（图版柒叁，1）　共2件。平面呈斧形，梳面用阴綫刻有两个儿童，在儿童的服装上繪有金綫。

玉飾(图版柒叁,2) 1双。边緣作齿状的椭圓形，質洁白，表面有一对鳥紋，在鳥紋下还有植物花紋，有四孔系以銅絲。

鴛鴦形玉飾(图版柒叁,4、5) 1对。綠褐色。

2. 鉛人(图版柒叁,3) 共2件。一个保存較好，人的輪廓很清楚。

3. 項鍊 由很多小珠串成的，珠分扁圓形、椭圓形、菱形等种，質料采用瑪瑙等矿物。

4. 漆盒 共4件。只有两个保存較好，呈正方形，四角圓鈍，盒上下围一銀圈。

5. 粉盒(图版柒叁,6) 仅1件。平面呈花瓣形，瓷質，表面敷白釉。

6. 小口陶瓶(图版柒貳,8) 共3件。小口平唇，細頸，肩腹沒有明显的分界，平底，系泥質灰陶制成。

7. 斂口陶罐(图版柒貳,7) 仅1件。斂口，唇外侈，短頸，鼓腹，平底，泥質灰陶，表面涂朱，但多巳剝落。

8. 硯台(图版柒貳,4) 仅1件。底附有呈长方形的矮足，硯面有墨色，可能是磨墨留下的痕跡。

9. 开元通宝 共43枚。

10. 銅鏡(图版柒貳,9) 仅1件。圓鈕平緣，鏡面花紋較粗糙。

11. 鉄鍋 仅1件。仅殘存二块鉄片。

12. 鉄器 仅1件。长身扁条形，一端成鈍尖，一端成銳尖。用途不詳。

13. 鉄剪(图版柒貳,6) 仅1件。保存較好。

14. 小瓷碟(图版柒叁,7) 共2件。大口，圓唇，浅腹，平底，表面敷白釉。

在随葬品中，因有鉄剪、骨梳、粉盆等，看出墓主人可能是妇女。据墓形及随葬品推測，其年代当屬唐代中叶以后。

叁　三　里　桥

一　地理环境与工作概况

三里桥遺址在陕县城东关外，位于青龙澗北岸与庙底沟遺址相对，中間仅隔着一条寬約 1400 米的河谷。从整个遺址看来，是一块大体上成长条形的黄土台地，中部被两条大沟所切断，东边与南家庄相邻，中間也隔着一条大沟，西边是現代的村落，北边有一条現代通往城里的公路，南边卽面临着青龙澗（图版玖陆）。

这个遺址也是在 1953 年最初調查的幷发現了龙山文化层迭在仰韶文化层上面的地层証据[5]。遺址的总面积約 180000 平方米，大体上东部以龙山文化为主，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主，两者交錯相迭着，在周圍的断崖上都暴露着灰坑或灰层。这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与对岸的庙底沟都有所不同。因此，我們便决定在此进行发掘，以便互相比較。共进行了两次发掘工作：第一次自 1957 年 4 月 12 日开始至 8 月 7 日結束，第二次自同年 10 月 7 日开始至 11 月 20 日結束。前后共发掘了 1526 平方米。发現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东周时期的窖址、灰坑、墓葬及其文化遺物。第一次工作人員有陈作良、徐殿魁、蔣忠义、邓德宝及东北人民大学单庆麟和西北大学賈德耀等 6 同志；第二次工作人員有陈作良、阳吉昌、叶小燕、唐士和、张长庆、蔣忠义、郑大成、温孟元、王兆瑩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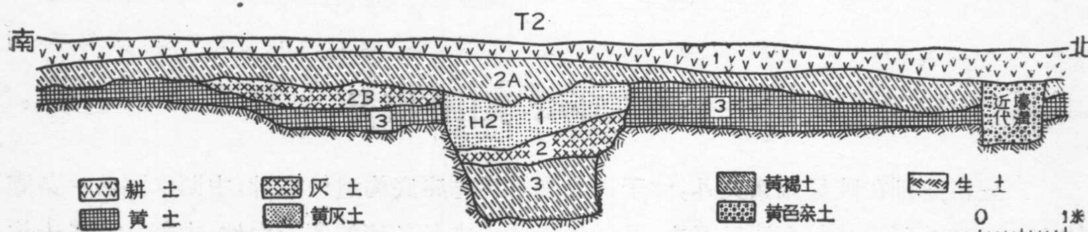
二　文　化　堆　积

（一）地层情况

地层的交迭关系很清楚，它是龙山文化层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或者是龙山文化的灰坑打破了仰韶文化层。現以探沟 2 的西壁剖面为例，来加以說明：第 1 层，耕土，厚 15—38 厘米，出有少量仰韶、龙山及战国陶片。第 2 层，龙山文化层，按土色、土質的不同，可分为两小层：2A 层，土呈黄褐色，質較松，厚 15—60 厘米，出土物除了龙山陶片外，还夹有少量的仰韶陶片。在此层的北边，被一条近代壕沟所打破，一直到了生黄土。2B 层，灰土，質松，厚 10—38 厘米，出土物与 2A 层相同，但夹有少量的殘兽骨。第 3 层，仰韶文化层，土呈浅黄色，質較硬，厚15—52厘米，出有仰韶陶片。在此层的中部，被龙山灰坑（H2）所打破。灰坑分为三层：1 层，土呈黄灰色，質松，厚 30—55 厘米。2 层，灰土、土質与上层同，厚 12—39 厘米。3 层，土呈黄褐色，質較硬，厚 70 厘米。以上各层均出有龙山陶片和石器、骨器等遺物（图五五）。在遺址的东部，还有仰韶、龙山和东周三个时期的文化交

迭层，但东周时期的堆积仅占很少的一部分。

从上述的地层交迭关系看来，它再一次地提供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的証据。这与对岸庙底沟遺址的堆积情况也是完全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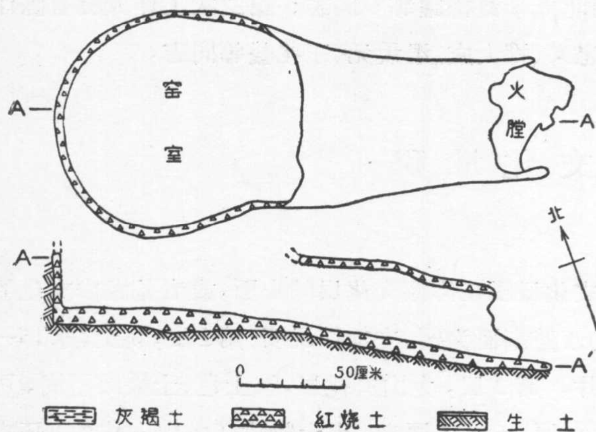
图五五 三里桥探沟 2 西壁剖面图

（二）建筑遺存

1. 仰韶文化

（1）窰址

仰韶文化陶窰共发现了 2 座。形制相同，結构較簡单；可分为窰室与火膛两部分，前者近圓形，后者呈半圓筒形。現以 301 号窰为例，来加以說明：火膛向东，位于窰室的前面，方向为 108 度。殘长約 1.17 米，前口較小，高 0.2，寬 0.46 米；向后逐漸扩大接連窰室，高 0.34，寬 0.76 米，底部向外略呈斜坡直至膛口。窰室的上部已破坏（距地表約 1.2 米露出），周壁垂直，殘高 0.25—0.36 米，底部平坦未見窰箅，直径約 2.1—2.24 米。整个陶窰的底部經火烧的結果，形成一层厚約 7—10厘米的青灰色的烧土面；窰壁部分則略呈紅色，厚約3—4厘米（图五六）。窰內堆积仅一层，皆为灰土，质松，內夹有大量的仰韶陶片及紅烧土碎块。



图五六 三里桥仰韶文化 301 号窰平面、剖面图

（2）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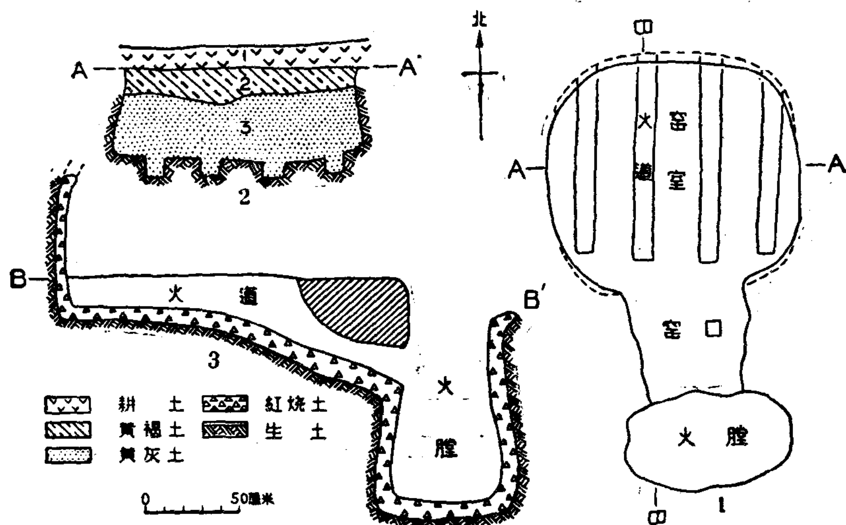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灰坑共发现了 47 个。有圓形和椭圓形两种：前者較少，計 17 个，后者居多，計 30 个。灰坑保存得完整者甚少，約占四分之一強，余者皆有打破关系。这些灰坑的形制与庙底沟大体相同，也是口大底小者占絕大多数，直壁如筒状者次之，而口小底大者仅占少数。

2. 龙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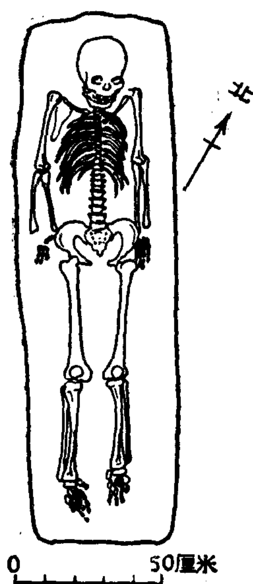
（1）窰址

龙山文化陶窰发現 1 座（Y4）。它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火膛，后部即窰室。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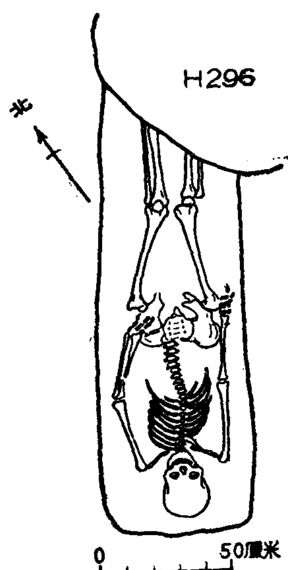
膛的口部略小于底部,东西 0.97,南北 0.6 米,底部較大,东西 1.2,南北 0.82 米。系一深 1.3 米的椭圓形袋状竪坑。窰室呈圓形,上部已被耕土破坏(距地表 0.1—0.28 米露出),直径 1.3,殘高 0.38 米,周壁向上往里略呈弧形,底部有四条南北向平行的沟状火道,长 1.2—1.36,寬 0.11,深 0.12—0.17 米。在火膛与窰室之間有一个隔梁,因而火道作斜坡式經过隔梁通到火膛(中間两条直行,东边成 160 度,西边成 120 度拐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窰室的壁上还遺有明显的建造时所留下的工具痕迹,也作双齿形,与庙底沟龙山灰沟(HG553)



图五七　三里桥龙山文化 4 号窰平面、剖面图
1、3. 窰內結构平面及剖面图　2. 窰內堆积剖面图



图五八　三里桥仰韶文化 107 号墓平面图



图五九　三里桥龙山文化 108 号墓平面图

的木耒痕迹相同。另外在火膛与窰室之間的隔梁上面，还有一个窰口，方向为 175 度，長 0.5，寬 0.6，殘高 0.36 米。整个陶窰的周壁及底部，經火烧的結果变成一层坚硬的青灰色的烧土面，厚 5—9 厘米（图五七，1、3；图版柒肆、柒伍）。窰內堆积除第 1 层系耕土外，第 2 层，土呈黃褐色，质較硬，厚 0.14—0.2 米。第 3 层，土呈黃灰色，质較松，厚 0.3—0.36米。以上两层均出有龙山陶片，其中火膛內尙夹有烧土、木炭、殘兽骨以及陶坯等（图五七，2）。

(2) 灰坑

龙山文化灰坑共发現了 103 个，其中圓形 54 个，橢圓形 49 个。形制与仰韶灰坑大体相同，唯坑壁較整齐，保存完整者不多，仅占四分之一弱。出土物以陶片为最多，其中有的灰坑还出有精制的骨器。

(三) 墓葬

1. 仰韶墓葬

仰韶文化墓葬共发現了 2 座。都是長方形的浅豎穴，仰身伸直葬。現以墓 107 为例，来加以說明：墓口距地表 0.5，長 1.88，寬 0.54，深 0.45 米。方向为 330 度，头向西北（图五八）。此墓系葬于仰韶文化层中，填土內仅出有仰韶彩陶一片。

2. 龙山墓葬

龙山文化墓葬发現 1 座（墓 108）。系長方形的浅豎穴，方向 210 度。墓口距地表 0.55 米，長度不詳，寬 0.6，深 0.35 米。葬式为仰身伸直，头向西南，两足已被龙山灰坑（H296）所打破，无随葬品（图五九）。从地层上观察，此墓自上面的龙山文化层打破了下面的仰韶文化层。因此，我們可以断定它是属于龙山的墓葬。

三 仰 韶 文 化 遺 物

(一) 陶器

1. 容器　共复原 19 件。陶质以細泥紅陶为最多，夹砂粗紅陶次之，泥质灰陶与細泥黑陶最少，而且都是不能复原的殘片。紋飾除素面或磨光者外，有彩繪、綫紋、划紋、附加堆紋及乳丁等几种。这里的彩陶数量很少，而且花紋也較簡单。器形有缽、碗、盆、罐、器座等。現以灰坑 6 为例，将其陶系、紋飾及器形等列表統計如下：

仰韶文化（灰坑 6）陶系及紋飾統計表

陶 系	細泥紅陶系					泥质灰陶系	細泥黑陶系	夹砂粗紅陶系				总 計
数 量	291					25	7	164				487
百分比	59.76					5.14	1.44	33.68				100%
紋 飾	彩繪	綫紋	划紋	乳丁紋	素面	素 面	素 面	綫紋	划紋	附加堆紋	素面	
量 数	12	45	4	2	228	25	7	41	5	8	110	487
百分比	2.47	9.24	0.83	0.41	46.82	5.34	1.44	8.42	1.03	1.65	22.59	100%

仰韶文化（灰坑 6）陶器器形統計表（以能看出器形者为限）

陶　系	細泥紅陶系					泥質灰陶系		細泥黑陶系	夾砂粗紅陶系		总　計
器　形	鉢	碗	盆	罐	器座	盆	罐	罐	盆	罐	
数　量	41	27	31	22	5	13	5	4	34	28	210
百分比	19.53	12.85	14.77	10.47	2.38	6.19	2.38	1.81	16.19	13.34	100%

A. 細泥紅陶系　絕大多数系素面，磨光者少見。彩繪仅見于折沿盆及斂口盆的口沿上。在陶片中也发現有几片带白衣的彩陶。

（1）鉢　大口，浅腹，圜底或平底。可分两式：

A1a（图六〇；图版柒陆，1a、b）　共 3 件。圜底，其中 H310:05 一件，底部中央穿有一孔，疑可作甑使用。

A1b（图六〇；图版柒陆，2a、b）　仅 1 件。底略平，底部印有乳丁，可能是制陶器放置在某种陶垫上所遺留下的痕迹。

（2）碗　大口，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但腹部和底部无明显的分界。可分两式：

A2a（图六〇；图版柒陆，3）　仅 1 件。浅腹。

A2b（图六〇；图版柒陆，4）　仅 1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較深。

（3）浅腹盆　大口折沿，浅腹，平底。可分两式：

A3a（图六〇；图版柒柒，1）　仅 1 件。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

A3b（图六〇；图版柒柒，2）　仅 1 件。腹壁成弧形向下往里收縮，盆沿上繪有黑彩。

（4）斂口盆　斂口，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两式：

A4a（图六一；图版柒柒，3）　共 2 件。腹壁成弧形收縮。

A4b（图六一；图版柒柒，4、5）　共 2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底部收縮較甚，与腹壁有明显的分界。

（5）斂口罐　（A5；图六一；图版柒柒，6）　仅 1 件。斂口，深腹，小平底。

（6）器座　（A6；图六一；图版柒捌，1）　仅 1 件。侈口，束腰，下部略往外扩张。

B. 泥質灰陶系　仅有素面一种。器形可識別者有盆、罐，但都不能复原。

C. 細泥黑陶系　数量最少。陶胎略呈紅褐色，外表純黑，皆素面，器形可識別者仅有罐一种，也不能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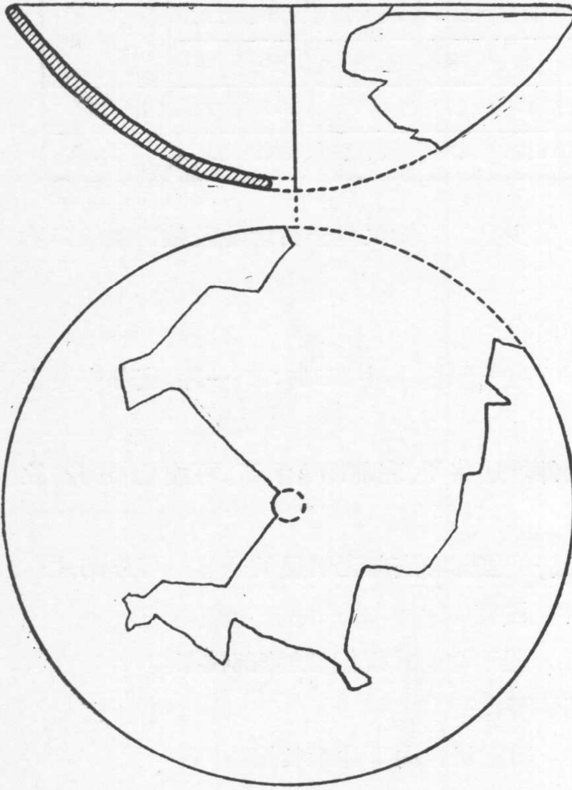
D. 夾砂粗紅陶系　多为素面，施紋飾者甚少，有綫紋、划紋、附加堆紋等几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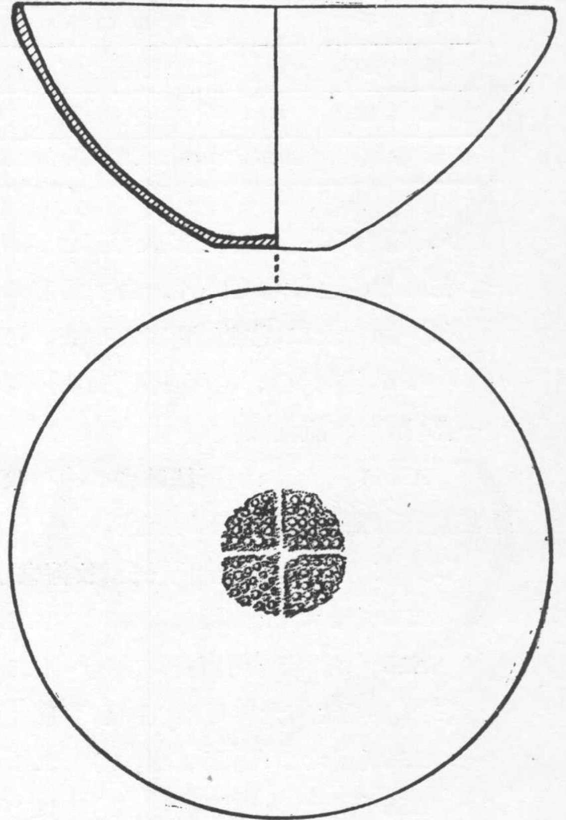
（1）斂口罐　斂口，鼓腹，平底。可分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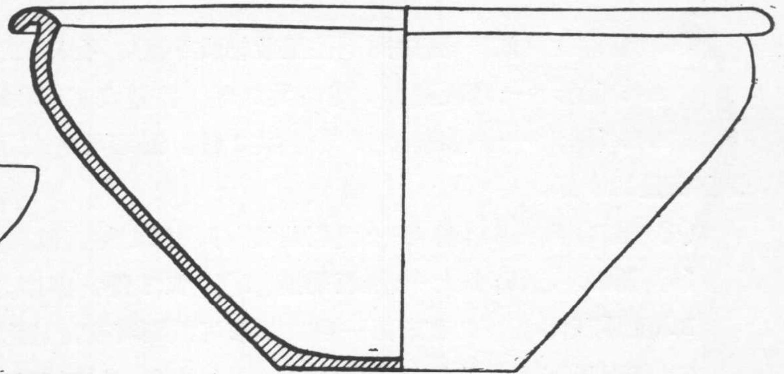
D1a（图六一；图版柒捌，2）　仅 1 件。腹部向外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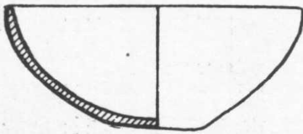
D1b（图六一；图版柒捌，3）　共 2 件。侈唇，腹壁略向外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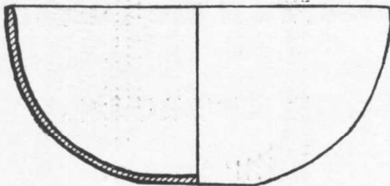
（2）筒形罐（D2；图六一；图版柒捌，4）　共 2 件。筒形，深腹，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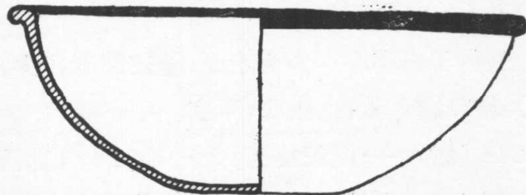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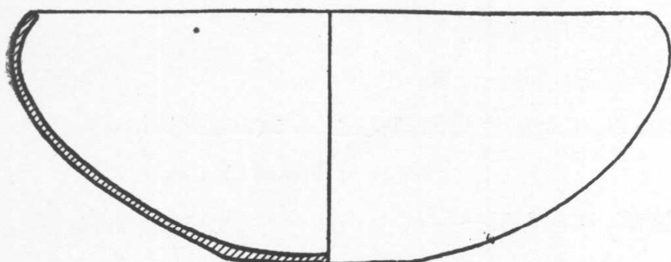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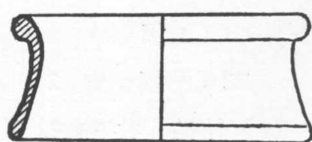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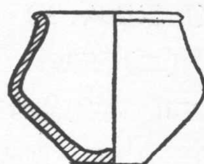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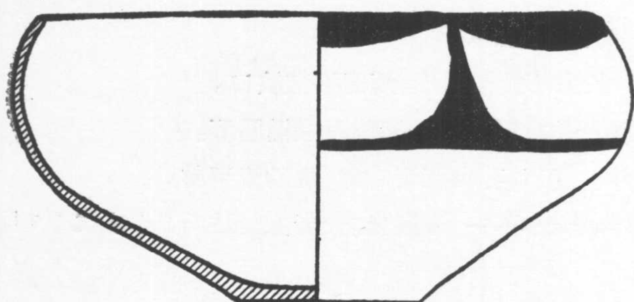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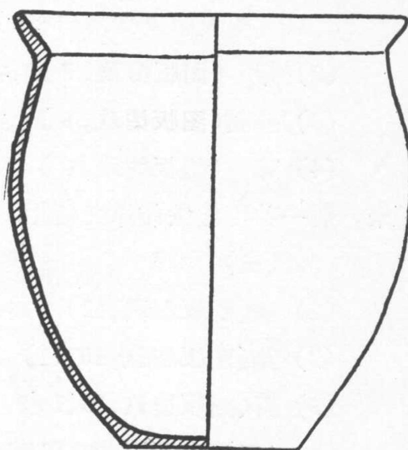
图六〇　三里桥仰韶文化細泥紅陶鉢、碗、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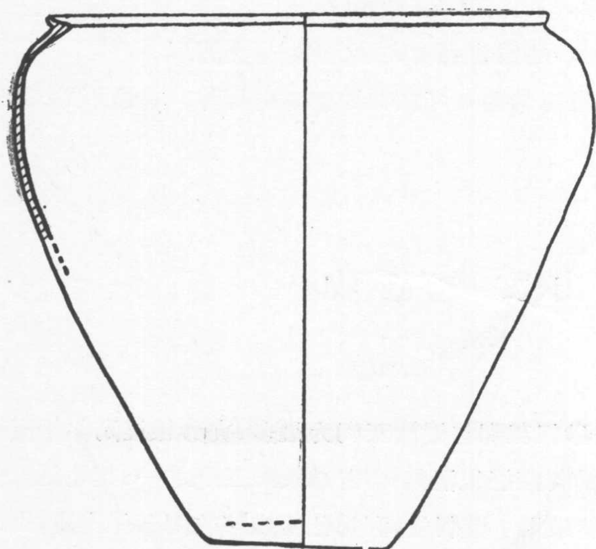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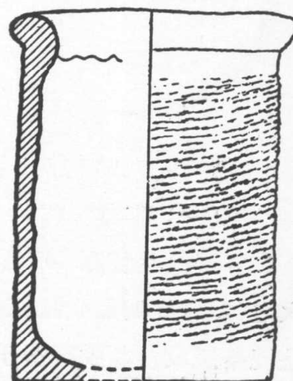












图六一　三里桥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器座，夾砂粗紅陶罐（A5为1/6，余皆1/4）

2. 工具

(1) 刀　皆由陶片改制,完整者未見。可分三式:

1A　共7件。两側带缺口,形与庙底沟仰韶文化1A式刀相同。

1B (图版柒玖,1)　共5件。长方形,穿孔。

1C (图版柒玖,2)　共3件。圓背,穿孔。

(2) 紡輪　共9件。皆由陶片改制,形与庙底沟仰韶文化4A式紡輪相同。

3. 装飾品

环(图版柒玖,3)　共3件。圓形,仅有素面一种。

(二) 石器

1. 工具　按制法的不同,分为打制与磨制两大类:

(1)　刀　可分两式:

1A (图版柒玖,4)　共6件。两側带缺口。

1B (图版柒玖,5、6)　共3件。长方形或椭圓形,两側不带缺口。

(2) 斧　(图版柒玖,7)　共3件。长方形,圓刃,横剖面呈椭圓形。

(3) 紡輪(图版柒玖,8)　共6件。圓形,孔由两面对穿,边沿皆平整。

(4) 球　(图版柒玖,9)　共4件。大小不一,皆磨光。大者直径达6,小者仅2 9厘米。后一种可能兼作弹丸使用。

(三) 骨器

(1) 針(图版柒玖,12)　共3件。細长,后端穿孔。

(2) 錐(图版柒玖,10、11)　共2件。利用猪的肢骨磨成。

(3) 笄(图版柒玖,13、14)　共2件。两端皆磨成尖形,剖面呈椭圓形。

(四) 自然遺物　仅有少量的家畜骨骼。可識別的有猪狗两种,其他不詳,也有少量的鹿骨和鹿角等。

四　龙山文化遺物

(一) 陶器

1. 容器　共复原69件。陶质以夹砂粗灰陶与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粗紅陶与細泥黑陶次之,泥質紅陶最少見。这里陶器的輪制痕迹很清楚,約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絕大多数是泥条筑成法制成。至于陶鬲則显然采用了模制法,利用已經烧好的陶鬲作內模,因此在鬲的袋足及襠的內部均附有清晰的"反繩紋",而所制出的器形,也比較整齐和一致。在陶片中还发現有少量的蛋壳陶。紋飾以繩紋为最多(約占1/2),籃紋次之(約占1/5),方格紋較少(約占1/12)。素面或磨光者也大量出現,另外还有划紋、鏤孔及附加堆紋等,但比

例都很少。器形有杯、碗、盆、罐、甑、鬲、鬶、斝、器座等。現以灰坑 3 为例，将其陶系、紋飾及器形等列表統計如下：

龙山文化（灰坑 3）陶系及紋飾統計表

陶系	夹砂粗灰陶系					泥質灰陶系					夹砂粗紅陶系		細泥黑陶系		泥質紅陶系		总計
数量	1708					1031					303		271		48		3361
百分比	50.82					30.68					9.02		8.07		1.43		100%
紋飾	繩紋	籃紋	方格紋	附加堆紋	素面	繩紋	籃紋	方格紋	鏤孔	素面	繩紋	素面	划紋	素面	籃紋	素面	
数量	1138	327	34	21	188	527	273	20	6	205	95	208	31	240	38	10	3361
百分比	33.86	9.73	1.02	0.63	5.6	15.68	8.13	0.6	0.18	6.1	2.83	6.19	0.93	7.14	1.13	0.3	100%

龙山文化（灰坑3）陶器器形統計表（以能看出器形者为限）

陶系	夹砂粗灰陶系			泥質灰陶系					夹砂粗紅陶系	細泥黑陶系		泥質紅陶系		总計
器形	罐	鬲	斝	碗	盆	杯	罐	甑	罐	豆	罐	罐	鬶	
数量	525	196	19	35	59	37	154	17	84	41	87	37	2	1293
百分比	40.61	15.16	1.47	2.71	4.57	2.87	11.91	1.32	6.5	3.64	6.73	2.87	0.16	100%

A. 夹砂粗灰陶系　器形不多，表面多飾繩紋、籃紋，其他紋飾皆少見。

（1）圜底罐（A1；图六二；图版捌拾，1）　仅 1 件。深腹，圜底，上部已殘，胎厚 2.8 厘米。

（2）单耳罐　斂口，单耳，腹壁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可分两式：

A2a（图六二；图版捌拾，2、3）　共 2 件。腹部略向外鼓出。

A2b（图六二；图版捌拾，4）　共 2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更为鼓出。

（3）斂口罐　斂口，鼓腹，平底。可分两式：

A3a（图六三；图版捌貳，1）　仅 1 件。腹部略向外鼓出。

A3b（图六三；图版捌貳，2）　仅 1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部更为鼓出。

（4）鬲　斂口，三袋足。可分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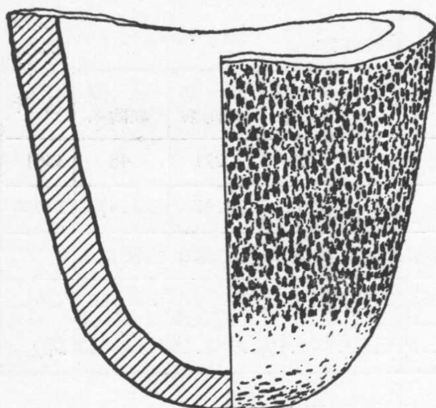
A4a（图六二；图版捌壹，1、2）　共 7 件。唇外侈，在口沿与腹部間有一个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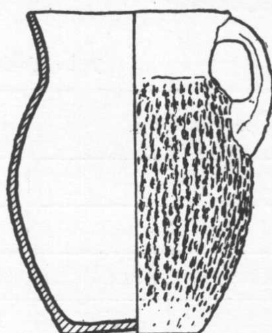
A4b（图六二；图版捌壹，3）　仅 1 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不带鋬，頸部两旁各有一道附加堆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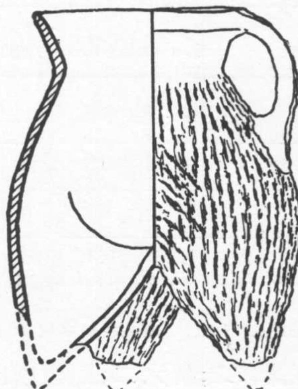
（5）斝（A5；图六二；图版捌壹，4）　共 2 件。由圜底罐下加三袋足而成，口部两旁各有一个短耳，以便握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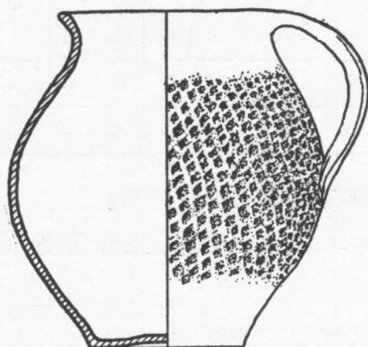
B. 泥質灰陶系　器形較多，紋飾除繩紋、籃紋、方格紋外，还有鏤孔，素面者多不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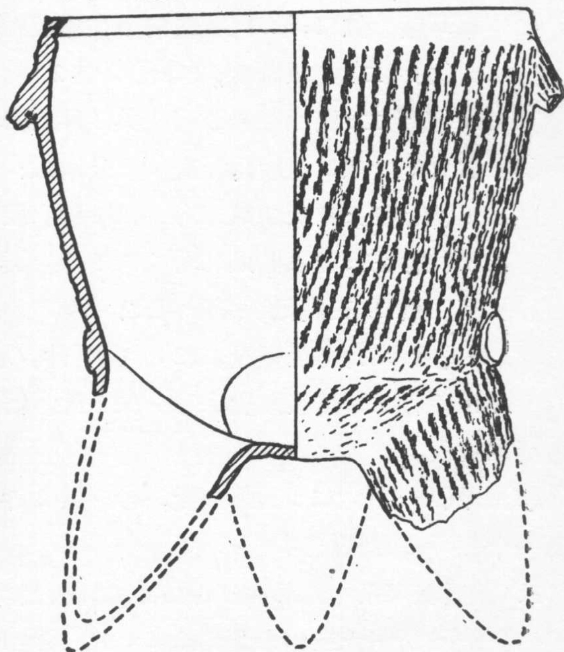
（1）碗（B1；图六三；图版捌貳，3、4）　共 4 件。大口，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此碗若将其倒轉过来，亦可作为器盖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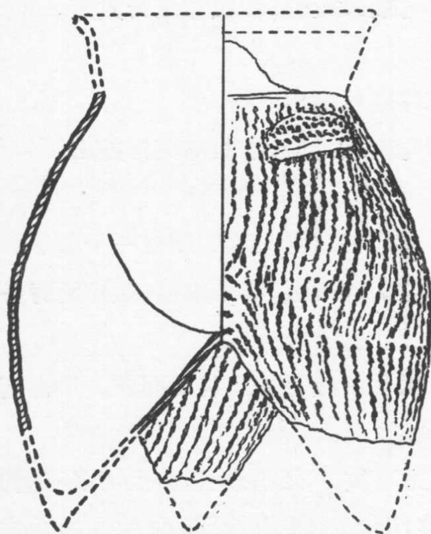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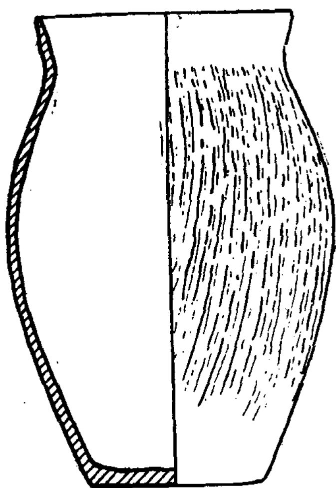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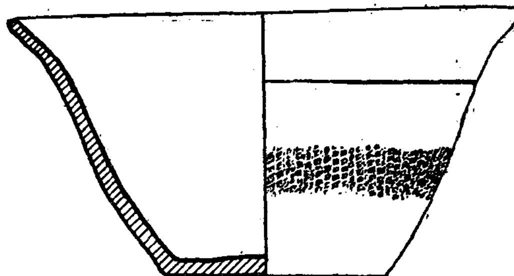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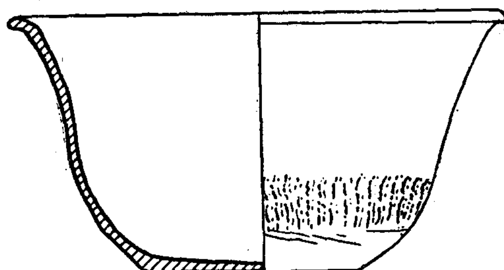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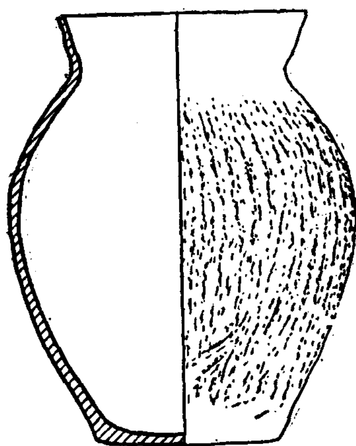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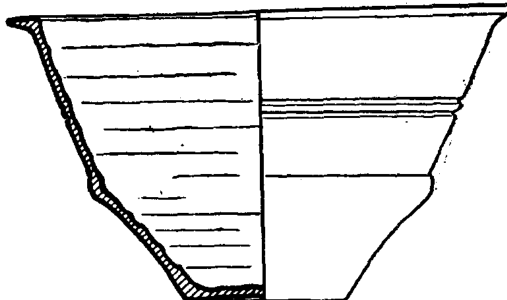
图六二　三里桥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鬲、斝(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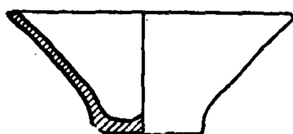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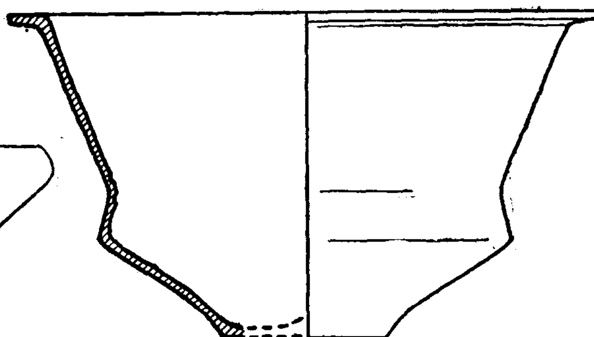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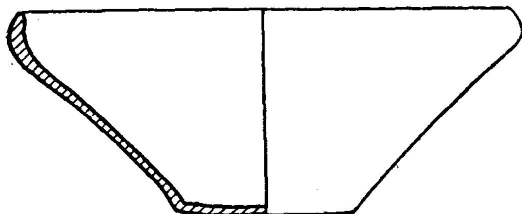












图六三　三里桥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泥质灰陶碗、盆(1/4)

（2）浅腹盆(B2；图六三；图版捌贰，5） 仅1件。大口微歛，浅腹，小平底。

（3）深腹盆 大口，深腹，平底。可分四式：

B3a（图六三；图版捌叁，1） 共2件。口沿外侈，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

B3b（图六三；图版捌叁，2） 仅1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底部成弧形往里收縮。

B3c（图六三；图版捌叁，3） 仅1件。器形与B3a式近似，唯口沿外折，腹壁略向外凸出。

B3d（图六三；图版捌叁，4） 共2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腹壁折成棱角向外凸出。

（4）单耳杯 （B4；图六四；图版捌叁，5） 仅1件。大口，单耳，腹壁斜行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

（5）双耳杯 （B5；图六四；图版捌叁，6） 共5件。大口，双耳，腹壁下折往里收縮成平底。

（6）歛口罐 歛口，鼓腹，平底。可分四式：

B6a（图六四；图版捌肆，1） 仅1件。圆唇，腹部微向外鼓出。

B6b（图六四；图版捌肆，2、3） 共3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沿外折。

B6c（图六四；图版捌肆，4；图版捌伍，1） 共3件。器形与前式近似，唯口沿外侈，頸部稍高。

B6d（图六四；图版捌伍，3） 仅1件。与前式相似，唯腹部較深。

（7）单耳罐(B7；图六五；图版捌伍，4） 共2件。歛口，鼓腹，平底。在口沿与腹部間有一个耳。

（8）长頸罐 长頸，鼓腹，頸肩有显著分界，可分为两式：

B8a（图六四；图版捌伍，2） 共2件。口稍大，頸較矮。

B8b（图六五；图版捌陆，1、2） 共2件。口小，而頸部較长。

（9）小口罐 小口，折肩，腹壁向里收縮成平底，一般的器形均較大。可以分为两式：

B9a（图六五；图版捌陆，3） 共两件，肩部印有籃紋或抹平。

B9b（图六五；图版捌陆，4） 仅1件。形制与前式基本相同，但在陶坯制好以后，由肩部将器口与器身割开，使器口成为盖部。盖为用来盛置較大的什物，以免罐口过小不能置入。这种制法比較特殊，在一般陶器中还是相当少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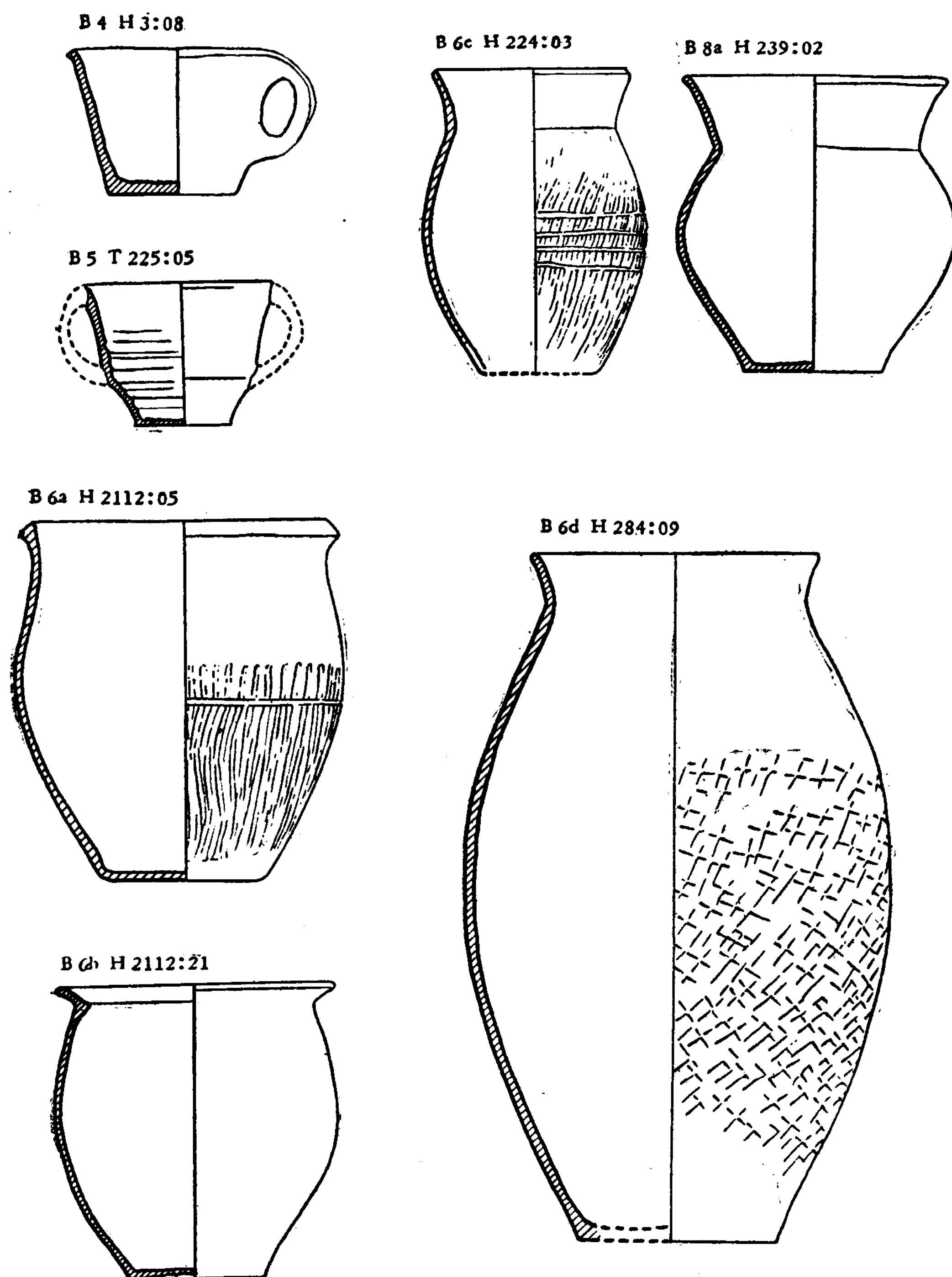
（10）甑 歛口，鼓腹，平底，底部及周围均有穿孔，可分为两式：

B10a（图六六；图版捌柒，1a、b） 共2件。腹部略向外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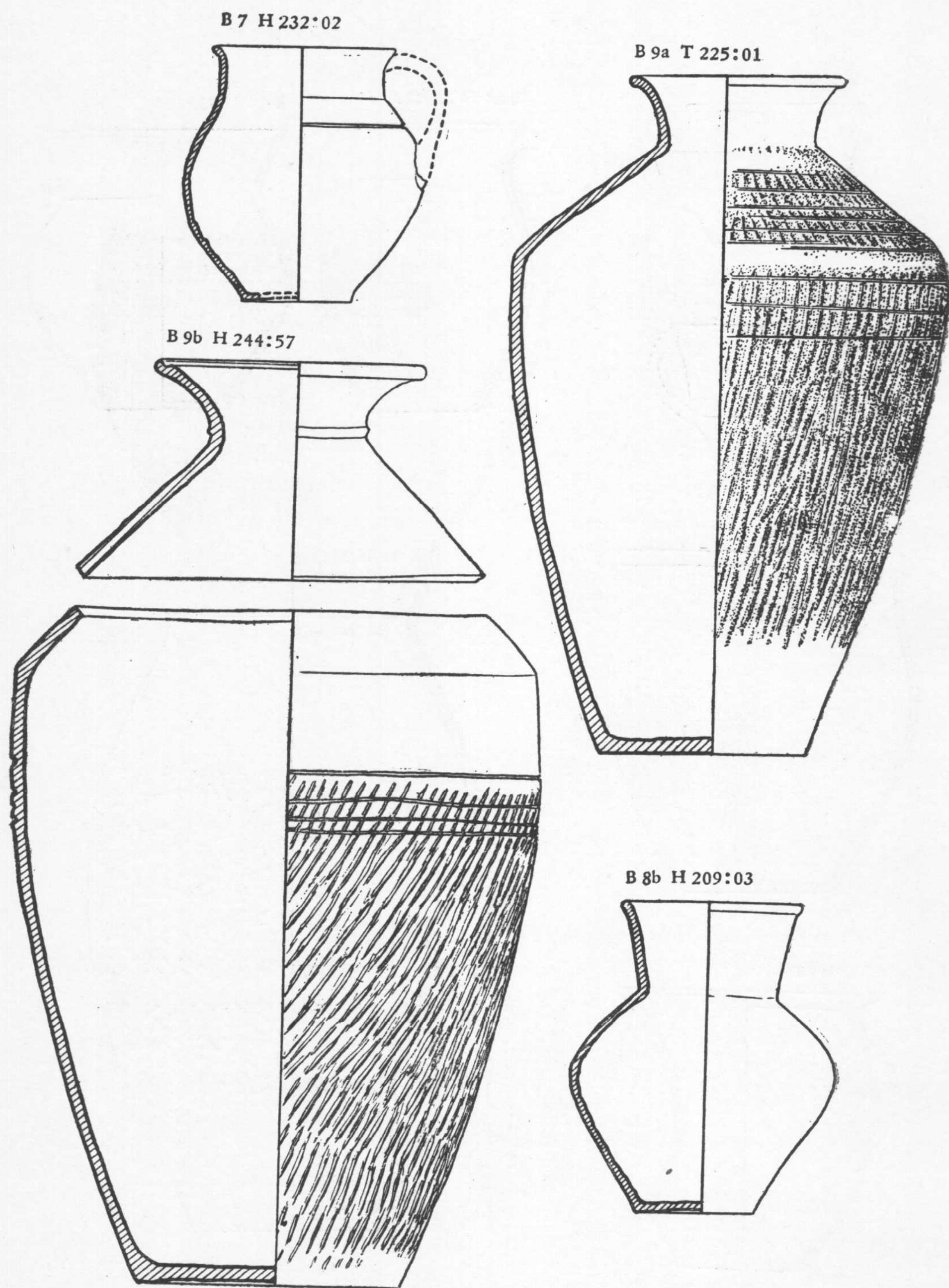
B10b（图六六；图版捌柒，2a、b） 仅1件。底部显著往里收縮，腹部两旁各附凸耳，以便把持。

（11）瓶（B11；图六六；图版捌捌，1） 仅1件。小口、鼓腹、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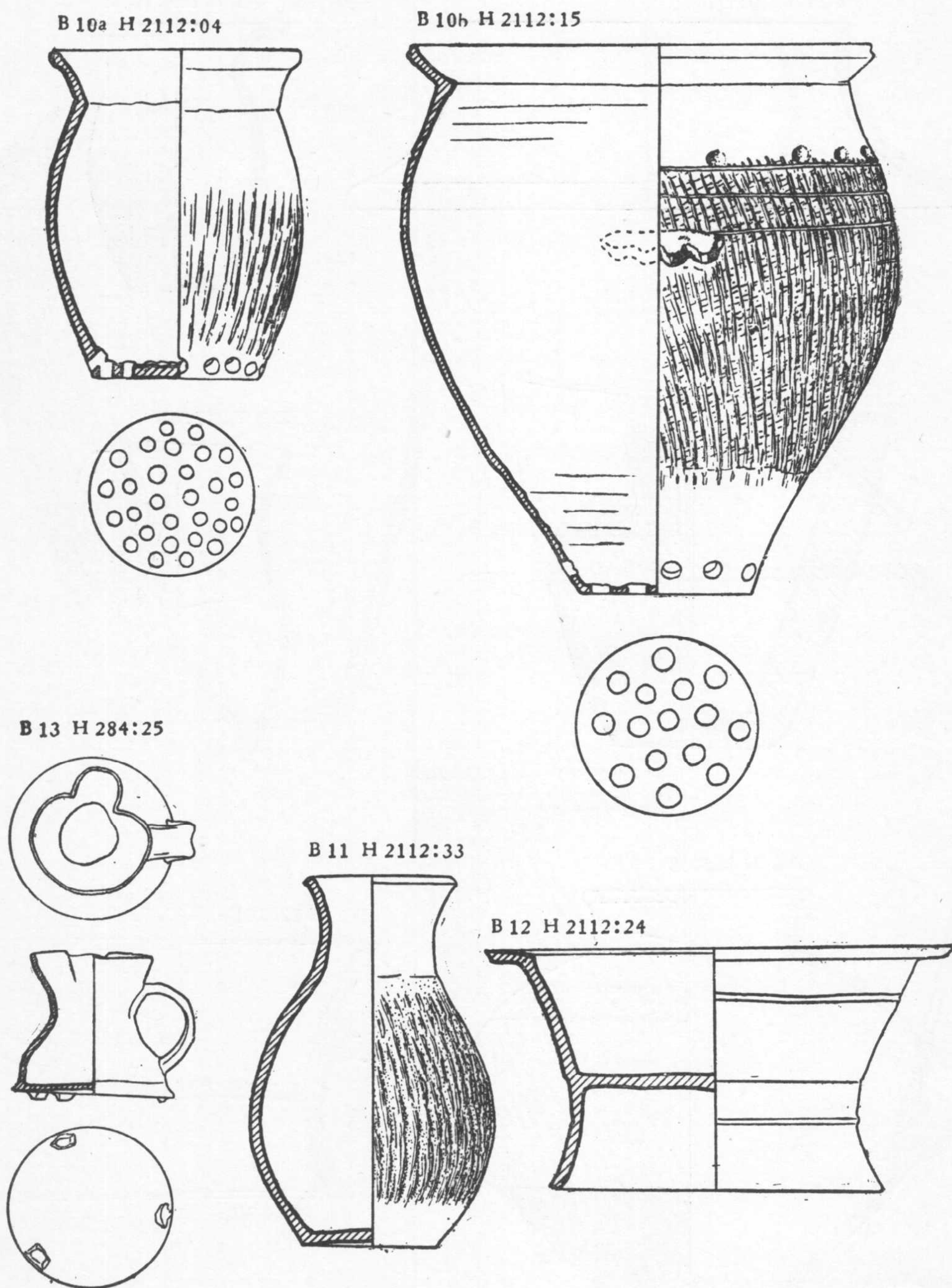
（12）豆（B12；图六六；图版捌捌，2、3） 共2件。大口折沿，腰部往里收縮，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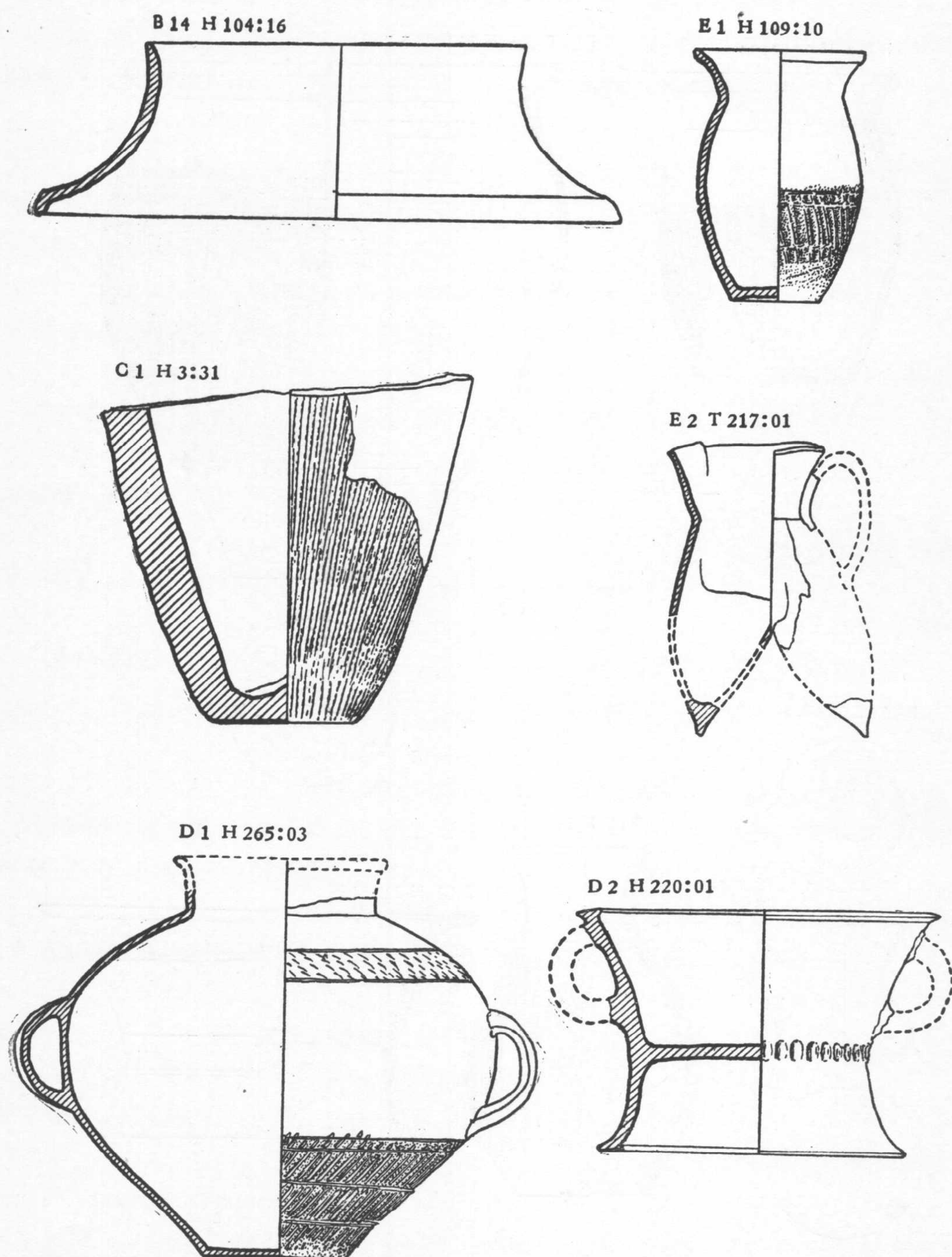
图六四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杯、罐(1/4)



图六五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罐(1/4)



图六六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甑、瓶、豆、鬶(1/4)



图六七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質灰陶器座，夹砂粗紅陶罐，細泥黑陶罐、豆，泥質紅陶罐、鬶（1/4）

外侈形成圈足。

（13）平底鬶（B13；图六六；图版捌捌，4a、b）　仅1件。侈口带流，腹壁向下往外扩张成平底。底部附有三个矮足，在頸部与腹部間还有一个耳，器形甚为特殊。除鬶以外还发現一个盉的流部殘片，作管状，其他部分可能和盉相似，暂附于此。

（14）器座（B14；图六七；图版捌捌，5）　仅1件。直口，向下往外扩张，形如不带器身的大圈足。

C. 夹砂粗紅陶系　多为破片，复原器形仅有大口罐一种。

大口罐（C1；图六七；图版捌捌，6）　共2件。上部已殘，深腹，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胎厚3厘米。

D. 細泥黑陶系　表面純黑，陶胎中心仍呈灰褐色，器形經复原者不多。

（1）双耳罐（D1；图六七；图版捌玖，1）　共3件。小口，鼓腹，小平底。腹部两旁各有一个耳。

（2）双耳豆（D2；图六七；图版捌玖，2）　仅1件。由B12式豆在口部两旁各加一个耳。

E. 泥質紅陶系　在各陶系中以它所占的比例最少。色泽不純，常夹有灰斑。器形能复原者也不多。

（1）斂口罐（E1；图六七；图版捌玖，3）　共3件，斂口，腹部略向外鼓出，向下往里收縮成平底。

（2）鬶（E2；图六七；图版捌玖，4）　仅1件。侈口带流，下为三袋足，頸部附有一个耳。

2. 工具

（1）刀　共6件。长方形，穿孔。皆利用陶片改制。

（2）紡輪　共9件。由陶土制成，周边成弧形或稜角，体积較小，直径皆3厘米左右。

（3）陶垫（图版玖拾，1）　仅1件。系制陶工具。一面平整，一面弧起，中空，横剖面呈半圓形。与庙底沟龙山文化的陶垫相似。

3. 其他　鳥头塑象（图版玖壹，6）　仅1件，已殘缺，为夹砂粗紅陶，外面有一层黑衣，嘴作扁圓形，很象鴨的形状。

（二）石器

（1）斧（图版玖拾，8）　共11件。长方形，平刃或弧刃，横剖面呈长方形。

（2）锛（图版玖拾，4）　仅1件。体扁平，单面刃，一面中間有切割痕迹，可能系准备切成两半以改制石凿。

（3）刀（图版玖拾，2、3）　共10件。长方形，单孔，由两面对穿，皆磨制。

（4）鏃　共2件。扁平三角形，皆磨制。形与庙底沟龙山文化石鏃相同。

（三）骨、蚌器

A. 骨器

(1) 針（图版玖拾,10） 共4件。細长,后端穿孔。

(2) 錐（图版玖拾,5） 仅1件。利用骨片磨成。

(3) 鏃（图版玖拾,9） 共7件。三稜形,无鋌。

(4) 鏟（图版玖拾,6、7；图版玖壹,1—4） 共7件。利用猪的下顎骨磨成,也有1件利用盆骨磨成。

(5) 凿 共3件,利用动物的肢骨,劈开一部分,将一端磨成单面刃。

(6) 笄（图版玖拾,11） 共6件。两端略磨成尖形,剖面呈椭圆形。

B. 蚌器

(1) 刀 仅1件。长方形,单孔,由两面挖成,已殘。

(2) 蚌鐮 共2件,其中1件的刃部作鋸齿形。

(3) 墜 仅1件。长条形,一端穿孔,已殘。

(4) 蚌笄(图版玖壹,5) 仅1件,笄身扁平,頂端粗大作椭圓形,附长三角形銳尖。

（四）自然遺物 家畜骨骼不多,而且破碎較甚,可以識别的有猪、狗、牛、羊等,以猪骨为最多。也有鹿骨、鹿角及厚壳蚌等。

五 东周文化遺物



图六八"安邑二釿"拓片
(T236:06)

战国灰坑共发現了6个,但保存得都不好。出土遺物甚少,除陶片外有三稜銅鏃3件、殘玉器1件。另外在T236探方內出鑄有"安邑二釿"的魏国布币1件(图六八)。此外在这个时期的灰坑里还发現很多圓錐形的小陶器,火候不甚高,陶质較松軟。过去在河南澠池县仰韶村也曾发現过同样的陶器,但被誤认为仰韶文化的产物[16]。这里仅見于东周时期的灰坑中,在較早的文化层里絕无存在,其他东周遺址(如陝县李家窯等)也均有出土,可証明其确系东周时期的遺物。

肆　　文化性質及年代

这次配合黄河三門峽水庫修建工程，在庙底沟和三里桥两处遺址所进行的大規模发掘，不仅发現了丰富的考古資料，也解决了一些問題和提出不少的綫索，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复原我国原始社会的面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由于过去对新石器时代遺址缺少系統的发掘，对其文化性質及相互关系的分析上都不够明确，甚至于某些关鍵性的問題也沒有彻底解决，使今天在綜合研究上存在着很多困难。通过庙底沟与三里桥的发掘和分析，可以端正过去的某些錯誤概念。如根据层位关系再一次証明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說明仰韶早于龙山的实例不仅限于豫北，在豫西也是同样清楚的；关于仰韶和龙山的文化性質基本上也得到明确，特别是証明了两者之間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分期問題提供了新的証据，这些都是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現在准备根据上述两个遺址的发現結合过去的知識和我們的看法，来說明它們的文化性質、年代和生产技术等，并提出一些問題，以便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去陆續解决。

一　庙　底　沟

（一）仰韶文化层

仰韶文化是1921年在河南澠池县仰韶村最初发現的一种新石器时代遺存，那里有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共存，代表着黄河流域的一种早期文化。后来凡具有同样文化性質的遺址，都称为仰韶文化。又因为遺物中有彩陶，也有人称它为“彩陶文化”。彩陶文化这个概念是比較模糊的，因为彩陶的使用期間較长，从新石器时代到鉄器时代都有存在，如果用它来作为文化的名称，是不够妥当的。所以还是称为“仰韶文化”，比較适合一些。

严格地講，仰韶文化所从而取名的仰韶村便不是一处典型的遺址，因为在过去的发掘工作中存在着极严重的缺点，許多关鍵性的問題都不能够弄清楚。当仰韶村的遺物发表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曾指出其中混有龙山文化的遺物[11]，或认为可以分成早晚两期[12]，而安特生自已却強調它們是共存的[13]。在解放后的一次調查中曾提出这里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14]，但問題也还沒有完全解决。不过我們知道，这种性質的遺存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地分布，而彼此之間又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在沒有更适当的文化名称以前，“仰韶文化”这一称謂还是可以采用的。

据我們初步了解，在仰韶文化遺址中从文化性質上可以分成不同的若干类型，彼此之間也是有所区别的，如庙底沟和三里桥便可以各代表一种类型。而陝县和澠池县相連接，庙底沟和仰韶村相距不过50公里，无論从地理位置上以及文化性質上都有着比較密切的

联系。当仰韶村遺址的文化性質还沒有搞清楚以前，最低庙底沟遺址可以代表仰韶文化的一部分面貌。因此搞清了庙底沟遺址的內含，自然也会反映出仰韶村遺址的具体面貌。現在我們以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遺存为中心，来分析它的文化特征。

三門峽水庫区內仰韶文化遺址的处数最多，面积也較大，如庙底沟遺址的面积約240000平方米，几和陝县附近的現代大型村落相等，另外，在它的附近还有不少的仰韶文化遺址，这充分反映了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分布稠密的一般情况。

庙底沟遺址所发現的两座房屋与其他仰韶遺址中所发現的相同，都是近方形的浅竪穴，門前有斜坡形的窄門道，周围墻壁及居住面上均有柱洞，可复原成一种木架結构四角尖錐的房屋。但在居住面內的四个柱洞下面垫有石柱础，却是其他仰韶房子中所沒有的。它們将石柱础的使用年限更为提早，增添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資料。居住面用草泥土鋪成，表面坚实光滑，当是經过人类长期居住的結果。另在302号房子的居住面中羼有紅烧土末，因而質地坚实并带有紅顏色，这只是居住面的一种作法，有人把类似現象認为是用火烧成的[15]，是不符合事实。屋內的火塘，可能是取暖的設备，并兼用以保存火种。象这样作較深的圓形竪穴，也是比較特殊的。

遺址中大量的灰坑都是当时的窖穴，一般比較粗糙，很少象龙山灰坑那样整齐，这也許是它的原始特征之一。这种窖穴可能是貯藏粮食用的，废弃以后就用垃圾塡塞，当需要时就另掘新的使用，因而往往打破了已被塡塞的窖穴。灰坑的相互打破关系虽然复杂，但相隔的年代并不很久；特别是在房子附近打破关系尤为复杂，說明它們和房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过去曾有人認为这种窖穴是住人的土穴[16]，并引用古文献上所謂"穴居野处"和"陶复陶穴"为証[17]，由于仰韶房子的普遍发現，这种說法就更难于置信了。

墓葬只发現了1座，也許在遺址附近还有成羣的葬地，可惜未曾发現。至于在4座灰坑內发現5具人骨，可能說明当时也利用废弃的窖穴埋葬死人。

在全部文化遺物中以陶片为最多，形制也比較复杂，据复原的690多件陶器，可以对仰韶文化的陶器得到較为全面的認識。陶器的質料以細泥紅陶为最多，夹砂粗紅陶次之，泥質灰陶仅占少数，而細泥黑陶尤少。至于少量的細泥白陶，是利用了不含鉄素（或微量）的白色陶土；是否是高岭土，尙待化驗証明[18]。因这类陶質仅限于彩陶，故暫时收入細泥紅陶中。値得注意的是泥質灰陶和泥質黑陶所占的比例虽少，但已开了龙山文化陶器的先河。而細泥白陶当也是后来龙山及殷代白陶的先驅。一般的陶質都比較坚硬，尤以細泥紅陶最为显著，据过去的研究河南澠池仰韶村陶片的火候是在攝氏1300—1400度之間，而河南成皋秦王寨的陶片是在攝氏1100—1200度之間[19]，則这里陶器的火候也不会差得很远。

陶器的制法主要采用泥条筑成法，口緣部分多經过慢輪修整。小形陶器如碗、杯、器盖等多用揑塑法制成，个别的口緣也經过慢輪修整。过去有人認为仰韶陶器是輪制的[1]，

1）見参考文献[19]

可能是根据这种慢輪修整痕迹而产生的誤解。

陶器表面的紋飾有綫紋、籃紋、划紋、附加堆紋、布紋、蓆紋、鏤孔和彩繪等，而以綫紋为最多，彩繪次之，其他均較少。綫紋也称为細繩紋，排列疏朗，和龙山及其以后的繩紋截然不同。籃紋往往与綫紋交互为飾，很少单独使用的，比例虽小，但已开了龙山籃紋陶器的先河。附加堆紋的波浪形泥条，有的还起着器耳的作用。布紋和蓆紋系制陶时所用的墊布或蓆类压印的痕迹，并不是专門作装飾用的。鏤孔多見于器蓋的鈕上，起着通风的作用；至于器座上的鏤孔，则装飾的作用可能要多一些。彩繪陶片达到 14.02%，說明在完整陶器中所占的比例应更多。有的仰韶遺址中，彩陶的比例往往很少，如三里桥仰韶层仅占 2.47%，和这里比較就有显著的不同。与此彩陶片多寡的同时，在紋飾和器形上也有相应的差异，这或者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彩繪仅限于細泥紅陶（包括少量的細泥白陶），表面打磨光滑，并有部分施有深紅色及白色的陶衣。深紅色陶衣稍多，富有光泽，有的仅施陶衣而不加彩繪，似是这里的特点（在夹砂粗紅陶中也有几片带紅衣的），在其他地区却比較少見；白色陶衣的数量更少，并多在口腹上涂有一段白衣，然后繪彩，这里不象澠池以东的仰韶遺址那样普遍（以成皋附近的遺址最为显著）。彩繪的顏料主要用黑色，很少用紅色，兼用黑、紅两种色料的更少見，并只限于白衣彩陶。彩繪主要繪在器腹上，也有繪在口緣上的，絕不見器內繪彩的。紋飾的图案比較复杂而富于变化，基本上是用条紋、渦紋、三角渦紋、圓点紋及方格紋等所組成，但在結构上缺乏固定的規律。花紋虽可以分成許多不同的单元，但这些单元很少固定不变，而互有增減，比較难于把它們固定的母題分析出来；同时某种图案的配合也不尽限于一定种类的器物上。以上这些情况都是这里的特征。从图案的整体結构上来观察，它具有地区上的特点，可能是以三門峽水庫区为中心而遍布于澠池以西、晉南和关中等地区，相反地与澠池以东的仰韶遺址差别較大，如曲腹的碗、盆多，而陶鼎及白衣彩陶少見，以及富有豫西特征的窄条带状方格紋在这里也沒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另外所发現的三片繪有蛙形紋的彩陶片，同样的蛙爪也見于澠池县仰韶村[1)]在陝西华阴西关堡也发現过类似的蛙形紋，这与三片壁虎塑象和鳥头塑象都是当时的杰出的艺术作品。

陶器的器形有盘、碗、盆、杯、罐、盂、瓶、甑、釜、灶、鼎、器蓋、器座等，其中以盆形器为最多。特别是 A10 e-g 的盆形器和 A6 b 的碗形器是这里的特点，在澠池以东的遺址中却很少发現。从陶器的器形上也表現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如泥质陶系中的絕大部分是盛置的容器，尖底瓶可能是汲水的用具，在洛阳汉河南县城內所发現的尖底瓶[20]以及汉墓陶井明器上所附的尖底瓶等可作为有力的旁証。陶甑是一种蒸器，与粗陶的釜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吃的可能是整粒的蒸飯，粗陶釜是专門和陶甑一起使用的，否則象仰韶陶釜那样小口扁腹是不大适用于煮食物的。夹砂粗陶除盛置的容器以外，主要为炊器，如釜、鼎、灶等。

1） 見参考文献[10]图版四十一，14、27

鼎仅有1件,并且是由陶釜改制的(图二九;图版叁玖,4),可以証明这里虽有鼎的存在,但并不普遍,这与渑池以东的仰韶遺址中往往有較多的陶鼎成为一个显著对比。又如出土有数量相当多的器盖,說明了过去認为器盖是龙山文化产物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在陶器中已有个别的圈足器(如A 7a、b 碗,从器形上看也很可能是器盖的一种),也有較多的圈足器座,可能是圈足器的前身。至于粗紅陶的小杯,数量旣多,形状又小,而許多小形的器盖(D13c-d),也可能是这类陶杯的盖子,其用途还难以解释。根据以上器形的观察,过去認为属于龙山文化特征的杯、圈足器、器盖等器物,在仰韶文化中已經萌芽了。

容器以外的陶制品中和陶刀大部分是用碎陶片改制的,也有用陶土制成一定的形状再入窯烧制的。陶网墜是渔网上的附属品。至于陶甄可能是一种搓洗手具,或可兼作刮治皮革的工具,如3A式在陝西境內出土最多,至于3B-C式多見于豫西及晋南的仰韶遺址中,用途还不易肯定,但不可能是弹丸或玩具,尙待进一步研究。

石器中以打制石器为最多,而磨制石器仅占极少的比例,这也是仰韶文化的原始特征之一。打制石器中,最常見的是盘状器,至于用途尙难确定,其周緣有刃的(如1B式)或可作刮削器使用;而大多数鈍边的(如1A式)或可作为敲砸之用。两側带缺口的石刀和磨制石刀是当时的主要收割农具。少数的石网墜和陶网墜都間接說明了漁业的存在。此外还发現了两片燧石片,在刃上遺有清楚的使用痕迹,从制法上来看和細石器文化中的細石器非常近似。磨制石器中以刀、鏟为最多。石鏟多成碎片,完整的很少,一般的形状較大,鏟身扁平,磨制細致,鋒刃銳利,背部中央有一段糙面,有的在肩部两側还打成凹痕,显然是为了适于附着木柄和縛縄而故意制成的,使用的情况当和今天的鉄鍬一般,是当时的挖土工具。除石鏟以外也許还有木制的耕种工具,但我們并沒有发現任何痕迹。斧、锛、凿的数量不多,个别的器物制作得比較粗糙。石斧可能是砍伐树木的主要工具,形状較小的也可以作为刀类使用。石锤可能是一种敲砸器。磨杵、磨棒是研磨赤鉄矿的用具,在上面还附有赤鉄矿的痕迹。这里的仰韶文化层中缺少磨制石鏃,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骨器的数量不多,远不及龙山文化那样丰富,种类也比較簡单,这可能与骨料的来源有关,由于家畜不多也就限制了骨器的大量出現。角器也不多,有針、錐、笄、凿等,一般沒有甚么特殊的形态;至于这里所发現的角槌却是仰韶文化中所少見的。

装飾品中的陶环、石环,直径都較小,可能是佩在身上的一种悬飾[21]。綠松石的石墜、水晶珠、骨制的牙形飾、蚌墜和穿孔猪牙等,可能是属于頸飾或佩在身上的悬飾。骨笄是束发的用具,說明当时人类已經不再披头散发了。弧形骨片可能与环类的用途相似。另外也发現了蚌制的指环,套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和現代的佩戴方法一致。这些都是日常使用的装飾品。在这里发現了赤鉄矿的碎块,当是磨成粉末供装飾上使用的。

关于仰韶文化的年代,过去的說法認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拟出了它的絕对年代;虽各家說法不一,大体都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与实际情况是有許多矛盾的。我們曾提出仰韶文化的年代可能稍早,其上限或者可以提到新石器时代中期[22],虽还缺乏比

較有力的証据，但据最近发現的情况来看，仰韶、龙山都比較复杂，每个文化都經过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因而将仰韶文化的开端适当地提早是有必要的。至于絕对年代問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用放射性炭素予以解决。由于仰韶文化发展的时間較长，每个阶段的文化面貌也不尽相同。据在三門峽水庫区內的調查和发掘所了解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彩陶数量多，紋飾复杂，器形以曲腹的碗、盆为主，但不見圜底的鉢形器；另一种是彩陶数量少，紋飾簡单，有大量的圜底鉢，不見曲腹的碗、盆等器形。庙底沟是属于前一种类型，三里桥则属于后一种类型。这两个遺址距离很近，但呈現了不同的文化面貌，显然是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庙底沟同样性質的仰韶文化遺存，在豫、晉、陝三省比較普遍。据巳发表的資料来看，如山西境內的夏县西阴村[23]、万荣县荆村、[24]永济县盛金庄[25]；陝西境內如长安县馬王村、五楼、华阴县西关[26]、华县柳子鎮[1]等地，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遺址。河南境內陝、灵宝两县也有不少同类的遺址[5]，澠池县仰韶村基本上也属于这种类型，不过还具有澠池以东的仰韶遺址的因素。成皋附近的許多遺址，在文化性質上稍有区别，如点軍台、青台[2]、秦王寨[3]等遺址基本上也可以归入前一种类型。它們的具体特征都是彩陶数量多，紋飾較复杂。它們和彩陶稀少，紋飾簡单的另一种类型的遺址（以三里桥仰韶层为代表的），常常交錯地存在。上述的两种类型的遺址孰早孰晚，一时还不容易解决。尽管过去对彩陶紋飾的发展規律有由簡到繁的說法，而把紋飾簡单的彩陶作为早期的遺存[4]，但我們認为相反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遺存具有若干原始的性質，可能属于仰韶文化的早期形态。这个問題，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工作中来求得解决。

仰韶人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如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現便是一个有力的証据；同时象这样堆积丰富的大規模村落遺址，象征着人数众多的氏族公社經过长期的定居生活，沒有农业生产是无法維持的。当时的农作物虽然沒有发現，但在陝西西安半坡[28]和华县柳子鎮[5]都发現过粟粒，而两側带缺口或穿孔的石刀，也是收割粟类的主要农具[29]，则这里也当以粟类为主要的农作物。从缺乏研磨谷类的磨盘看来，說明当时并不将粟类研碎、去壳以后放在陶甑中蒸食，这种做法直到今天还継續存在着，可以說巳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紡輪和陶器上所印的綫紋及清楚的布紋，說明当时巳有了紡織；从陶器器耳上所出現的布紋在1平方厘米內，經緯各为10根，和現代的粗麻布相似，可能也是采用蔴作原料的。因为麻类直到殷周时期还是主要的紡織原料[30]，则仰韶文化的紡織原料也非麻莫属了。家畜种类还很簡单，所发現的骨骼以猪为主，狗次之，由于数量不多，又过于破碎，无法統計大体的比例，不过从量上来講，远不如龙山文化那样丰富，这也可能是它的原始特征之一。

1) 見參考文献[15]图一，图版貳
2) 見參考文献[21]图七
3) 見參考文献[10]图版一三八至一四九
4) 見參考文献[11]頁77，[27]
5) 見參考文献[15]頁73

少量的骨鏃和石、陶网墜的发現,可以說明漁猎已降为輔助性的生产了。遺址中的某些遺物,如装飾品中的綠松石、水晶以及赤鉄矿等都不是附近出产的,可能是从别的地方用交換的方式得到的。至于白衣彩陶則很可能是受了澠池以东的仰韶遺址的影响。这些現象至少可以說明,当时各氏族之間是有往来和接触的。当时的社会組織是属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氏族成員在生产資料公有的基础上,共同生产平均分配,而当时的对偶家族还沒有形成独立的經济单位,家庭經济是由数个家庭以共产制的基础来經营的。当时的大型房屋絕不是对偶家族的几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有賴氏族成員的共同协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母系氏族社会已达到了繁荣的时期。至于所发現的繪有蛙形的彩陶图案以及有壁虎塑象的陶器,是否象征着氏族的图騰或作为氏族的标帜,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遺存,不仅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基本性质,且对当时生产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的綫索。

（二）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鎮城子崖最初发現的,那里有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与石器共存,它的文化性质与仰韶文化不同,因而定名为龙山文化。由于有黑陶的存在,也有人称它为“黑陶文化”。但“黑陶”并不能代表整个文化的面貌,容易造成誤解,将它作为文化的名称是不够妥当的。

龙山文化是黃河流域繼仰韶文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这在河南、山西、陝西等地都发現有地层上的証据。但所謂龙山文化遺址,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在文化性质上也有显著的差别;曾被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31]。也有把这种地区之間的不同認为是由于时代上的区别[1]。解放以来,有关龙山文化的考古資料逐漸增多,所表現的地方性差异也更加显著。为了容易区别起見,曾把河南陝西地区的龙山文化称为“河南龙山文化”和“陝西龙山文化”[2],以便和沿海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相区别[3]。尽管在名称方面还不够妥善,但不能否認它們在文化性质上是各有特征的。关于这些問題,希望今后能及早地予以解决。至于所謂的“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內,与过去所謂的龙山文化豫北区[27]和辛村期[4]相当,豫北和豫西之間虽也有一些小的区别,但大体上属于同一个范畴。此外陝西境內的龙山文化虽接近于“河南龙山文化”,但仍有所不同,可称其为“陝西龙山文化”。

庙底沟晚于仰韶文化的遺存,却不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它具有新的特点,很象是从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阶段。由于在文化性质上和龙山文化比較接近,故暂列入龙山文化中而称它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以資区别。与庙底沟隔河相对的三里桥龙山层却

1）見参考文献[11]頁49
2）見参考文献[22]頁46
3）見参考文献[22]頁46
4）見参考文献[11]頁49

属于"河南龙山文化",这两者之間的不同,对研究龙山文化的分期問題上,提供了有力的綫索。

三門峽水庫区內据調查所发現的龙山文化遺址虽少,不过凡有仰韶文化遺址的地方往往有龙山文化层交迭存在,只是由于地面上曝露得过少,不容易被发現而已。如历次在庙底沟的調查中都沒有注意到龙山层的存在,直到正式发掘时才开始被发現。在其他遺址的发掘中也遇到許多同样的例子。三門峽水庫区內龙山文化遺存的文化性質比較复杂,包括所謂"庙底沟第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陝西龙山文化"三种类型,但总的說来,遺址范围不若仰韶文化那样广大稠密,文化堆积也比較薄。現在以庙底沟的龙山层为重点,来分析它的文化特征。

庙底沟的龙山层除了在 T500 区比較集中以外,其他各区都是只有比較零星的遺存。其分布范围虽然也很广,但远不及仰韶层那样丰富,毫无例外地都压住或打破了仰韶层或灰坑。

龙山房子仅发現一座带門道的袋形豎穴,在居住面及門道的台阶上均鋪有草泥土和白灰面,根据殘存的柱洞,可以复原成尖錐頂的房屋。白灰面在豫北的龙山文化遺址中是比較常見的,一般是直径約 4 米的圓形居住面,也鋪有草泥土和白灰层,但沒有墻壁和柱洞的痕迹,也沒有見到門道(以上也可能是由于工作中的疏忽致未发現),火塘在白灰面的中心[1],和庙底沟龙山房子的結构是有显著区别的。和庙底沟龙山层同样結构的房子从前并不是沒有发現过,只是沒有搞清它的时代和結构。例如山西万荣荆村所发現的便沒有注意到柱洞和白灰面[32];河南郑州林山砦所发現的 14 号灰坑也沒有注意到柱洞,而所謂白色的硬土面当即是白灰面的遺存[33]。以上两处的发現都沒有发表图或照片,根据文字所描写的当和庙底沟所发現的龙山房子一致,但都被誤作仰韶文化的遺存。

这里的窯址虽形状較小,但在結构方面却比較进步,如火膛不象西安半坡 3 号窯[34]和三里桥等仰韶窯那样长,而是利用窄深的火膛,借火力向上的作用通过火道和火眼以进入窯室的。根据殘存窯壁的弧度看,它也許是圓頂的,可能烧到最后阶段封閉窯頂,使陶器发生还原作用,因此在陶器中产生了大量的灰陶。同样的窯址也見于山西万荣荆村,但发掘者誤視为炉灶[2],也見于郑州林山砦[3],两者俱誤視为仰韶文化遺存。荆村簡报的图中似有火眼,但林山砦簡报的图中只有火道,文中也沒有提到窯箅与火眼,不知根本不存在还是发掘时沒有注意。

龙山的窖穴以袋形为主,一般都比仰韶灰坑整齐,虽有少数互相打破,所隔的年代也很近,但在出土的遺物上沒有甚么区别。此外在两座窖穴中还发現埋葬整齐的人骨,可能是利用废弃的窖穴作墓葬坑,人骨的置放也比較整齐,不象仰韶文化墓葬那样杂乱无序。

1) 見参考文献[37]頁 7
2) 見参考文献[24]頁 105—106
3) 見参考文献[33]頁2,图二、三

在T1区所发現的145座墓葬,排列整齐,方向在175—190度之間,这里当是氏族成員的共同墓地。仅有两个墓(M72、99)出土紅陶小杯,其他均无随葬品。这种紅陶小杯多見于龙山灰坑中,在仰韶灰坑中却絕无存在。从地层上观察,这批墓葬都打破了仰韶层或灰坑,上面又被东周层所压住或打破,因而肯定了它們年代的上下限。結合两墓出土龙山遺物,又可以肯定它們全部是龙山墓葬。

在553号灰沟北壁,发現許多木制工具所遺留的痕迹。从遺有双齿的条痕观察,它的大体形状是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用双齿的部分来掘土,在日本新石器时代遺址中曾发現过木耒实物[35]和殷周时期文字中的耒,形状相似,則这里当是使用"木耒"掘土所遺留下来的痕迹。在这里沒有見到象仰韶文化那样的石鏟,也可能被木鏟或木耒等所代替。在三里桥的龙山层中发現过同样形式的"木耒"痕迹,这种木耒是殷周时期木耒的先声,是当时一种进步的生产工具。

在全部文化遺物中,以陶片为最多,共复原器物达60余件。陶器的資料以夹砂粗灰陶为最多,泥質灰陶次之,細泥紅陶及細泥黑陶仅占极少数;特别是細泥黑陶在这里还不到1%,和"河南龙山文化"大不相同。它們的陶質堅硬,火候当和仰韶文化陶器相差不远,尤以細泥紅陶和仰韶文化相同,可以說明这个問題。前两种陶系的顏色从灰褐色以及黑灰色,往往在同一件器物上顏色也不一致,說明在烧窰技术上还比較原始。

陶器主要采用泥条制成法,口緣多經慢輪修整,但絕不見輪制的痕迹。此外也采用接底的办法,分别制成器身与器底,然后接合在一起,这种制法在仰韶文化中并不明显,但这里却相当清楚,在"河南龙山文化"的陶器中也有同样的例子。除夹砂粗灰陶以外,陶胎有薄达0.2厘米者,应是蛋壳陶的前身。器身表面的紋飾以籃紋为最多,表面磨光者次之,繩紋又次之,方格紋、划紋最少見。此外尙有附加堆紋、鏤孔和彩繪等装飾方法。彩繪仅限于細泥紅陶,且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小陶杯的表面涂抹紫紅色陶衣,由于陶衣不匀,有着涂抹的痕迹,在龙山灰坑中曾有多量出土,仰韶灰坑中絕未发現,过去在仰韶村也曾发現过,但誤作仰韶遺物1);另外一种是在斂口的深腹罐上,繪以黑色的菱形带紋,虽非正式发掘,但确与龙山遺物共存。1958年在山西平陆盘南村龙山灰坑中也获得3件同样的彩陶罐,但在庙底沟仰韶层或灰坑中却絕未見到同样器形或花紋的彩陶。这种彩陶片过去在仰韶村也曾发現过,但被誤視为仰韶文化的彩陶2)。此外在灰陶杯上也发現过繪朱的痕迹,系烧好陶器以后再在上面繪上紅色花紋,与以上两种不同,可惜花紋脫落不清晰。根据以上的地层証据,証明了龙山文化中确有彩陶存在,則将"彩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命名,越发显得不妥当了。

陶器中有較多的大型的陶器,特点也非常显著,有碗、盆、罐、杯、豆、鼎、斝、灶、尖底瓶

1) 見参考文献[10]图版四三,17

2) 見参考文献[10]图版四三,18、19

等器形，其中有不少的陶器好象是承袭了仰韶文化器形发展而来的，尤以杯、罐、尖底瓶及鼎等較为突出。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的典型产物，类似这里的尖底瓶也見于渑池县仰韶村[1)]，在陕西华阴横陈村也有碎片出土[2)]，都和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有很大区别，而又有比較密切的联系。涂有紅陶衣的小杯是这里的特殊产物，和仰韶的粗陶小杯当也有一定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器形、陶衣等和湖北京山屈家岭出土的所謂"蛋壳彩陶"也非常接近，或者可以說明两者之間多少有一些关系。双耳盆是新兴的器形，豆、鼎等开始增多，斝的出現无疑是后来陶鬲的前身。总之，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陶器上来看，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形态是非常浓厚的。

石器中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的比例甚少，且仅限于两側带缺口的打制石刀，除和仰韶石刀完全相同的以外，也多修成矩形，而边緣及刃部常有加工的痕迹。石斧数量較多，器形也多厚大，横剖面成矩形者尤为这里的特点，这种石斧可能是砍伐树木的主要工具，由于斧身的加大加重，当可增加工作的效率。过去曾把这类石斧視为仰韶文化的典型产物[3)]，現在无論在庙底沟或三里桥都仅見于龙山层中，据此也可以糾正过去的錯誤認識。锛的数量較少，一般的形状都較小，并发現三件背部微行隆起，很象东南沿海地区的有段石锛。石刀除长方形以外，更有半月形的，还出現了石镰，这两种虽发現不多，但証明它們确是在龙山文化中才开始产生的。特别是石镰的出現，象征了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其他如較多石镞的发現也是仰韶文化中所沒有的。从石器的制法和形状上来观察，都比仰韶文化有了显著的进步。

骨器頗为丰富，无論数量和种类都远超过了这里仰韶文化层所出的，可能与家畜大量出現和骨料来源日漸丰富有关。器形有針、錐、镞、笄、梳等，其中不少进步的形式，如5C式骨笄是殷代骨笄的先声；骨梳虽制作簡单，但殷周时期的骨梳还是承袭了这个系統。角器仅有角錐、凿两种。蚌制的刀、镞开始出現。牙器以牙镞最为罕見，至于磨制的牙片可能作为刀类使用，都是仰韶文化中所沒有的。

装飾品的数量不多，陶制的有用赤鉄矿染过的陶珠和陶管(瑱?)。石璜可能是利用折断的石环所改制。以上的装飾品可能都与悬飾有关。

根据文化遺物的性質上来分析，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确不同于河南地区所习見的"河南龙山文化"，我們可以从陶器上举几个例子来說明：如陶器全部是手制的，不見輪制的痕迹，也沒有典型的黑陶。紋飾以籃紋为主，繩紋次之，方格紋极少見，并有彩陶共存。器形都具有它自己的特点，有斝无鬲，这些都与"河南龙山文化"不同。如盆、罐、尖底瓶等器形还承袭着仰韶文化的形制，而彩陶更为突出的証据。至于斝、鼎、罐、豆等器形也开了"河南龙山文化"陶器的先河，而类似蛋壳陶陶片的大量出現也說明了这个問題，因此它可能

1) 見参考文献[10]图版二二，1—2

2) 見参考文献[1]图四，4—5

3) 見参考文献[13]頁48

是从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性質的遺存，当属于龙山文化的早期。

关于这种类型的遺址并不是第一次发現，由于过去沒有搞清楚地层，都当作仰韶文化来看待，以致沒有引起应有的注意。通过庙底沟的发掘才第一次分析清楚，我們相信搞清这个阶段的文化性質，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上是有一定作用的。过去在仰韶村所发現的遺物中便含有这种类型的遺物，显著的例子如菱形带状紋的彩陶片、带紅色陶衣的小杯和小口尖底瓶等[1]，其他如大口或斂口的深腹罐，也都是仰韶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中所沒有的[2]。山西万荣县荆村不仅有与庙底沟同样形状的房屋与窯址，所出土的斝、小口罐、圜底罐等也和庙底沟的器形基本相同[3]。上述二地因有仰韶文化的遺存，就把这种类型的遺物归入了仰韶文化。解放以后在洛阳孙旗屯和郑州林山砦也都发現过，虽发表的遺物不多，但据我們实地观察标本的結果，基本上都与庙底沟相同，而发掘者也都誤視为仰韶文化。如孙旗屯是根据它打破仰韶灰坑而定为仰韶晚期[36]，其中灰陶的盆、罐、豆等皆和庙底沟一致，至于发掘者称其有彩陶共存，但彩陶的性質不詳，除可能混有仰韶彩陶片以外，也許还含有龙山文化的彩陶。林山砦不仅有与庙底沟同样的房子和窯址，而且双耳盆、小口罐等皆和庙底沟相似[4]。最近在山西平陆盘南村也发現了同样性質的遺存迭在仰韶层的上面，其基本性質和庙底沟一致，并复原了 3 件和庙底沟同样器形和紋飾的彩陶盆。在陕西华县柳子鎮也发現了同类型的遺存迭在仰韶层上，陶器的器形也和庙底沟一致，但据发表的簡报中却混有陶鬲[5]，可能是沒有搞清地层而将較晚期的器物(如陕西龙山文化)混入本层內，不然，其他遺址中都沒有发現过陶鬲，而柳子鎮的发現是值得怀疑的。根据上述各地的发現，可以証明以庙底沟为代表的龙山遺存，确有它自己的特征，而代表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分布上也相当广泛，因此我們暂称它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从地层堆积上証明它晚于仰韶文化，同时在文化性質上又比"河南龙山文化"具有若干原始性質，很可能"河南龙山文化"是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中所发展出来的。

这个时期的生产仍是以农业为主的，在生产工具上有了更显著的改进，虽沒有仰韶文化所常見的石鏟，但可能用木鏟代替。此外发現了双齿木耒的痕迹；同样的痕迹也見于三里桥龙山层中，直到殷周时期还是一种主要的农具，和粗笨的石鏟相比較，較多木制工具的出現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收割工具中除了打制石刀和长方形单孔石刀以外，还多出了半月形石刀、蚌刀和石鎌，不仅种类加多，如石鎌是附柄使用的，較石刀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从生产工具的发展上可以間接説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上也比仰韶文化有更多的进步。农作物的种类还不清楚，当和仰韶文化相同，也应是以粟类为主的。其次家畜也占很重的地位，由于出土的家畜骨骼过于破碎，无法做比較正确的統計，不过从出土量上观

1) 見参考文献[10]图版四三，17—19；二二，1—2
2) 見参考文献[10]图版九，4；十，3
3) 見参考文献[24]图版三，2、4、5
4) 見参考文献[33]图版壹，2、3、13
5) 見参考文献[15]图版三，8、12

察，家畜骨骼較庙底沟仰韶文化层空前增多，如26个龙山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远远超过了168个仰韶灰坑所出土的数量，由此可見其情况的一般了。不仅数量多，除猪、狗以外，也有不少的羊骨和几块牛骨，这些都說明当时的家畜是比这里的仰韶文化层发达。鸡骨的发現，还无法确定当时鸡是否为家禽。过去在辽宁旅顺羊头洼遺址中也曾发現过鸡骨[39]，則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飼养家鸡的可能性并不是沒有的，但还待于更多的发現来証明。根据石、骨、蚌、牙等鏃类和石网墜的存在，但数量不多，也发現了鹿、麝、狐、虎等骨骼和黃顙骨胸鰭刺，这些都表現了漁猎經济还是当时的一种輔助生产。从农业和家畜的进一步发展，象征着龙山文化的生产經济有了更大的提高。

从生产的进步上也反映了社会組織的变化，根据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家畜的大量出現当反映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轉化过程，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畜羣及其他新的財富底出現，在家庭里面便发生了革命。……謀生的工具是由男性所制造的，因而成了他的财产。畜羣是新的謀生工具；它們的最初的馴养与以后对它們的照管都是男性的事情。……而把妇女排挤到第二位了"[37]。至于所发現的成羣墓葬，有固定的方向及葬式，当是氏族成員的共同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全部墓葬都是单人葬，不見仰韶墓葬那样多人合葬的現象[1)]，也許象征着社会組織的变化，而以氏族为中心的合葬法逐漸被淘汰了，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現与研究。从以上的事实証明，当时的經济基础已在变化，私有制逐漸萌芽，而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大約是以这个时期为轉折点的，嗣后更向高度发展，而加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由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推动了社会組織的轉化，因而所反映的物質文化也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　三　里　桥

（一）仰韶文化层

三里桥遺址的面积較小，約为180000平方米。在整个遺址內都有仰韶层的分布，在遺址东部仰韶层的上面还迭有龙山层，但它的分布却不及仰韶层那样广。由于发掘的重点放在龙山层的地方，因而仰韶文化的收获不如龙山文化丰富。

这里沒有发現仰韶的房子，只发現了47个灰坑，它的形状和庙底沟仰韶层的大体相同，多被龙山灰坑所打破，保存完整者极少。陶窯共发現了两座，虽和西安半坡所发現的筒形窯有些近似[34]，但并不完全一致。这里的陶窯由長筒形火膛和圓形的窯室所构成，窯室周围有直立的窯壁，殘高达0.36厘米，火膛和窯室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沒有火道和窯箅

1) 在許多仰韶文化的葬地中除了单人葬以外，也有部分是多人合葬的，例如陝西西安半坡、宝鸡第四中学、华阴横陈村山西永济东庄村都有2人或更多的人合葬的；华县柳子鎮安家堡合葬現象比較普遍，在一墓中人骨有由12—23具者。这些合葬的現象可能說明是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的葬法，并且是比較普遍的。到了龙山文化这种現象比較少見，最低在庙底沟145座墓葬中并沒有发現过合葬的。这种現象也許还反映着社会組織的情况。

的痕迹。从殘存的窯壁观察，原来的窯室当是敞口的，在燒窯过程中也容易使陶器发生氧化作用；长筒形的火膛除容納燃料以外，并兼有火道的作用。从結构上来看，这种陶窯是比較原始的。此外还发現了两座墓葬，被压在龙山层的下面，而打破了仰韶层，都是长方形豎穴，仰身伸直葬，沒有随葬品。

文化遺物总的特点和庙底沟仰韶层基本相同，但在陶器上的区别却比較显著。如这里的彩陶数量很少，占陶片总数的2.47%，花紋也比較簡单，器形仅复原了鉢、碗、盆、罐、器座等。圜底陶鉢是这里显著的特点，数量也很多，这在庙底沟仰韶层中却絕未見到过；相反地却缺少庙底沟仰韶层中所常見的曲腹的碗、盆（仅发現个别的曲腹盆，但不繪彩）。至于陶器上的彩繪多見于口緣上，腹部繪彩者却很少見到，从彩繪的部位以及結构上来观察，很象是一种退化的形式。石器和骨器的数量不多，器形也和庙底沟仰韶层近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沒有发現过石鏟的痕迹，这种情况和半坡也极为近似（半坡仅发現1块殘片），是否已有其他种类的掘土工具（如木制工具）出現，还需要今后継續研究。

三里桥和庙底沟两个遺址隔河相对，距离很近，但仰韶层所表現的文化面貌却不相同，很清楚看出是属于互不相同的两种类型。三里桥的仰韶层不够典型，发現的器物也太少，难于进行分析，在比較上也有一定的困难。从总的文化特征上来看，和陝西西安半坡非常接近，如这里的陶窯、圜底鉢、筒形罐都曾見于半坡，虽然彩陶紋飾不同，且半坡沒有斂口盆，这些可能是地方性的关系。同样类型的仰韶遺存在水庫区內也有很广泛的分布，經过发掘的遺址如陝县的七里堡和山西平陆盘南村都和三里桥仰韶层相同，而在陝西境內也有不少的仰韶遺址和半坡相同，因此我們相信三里桥的仰韶层和半坡可能是比較接近的，或可以暫归于同一种类型。同时这种类型的仰韶遺存往往与以庙底沟为代表的仰韶遺存交錯存在，这显然是具有时代上的意义而不可能是由于地方性的关系。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仰韶遺存的相对年代，因为沒有找到地层証据，一时还难以解决。不过我們相信以三里桥仰韶层为代表的遺存，虽然彩陶数量少，花紋比較簡单，但不代表着原始形态，可能是晚于以庙底沟仰韶层为代表的遺存。

（二）龙山文化层

龙山层仅分布在遺址的东部，面积較小。在这里只发現过白灰面的殘片，并沒有見到房子。共发現了103个灰坑，以坑壁整齐的袋形灰坑为最多，打破关系也比較复杂，但所出土的遺物并沒有甚么区别，可能年代不会隔得太久。陶窯只发現一座，保存相当完整，在結构上和庙底沟龙山陶窰微有不同，前面有一个方形的深火口，通过火膛分成4股火道进入窰室，以火道中間的隔梁代替窯箅，窯室呈圜形，殘壁作弧状，高达0.38米，說明当时的窯室可能是圆頂的，烧到最后阶段可以封閉窯頂然后"飲水"促使陶器发生还原作用。不仅窯室較大，它的結构也比庙底沟龙山陶窯更为进步。这个陶窯系于生土中挖成，在窯壁上还遺有許多和庙底沟龙山层相同的木耒痕迹，証明木耒也是当时的主要挖土工具。墓葬仅发現了1座，也是长方形的豎穴，仰臥伸直葬，但头向与仰韶墓葬不同，无随葬品，因为

由龙山层打破了仰韶层，故时代比較明确。

在全部文化遺物中以陶片为最多，共复原完整陶器69件。无論质料、制法、紋飾和器形的比例，都和庙底沟龙山层有很大的不同。陶质以夹砂粗灰陶和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粗紅陶和細泥黑陶次之，泥质紅陶最少見。陶器的顏色比較一致，灰陶中不見庙底沟第二期文化那样不純的現象，这表明在烧窯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改进。这里的輪制陶器約占全部陶器的1/5，也有少量的典型蛋壳陶，其他是采用了泥条制法。至于紋飾以繩紋为最多，籃紋次之，方格紋較少，素面或磨光的陶器也大量出現，划紋和鏤孔也比較常見。器形有碗、盆、杯、豆、鬲、斝、鬶、器座等，繩紋带鋬的陶鬲大量出現，斝很少見，并出現了鬶，也有盉的流部殘片，但未見鼎的痕迹；較多的带耳的罐、杯也是这里的特点，說明絕大部分器物都是属于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陶器。其中的长頸罐（B8b）与山东日照两城鎮所出土的一致[38]，双耳罐（D1）也与两城鎮所出土的近似[1)]。其中某些陶器如A1，A3a、b，B6c等罐形器以及陶鬲均与陕西长安客省庄相接近，說明这里和东西的龙山文化遺存均有若干联系，但其基本性质还是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根据仰韶村所出土的陶器中也有很多和这里相同的，說明它也包含了"河南龙山文化"的遺存。石器有斧、锛、刀、鐮等，都是磨制的，未見打制石器，可能也是它的进步特征之一。骨器較丰富，磨制精致，有針、錐、笄、鏃、鏟、凿和笄等，骨鏟是利用家畜的下顎骨磨制而成，也是相当进步的生产工具。蚌器有刀、鐮、鑿、笄等。以上的石、骨、蚌等器物，基本上都是龙山文化中所常見的产物，如不見打制石器，和出現了骨鏟都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三里桥的龙山层是属于河南境內所常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它比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具有更进步的性质，而斝和若干罐形器（如A2a、B6b、B9a、B9b）等基本上还是承袭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陶器形制。而陶輪的出現推动了制陶技术的更高发展，也象征了制陶业更明确的分工，因此我們相信"河南龙山文化"是承袭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希望在今后能够找到明确的地层証据，来加以說明。根据三里桥遺址中的部分遺物和山东日照两城鎮及陕西长安客省庄相同，或者可以說明三者在年代上是大体相等的，至于彼此之間的不同，可能是代表着地方性的緣故。

三　庙底沟与三里桥的关系

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遺址隔河相对，中間是一条寬約1400米的河谷。两个遺址都有仰韶、龙山和东周的堆积，但所表現的文化面貌却互不相同，它們絕不是代表地域上的特点，而可能具有时代上的意义。不仅庙底沟和三里桥如此，即附近的陕县七里堡和山西平陆盘南村也都是同样的情况，这些現象对研究新石器文化的分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綫

1）見参考文献[38]图版陸，1

索。至于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遺址的新石器文化內含，在时代上可能有着交錯的关系，其发展順序可推断如下：

庙底沟(I)⟶三里桥(I)⟶庙底沟(II)⟶三里桥(II)

关于仰韶、龙山的相对年代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仰韶或龙山本身分期的孰早孰晚还缺乏地层上的証据，以上只是一种假設，可能中間还有間隔，每个阶段也未必是紧紧衔接的；仰韶或龙山发展阶段的假設是否妥当，也有待于今后工作去証实。

根据上述的假設，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問。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遺址的同一文化內含为甚么会属于不同的时期？并且它們的发展为甚么会不相連續？这或者可以用青龙澗的河道变迁来解释它。这里位于青龙澗的下游，河谷寬达 1400 余米，河道是經常变迁的。如果河道靠南流，則居住在庙底沟的人类用水方便，但三里桥却距河道較远，用水比較困难；相反地，如果河道靠北流，則居住在三里桥用水相当方便，而居住在庙底沟却比較困难，也許当时人类由于追逐水源的关系也就不能够长期地定居在同一个地点。例如我們 1953 年及 1955—1956 年在陝县調查发掘时，青龙澗的河道主要靠在南边，有一股河道紧靠着庙底沟遺址，但在 1957 年夏季經过大水泛濫以后，主要的河道都轉移到北边而靠近三里桥了。現代和古代的情况未必相同，但河道的变迁却是不可避免的，在追逐水源而向适当地点迁居的前提下，也就形成了隔河相对而在时間上又互有先后的两个遺址。

四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自从 1931 年在豫北安阳后岡发現关于仰韶和龙山的交迭証据以后，在豫西、晉南和关中等地都陆續有所发現，两者的相对年代已經是无可怀疑的了。但是两者間的关系，过去也有許多爭論，大体上認为这两种文化的来源不同[1]，而很少注意到这两种文化之間是否具有淵源关系。

过去安特生在仰韶村遺址的发掘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甚至于連仰韶文化的基本性質都未能搞清楚，因此很多考古工作者都怀疑仰韶村是包含着不同时期的遺存。根据解放后試掘中所遇到的現象，曾提出它可能是属于"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但还不能完全解决仰韶村遺址的根本矛盾。我們并不否認"混合文化"的存在，因为在两种文化互相接触的条件下，是有"混合"的可能性的。通过三門峽水庫区的調查和发掘又提供了許多新的綫索，使我們有必要来重新考虑仰韶和龙山文化之間的关系問題。首先应該肯定在仰韶文化中确有一些器物好象具有龙山文化的特点，但这并不一定是受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因为某些器形可能在較早的时期便已經萌芽，經过发展到晚期才成

1) 过去所发表的著作中，一般認为龙山文化起源于东方，由东向西发展并逐漸代替了仰韶文化。也有認为由于来源不同，两者接触后首先产生了"混合文化"。关于龙山文化的起源問題目前还不容易肯定，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龙山文化，它們的来源未必完全相同，这些問題还有待于今后解决。

为成熟的定型，甚至于在制法上也是互不相同的。例如仰韶文化中的黑陶以及类似蛋壳陶的陶片都沒有輪制的痕迹，圈足器在仰韶文化中也已經产生了，但不普遍。从上述現象或者可以說明具有所謂龙山文化特点的某些陶器，在仰韶文化中已經萌芽，到龙山文化中才成为成熟的定型，如果承認龙山文化是繼承仰韶文化而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則在仰韶文化中所謂有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混合文化的提法，也就值得再考虑了。

仰韶村的遺物确也相当复杂，根据陝县庙底沟和三里桥发掘的結果来相互对照，可以看出仰韶村包括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期，計有和庙底沟同样的仰韶文化层（以彩陶片、尖底瓶片和石鏟等为代表）[1]、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以菱形带状紋彩陶片、带紅陶衣小杯、籃紋尖底瓶、鏤孔豆、盆、甑、大口罐和鼎等为代表）[2]、"河南龙山文化"（以鬲、单耳杯和单耳罐等为代表）[3]、东周时期（以圓錐形小陶器和陶鬲为代表）[4]等四个不同时期，而包括庙底沟（I、II）和三里桥（II、III）两个遺址的內容。它們相距不过 50 公里，而遺物又相同，絕不会有所謂地方性的差异，主要的关鍵是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中把地层搞乱了，以致給仰韶文化的概念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許多年来未能够很好地解决。根据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掘可以得到一个有力的反証。

1) 見參考文献[10]图版二四；三六，1，6；四一；四二；四三，1—12；四四；五九，1
2) 見參考文献[10]图版二，3—6；九，4；十，2—4；十五，4—5；二十；二二；二八；四三，17—19
3) 見參考文献[10]图版一，2—4；十一；十九，5，6
4) 見參考文献[10]图版二，2；二七

伍　結束語

这次配合三門峽水庫工程在陝县所发掘的庙底沟和三里桥，是两个距离很近，而文化性质又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遺址。由于規模較大，資料丰富，不但解决了过去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时也奠定了今后系統研究的基础。其中的許多重要綫索是值得特别一提的。

一　庙底沟

庙底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堆积，也有少量的龙山文化堆积和极少量的东周时期堆积，此外还有少数的汉唐墓葬。

仰韶文化层的两座房子虽是仰韶文化的常見形式，但屋內 4 个柱洞的下面墊有石柱础却是这里的特点，并把石柱础的使用年限更提早了。也解决了紅烧土居住面的形成不是由于火烧，而是用紅烧土末羼入的結果。大量的灰坑对仰韶文化窖穴的一般形制提供了更多的証明。所复原的 690 多件陶器，則是豫西新石器时代遺址中的空前发現，使我們对仰韶陶器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无論从陶器的形制或花紋上都具有显著的特点，特別是紋飾复杂和数量丰富的彩陶，不仅具有一定的地理因素，也可能还代表着时代上的意义。生产工具中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鏟在这里也有不少的发現，骨器不多，家畜种类簡单而数量少，这些都代表着它的原始形态，而可能属于仰韶文化比較早期的遺存。

这里的龙山层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現，給我們第一次搞清了它的文化性质，可暂称它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很可能为龙山早期或由仰韶到龙山的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虽仅发現 1 座房子，但也搞清了它的結构。其他如灰坑比較整齐，窯址构造完善，都是比較进步的現象。木耒痕迹的发現，最低說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开始使用它，并象征着一种进步的生产工具。成羣的墓葬除闡明葬俗以外，其中大批的人骨将是人类学研究上的宝貴資料。陶器依旧采用手制，还沒有出現輪制的方法。除大量的灰陶以外，也有少量的細泥紅陶和个别的彩陶。从陶器的形制以及紋飾等若干因素来看，它上承袭着仰韶文化，下启发着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是相当明显的。石器中打制者減少，骨器增多，蚌器开始出現，都說明了它們的进步性质。从生产工具上的进步也表現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从家畜种类与数量的增多，也表現了財富的不断积累，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更推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东周时期的文化层仅分布在 T1 区內，并有較多的路土踏坏了龙山墓葬。但灰层不显著，遺物不多，仅有少量陶片和銅鏃等，似属战国时期的堆积。西汉墓仅有葬幼儿的瓦棺及甕棺两种。唐墓仅有 1 座，随葬品丰富，大約是唐代中叶以后的墓葬。

二 三里桥

三里桥也同样有仰韶、龙山和东周时期的堆积,但仰韶和龙山所代表的文化面貌却与庙底沟不同。

仰韶层中有保存完整而形制原始的陶窯。遺物不多,在陶器中缺乏庙底沟所常見的曲腹碗、盆,而出現了庙底沟所沒有的圜底缽。彩陶紋飾簡单,数量也大为減少,表現了彩陶的退化傾向。不見石鏟可能为木制工具所代替。它的时代也許晚于庙底沟的仰韶文化层。

龙山文化层是属于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疇,所发現的陶窯形制稍大,而結构也比庙底沟龙山窯进步,窯壁上有和庙底沟同样的木耒痕迹。有較多的輪制陶器,并有典型的黑陶,但不見彩陶的痕迹。开始出現陶鬲及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从許多迹象来看,它可能是承袭着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而发展的。

东周时期堆积不多,出土有战国陶片和銅鏃等,也发現了1枚"安邑二釿"的魏国貨币,对时代提供了更明确的証据。

三 几点收获

通过庙底沟和三里桥两个遺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性質及其分期綫索,而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間的关系問題。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确是这次工作中的主要收获,不仅首次搞清了它的文化性質为今后研究鋪平了道路,也了解它承袭着仰韶文化的若干因素,开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先声,显然是属于两者之間的过渡阶段。据此可以作这样解释:晉、陝一带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是从仰韶文化中发展出来的,而"河南龙山文化"和"陝西龙山文化"又是継承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而継續发展的。至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有山东地区的典型陶器,也可能是受了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如果确可以这样解释的話,則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很可能另有来源,这个問題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解决了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等于闡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我們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經过仰韶、龙山,直到殷周,在黃河流域不断的发展而創造了高度的文化,那么,这次的发掘对証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連續性方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1] 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 黄河三門峽水庫考古調查簡报 考古通訊, 1956年5期, 頁1—11。

[2] 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 一九五六年河南陝县汉唐墓葬发掘簡报 考古通訊, 1957年4期, 頁9—19。

[3] 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 一九五六年秋季河南陝县发掘簡报 考古通訊, 1957年4期, 頁1—9。

[4] 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 一九五七年河南陝县发掘簡报 考古通訊, 1958年11期, 頁67—79。

[5] 安志敏、王伯洪 河南陝县灵宝考古調查記 科学通报, 1954年7期, 頁79—80。

[6] 鷹部屋福平 北方圏の家 頁23, 图10, 1943年。

[7] 关野克 日本住宅小史 图7—9, 1942年

[8] М. Г. Левина, Л. П. Потапова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585, 1956.

[9] 安志敏 古代的糙面陶具 考古学报, 1957年4期, 頁76。

[10] J. G. Andersson The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BMFEA No. 19, P1. 27, 1947.

[11] 尹达 中国新石器时代 頁98—108, 1955年。

[12] G. D. Wu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p. 50, 1938.

[13] 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 No. 15, p. 72, 1943.

[14] 夏鼐 河南渑池的史前遺址 科学通报, 2卷9期, 頁937, 1951年。

[15] 黄河水庫考古队华县队 陝西华县柳子鎮考古发掘簡报 考古, 1959年2期, 頁71。

[16] 安特生 中华远古之文化 地質彙报, 第5号1册, 頁14, 1923年。

[17] 龙非了 穴居杂考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5卷1期, 頁57—68, 1934年。

[18] Anna O. Shepard Ceramics for the Archaeologist p. 107, 1957.

[19] 阿尔納 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 頁8, 1925年。

[20] 苏秉琦等 洛阳中州路 頁42, 图版貳貳, 1, 1959年。

[21] 夏鼐 河南成皋广武地区考古紀略 科学通报, 2卷7期, 頁726, 图8, 1951年。

[22] 安志敏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質文化 文物参考資料, 1956年8期, 頁44。

[23] 李济 西阴村史前的遺存 1927年。

[24] 董光忠 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遺址发掘之經过 师大月刊3期, 图版四、五, 1935年。

[25] 张德光 永济县金盛庄与石庄的新石器时代遺址 文物参考資料, 1958年5期, 图一。

[26] 石兴邦 陝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人文杂誌2, 图版一、四, 3—5; 图版五, 1, 1957年。

[27] 梁思永 小屯龙山与仰韶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紀念論文集, 下册, 頁563—564, 1935年。

[28] 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 新石器时代村落遺址的发现——西安半坡 考古通訊, 1955年3期, 頁15。

[29] 安志敏 中国古代的石刀 考古学报10册, 頁42, 1955年。

[30] 安志敏 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 燕京社会科学2, 頁48—49, 1949年。

[31] 梁思永 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 考古学报7册, 頁10—11, 1954年。

[32] 卫聚賢 中国考古小史 頁59, 1933年。

[3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西郊仰韶文化遺址发掘簡报 考古通訊, 1958年2期, 頁1—2。

[34] 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工作队 西安半坡遺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 考古通訊, 1956年2期, 頁29, 图版貳, 2、3。

[35] 森本六尔 日本农耕文化の起源 图13, 1941年。

[36]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 洛阳澗西孙旗屯古遺址 文物参考資料, 1955年9期, 頁60—61。

[37]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頁155, 1954年, 人民出版社本。

[38] 刘敦愿 日照两城鎮龙山文化遺址調查 考古学报, 1958年1期, 图版陸, 3。

[39] 金关丈夫等 羊头窪 頁97—99, 图9, 1942年。

МЯОДИГОУ И САНЬЛИЦЯО

(Гла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I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ой района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Хуанхэ, созданная АН КНР 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культуры КНР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Хуанхэского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в 1955 г. начал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айоне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а Саньмэнься, а потом в 1956—1957 гг. провел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ие раскопки двух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тоянок (Мяодигоу и Саньлицяо) в уезде Шэнь пров. Хэнань.

II

Мяодигоу находится около Наньгуаня уезда Шэнь,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сти южного берега реки Цинлунцзянь. Площадь стоянки 240,000 кв. м., а раскопано всего 4,480 кв. м. Здесь очень ясн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сложение трёх слоев: Яншао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Луншан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з периода неолита и культура периода Восточной Чжоу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1. Слой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ис. II, IV—LV)

Слой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богатым, всего открыты два дома, 168 мусорных ям, одна могила и м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Д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рямоугольной неглубокой яме, в целом сохраненной. На южном крае есть один склонный узкий проход, через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ходить только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Размер жилой площади 6 × 7 м., оставшаяся найболее высокая стена имеет высоту до 0.86 кругом на стене на равном расстоянии размещаются ямы для столбов, в центре есть четыре равномерных ямы, на дне которых положен гравий как фундамента столбов. Этот дом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н как четырёхугольные шилообразное помещение. Пол жилой площади покрыт смесью из глины и травы, иногда и с красным обожженным порошком глины; так получается прочная и скользка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Перед дверью есть круглая яма для очага, являвшаяся местом нагревания и добычи огня. Ямы мусорные тогда служили кладовой, их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около домов; они имеют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формы и часто пробив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н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ходок изменений нет. Могила открыта всего одна, а в 4 ямах открыты 5 скелетов;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б обыча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в ямах, существовашем в то время;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вещей нет.

Сред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фрагменты керамики, из которых мы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ли свыше 690 сосудов. Среди них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красная тонкая керамика из глины, а потом красная грубая керемика из глины с песком, а потом серая керамика из глины, наконец, немного черной тонкой керамики из глины и белой керамики. Все сосуды были сделаны руками,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есть роспись, линейные и резные орнаменты, а также есть орнаменты в виде кучи, щели, циновки, ткани и т. д. Но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линейные орнаменты. Цветная керамика занимает свыше 14%, среди них главное черный цвет, а потом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немного бывает и керамика с белым или сильно красным ангобом. Орнаменты

цветной керамики часто изменяю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схема из линейных орнаментов, ямочных орнаментов, трёхугольных ям, круглых точек, квадратов и т. д., найдены и узоры в виде лягушки. Кроме того, на трёх фрагментах керамики показаны рельефы в виде ящерицы, а также одна статуйровка в виде птичьей головы. Все это есть редк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зделия. Среди сосудов есть тарелки, чаши, тазы, стаканы, банки, бутылки, кувшины, котлы, печи, треножники, покрышки сосудов и т. д., среди них харакчерны для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чаши с сжатым животом и тазы (рис. XIV—XVII, XXIII—XXVII). Кроме сосудов, есть ещё керамический прядильный круг, гиря для сетки и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ножи, сделанные из фрагментов.

Среди каменных изделий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обтесанные, есть тарелообразные сосуды и каменные ножи, а также найдены две пластинки кремн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мало полированных каменных изделий, есть топоры, тесаки, долота, ножи, лопаты и т. д., среди них большие лопаты с деревянной рукоятью, вероятно, служили главным орудием земляной работы. Очень мало изделий из костя и рога, есть долота, иголки, шила,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и т. д. Среди украшений есть каменные и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ольца, подвески из изумруда и раковин, кольца для палец, костяные украшения в виде зубов и т. д.

В то время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было главной отрасль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мало костей животных и немного видов, есть только свиные, собачие и немножко баранные кости. Рыболовство и охота тогда ещё служили подсобным хозяйством.

2. Слой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ис. III, LVI—LXXI, XCII)

Памятников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йдено немного, есть один дом, 26 ям мусорных, одна гончарня, 145 могил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Дом является круглой ямой диаметром 2.7 м., на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ороне есть узкий проход в виде площадки. Жилая сторона и площадка покрыта смесью из травы и земли и известью толщиной 0.3—0.5 мм. В центр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склоне есть одна яма для столба, на стене есть ниша для печи; вокруг дома есть 10 ям для столб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на равном расстоянии, после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шилообразную крышу дома. Ямы мусорны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аккуратны,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из них характерна мешочная форма. На стенках рвов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от двухзубовых деревянных мотыг.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цело сохранена гончарня, по дугообразным стенам гончарни можно судить, что гончарня имеет круглую крышу, это гончарн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го типа, который по свое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более передовым. Могилы группами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краю стоянки и очень аккуратно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это, по всей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был общий родовой могильник. Погребольных вещей вообще нет, кроме двух могил, в которых есть маленькие красные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стаканы. Из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фрагментов керамики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ны свыше 70 сосудов. Из них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грубые серые (с песком) сосуды, а потом глиняные серые сосуды, очень мало тонких глиняных красных и черных сосудов. Все сосуды были сделаны руками, не видны следы гончарного круга. Среди орнаментов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корзиночные, а потом верёвочные, меньше квадратных, резных, кучеобразных и гравированных орнаментов.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внимание то, что среди тонких глиняных красных сосудов есть маленькие стаканы с красным, ангобом, есть ещё один росписный сосуд с черными орнаментами, всё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росписной керамики. Главными инвентарями являются чаши, тазы, горшки, стаканы, треножники,

бокалы, печи, остродонные бутылки и т. д. Некоторые формы и орнаменты сосудов, видимо, вытекали из традиции яншаоской керамики, яркими примерами этого служили стаканы, триножники, остродонные бутылки, роспись, орнаментю и т. д.

Среди каменных изделий меньше обтёсанных кроме ножа; полированные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есть топоры, тесаки, ножи, серпы,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и т. д.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начали появляться каменные топоры с прямоугольным разрезом, полумесячные каменные ножи и серпы. Костяные орудия увеличиваются в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есть иголки, шила, шпильки, расчёски,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и т. д.; начали появляться ножи и наконечник стрел из раковин, а также пластинки и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из зубов диких свиньей, всего этого ещё не было в слое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украшений, то имеются только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бусы, трубки и украшения из яшмы.

Прогресс оруди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ярко говорит о повышен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развитии животноводства; помимо свиньей, собак и коз, появились и коровы, много и их костей. В мусорных ямах найдены оление и рыбие кост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рыболовство и охота ещё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как подсоб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аньше этот слой неправильно считали как яншаоский слой, только недавно выяснили это дело. Пока мы называем вторым периодом культуры Мяодигоу,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есть ранний период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ли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от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 Луншаньской.

3. Слой Восточной Чжоу:

Здесь только тонкий слой мусора, мало находок. Кроме того, найде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ханьские и танские могилы.

III

Саньлицзяо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северном берегу Цинлуцзяня,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й стороне Мяодигоу, в центре русло шириной примерно 1,400 м. Площадь стоянки примерно 180,000 кв. м., из которых раскопано 1,526 кв. м. Так же как Мяодигоу, здесь сложены три слоя, но яншаоский и луншаньский слой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по культурном облику.

1. Слой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ис. LXXVI—LXXIX)

Здесь найдены всего лишь 47 мусорных ям, 2 гончарни, 2 могилы и некотор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находки. Гончарня есть открытое круглое сооружение, впереди есть полукруглое трубообразное отверстие, через которое огонь входит в гончарню; сооружение более примитивное, без прохода и клеток. В могилах нет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вещей.

Черты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похожи на тех из яншаоского слоя Мяодигоу. Но в керамике имеются иные черты, например, мало расписных сосудов и более простые орнаменты; есть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руглодонные чашки, но нет таких чаш и тазов с сжатым животом,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в Мяодигоу. Повидимому, яншаоские слои в Мяодигоу и Саньлицзя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два разных тип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меющих между собой разницу во времени.

2. Слой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ис. LXXIV, LXXV, LXXX—XCI)

Этот сло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типич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Луншан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Хэнань». Всего найдены 103 мусорных ямы, одна гончарня, одна могила и больш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Мусорные ямы большинством имеют типичную ме-

шочную форму Гончарня имеет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ий размер, имеет и проход огня;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более передовой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гончарней из Мяодигоу, на стенах гончарни остаются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от деревянных мотыг. В могилах нет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вещей.

Сред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аходок особенно характерны своеобразные сосуды, из которых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ны 69 штук.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грубые серые (с песком) сосуды и тонкие глиняные сосуды, а потом грубые красные (с песком) сосуды и тонкие глиняные черные сосуды, меньше всего глиняных красных сосудов. Свыше одной пятой сосудов были сделаны на гончарном круге, есть и типичные «сосуды в виде яичной оболочки», среди орнаментов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ерёвочные, а потом корзиновые,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квадратные, резные и гравированные орнаменты. Сосуды имеют сложные виды, есть чаши, тазы, стаканы, чашки, горшки, рюмки и т. д. Характерно то, что здесь в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появились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отлы с рукоятью и верёвочными орнаментами, появились и кувшины, бокалов очень мало, а триножника нет; больше типичных черных сосудов, но росписных нет. Среди каменных орудий нет обтесанных, а среди костяных орудий появились костяные лопаты. Всё это есть проявл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а.

3. Слой Восточной Чжоу:

Найдены всего 36 мусорных ям; кроме фрагментов керамики, найден 31 монета царства Вэй, это дало силь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дл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абсолютной даты.

IV

Раскопки вышесказанных двух стоянок дало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ить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яншаоской 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 выяснили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ньше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е ошибоч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и дали важ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По нашему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у наблюдению,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двух стоянок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разные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по нашему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ю,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их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ова:

Мяодигоу I (яншаоский слой)-Саньлицзяо 1 (яншаоский слой)-Мяодигоу II (луншаньский слой)-Саньлицзяо II (луншаньский слой).

Самое важное-рас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периода культуры Мяодиго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о разрешило вопрос о связи между яншаоской 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ми. Второй период Мяодигоу наследовал элементы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положил начало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Хэнань», он был промежутко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культурами;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есной связи между яншаоской 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ми в пров. Хэнань, Шаньси и Шэньси, но раньше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и их как две совсем разные по своему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ю культуры.

Кроме того, это и показало серьёзные недостатки в раскопкак Ж. Г. Андерсона в селе Яншао уезда Миньчи пров. Хэнань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примерно 50 км. от наших двух стоянок). Ег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яншаоские находки включили в себе находки разных периодов (Мяодигоу I, Мяодигоу II, Саньлицзяо II и Восточная Чжоу). Очевидно, в селе Яншао не выяснили сложения слоев и находки разных периодов считали как находки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это вызвало большую путаницу Наша работа на этот раз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выяснила эту путаницу.

MIAO TI KOU AND SAN LI CH'IAO

—— An Abstract ——

I. Spurr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ies of reservoirs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Ch'inghai to Honan, an archaeological team was specially organize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Academia Sinica to carry out excavations on the sites of these reservoirs. Named the Yellow River Reservoirs Archaeological Team, it began its surveys in 1955 in the area of the San Mên Gorge Reservoir near the great bend of the Yellow River. Subsequently, a series of excav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area, yielding a wealth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from various periods. However, the present report deals only with the excavations of a considerable scale carried out between 1956 and 1957 at the Neolithic sites of Miao Ti Kou and San Li Ch'iao in Shen Hsien, Honan province.

II. The Miao Ti Kou Site

Located outside the southern gate of the city of Shen Hsien, the site of Miao Ti Kou lies on a loess terrace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Ch'ing Lung Chien. It extends over an area of 240,000 square meters of which only 4,480 square meters have been excavated. But significantly enough, the stratification of deposits belonging to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 —— the Neolithic Yangshao and Lungshan cultures and the Bronze culture of Eastern Chou —— found on this site was unsually clear.

1. The Yangshao Layer (Plates II and IV—LV)

This was the richest layer on these two sites, having two dwelling houses, 168 ash pits, one tomb and large quantities of artifacts discovered.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the two dwellings were both rectangular shallow pits. On their southern side was a narrow sloping entrance, barely wide enough for one person. The room itself measured six by seven meters while the remains of the walls retained a height of 0.86 meter. All along the walls postholes were distributed at equal interval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four more postholes stood in symmetry, each with several cobbles serving as post-base, indicating that the roof was probably pyramid-shaped. The floor of the room, built of mud paste mixed with chopped straw but sometimes further mixed with powdered burnt clay, had a solid and polished surface. Near the entrance was a circular oven for heating and preserving the fire. Most of the ash pits were found near the house and probably served as storage pits. But of some interest was the discovery of five skeletons, all without any funerary furniture, in four ash pits. This might be an indication that the use of storage pit for burial was a rather common phenomenon at the time.

Over 690 vessels had been restored from the potsherds which constituted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artifacts. Mostly fine red ware, there were also coarse red ware, fine grey ware and a few fine black ware and white ware, all of them hand-made. Their decoration included the painted design, incised patterns, mat or cord impressions as well as decorations in appliqué or open work. The most common was the sparsely placed cord impressions while painted pottery constituted about 14% of the total. The majority of the painting was done in black, though some were in red and a few were done on a

white or deep red slip. Except for the rare find of a fragment painted with a life-like frog, the whole range of painted decoration was actually composed of some simple but basic patterns like the bands, spirals, triangle-spirals, dots, trellises etc. The unexpected discovery of three fragments, one of fine black ware and the other two coarse red ware, each decorated with a life-like lizard in high relief, and the pottery sculpture of a bird's head offered some rare specimens of the plastic art in Neolithic China. The shapes of the vessels excavated here included "*p'an*" (dish), bowl, "*p'en*",(盆 basin), cup, vase, bottle, "*tseng*"(甑, steamer), "*fu*" (釜, kettle), oven, *ting*-tripods, etc. Of these the deep bowl and "*p'en*" might be taken as the characteristic shapes of this layer (Plates XIV—XVII and XXIII—XXVII). In addition to the vessels, there were pottery spinning whorls and net-sinkers as well as knives shaped from potsherds.

Like the two flint blades found in this layer, most of the stone implements like disks and knives were fashioned by chipping. The number of polished stone implements was rather small but included such forms as the axe, adze, chisel, knife, hoe, etc. The latter could be mounted on a wooden handle and was probably the main tool for digging the earth. Objects made of bone or antler were also scarce, with only a few chisels, needles, awls as well as some arrowhead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an impressive array of small ornaments like rings of both stone and pottery, pendants of turquoise, pendants and finger rings made of mother-of-pearl and tooth-shaped bone ornaments.

Farming was the chief mode of production at the time while fishing and hunting probably only served an subsidiary purpose. The relative scarcity both in kind and in number of animal bones excavated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was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2. The Lungshan Layer (Plates III, LVI—LXXI and XCII)

The cultural deposits in this layer were relatively poor, with only one dwelling house, twenty six ash pits, one kiln site and 145 tombs excavated. The dwelling was a circular pit, measured 2.7 meters in diameter. On its eastern side was a narrow stepped entrance. The steps and the floor were both applied with a layer of plaster, 0.3—0.5 cm in thickness, superimposed on another layer of mud paste mixed with chopped straw. Slightly to the north of the center of the room was a posthole while distributed at equal intervals around the edge of the pit were ten more postholes. On the wall there was a fire place. Most of the ash pits in this layer had the typical "pocket" shape, distributed in a very orderly manner. On the walls of nearby ditches could be seen traces left by double-forked wooden hoes. The only kiln here was of the horizontal type and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The curve formed by the upper part of its walls indicated that the top of the kiln chamber was probably vaulted. Most of the 145 tombs were grouped together along the edge of the site in a very neat order, suggesting t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part of a tribal cemetery. Except for two tombs each containing a small red pottery cup, all the tombs were without any tomb furniture.

More than seventy vessels had been restored from the large quantity of potsherds. All hand-made, they were mostly coarse grey ware and fine grey ware, with, however, a few fine red ware and fine black ware. Here, the most common decoration was the basket impressions, with cord impressions coming up next. Of utmost importance was the discovery of some small cups of fine red ware with red slip and a painted vase with decorations in black (Plate LXVII, 6). It proved beyond any doubt the existence of painted pottery

in this stage of Lungshan culture.

The shapes of the vessels in this layer included the bowl, *"p'en"*, vase, *"tou"*, *"ting"* *"chia"* (斝), oven, vase with pointed bottom, etc. Apparently, such techniques of decoration as the application of slip and painted design as well as some of the shapes like the cup, *"ting"* and the vase with pointed bottom were inherited from the Yangshao culture.

The only form of chipped stone implements found here was the knife. On the other hand, polished stone objects such as axes, adzes, knives, arrowheads etc. were found in great abundance. Stone axes with rectangular cross section, crescent-shaped stone knives and stone sickles all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So did the knives and arrowheads fashioned from shell. Moreover, bone objects like needles, awls, hairpins, combs as well as arrowheads also greatly multiplied. But, the ornaments seemed to be on the decline, with only pottery beads of both spherical and tubular type and some crescent-shaped stone orna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farming tools was taken by the author to signify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is period. There was also a corresponding advance in animal husbandry as shown by the increase not only in number but also in kind of the bones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In addition to pigs, dogs and goats, cattle also began to appear in this period. The presence of the bones of fish and deer in ash pits showed that the people of the time also engaged themselves in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past, this type of Lungshan deposits had alway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Yangshao culture. Hence, the discovery of this layer with its unmistakable identification as a Lungshan layer is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archaeology. Called provisionally Miao Ti Kou II culture, this layer is regarded by the author as a transitional type between the more familiar Yangshao and Lungshan cultures.

3. The Eastern Chou Layer

A very thin layer with few artifacts.

III. The San Li Ch'iao Site

The site of San Li Ch'iao lies opposite to the site of Miao Ti Kou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Ch'ing Lung Chien. It extends over an area of 180,000 square meters of which only 1,526 square meters had been excavated. Like the Miao Ti Kou site, it also contained three layers of deposits belonging to the same periods but the cultural complexion of the Yangshao and Lungshan layers at this sits differs greatly from those of the former.

1. The Yangshao Layer (Plates LXXVI—LXXIX)

The cultural deposits of this layer were also not rich, containing only two kiln sites, 47 ash pits and 2 tombs. The kilns had a circular chamber with open mouth. In the fore part of the chamber was a fire passage through which the fire entered the chamber. Both kilns were rather primitive in structure, with neither flues nor grates. The two tombs in this layer likewise contained no burial objec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Yangshao layer at Miao Ti Kou, there was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painted pottery and the patterns of painted decoration were much simpl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se with rounded bottom was found in great abundance while the deep bowls and *"p'en"*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Yangshao layer of Miao Ti Kou disappeared completely (Plates XIV—XVII and XXIII—XXVII). Apparently, the Yangshao layers of these two sites represent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same culture perhaps as a result of difference in age.

2. The Lungshan Layer (Plates LXXIV, LXXV and LXXX—XCI)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Lungshan culture of Honan, this layer con-

tained 103 ash pits, one kiln site, one tomb and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rtifacts. Most of the ash pits here also had the typical "pocket" shape. The only kiln found in this layer was not only larger in size but also more advanced in structure than that found in the Lungshan layer at Miao Ti Kou. On the walls of the kiln were similar traces of wooden hoes as those found in Miao Ti Kou. The single tomb here likewise contained no tomb furniture.

A total of 69 vessels had been restored of which about one fifth was wheel-made. Most of them were either coarse grey ware or fine grey ware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coarse red ware and fine black ware. The rarest was, however, fine red ware. Contrary to the Lungshan layer of Miao Ti Kou, the most common decoration was cord impressions, with basket impressions coming up next. Significantly, there was no painted pottery while a few vessels of the typical "egg shell" ware turned up in this layer. But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is layer came from the shapes of pottery. In addition to bowl, "*p'en*", cup, "*tou*", vase, "*ho*" (盉), etc., the "*kuei*" (鬶) so characteristic of Lungshan culture began to appear here and the handled *li*-tripods (鬲) with cord impressions were found in great number. On the other hand, "*ting*" disappeared completely while "*chia*" (斝) was only rarely encountered. Other signs pointing to an advanc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were the absence of chipped stone imple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bone hoes.

3. The Eastern Chou Layer

This layer was also very poor, containing only 36 ash pits. But the discovery of a spade-shaped bronze coin (the so-called "布泉") of the kingdom of Wei (魏) offered some valuable clues to the fixing of an approximate date for this layer.

IV.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d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shao and Lungshan cultures and dispelled much of the old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m. Holding that the Neolithic layers found at these two sites merely represented th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Lungshan culture from Yangshao culture, the author advances the following postulate regarding the sequence of this development:

Miao Ti Kou I (Yangshao layer) ⟶ San Li Ch'iao I (Yangshao layer) ⟶ Miao Ti Kou II (Lungshan layer) ⟶ San Li Ch'iao II (Lungshan layer)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was the discovery of Miao Ti Kou II which solved much of the riddle concern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angshao and Lungsnan cultures. As was shown above, while inheriting many elements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Miao Ti Kou II also heralded the rise of the typical Lungshan culture of Honan. Indeed, its very existence as a transitional stage between the two proves that there was an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Yangshao and Lungshan cultures of Honan, Shensi and Shansi, thereby shattering the old theory that the two had originated from entirely different sources.

The excavations at these two sites further prove that there had been some serious errors in the work conducted by J. G. Andersson at the village of Yangshao, Mien Ch'ih County, Honan, only fifty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two sites under discussion. There, artifacts belonging to three widely divergent cultures——Yangshao, Lungshan and Eastern Chou——were all lumped together by him and attributed to Yangshao. Presumably, it was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 clear-cut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 that had caused him to commit such errors which led to so much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 happy outcome of the excavations under discussion is that they will go a long way to clarify this regretable confusion.



1. 庙底沟T1区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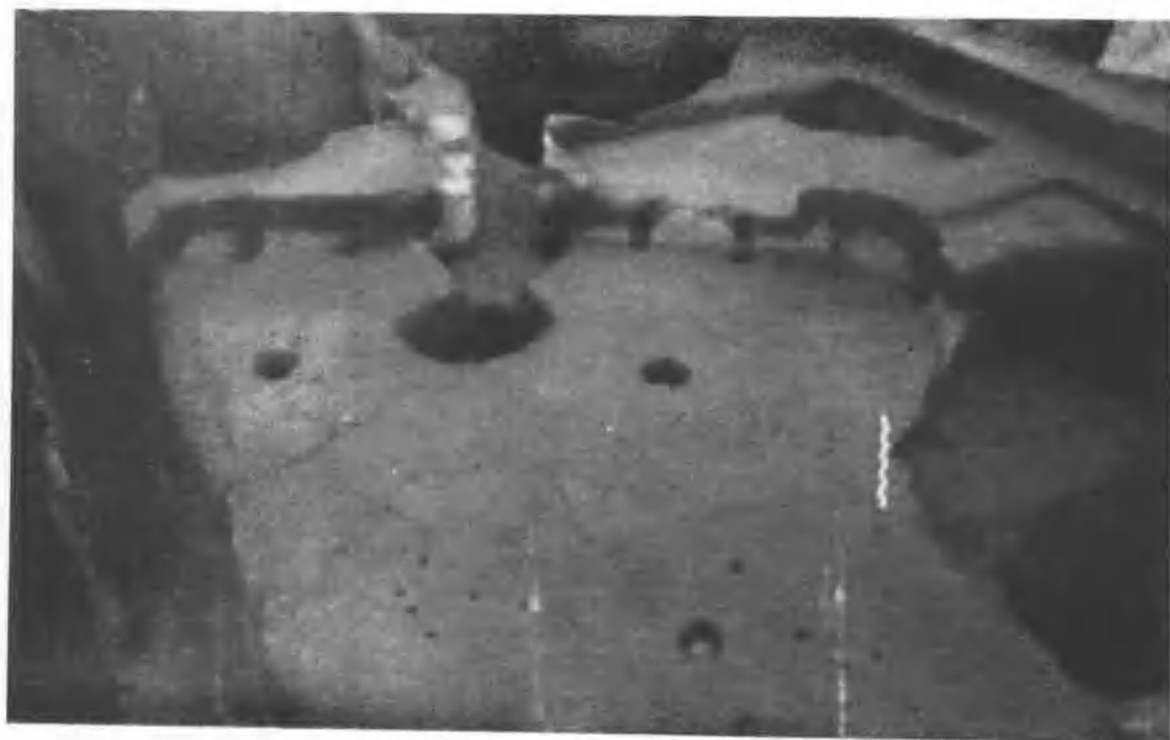


2. 庙底沟T1区龙山墓葬分布情况

庙底沟T1区工作情况及龙山墓葬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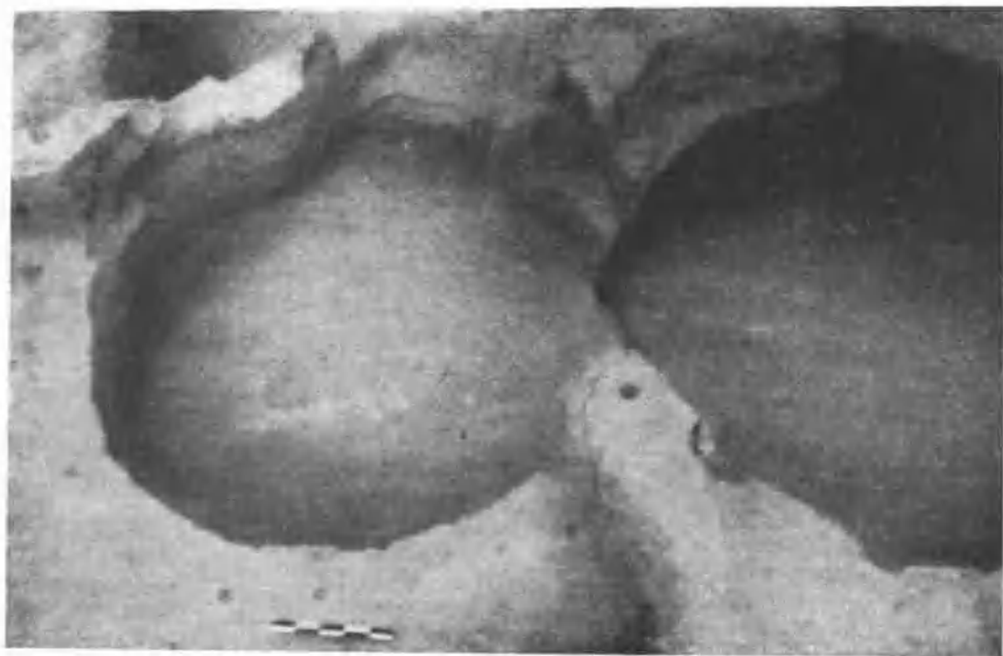


1. 庙底沟仰韶文化 301 号房子



2. 庙底沟仰韶文化 302 号房子

庙底沟仰韶文化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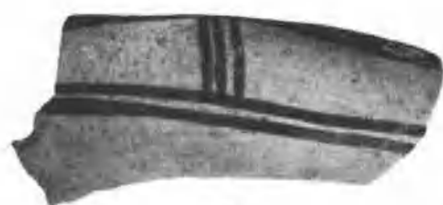
1. 庙底沟龙山文化551号房子



2. 庙底沟龙山文化1号窖址

庙底沟龙山文化房子及窖址

图 版 肆 (IV)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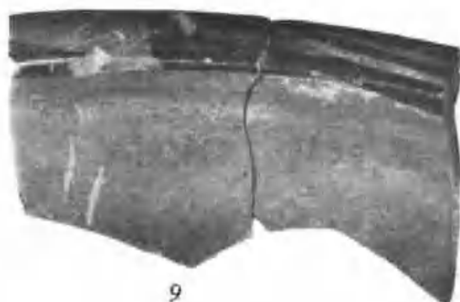

4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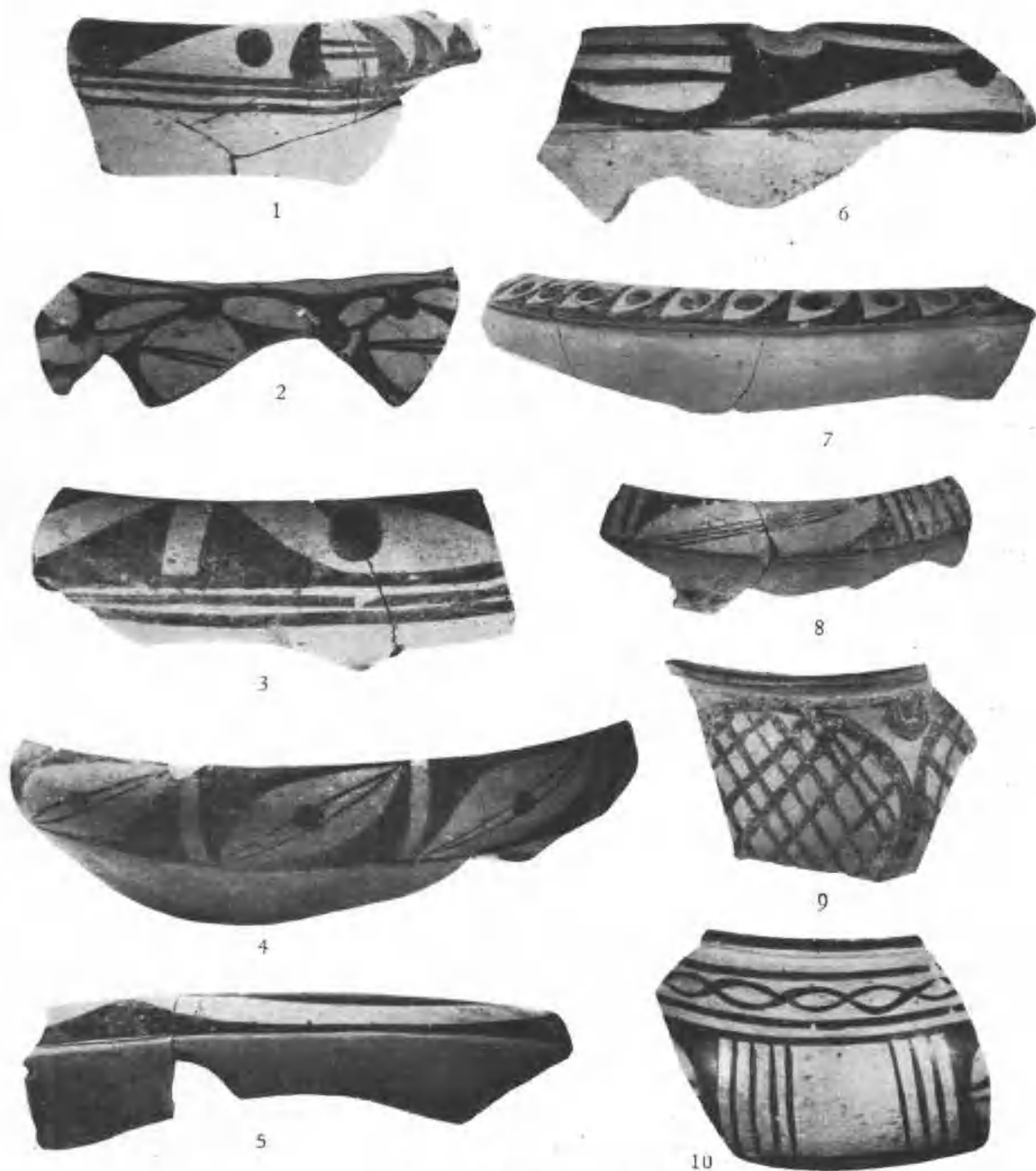

7


8


9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

1—4. 曲腹碗 5—9. 浅腹盆 (1.为2/3, 余皆1/2)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

1—8. 敛口盆 9、10. 敛口罐 (1、2、8—10. 为1/2, 余皆1/3)

图版陸(VI)



1



5



7



2



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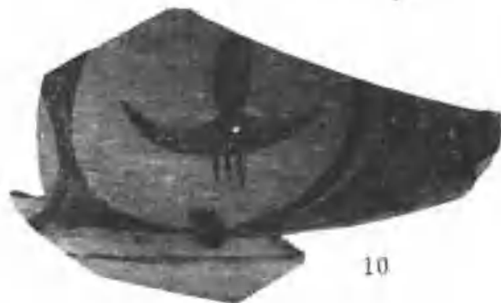
3



9



4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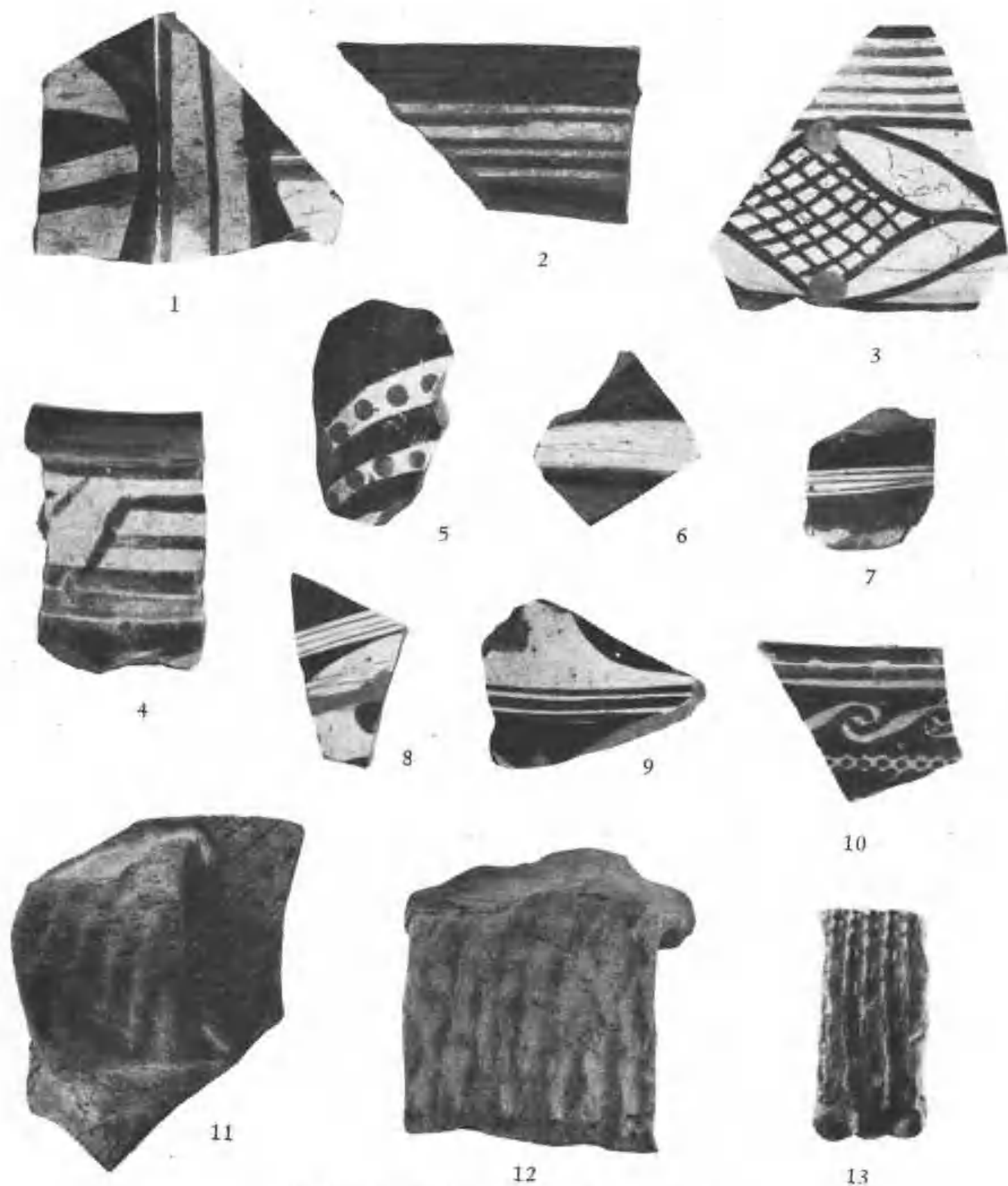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

1—3. 斂口罐 4—10. 深腹盆(4.带白衣)(1、2、5、6.为1/2, 3.为1/3, 余皆1/4)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

1—5. 深腹盆　6—8. 歛口罐　9、11. 小口瓶(带白衣)
10、12. 筒形罐 (1—3.为1/4，余皆1/3)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及残器耳

1—10. 带白衣彩陶片(红黑彩并用) 11—13. 小口瓶器耳(前一种布紋，后二种蓆紋)(1、2、4、11、13.为1/2，3.为1/3，余皆原大)



1



2



3



4



5



6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片及残器耳

1—3. 蛙形紋彩陶片（H52:48, H7:84, H7:85）

4—6. 鳥头形器耳（H79:06, H393:07, T123:26）

（1.为2/3, 4、5.为1/2, 余皆原大）

图 版 拾(X)



1



4



5



2



6



3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罐、盘、碗

1. A1罐(H12:107) 2. A2盘(H338:38) 3—7. A3碗
(H15 : 02, H15 : 49, H59 : 26, H12 : 100, T235 : 07)
(2、3.为1/2, 余皆1/3)



1



4



2



5



3



6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2. A3碗 (H12:95, H371:01) 3—5. A4a碗 (H327:06, T122:20, H79:63) 6. A4b碗 (H308:03) (1—3.为1/2, 余皆1/3)



1



5



2



6



3



4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 A5a 碗 (HG 201:05) 2—7. A3 碗 (T328:08, H11:56, T24:16, T123:24, H10:128, H10:135) (以上 1/2)



1



5



2



6



3



4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 A 8b 碗 (T206:09) 2. A 5b 碗 (H7:57) 3、4. A 5c 碗 (H346:37, H209:13) 5—7. A 6a 碗 (T324:01, H59:30, H305:17) (1、4. 为 1/3, 余皆 1/2)


1


5


2


6


3


4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7. A6a碗 (T24:12, H387:44, H43:37, H44:14, H7:68, H43:47, H327:05) (1、4、5、7.为1/2, 余皆1/3)



1



5



2



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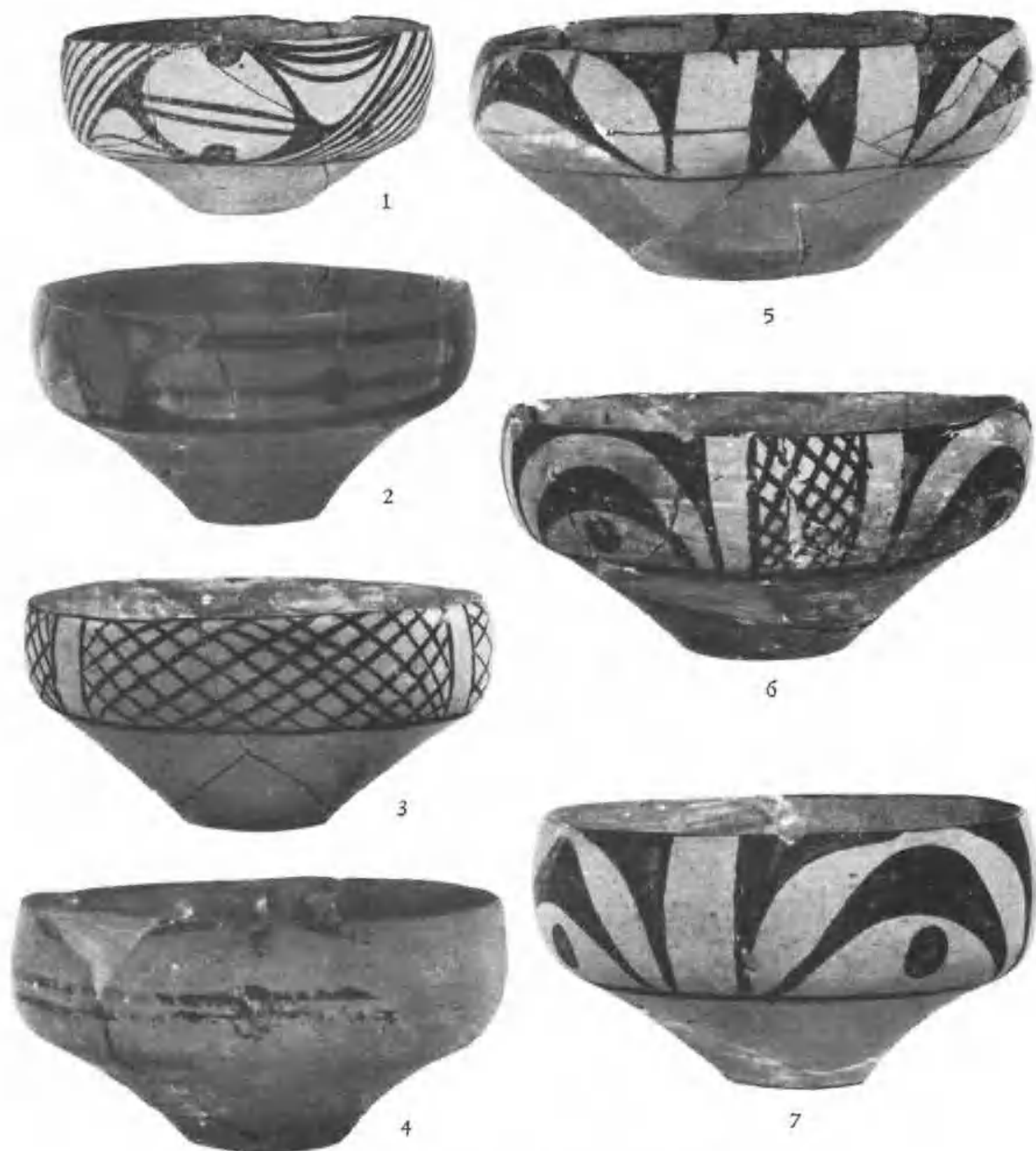
4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2. A6a 碗 (H59:23, H346:51) 3—7. A6b 碗 (H43:40, H46:137, T328:09, H59:32, H72:13) (1—4. 为 1/3, 余皆 1/2)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7. A6b碗 (H30:07, H46:124, H10:149, H42:08, T122:19, H46:127, H387:48) (1、5.为1/3, 余皆1/2)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碗

1—7. A6b碗(H10:118, H46:133, H79:59, H322:07, H370:04, T143:01, T315:09) (3、7.为1/3, 余皆1/2)



1



4



2



5



3



6

庙底沟仰韶文化细泥红陶碗、盆

1、2. A6b碗 (H379:83, T21:03) 3. A7a碗 (H327:13) 4. A7b碗 (T301:25) 5. A8a盆 (H337:19) 6. A10d盆 (H66:40) (1、2、5. 为1/3, 3、4. 为1/2, 6. 为1/4)



1



2



3



4



5



6

庙底沟仰韶文化细泥红陶盆

1. A8c 盆 (H373:06) 2. A8d (HG 201:11) 3、4. A9a 盆 (T325:05, H375:08) 5、6. A9b 盆 (H10:125, H203:17)
(5.为1/4, 余皆1/3)



1



2



3



4

庙底沟仰韶文化细泥红陶盆

1. A9b 盆(T341:40) 2、3. A9d 盆(H324:28, T328:66)
4. A9c 盆(H340:11) (1、2.为1/3, 3、4.为1/4)



1



2



3



4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 A9e 盆 (H338:37) 2. A9f 盆 (H67:09) 3. A9g 盆 (H15:19)
4. A9h 盆 (T68:02) (1.为1/6, 2、3.为1/4, 4.为1/3)

图版贰贰 (XXII)



1



2



3



4



5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 A 9j 盆 (H203:47) 2. A 10a 盆 (T328:05)
3. A 10b 盆 (H379:09) 4. A 10c 盆 (T235:10)
5. A 10d 盆 (H322:18) (2、3. 为 1/4, 余皆 1/3)



1



4



2



5



3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3. A10d 盆（T235:07, H59:28, H379:86) 4,5. A10e 盆
(H203:05, H47:41) (4,5.为1/3, 余皆1/4)



1



4



2



5



3



6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4. A 10f 盆 (H338:30, H48:107, H59:29, H375:07)
5、6. A 10g 盆 (H46:139, H46:125) (1—3.为 1/4, 余皆 1/3)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5. A10g 盆 (H15:51, H51:53, H11:75, H47:42, H47:41)

(2.为 1/4, 余皆 1/3)



1



2

廟底溝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2. A10g 盆 (H46:129, H322:84) (以上 1/4)



1



2



3



4



5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

1. A10g 盆 (H10:131)　2. A10h 盆 (H32:30)　3. A10j 盆 (H1:13)
4. A11a 盆 (H59:25)　5. A11b 盆 (H322:67)　(1、3.为1/4，余皆1/3)



1



4



2



5a



3



5b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甑

1. A12a 盆 (H374:14)　2. A12b 盆 (T81:23)　3. A12c 盆 (H66:46)
4. A12d 盆 (H48:113)　5a、b. A13a 甑 (T24:09)　(2、4. 为 1/2, 余皆 1/3)



1a



2a



1b



2b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甑

1a、b. A13b 甑 (H79:57)　2a、b. A13c 甑 (H387:40) (以上 1/3)



1 a



3



1b



4



2



5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甑、杯、盂、罐

1a、b. A13d 甑 (H379:87)　2. A14a 杯 (H326:04)　3. A14b 杯 (H12:97)　4. A15 盂 (T32:02)　5. A16a 罐 (H203:19) (1、3、4. 为 1/3, 2. 为 1/2, 5. 为 1/4)



1



2



3



4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罐

1. A16b 罐 (H338:36)　2、3. A16c 罐 (H66:41, H322:105)

4. A17a 罐 (T234:43) (1.为 1/3, 2.为 1/4, 3.为 1/5, 4.为 1/2)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罐、瓶

1. A17b 罐 (H203:07) 2. A17c 罐 (H15:77) 3—6. 瓶口部(H319:21, H352:01, T88:01, H72:22) 7. 瓶底部 (H12:120) 8、9. A18a 瓶 (T203:43, H358:24) (1、3、4. 为 1/3, 2. 为 1/2, 5—8. 为 1/4, 9. 为 1/8)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瓶、器盖、器座

1、2. A18b 瓶(T338:10, H72:10) 3. A19a 器盖(H305:33) 4. A19b 器盖 (H305:34) 5. A19c 器盖(T110:03) 6. A19d 器盖 (H59:31) 7. A20a 器座(H7:07) (1.为1/5, 2.为1/4, 3、7.为1/2, 余皆1/3)



1



4



2



5



6



3



7

庙底沟仰韶文化細泥紅陶器座，泥質灰陶盘、碗、盆

1. A20b 器座（H2:19） 2. A20c 器座（H358:19） 3. B1 盘（H1:05）
4. B2 碗（T245:23） 5. B3a 碗（H379:84） 6. B3b 碗（H79:61）
7. B4a 盆（H379:38）（1、4. 为 1/2，3、7. 为 1/4，余皆 1/3）



1



2



3



5



4

庙底沟仰韶文化泥质灰陶盆

1. B4b 盆(H1:02) 2. B4c 盆(T234:01) 3. B5a 盆(H325:11)
4. B5b 盆(T60:04) 5. B5c 盆(H47:33)(1、5.为1/4，余皆1/3)



1



3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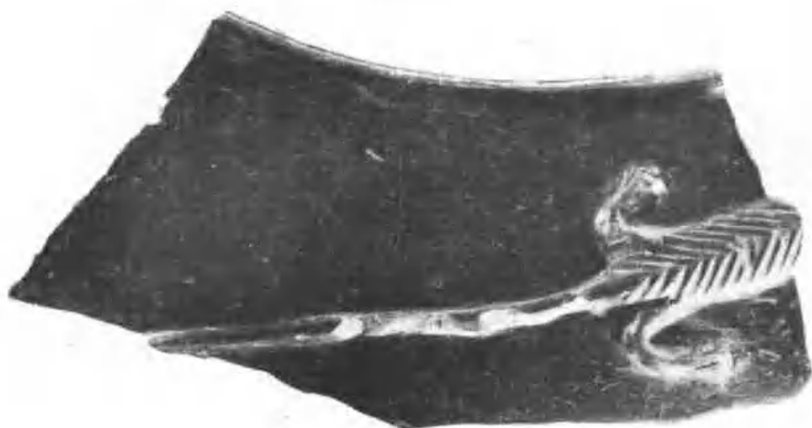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泥质灰陶盆、罐

1. B5d 盆 (H203:50) 2. B6a 罐 (H52:10) 3. B6b 罐 (T315:07)
4. B6c 罐 (T143:06) (1.为1/8, 2.为1/4, 余皆1/5)



庙底沟仰韶文化泥質灰陶器盖,細泥黑陶罐,夹砂粗紅陶罐、釜

1. B7罐(H318:21) 2. B8a器盖(H12:15) 3. B8b器盖(H12:119)
4. B8c器盖(T135:12) 5. B8d器盖(H47:45) 6. B9器盖(H13:69)
7. C1罐 (H12:103) 8. D1罐 (H60:08) 9. D2a釜 (H333:09)
(1.为 1/2, 6.为1/4, 余皆 1/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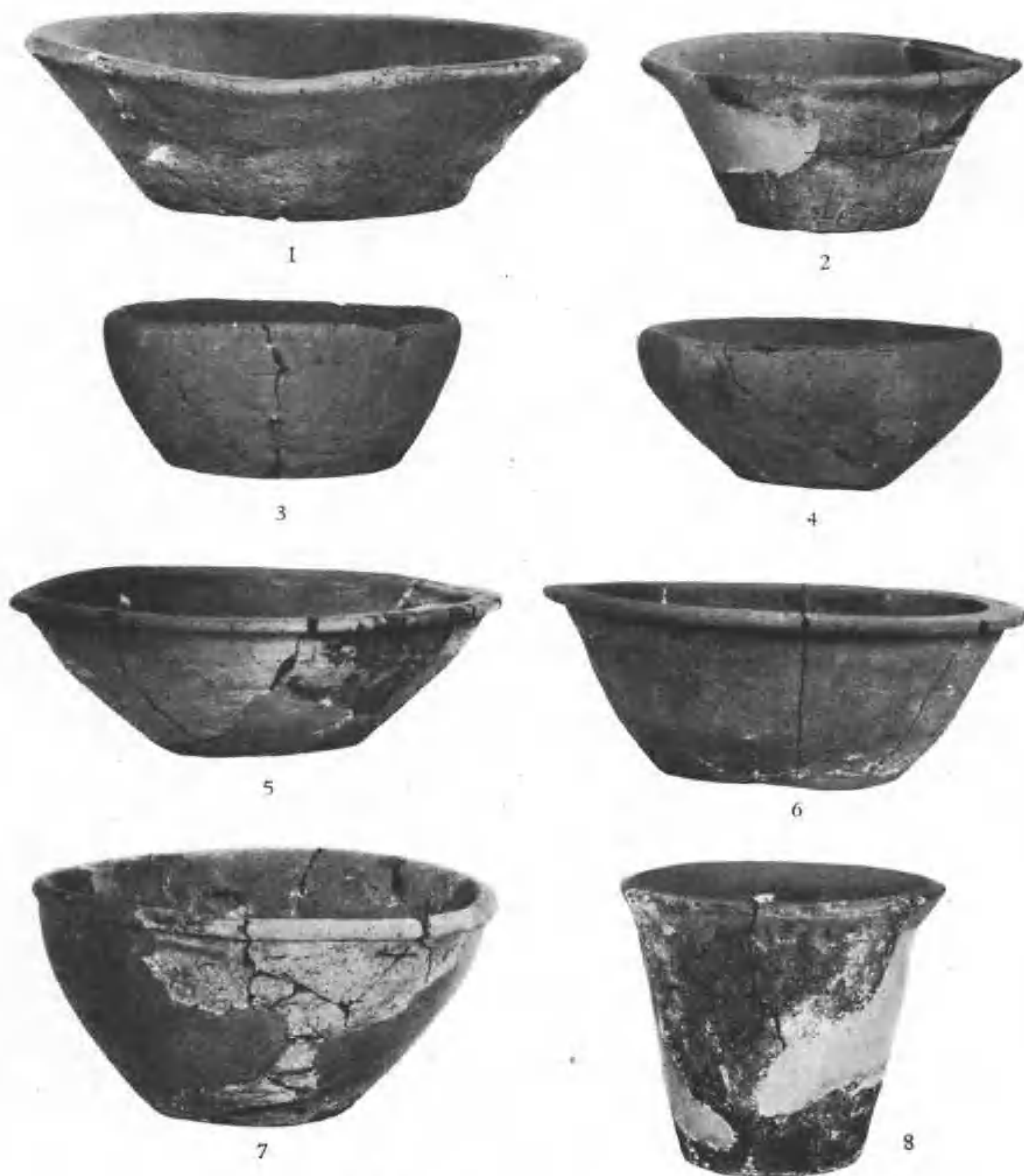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壁泥塑象残陶片

1. 細泥黑陶 (H20:36)　2、3. 夹砂粗紅陶 (T234:16, T234:17) (1.为 2/3, 余皆 1/2)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釜、灶、鼎、盘

1. D2b 釜(H12:99) 2. D2c 釜(H12:112) 3. D2d 釜(H12:113)
4. D3 鼎(0:01) 5. D4 灶(H47:34) 6. 釜与灶(同3、5.) 7. D5 盘
(T346:02) (7.为1/2, 余皆1/4)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红陶碗、盆

1. D6a碗(T78:03) 2. D6b碗(H203:18) 3. D6c碗(H347:17)
4. D6d碗(T24:06) 5. D7a盆(H2:17) 6. D7b盆(H322:29)
7. D7c盆(H344:100) 8. D8a盆(H323:16) (1—4.为1/2, 5、6.为1/3, 7、8.为1/4)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盆、杯、盂

1. D8b 盆 (H327:09) 2. D9a 杯 (T82:07) 3、4. D9b 杯 (T95:04, H12:15) 5、6. D9c 杯 (H59:08, T234:43) 7. D9d 杯 (T24:01) 8. D10a 盂 (H379:88) 9. D10b 盂 (H12:108) (1. 为1/6, 8、9. 为1/3, 余皆1/2)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红陶罐

1. D11a罐(H209:08) 2. D11b罐(T86:03) 3. D11c罐(H322:66)
4. D11d罐(T214:05) 5. D11e罐(H1:92) 6. D11f罐(T24:14)
(1.为1/2, 3.为1/4, 5.为1/6, 余皆1/3)



1



3



2



4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红陶罐

1. D11g 罐 (H12:104) 2,3. D11h 罐 (H323:63, H318:19)
4. D11j 罐 (H203:46) (1.为1/2, 3.为1/6, 余皆1/4)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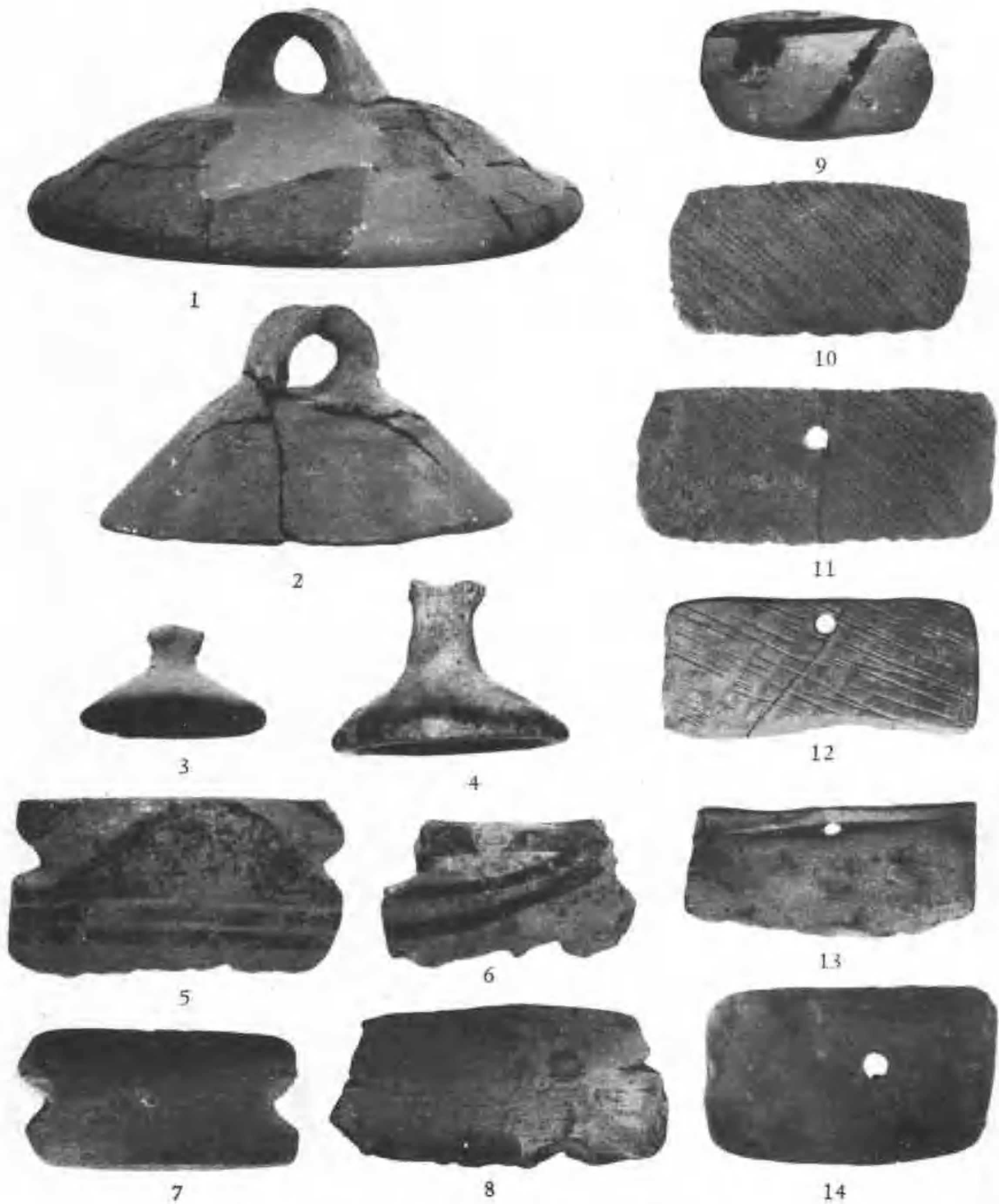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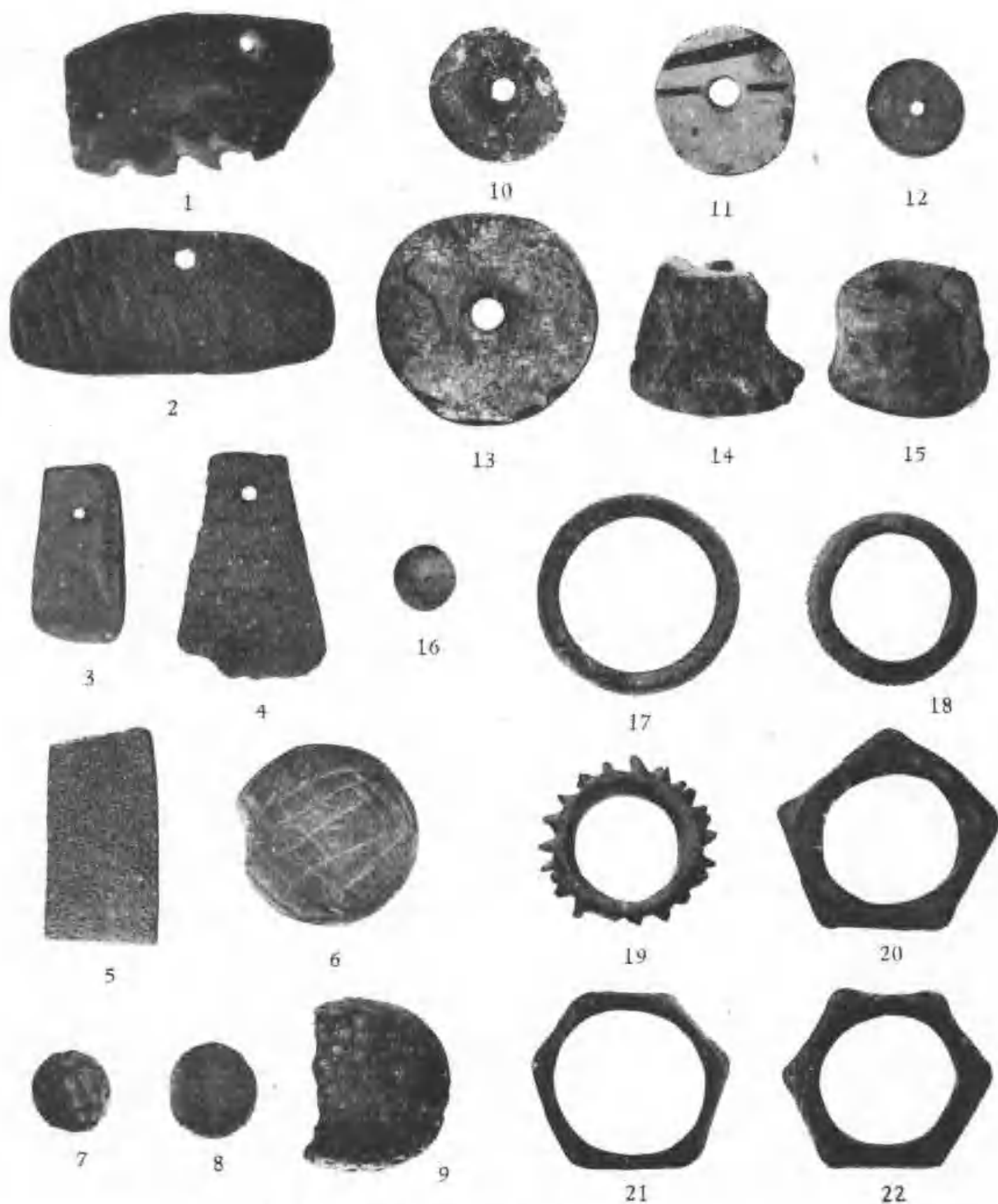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罐

1、2. D11j 罐 (H1:11, H1:08) 3. D11k 罐 (H203:45)
4. D12 罐 (H203:16) (1、2. 为1/4, 3. 为1/6, 4. 为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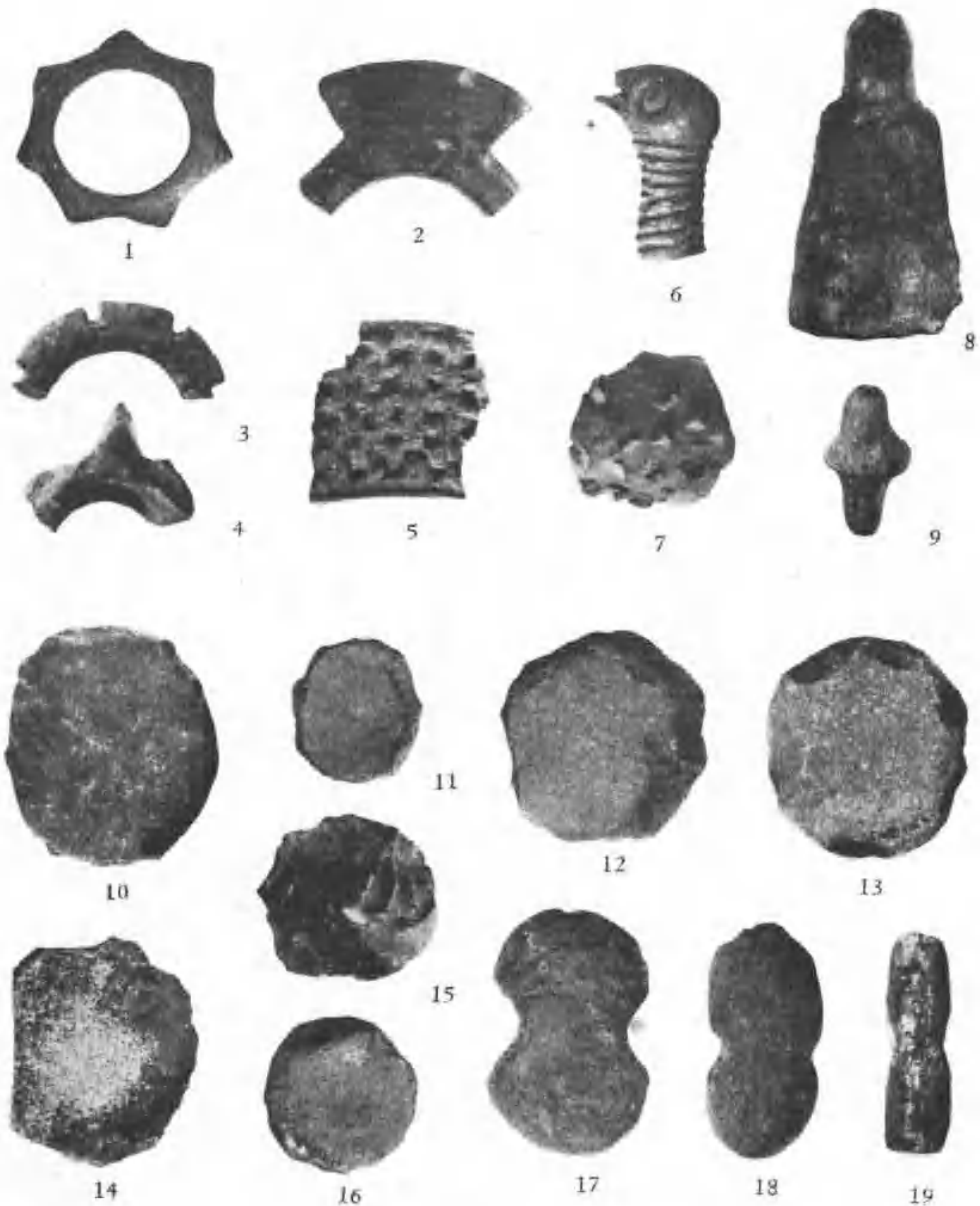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夹砂粗紅陶器盖及陶刀

1. D13a 器盖 (H312:15) 2. D13b 器盖 (H12:26) 3. D13c 器盖 (T104:08)
4. D13d 器盖 (H47:07) 5—8. 1A 刀 (T87:11, H203:07, T341:43, H12:50)
9、10. 1B 刀 (H13:10, T78:08) 11—14. 1C 刀 (T204:03, H2:27, H328:21, T237:15) (1. 为1/3, 余皆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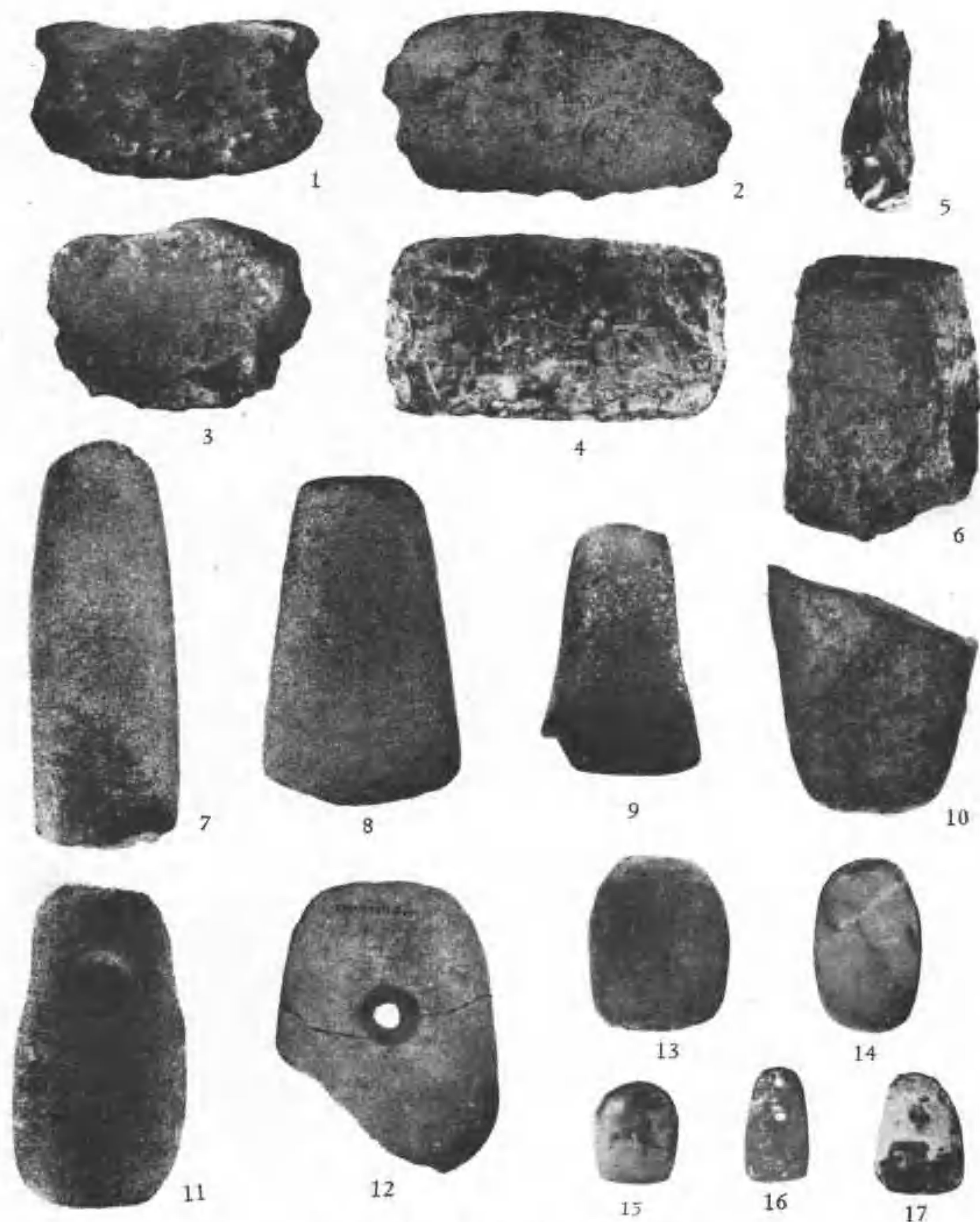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制工具及装饰品

1,2. 1D 刀 (H12:17, H341:10) 3. 2A 磅 (T60:04) 4. 2B 碎 (H328:11) 5. 3A 颠 (H381:16) 6—8. 3B 颠 (T204:07, T86:03, H48:53) 9. 3C 颠 (T204:23) 10、11. 4A 紡輪 (H7:83, T74:04) 12、13. 4B 紡輪 (T245:04, T243:03) 14,15. 4C 紡輪 (H219:12, H319:19) 16. 弹丸 (T204:23) 17,18. 1A 环 (T122A:05, T207:56) 19. 1B 环 (H5:08) 20. 1C 环 (H47.11) 21,22. 1D 环 (H302:16, T122A:53) (以上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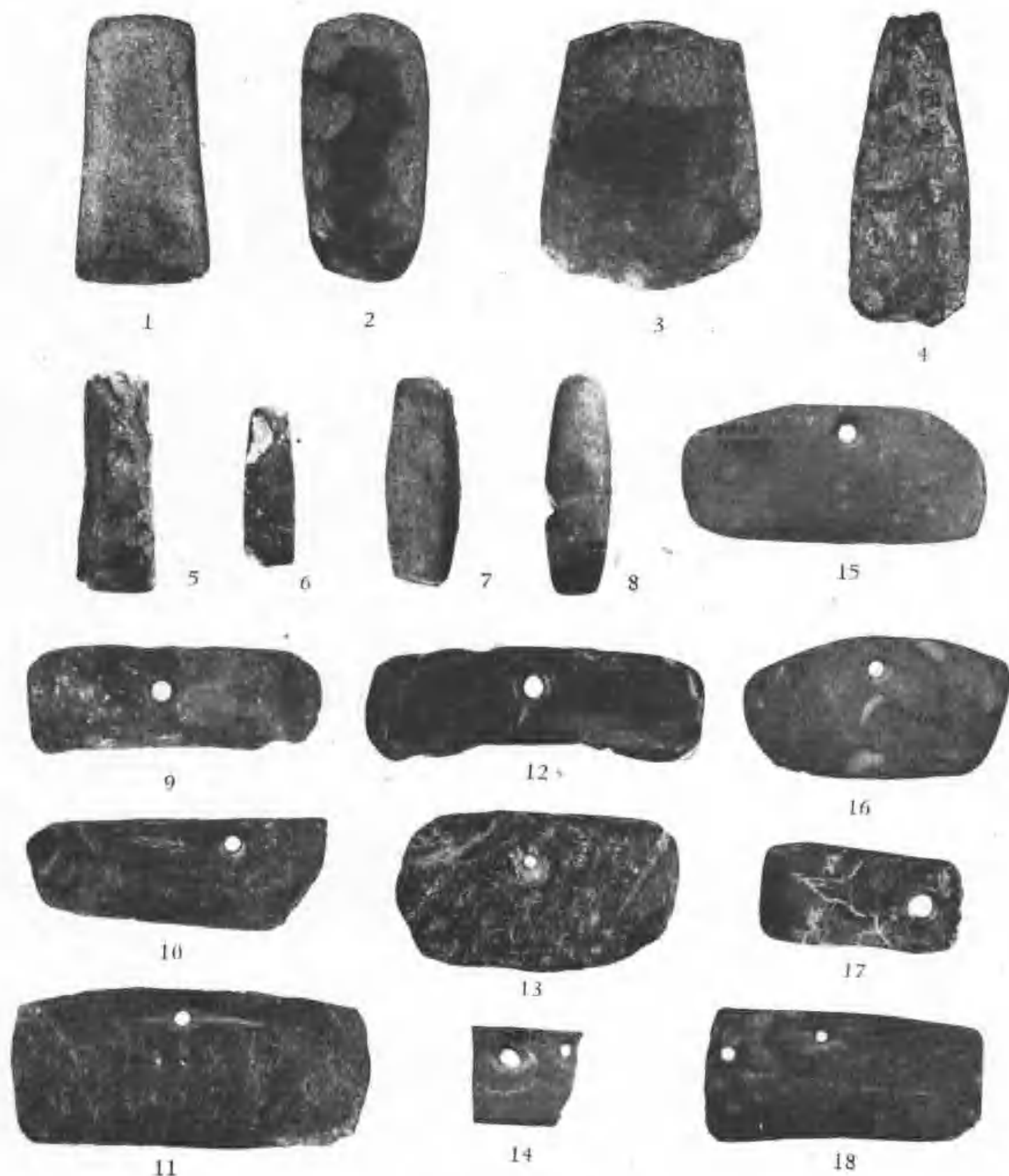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陶、石器

1. 1E环(T81:04) 2,3. 1F环(H43:28, H15:79) 4. 1G环(H11:95) 5,7. 1B环(H46:53, T316:10) 6. 鸟头(H344:77) 8. 鉀(387:09) 9. 陵形器(HG201:09)以上陶器 10,11. 1A盘状器(H363:05, H11:25) 12. 1B盘状器(H11:24) 13,14. 1C盘状器(T301:15, H344:78) 15. 1D盘状器(T323:34) 16. 1A盘状器(T92:10) 17,18. 2A网墜(0:05, H351:03) 19. 2B网墜(H15:32)以上石器 (1—3,6,8,9,17—19.为1/2,余皆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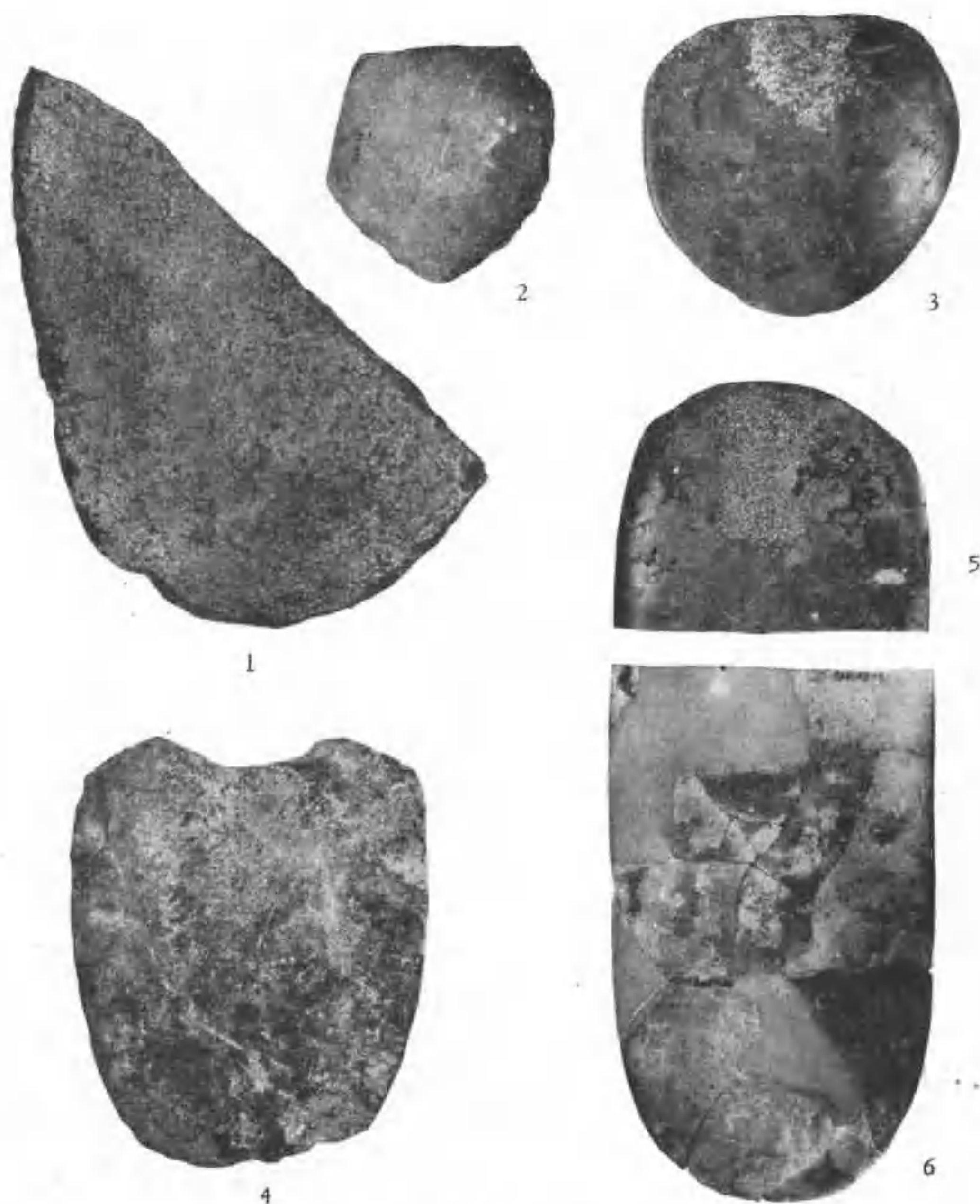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器

1—3. 4A刀(H323:71, T24:13, T226:20) 4. 4B刀(H374:05) 5. 小石片(H344:63) 6. 石斧坯(T124:01) 7. 6A斧(H302:17) 8、9. 6B斧(H322:11, 0:05) 10. 6C斧(H344:87) 11. 6D斧(0:03) 12. 6E斧(T303:03) 13—15. 6F斧(H10:13, T81:16, H48:65) 16、17. 6G斧(T217:01, T235:01) (5.为原大, 6.为1/4, 余皆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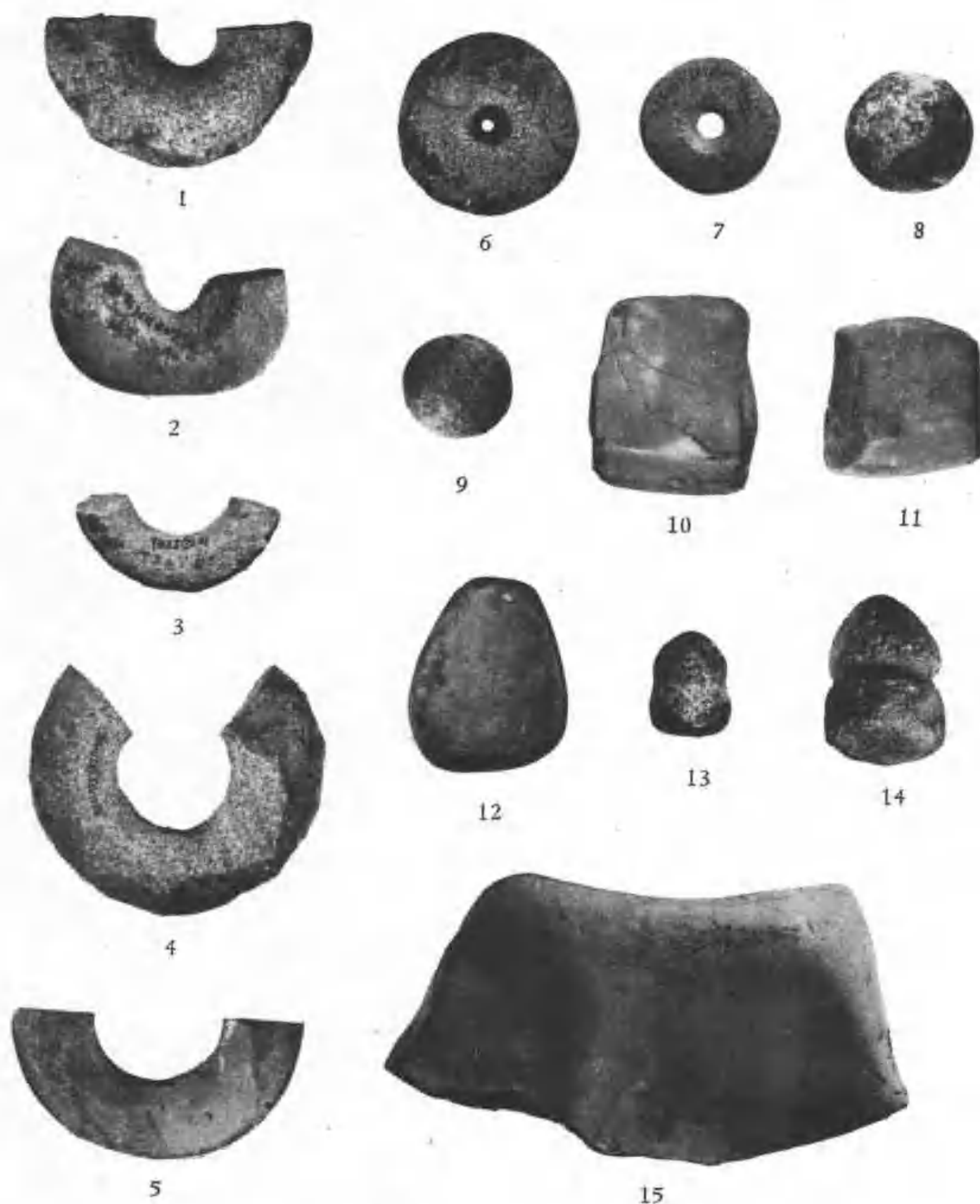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器

1．7A 锛(H12:64)　2．7B 锛(H32:19)　3．7C 锛(H322:14)
4．7D 锛(H328:15)　5．8A 凿(H10:43)　6．8B 凿(H358:03)
7、8．8C 凿 (T341:02，H47:19)　9—11．3C 刀 (H345:03，H344:82，H319:04)　12．3D 刀(H46:94)　13．3E 刀(H327:06)
14．3F 刀 (T33:01)　15、16．3G 刀 (T303：02，T341A：03)
17、18．3H 刀(H38:04，T39:01) (以上1/2)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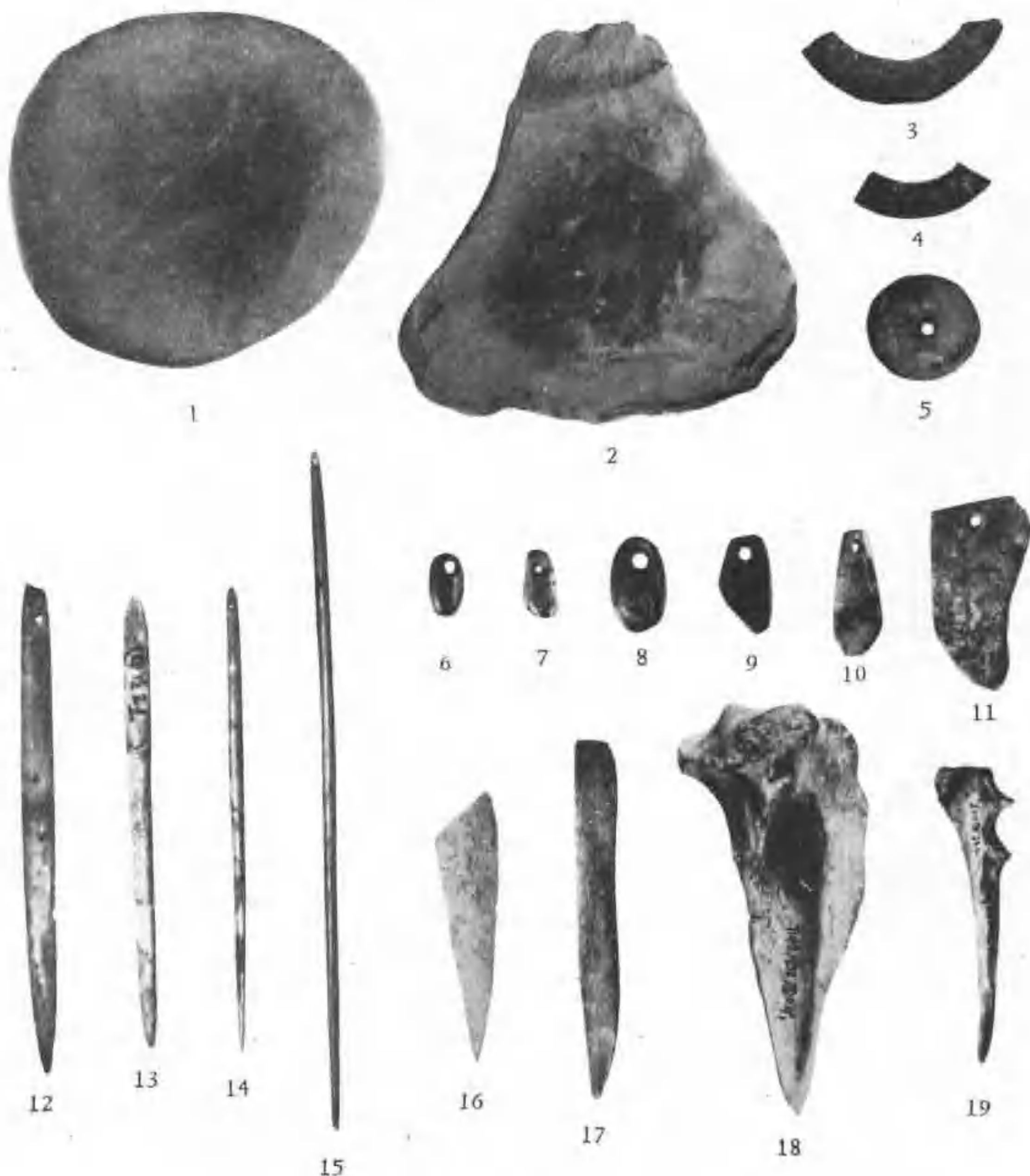
1. 石錘柾(T217:12) 2. 9A錘(T354:02) 3. 9B錘(H203:51)
4. 9C錘 (T81:10) 5. 9D錘頂部 (HG201:12) 6. 9D錘
(T351:04) (1.为1/3, 余皆1/4)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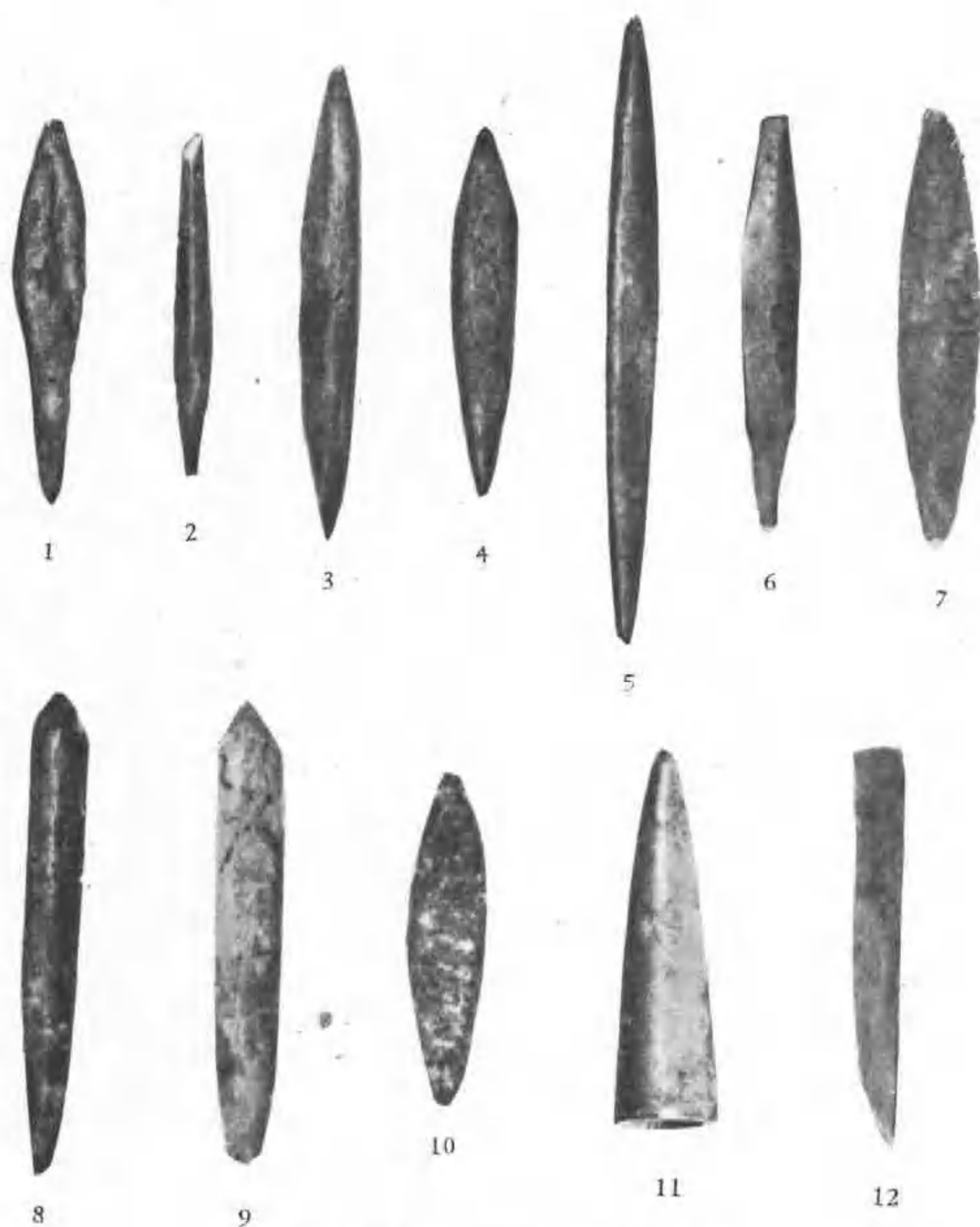
1,2. 5A硾(H387:05, H12:118) 3. 5B硾(T325:01) 4. 5C硾(H15:41) 5. 5D硾(H344:47) 6,7. 紡輪(H327:11, H209:04) 8,9. 球(H393:05, H318:15) 10—12. 12A磨杵(H329:10, 0:07, H304:05) 13,14. 12B磨杵(H2:02, H73:01) 15. 磨盘(0:06) (9.为1/2, 10—12、15.为1/4, 余皆1/3)

图版伍貳 (L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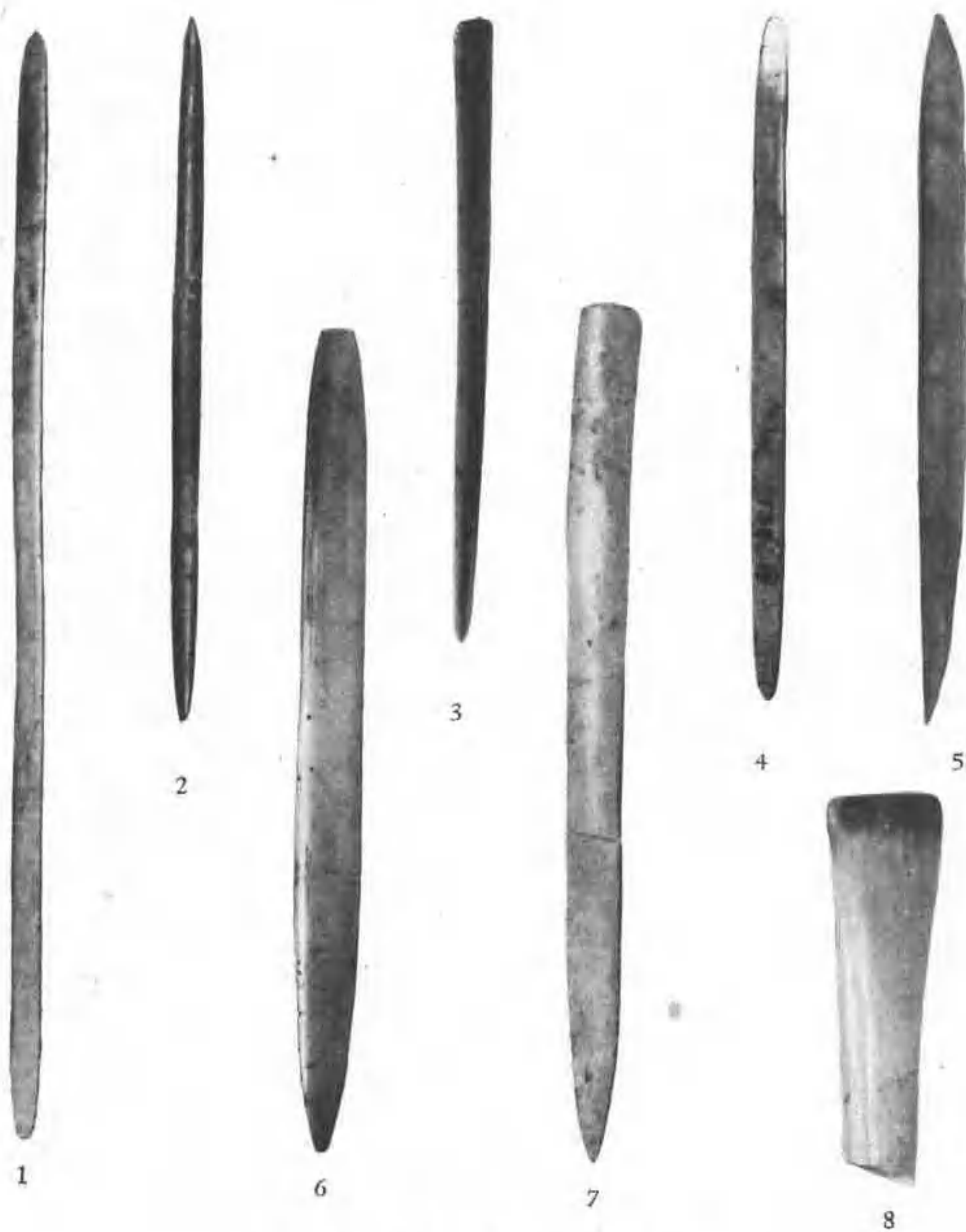
庙底沟仰韶文化石、骨器

1、2. 磨盘(H11:17, H11:16) 3、4. 环(T225:05, T228:07) 5. 珠(T329:01) 6—8. 3A坠(H13:71, H203:02, T234:05) 9、10. 3B坠(H12:80, H13:17) 11. 3C坠(H15:19) 以上石器 12、13. 1A針(T248:11, T235:11) 14、15. 1B針(H13:20, H12:81) 16、17. 2A錐(T209:04, H356:07) 18. 2B錐(H32:29) 19. 2C錐(H79:49) 以上骨器 (1、2. 为1/4, 3—5、16、18、19. 为1/2, 余皆原大)



庙底沟仰韶文化骨镞等

1. 3A镞(H323:39) 2、3. 3B镞(H203:10, H7:51) 4、5. 3C镞(T70A:09, H15:46) 6、7. 3D镞(H203:12, F301:05) 8. 3E镞(H313:02) 9、10. 3F镞(H328:08, H47:16) 11. 尖状器(H40:20) 12. 凿(T245:15)(以上原大)



庙 底 沟 仰 韶 文 化 骨 笄

1、2. 6A笄(H387:29, H393:01) 3. 6B笄(T207:11) 4. 6C笄(T34:03) 5. 6D笄(H12:42) 6. 6E笄(T124:04) 7、8. 6F笄(T87:04, H15:43)(以上原大)



庙底沟仰韶文化骨、角、蚌、牙器

1,2. 7A弧形饰(T237:15, H203:13) 3. 7B弧形饰(T236:09) 4,5. 牙形饰(F301:19, T204A:01)以上骨器 6,7. 1A錐(H48:98, H348:05) 8. 1B錐(H15:04) 9. 凿(H338:20) 10. 槌(T97:03)以上角器 11. 笄?(F301:14) 12. 指环(H49:01) 13. 3A墜(H5:03) 14. 3B墜(H48:25) 15,16. 4A穿孔蚌壳(T25:01, T316:17) 17. 穿孔牙饰(H10:73) 18 4B穿孔蛤壳(H59:12)以上11—16,18. 蚌器,17. 牙器(1—3,6—9.为1/2, 10.为1/3, 余皆原大)

图版伍陸 (LVI)



1



3



4



2



6



5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盆

1. A1罐(T553:28) 2. A2a盆(H202:22) 3. A2b盆(H558:35)
4. A2c盆(HG553:10) 5. A3a盆(H563:46) 6. A3b盆(H563:45)
(1.为1/5, 2,5.为1/3, 余皆1/4)



1



2



3



4



5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

1. A4a 罐(H27:08) 2、4. A4b 罐(H563:34, H568:30) 3. A4c 罐(H564:24) 5. A5a 罐(H564:26) (5.为1/5, 余皆1/4)



1



2



3



4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

1. A5a 罐(H35:93) 2—4. A5b 罐(H202:04, H564:27, H568:29) (1、2.为 1/4, 3、4.为 1/5)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鼎

1．A6罐(H202:20)　2．A7a罐(H564:18)　3．A7b罐(H568:20)
4、5．A7c罐(HG553:1，H563:37)　6．A7d罐(H570:21)　7、8．A8a
鼎(0:11，H558:54)（4.为1/2，5—7.为1/4，余皆1/3）



1



2



3



4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鼎

1、2. A8a 鼎(H569:19, H564:25) 3、4. A8b 鼎(H558:50, H35:99)
(1、4.为1/5, 2、3.为1/4)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鼎

1. A8b 鼎(H568:35) 2—6. 鼎足(T553:30, H552:02, T553:31, H568:37, T553:32) (1.为1/3, 余皆1/2)



1



2



3



4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斝

1、2. A9a 斝 (H558:52, H564:20) 3、4. A9b 斝 (H35:92, H569:03) (4.为 1/5, 余皆 1/4)



1



2



3



4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灶、器盖

1、2. A10灶(H35:90, H35:94) 3、4. A11器盖(T553:29, H564:28) (1、2.为1/5, 3.为1/3, 4.为1/2)



1



2



3



4



5



6



7



8

庙底沟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碗、盆

1、2. B 1a 碗(H572:20, T551:07) 3. B 1b 碗(H35:97) 4. B 1c 碗(H568:33) 5. B 2 盆(H35:91) 6. B 3a 盆(H568:22) 7. B 3b 盆(H558:53) 8. B 3c 盆(H568:16) (4.为 1/2, 余皆 1/3)



1



4



5



2



3



6

庙底沟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盆、罐，泥质灰陶盆、杯、罐

1. B4a 盆(H558:42)　2. B4b 盆(H35:98)　3. A4c 盆(H35:96)
4. B5 杯(H561:16)　5. A6 罐(H564:21)　6. B7a 罐(H564:22)
(1、2.为 1/3，余皆 1/4)



1



2



5



6



3



4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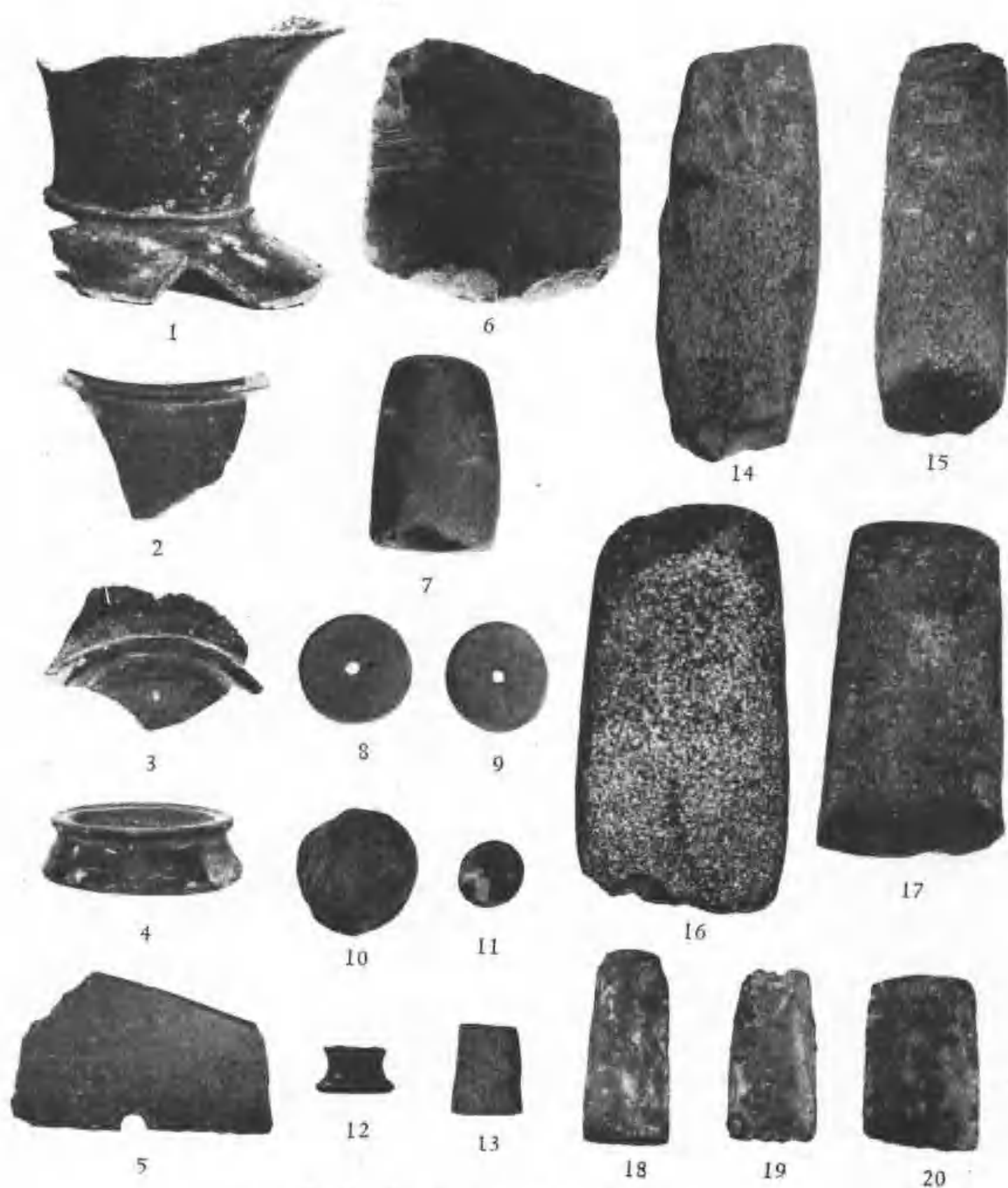
庙底沟龙山文化泥質灰陶罐、豆、器盖

1. B6a 罐(H564:23)　2. B7b 罐(H563:44)　3. B6b 罐(0:12)
4. B8 豆(T551:05)　5. B9b 盖(H562:35)　6. B9a 盖(H563:09)
7. B9c 盖(H568:34)　(1.为1/5, 2.为1/4, 3.为1/9, 4—6.为1/3, 7.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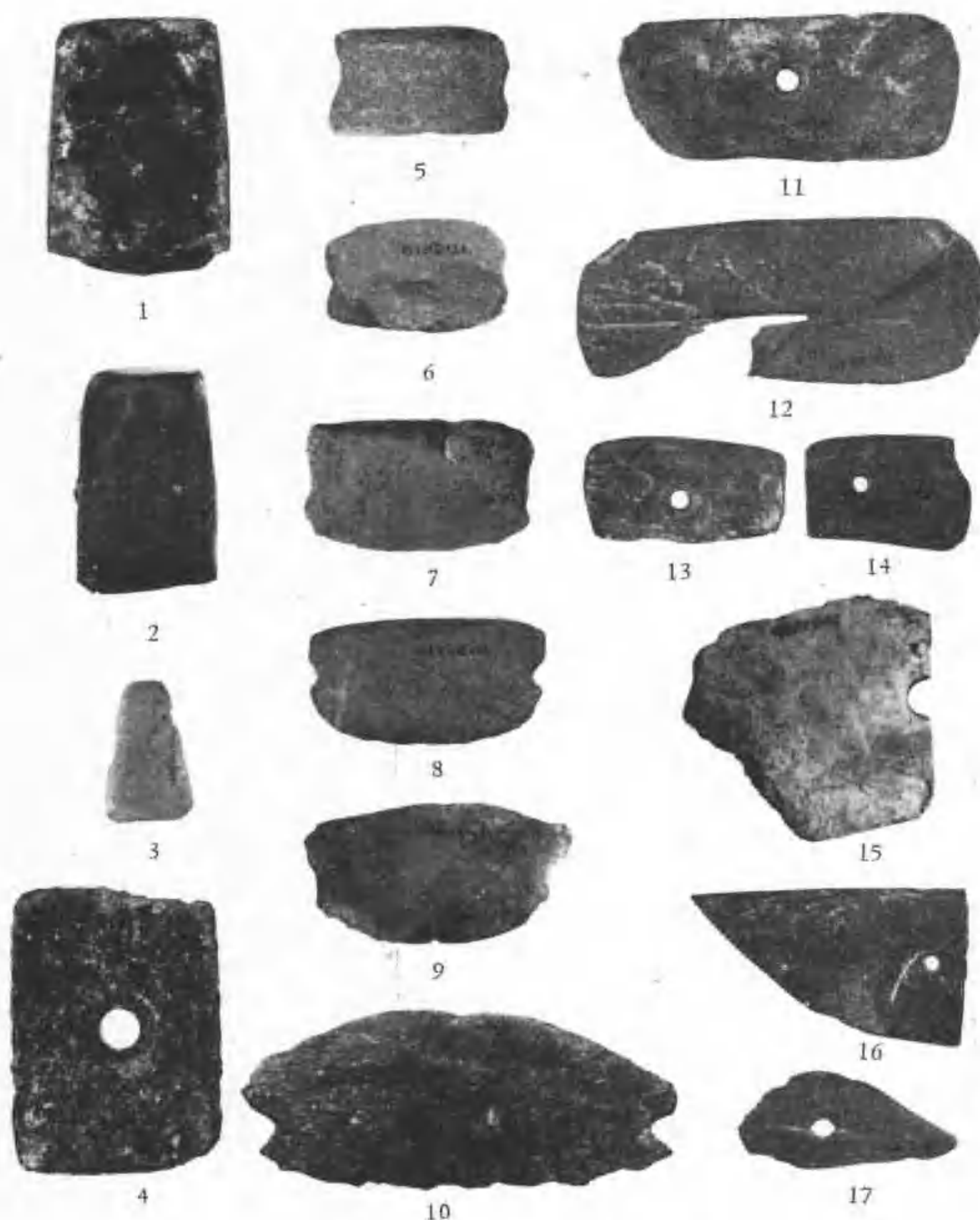
庙底沟龙山文化細泥紅陶杯、盆，細泥黑陶盆

1—3. C1a 杯(M99:2, T71:04, M72:1)　4. C1b 杯(H563:07)
5a,b. C2 盆(H563:50)　6. C3 盆(0:13)　7. D1盆(T551:12)
(1—4.为 1/2, 5,6.为 1/3, 7.原大)



庙底沟龙山文化陶、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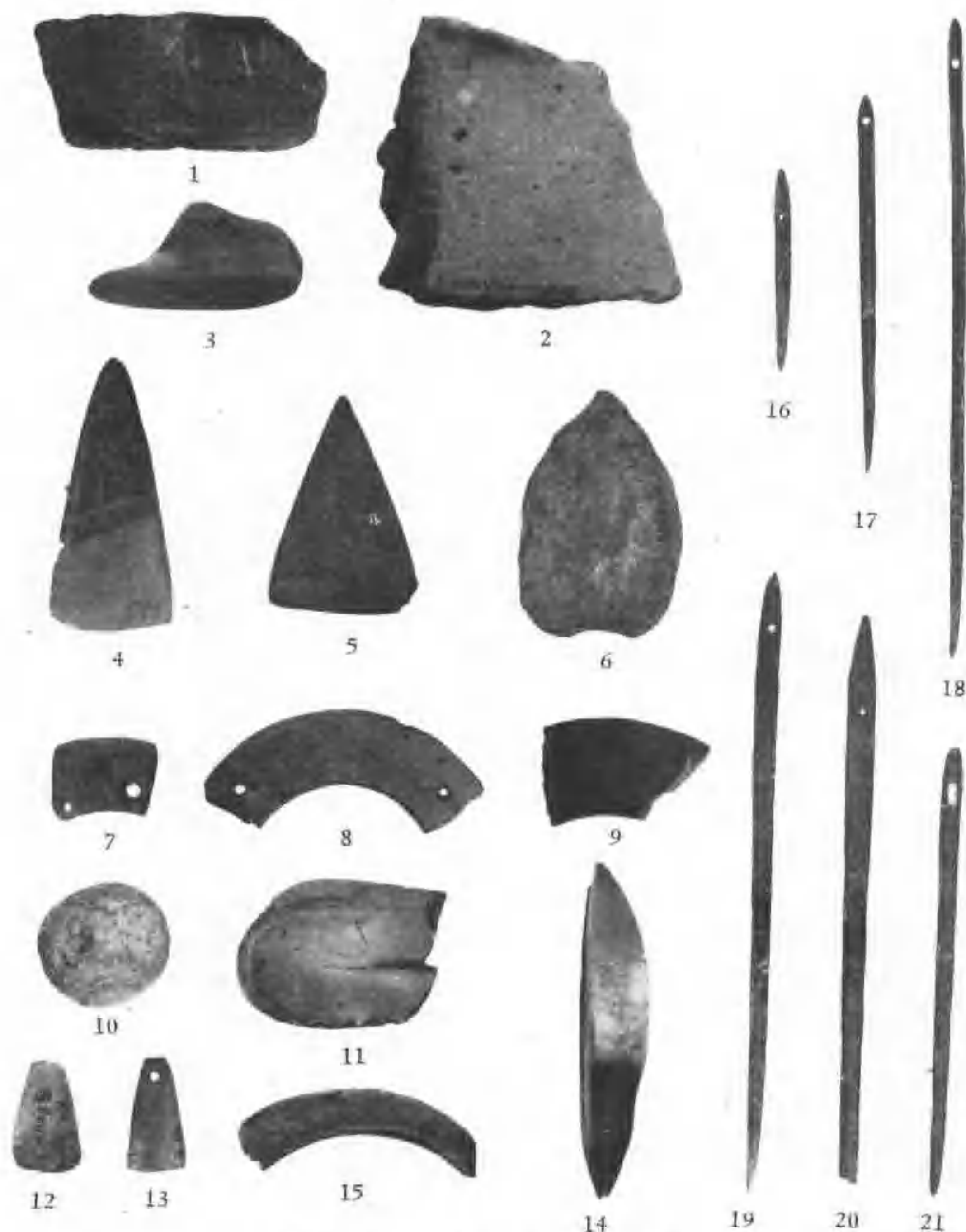
1. D3甗(H568:21) 2. D2甗(H568:36) 3. D4甗(H570:23) 4. D5器盖(T552:12) 5. 1B陶刀(H568:4) 6. 1A陶刀(H558:46) 7. 陶垫(H563:17) 8、9. 陶纺轮(H564:13, H564:7) 10. 陶弹丸(H561:1) 11. 陶珠(H566:02) 12. 陶管(H570:16) 13. 柱状陶器(T553:02) 14—17. 1A—D石斧(H563:26, H563:02, H559:08, H564:01) 18、19. 2A石锛(H558:08, H551:03) 20. 2B石锛(H554:14) (7、14、15. 均为1/3，余皆1/2)



庙底沟龙山文化石䥶、刀

1、2. 2B 䥶(H202:5, H570:10) 3. 2C 䥶(H35:56) 4. 2D 䥶(HG553:02)
5—10. 3A 刀 (H563:40, H558:32, T553:13, H564:14, H563:42, H568:11)
11—15. 3B 刀(T553:12, H558:29, H35:58, H568:9, H563:04) 16、17. 3C 刀
(H35:31, H564:03) (5—9、17. 为 1/3, 余皆 1/2)

图版柒拾 (LXX)



庙底沟龙山文化石、骨、蚌、牙器

1. 石鐮(H202:14) 2. 石磨盘(H558:15) 3. 石杵(H563:38) 4、5. 石鏃(T553:09, H564:05) 6. 叶形器(H570:01) 7、8. 石璜(H35:77, H561:07) 9. 石环(H570:17) 10. 石弹丸(H563:19) 11. 蚌刀(H35:36) 12. 蚌鏃(H558:04) 13. 蚌鏨(H35:07) 14. 牙鏃(H562:10) 15. 牙片(H552:11) 16—18. 1A 骨針(H554:1, H562:7, H563:09) 19. 1C 骨針(H570:13) 20. 1D 骨針(H566:03) 2L. 1B 骨針(H558:21) (2.为1/5, 3、6、10.为1/3, 1、7、11—13、15.为1/2, 余皆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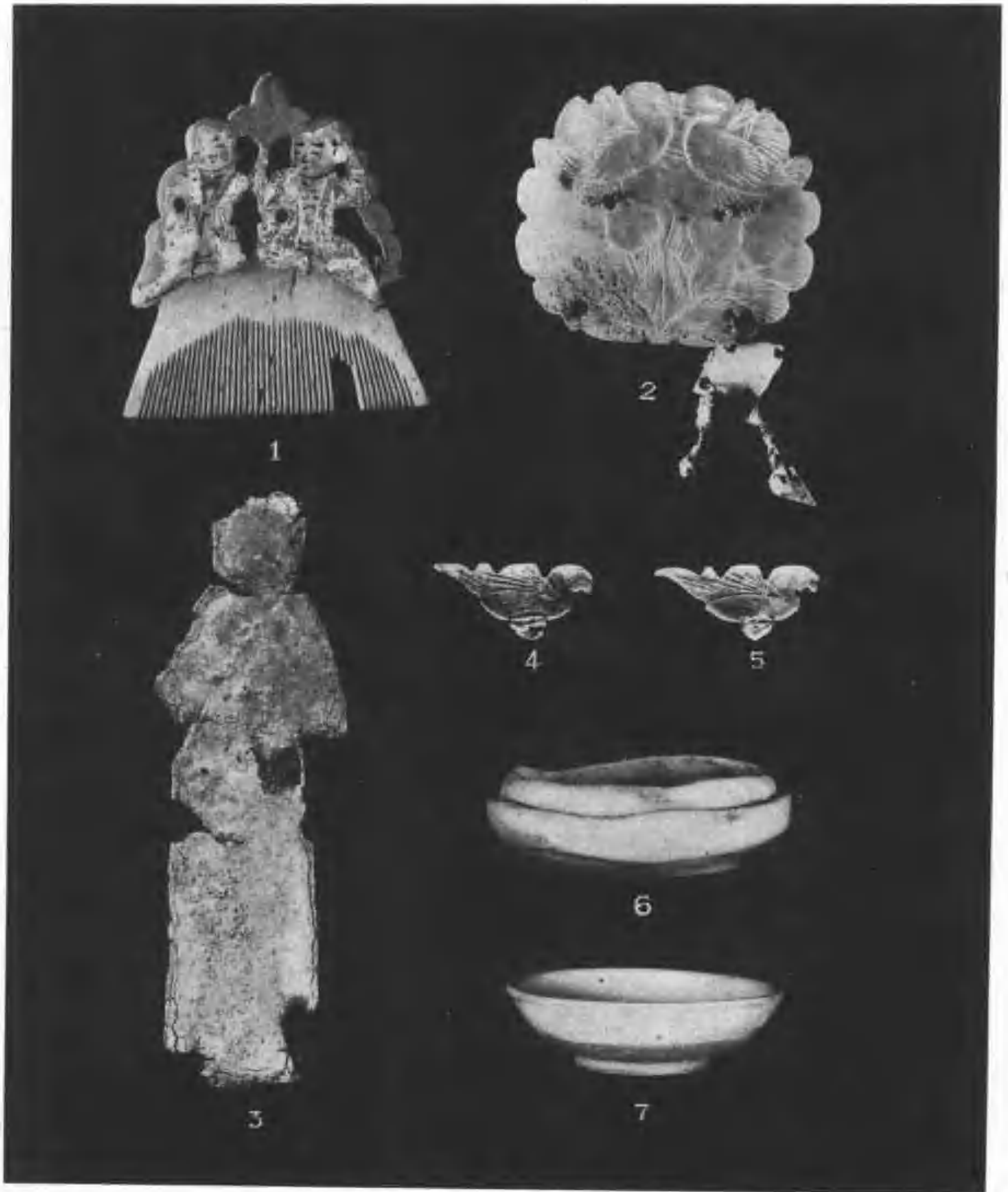
庙底沟龙山文化骨錐等

1—3. 2A錐(H563:10, H202:3, H35:86) 4、5. 2B錐(H558:71, H567:01) 6. 2C錐(H563:30) 7—9. 3A鏃(H35:84, T553:10, H556:1) 10、11. 3B鏃(H35:19, T551:7) 12. 3C鏃(T553:6) 13. 3D鏃(T553:23) 14. 鋸(H563:3) 15、16. 5A笄(H569:1, H35:12) 17—19. 5B笄(H35:38, H35:81, H562:5) 20. 5C笄(H35:18) 21. 梳(H563:24) 22. 匕(H563:14) 23. 鹿角(H558:8) 24. 角凿(T551:01) (1—7.为1/2, 23、24.为1/3, 余皆原大)



庙底沟第100号唐墓出土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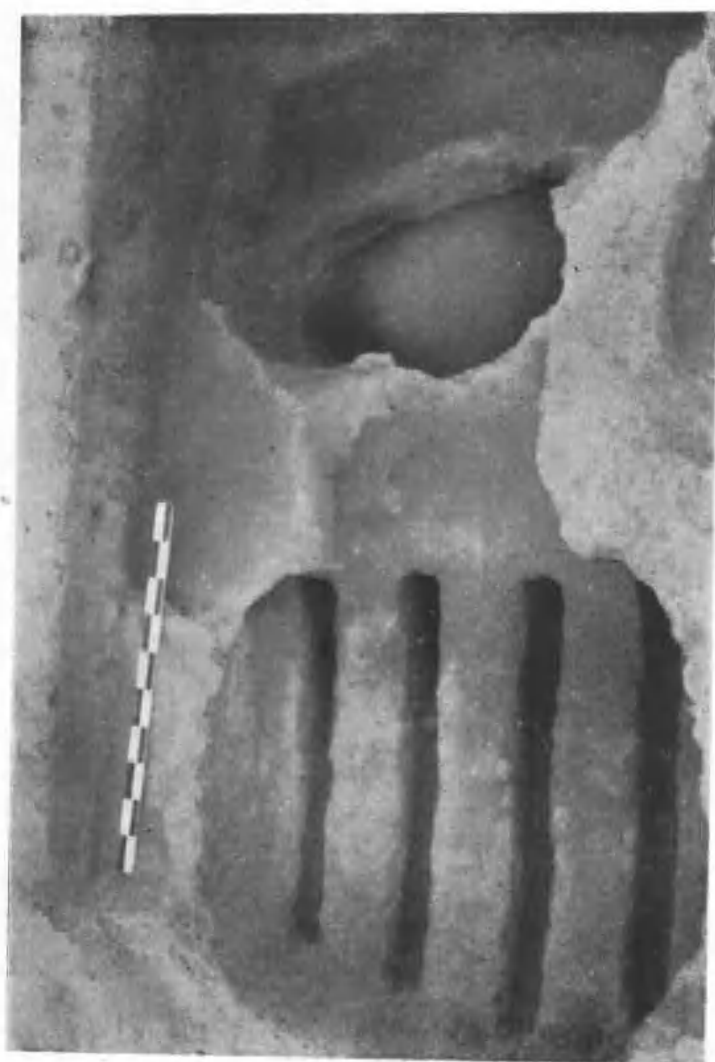
1. 銅釵(100:6) 2. 銀釵(100:10) 3. 菱形花朵(100:8) 4. 硯台(100:3)
5. 螺鈿花釵(100:9) 6. 鉄剪(100:12) 7. 陶罐(100:2) 8. 陶罐(100:20)
9. 銅鏡 (100:22) (1,2,5,9. 为1/2, 4,7,8. 为1/3, 6. 为1/4, 3. 为原大)



庙底沟第100号唐墓出土的遗物

1. 骨梳(100:11) 2. 玉饰(100:13) 3. 铅人(100:1) 4,5. 鸑鷟形玉饰(100:16) 6. 瓷粉盒(100:23) 7. 瓷碟(100:5) (7.为1/2，余皆原大)

图版柒肆 (LXXIV)



三里桥龙山文化4号窑址



三里桥龙山文化4号窑址



1a



2a



1b



2b



3



4

三里桥仰韶文化細泥紅陶鉢、碗

1a、b. A 1a 鉢(H310:05) 2a、b. A 1b 鉢(H304:03) 3. A 2a 碗 (H6:09) 4. A 2b 碗(H21$_1$:04) (1、2. 为 1/4, 3. 为 1/2, 4. 为 1/3)



1



4



2



5



3



6

三里桥仰韶文化細泥紅陶盆、罐

1. A3a 盆(H211:02) 2. A3b 盆(H211:56) 3. A4a 盆(H299:01) 4、5. A4b 盆(T240:05, H301:99) 6. A5 罐(H301:100) (1.为 1/5, 5.为 1/3, 6.为 1/7, 余皆 1/4)

图版柒捌 (LXXVIII)


1


2


3


4

三里桥仰韶文化細泥紅陶器座,夹砂粗紅陶罐

1. A6 器座(H258:03) 2. D1a 罐(H310:08) 3. D1b 罐(Y301:01)
4. D2 罐(Y301:02) (1,3.为 1/3, 2.为 1/2, 4. 为1/4)



三里桥仰韶文化陶、石、骨器

1. 1B陶刀(T249:51) 2. 1C陶刀(H104:10) 3. 陶环(H304:52) 4. 1A石刀(T115:11) 5、6. 1B石刀(T126:08, T115:39) 7. 石斧(H304:01) 8. 石紡輪(H301:86) 9. 石球(T126:35) 10、11. 骨錐(T127:27, T127:29) 12. 骨針(T301:04) 13、14. 骨笄(T115:40, T240:05) (12.为原大, 余皆1/2)



1



2



3



4

三里桥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

1. A1罐(H251:04) 2,3. A2a罐(T214:03, H203:10)
4. A2b罐(H203:07) (1.为1/4, 2,4.为1/3, 3.为1/2)



1



3



2



4

三里桥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鬲、斝

1、2. A4a鬲(T126:07, H113:01) 3. A4b鬲(H244:31)

4. A5斝(H2112:01) (1、2.为1/3, 3.为1/4, 4.为1/5)



1



2



3



5



4

三里桥龙山文化夹砂粗灰陶罐，泥质灰陶碗、盆

1. A3a 罐(H284:08)　2. A3b 罐(H3:47)　3.4. B1 碗(T220:01, H3:17)　5. B2 盆 (H271:04)　(1.为1/4, 4.为1/2, 余皆1/3)





2



3



4



5



6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質灰陶盆、杯

1. B3a 盆(H203:13) 2. B3b 盆(H253:03) 3. B3c 盆(H246:06)
4. B3d 盆(T234:06) 5. B4杯 (H3:08) 6 B5杯(T225:05)
(2.为1/3, 5,6.为1/2, 余皆1/4)



1



2



3



4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罐

1. B6a罐(H2112:05) 2、3. B6b罐(H284:03, H2112:21)
4. B6c罐(H224:03) (2.为1/4, 余皆1/3)



1



2



3



4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罐

1. B6c 罐(H265:01) 2. B8a 罐(H239:02) 3. B6d 罐(H284:09)
4. B7 罐(H232:02) (3.为 1/6，余皆 1/3)



1



3



2



4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質灰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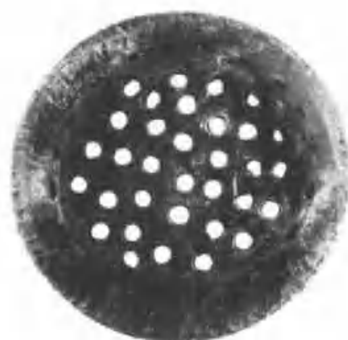
1、2. B8b 罐(H320:02, H209:03) 3. B9a 罐(T234:01)
4. B9b 罐(H244:57) (1、3.为1/4, 2.为1/3, 4.为1/7)



1a



2a



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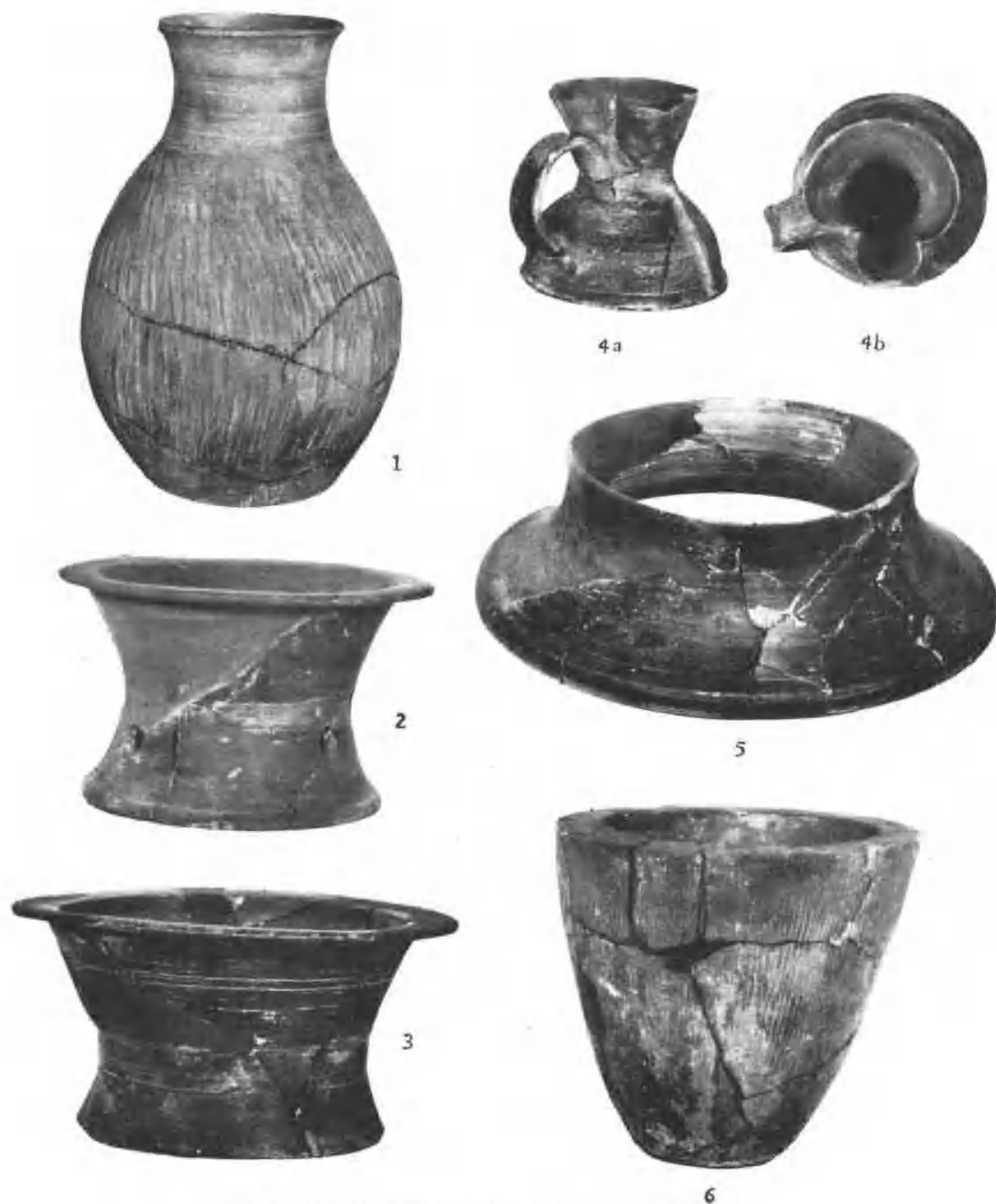


2b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甑

1a、b. B 10a 甑(H2112:04) 2a、b. B 10b 甑(H2112:15)

(1.为 1/3， 2.为 1/5)



三里桥龙山文化泥质灰陶瓶、豆、鬶、器座，夹砂粗红陶罐

1. B11 瓶(H2112:33) 2、3. B12 豆(H203:22, H2112:24) 4a、b. B13 鬶(H284:25) 5. B14 器座(H104:16) 6. C1 罐(H3:31) (3、6.为 1/4, 5.为 1/5, 余皆 1/3)



1



3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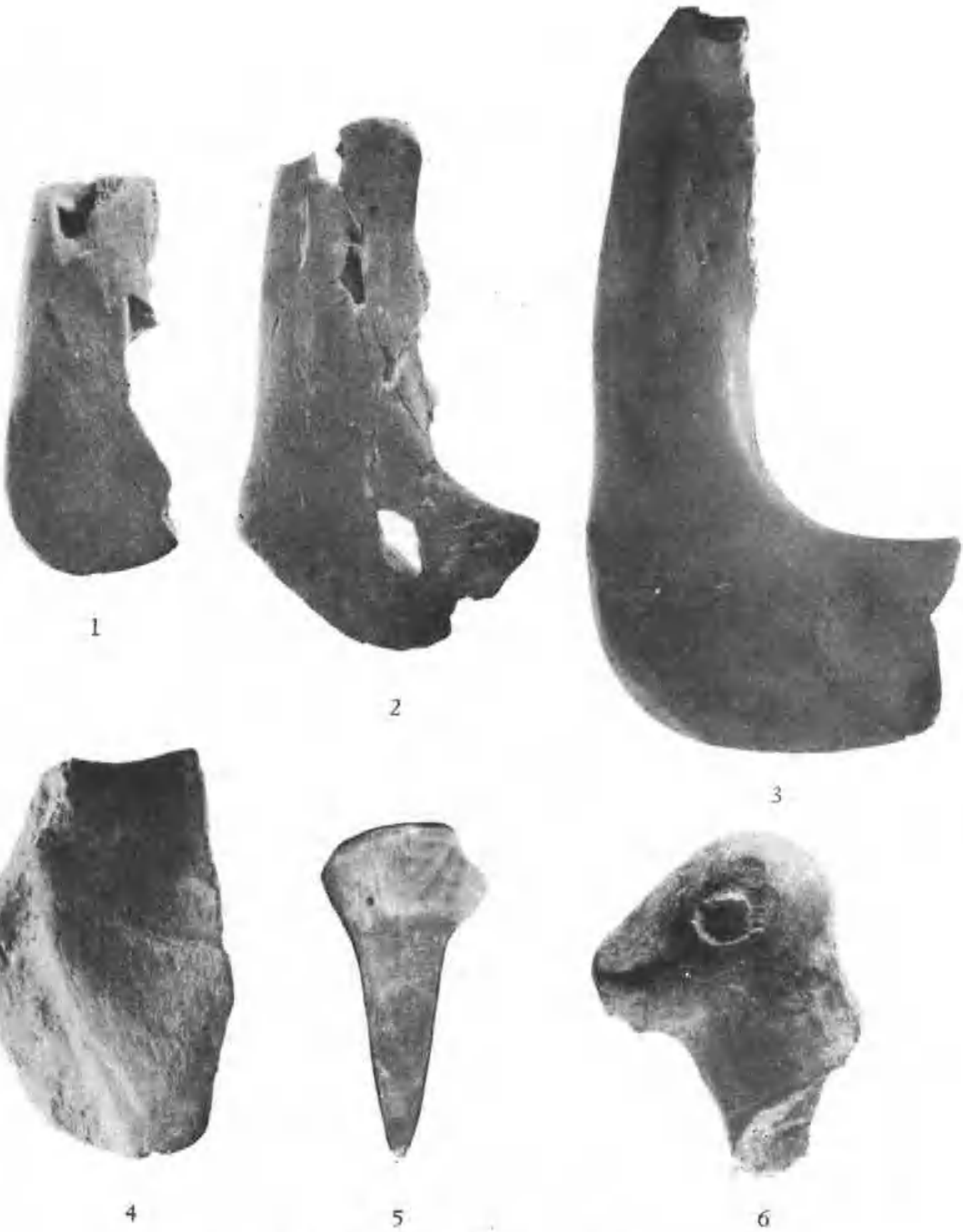
三里桥龙山文化細泥黑陶罐、豆，泥质紅陶罐、鬶

1. D1罐(H265:03)　2. B2豆(H220:01)　3. E1罐(H109:10)
4. E2鬶(T217:01) (1、2.为1/4，3、4.为1/3)



三里桥龙山文化陶、石、骨器

1. 陶垫(H263:13) 2、3. 石刀(H2112:23, H2112:37) 4. 石锛(H122:13) 5. 骨锥(H2112:138) 6、7. 骨镰(T103:98, H2112:44) 8. 石斧(H203:04) 9. 骨镞(H284:11) 10. 骨针(H284:19) 11. 骨笄(H3:32) (5、9—11. 原大，余皆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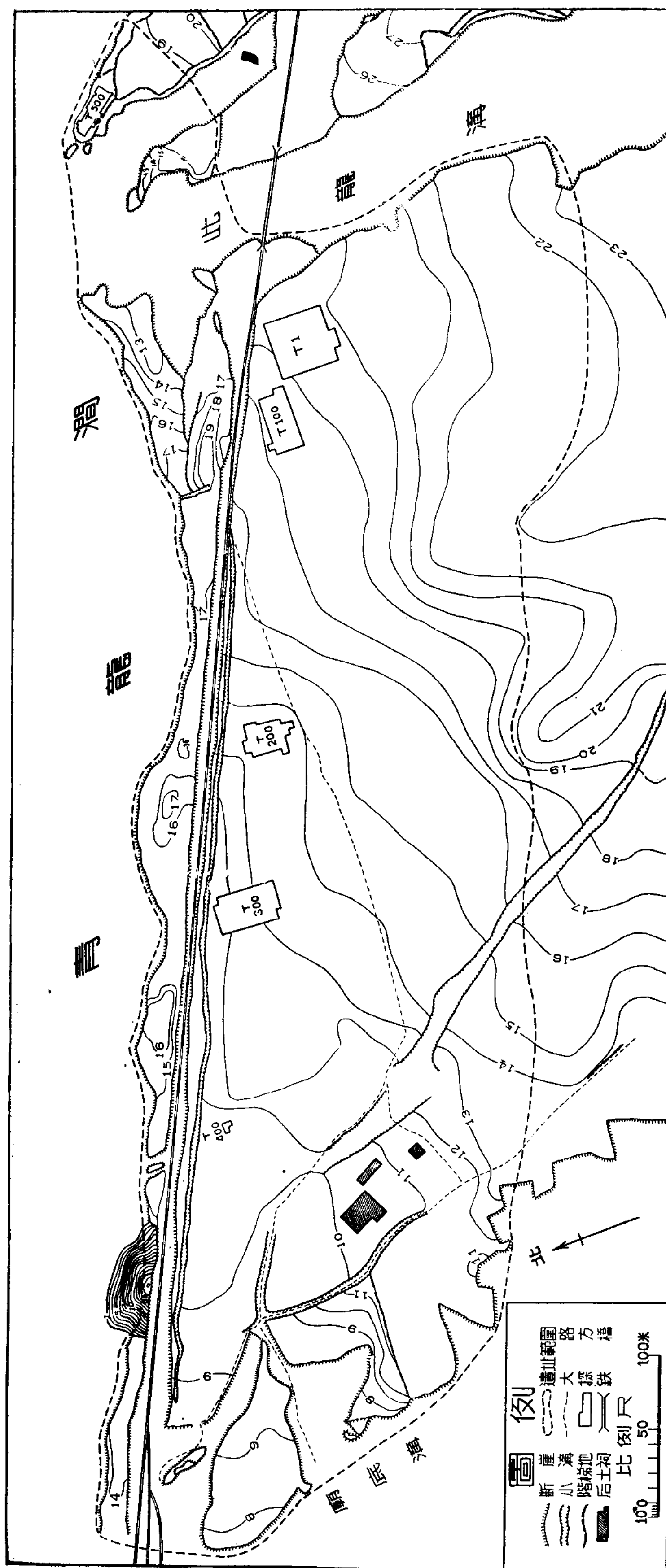
三里桥龙山文化陶、骨、蚌器

1—4. 骨鏟(H2112:010, H244:021, H2112:043, H220:26) 5. 蚌笄 (T113:022)
6. 陶鳥头 (T225:04) (1—4.为1/2, 余皆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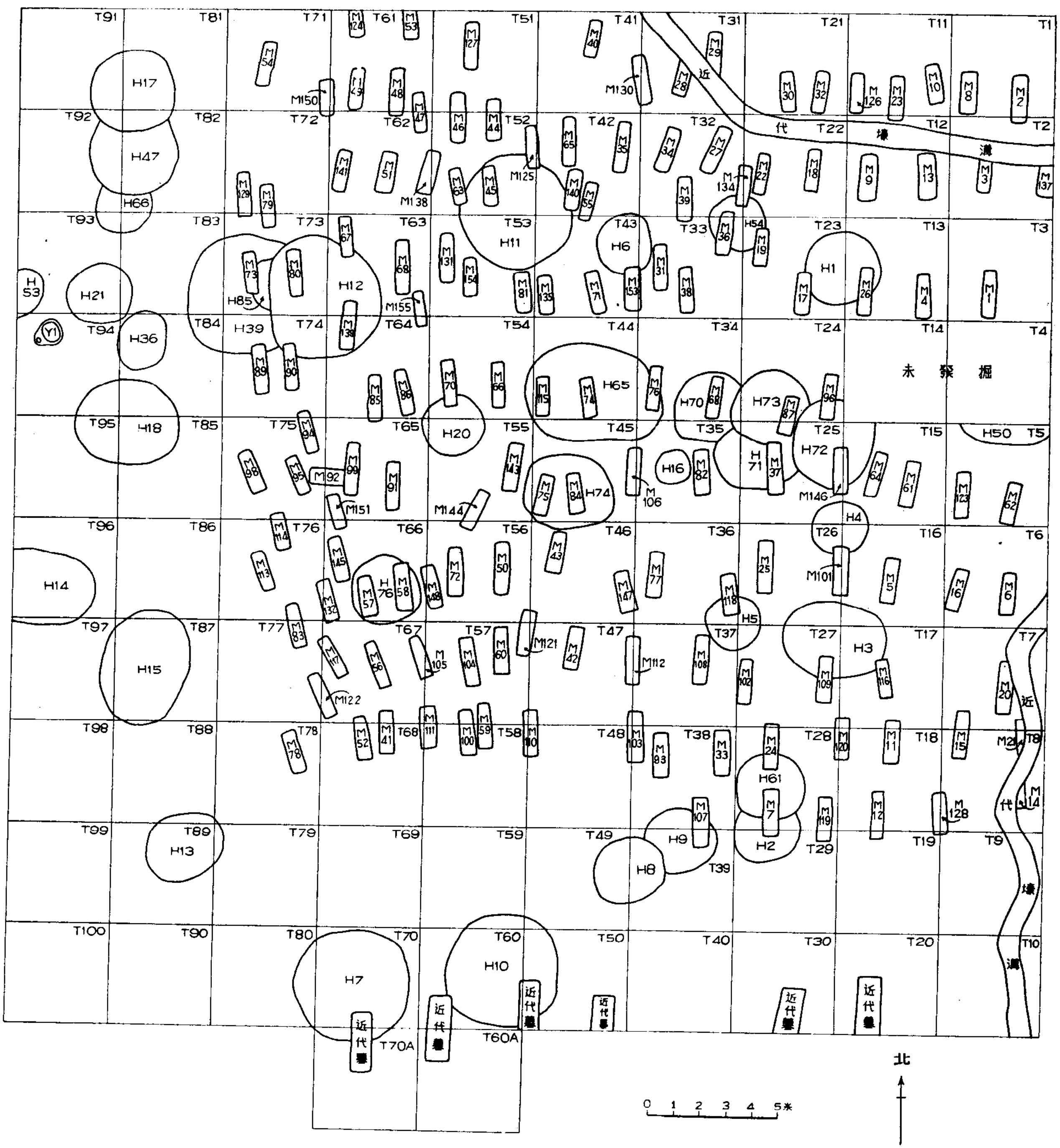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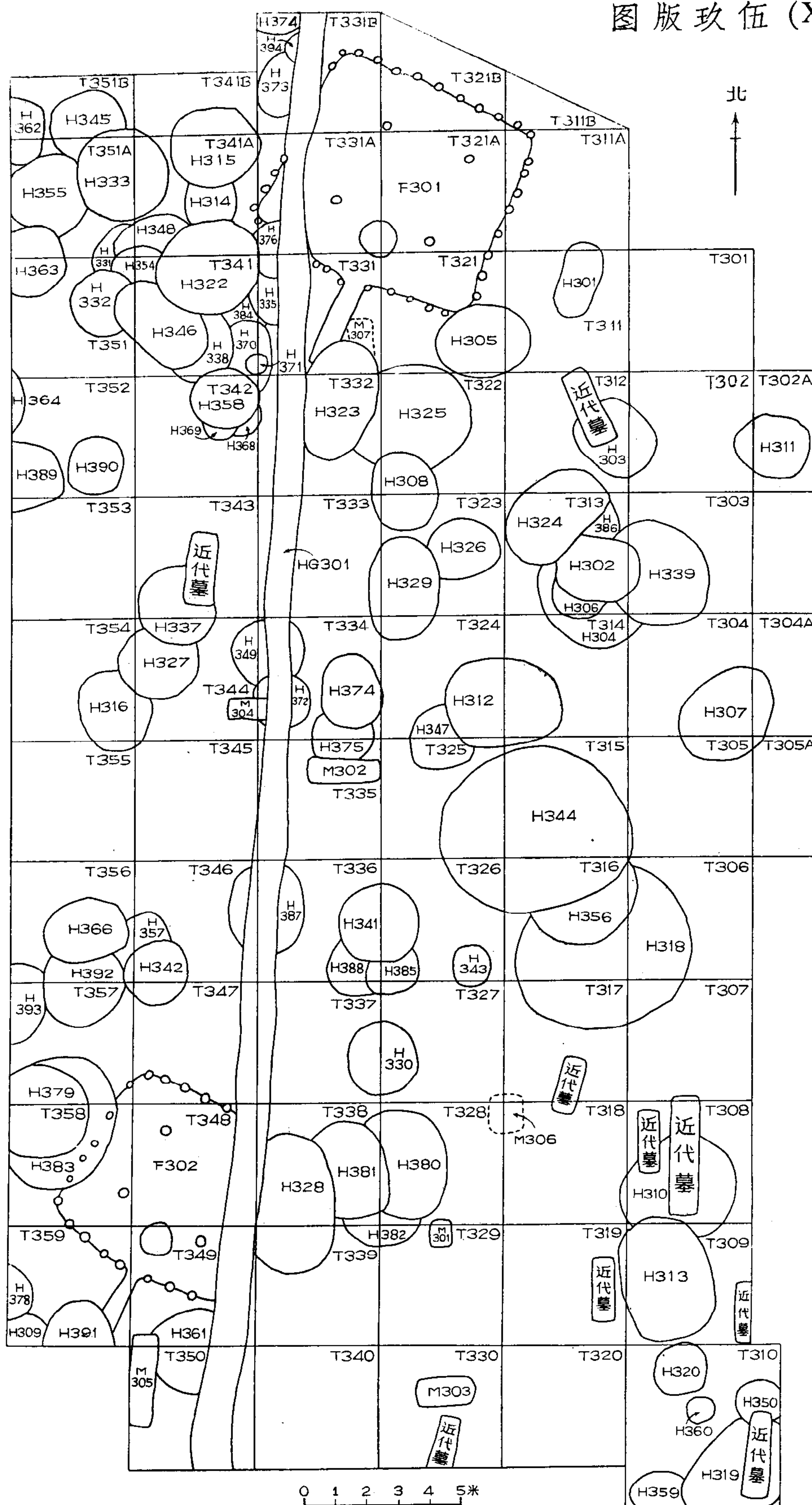
庙底沟龙山文化木耒痕迹
(据原痕迹翻出的石膏模型) (約 1/3 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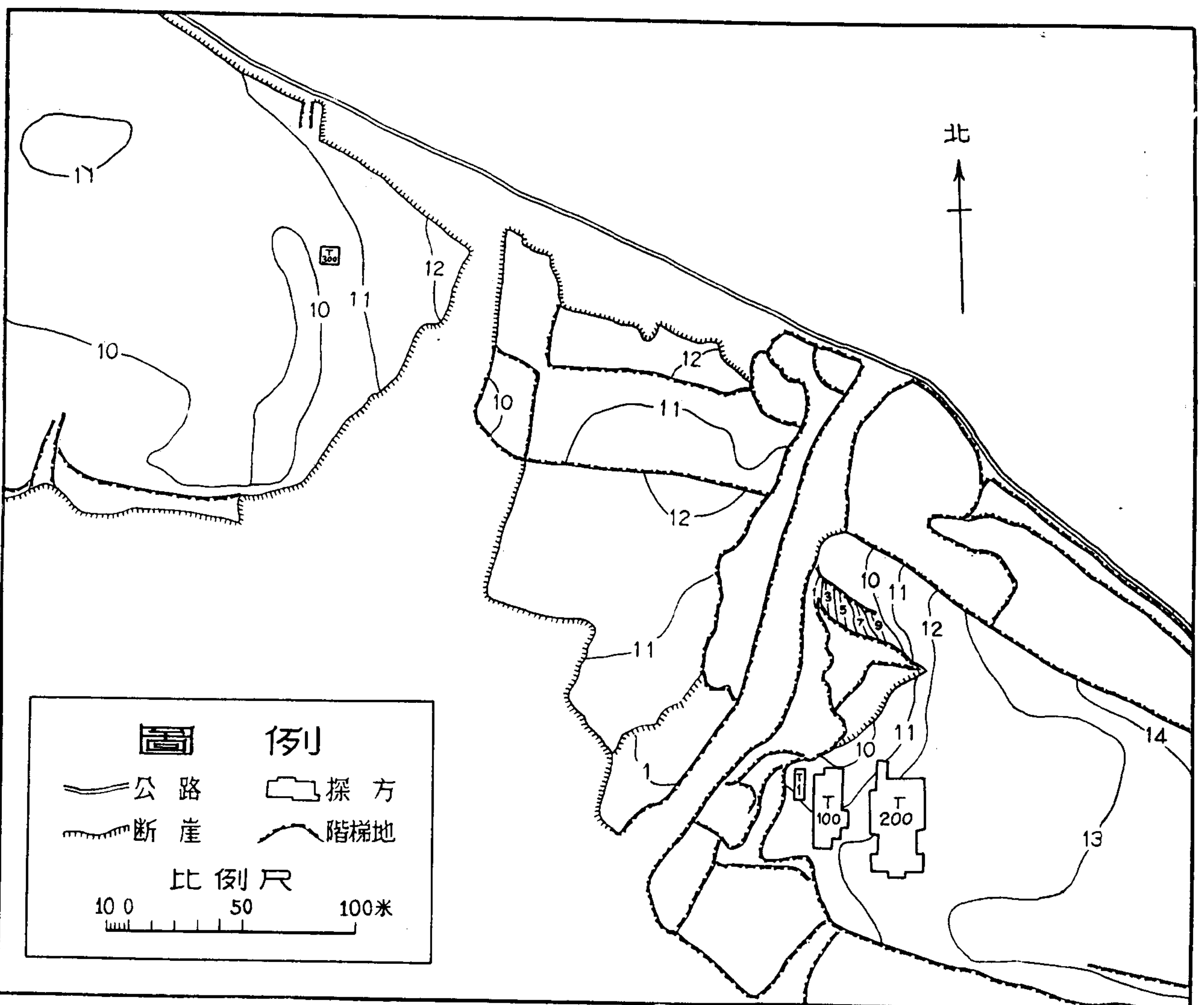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及发掘地区地形图



庙底沟T1区平面图



庙底沟 T 300 区平面图



河南陕县三里桥村遗址及发掘地区地形图